

輿論一斑

論李鴻章

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以辛丑九月廿七日逝世。古人云蓋棺論定。而距今三月。天下之論之者多矣。但其生平毀譽參半。功過相埒。論史者于此覘卓識焉。爰節取各報之論列之者彙錄于下。雖事經數月。或來明日黃花之誚。惟本報適以今日始行出世。而李鴻章又爲我國近數十年最有關係之人。故雖時過事遷。有所不計也。上海同文滬報曰

溯傅相自咸同以來。以詞臣出襄戎事。洊歷道員。起任封疆。其間平髮平捻。大功卓著。膺五等之封。爲中興名臣。赫然負天下重望。與曾文正左文襄諸公媲美。旣而調任北洋。遙領首輔。與東西各國講通商。訂條約。總外交之權者二十餘年。名播環球。而外人亦且以第一流人物相待矣。惟至甲午中東之役起。戰旣大敗。海軍盡殲。奉命議和。割地賠款。天下始羣起相咎。(中畧)自去歲團匪肇亂。得罪各國。聯師攻陷

京城。兩宮西幸。公復奉命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磋商久之。卒定和局。與各國議歸于好。雖有不滿于政府之意。然天下知去歲之亂甚鉅。所開罪各國甚大。公之所處甚難。又未嘗不羣相諒公。惟東三省密約一事。僉謂爲公主持前約。以朝命不允。簽押雖爲中止。而後約復訂。雖較前約爲稍愈。喪失權利。仍復不少。（中略）嗟乎。公今沒矣。古之論人者。不以一眚掩大德。亦不以晚節概生平。甲午以前。公之功固多。甲午以後。公之過亦甚著。論公者當分其前後功過而言。而未可彼此相掩沒也。

上海新聞報曰

縱觀公之一生。亦非常之人矣。平大難。定大計。持大体。及公者幾人。大江表裡。黃河南北。食公之福者十餘省。及公者又幾人。中外數十國服公之德。豔公之名。公之扶危定傾。息紛修好。爲東西各國貼服。及公者又幾人。故公之功烈不朽。中外無間。惟責備賢者。文正多用經。公多用權。文正多用道。公多用術。賢者之過。無所用其諱。殆學術之不副經濟乎。

星架坡天南新報印

論一

嗟乎。世變維艱。人才難得。昔胡致堂論史。千古幾無完人。其持論之太刻。識者譏之。以李爲今世所推之人傑。一旦蓋棺論定。愛之者固讚揚太息。大書特書。即惜之者亦惟惜其經手交涉之事件猶多。而遽爾溘逝。責之者亦惟責其變行新政之不早。而難免譏彈。而反諸執筆人之心。則有大相刺謬者。且其生平有虧大節。與貽誤事機。管見所及。確有恕之無可恕。而並非過從刻論。以愛憎爲褒貶。而蹈致堂胡氏之覆轍者。故發議即以李鴻章爲時世所造之英雄。其寬于期許也極矣。不然其勳名以髮捻之匪而成。其身世反因拳匪而終。能平髮逆。而不能平拳匪。以此歎李鴻章實一碌碌庸材。即時世所造之英雄。亦絕非其生平所能副。可知平定髮逆之功。仍屬因人成事。尙論及此。吾轉爲李之部將程學啓及英將戈登等衆呼冤矣。唐史載天生李晟。爲社稷也。吾謂天不早死李鴻章。爲亡中國也。死無他恨。惜公遲一語。正可爲沒世之贈矣。吾豈好爲刻論哉。

檀香山新中國報曰。

李鴻章之爲人。論之者詳矣。或以爲中國之秦檜李林甫。或以爲德國之卑士麥法

國之參亞。意國之富彌侯。要而論之。實中國之民賊。爲愛親覺羅氏一姓一家之人。且爲那拉西后一人一己之人。其功之在人耳目者有如此也。實民賊之下愚。爲李氏一身一家之人。且李氏爲子孫一日一時之人。其罪之在人耳目者有如此也。李起家翰林。與駱曾左胡諸公相周旋。皆建大業以耀世。而要不外殄賊同類。剝喪民權。謂爲韃靼之功臣則有之。謂爲中國之功臣則未也。（中略）去年團匪之亂。事前則有沈鵬陳鼎之阻諫。事起則有袁昶許景澄之阻諫。而李以數朝元老。于端王之廢皇上也不之諫。于剛毅之籌拳餉也不之諫。爲那拉所最信任之人。手立兩君。躬輔幼主。先事而求外官。避地督粵。坐視國危。甘于獎奸。閉口結舌。雖講和不無微勞。然功不補過矣。嗚呼李實一巧于趨避之小人。其行事無足取。其立心誠不可問矣。

香港中國日報曰

自古無才不足以濟奸。前人論之詳矣。如西漢之王莽。東漢之曹操。唐之李林甫。虞杞。南宋之秦檜。此皆有過人之才。以竊取高位。而清朝李鴻章則更駕而上焉。（中

略）古來權奸勢倖。苟觸其怒。每爲一網打盡之謀。必至臭遺萬年。名污青史。李鴻章有鑒于此。遂一變計焉。笑罵任他笑罵。高官我自爲之。且恃西后之奧援。任彈莫奈。又何必身爲怨府。蒙千載不韙之名哉。此乃李鴻章一生隱微。無人道破。有識者當自知之。

「又一論曰。嗟乎。老大帝國之老大權臣李鴻章伯。以一身關支那之安危。問其內治外交。亦赫奕環球。然僅能爲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爲支那國民擴其利益也。（中略）李以才大心細之誤。愈忍辱而愈見陵。初見于琉球。次見于臺灣。三見于越南。四見于暹羅。五見于緬甸。六見于西藏。至甲午朝鮮之役。而天下咎之者多。然猶未及中俄密約兩次之大害也。夫滿洲者清室之祖地。亞洲大陸之奧區也。李以聯俄主義。拱手而贈之俄人。破壞宇內之平和。從前外交諸事。論者猶爲李諒。而于中俄密約。則不能爲李恕矣。嗚呼。成敗論人。蓋棺論定。吾不惜李之無才無功無地無時。而獨惜李之內治外交。僅能爲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爲支那國民擴其利益也。

綜觀以上各論。其于李鴻章之爲人。可知其大概矣。夫李鴻章之在中國。爲近數十年最有關係之人。無可疑也。跡其生平行事。其所表著者。類皆顯赫之功。其所致敗者。亦非等閑之著。其成其敗。均非尋常人之所能及。則夫世之論之也。譽之歟。毀之歟。抑盡得其真相歟。請還以質諸知人論世者。



輿論一斑

論俄約

俄約之事。將亘一年。至今迄未定奪。雖經當軸者幾費磋磨。而俄人之強固如故也。彼其挾代我平亂爲名。東三省昔既歸其掌握。豈其今一無所獲。而遂能默爾而息。徒手而去哉。雖然。土地者我之土地。權利者我之權利。若我不自放棄。彼雖強橫。豈能奪而取之。此事關係全局。利害顯著。稍有識者。皆能辨之。而報館其全國之代表也。爰節取各報論之關於此事者彙錄之。以告我國人。上海新聞報曰

夫俄約豈難訂哉。道不在遠。以北京天津爲衡而已。北京天津爲各國之事。東三省爲俄人一國之事。和約俄約兩事。一例也。一理也。今擬辦法。一宜核算東三省俄人所失人民產業及商務數目。應查考者須查考。應辨論者須辨論。不能任俄人一味開銷。二宜允照核准之數。允還俄人。但須照北京和約之例。只付賠款。不讓利權。三宜照請各公使按公理代爲照會俄人。謂北京和約無不還地之說。無就地索礦務鐵

路之說。此不能兩歧。四應償俄人賠款。通融之法。亦可以東三省稅務捐務作抵。惟須照海關例由總稅司派員監督。於俄人無異也。六宜全權大臣速照會各國將天津交還。英國則速將京榆鐵路讓退。而後中國便有一定之理。以與俄國辯論。而後中國便可照北京和約之例。與俄國訂約矣。夫北京和約爲一定之比例。會此而他求。愈走愈遠。愈辦愈難。迨其後仗英者東三省爲英俄之地矣。仗各國者東三省爲各國之地矣。而中國自有之理。反消歸無有。其所失則真可惜矣。

上海同文滬報曰

初俄人之方用兵于東三省也。即先自聲明而告諸各國曰。此舉祇爲中國平亂耳。非欲佔踞其土地也。嗣既佔踞東三省。又自聲明曰。中國北京已破。政府已覆。故暫爲此代守之計。俟中國有政府復立。行當交還也。迨和局既開。俄人與故全權李文忠爲東三省事特別訂議。自命之爲交收之約。而誣各國之阻止之者爲欲阻止其交還東三省之地與中國。且其原約之中第一條。即曰將其地交還中國。一切皆歸中國自主云云。竊以請中國辦理該約。即可據以爲准。彼俄人既有非欲佔踞土地

之言在先。而自言在東三省實暫爲代守之計。今中國兩宮回鑾北京。政府復立。東三省當交還中國。更無疑義。且其約既以交收名。而約中第一條又首著交還中國歸中國自主之語。則今茲所訂。自應顧名思義。俾其地真歸中國自主。無復有所牽掣。而實成爲一交收之約而後可。至若限制鐵路兵額武備及一切要素特別權利。凡有礙於中國主權者。必概從刪改焉。即曰曾代平亂守地。不可無所酬。亦償以平亂代守所費斯可矣。終不得佔踞土地也。

上海商務日報曰

拳匪禍起。大局岌岌。俄人乃藉平亂爲名。率兵佔據東三省要害之地。徧設政廳。大徵租稅。頗有久假不歸之勢。各國之聯軍撤矣。而俄兵依然盤踞。各國之和約定矣。而俄約未得要領。雖經江鄂二督奏請朝廷萬勿允許。直督袁慰帥亦竭力阻止。然俄人已視東三省爲囊中物。不允其請。則必撻俄人之怒。中國勢弱至此。豈能再開兵釁。若曲從其志。則自撤藩籬。險要盡失。發祥之地。烏得仍爲滿蒙有耶。且地勢居上游。本有高屋建瓴之勢。東三省一入俄人掌握。則不啻爲虎傅翼。其勢力當更大。

于前。一旦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俄之強各國之弱也。今中國既不與之力。抗各國豈可袖手旁觀。一任其雄霸亞東。自遺養虎之患耶。（中略）合英美日三國之力。以拒俄人。如曩者土國一役。歐洲各國合縱拒俄。則俄人雖狡詐強悍。豈敢遽逞東封之志。昔戰國之初。六國合力以攢秦。而秦卒閉關不出者數年。及至約縱既散。秦乃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而天下遂莫能支矣。今俄之機勢。大與秦類。波蘭既遭其慘虐。高麗又入其牢籠。窺厥雄心。不至席捲亞洲不止。使不早遏其燄。則俄人得寸則寸。蠶食靡已。各國亦豈能一日高枕而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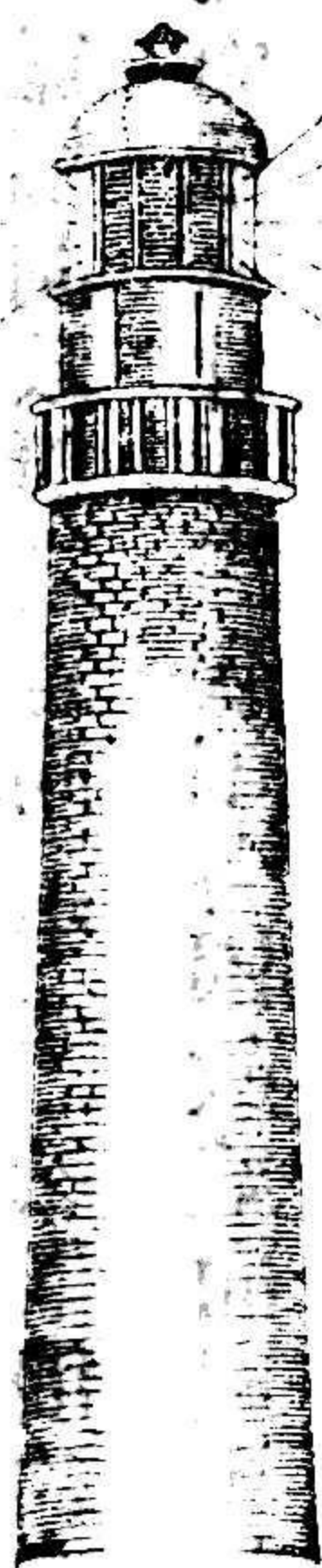
又一論曰。然則既不敢開衅于俄。復不敢開衅于各國。各國既不能保拒俄而使其不發難。俄又不能保拒各國而使其嚮割。是我政府處兩難之勢。而萬無兩全之策也。雖然。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能于利害之間。熟籌審察。即毅然行之。無庸遲疑。無庸餒怯。其理直。其氣壯。即無各國之從中協助。諒俄人亦不敢冒犯清議。迫脅全權畫押。致蹈野蠻之無禮舉動。否則滿洲既入其掌握。欲佔則竟佔之。欲奪則竟奪之。其所以斤斤于簽約不簽約者。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專尙勢力。可知也。

故欲悉俄約之究竟。端視乎政府之能識利害情形與否。欲悉政府之能識情形與否之究竟。則試設身處地。熟籌此中之孰從孰違。如何可以謝俄。如何可以謝各國之妥善辦法。而後不難揣測政府之意向。（中略）然則俄約有當廢之勢。有可廢之機。有應廢之理。廢之而俄人甘于退讓。則各國斂威而退。不惟滿洲可以保。津沽可以還。即向所注意之地。亦碍于無例可援。而不能有所染指。廢之而俄人不甘退讓。勢必以干戈相見。中國雖無勝俄之力量。而實有勝俄之理勢。當布告天下以開釁情由。使天下知曲在彼而直在我。不惟天下自有公憤可用。即各國亦自有公斷可憑。雖敗猶榮。况乎其未必戰。戰亦未必敗。而何爲其遲回却顧也。

上海中外日報曰

俄人之于東三省。雖美其名曰以土地歸中國。以主權還中國。究其實則管理地方及屯兵造路開礦。均事事爲其牽掣。無一能自由者。未知全權大臣何策以磋磨盡善耳。况夫外兵之屯天津者。均視俄約爲進退。假如一一照允。吾恐列邦必援利益均沾之語。別生枝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患之長。不可思議。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爲梗。吾于是不得不太息痛恨首事諸臣之輕開邊釁。而貽我國以無窮之禍也。和約之外而有俄約。固爲一棘手事件哉。雖然、和約猶迫于列國之公義。雖喪失利權。賠償款項。不得不從。若俄約則直肆其吞噬兼併之手段。不特爲列國所不容。即我國雖創巨痛深。強弱互異。而公理所在。固猶可以相抗。公憤所存。且更不能默爾。觀各報論而可知矣。各論有主廢約者。有主賠款以酌爲報酌者。有主請列國出爲干預者。但俄約自始至今。經已屢變。據近日消息。則又有另提新約之說。見本號中國近事故各報論或有著錄在前。而未能按切今日者。而要皆可以見其一斑歟。



輿論一斑

論英日聯盟

西二月十二日。英日兩國聯盟成。其大旨係維持遠東和平大局。保全中韓兩國土地及自主之權。云云。夫以二萬萬里四萬萬人之國。而被保護于東西之區區三島國。不知我國人對之。其有動心焉否也。各地報章。亦多論列此事。茲擇其說尤切要者錄之。上海中外日報曰。

英日兩國於西歷正月三十號新定保全東方和局之約。英日兩國報章。咸有幸詞。竊謂英報之有幸詞也宜也。英之殖民地遍於天下。中國商利之入於英者實居大半。願以區區三島。控制全球。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今得日本與之聯盟。則英之所欲防遏者。日本已代爲防遏之。英之所欲保全者。日本已代爲保全之。是直於亞洲地面得一極有權力之友邦。爲之聯絡其聲勢。鞏固其基址。是可幸也。日本報之有幸詞也宜也。日本自維新以還。國勢已蒸蒸日上。自中東一戰而後。遂興高采烈。有與

歐洲諸大國並駕齊驅之意。今日與英國聯盟。外以杜強鄰之侵軼。內以固同洲之唇齒。是可幸也。所難堪者獨中國耳。中國自道光以後。與西人交涉。無一事不出於戰。無一戰不歸於敗。甲午之役。情見勢竭。大勢幾不可復支。庚子之役。鹵莽啓釁。國是愈不可爲。由是內外士人汲汲顧影。朝不保夕。聞他國之欲瓜分我也。則以爲戚。聞他國之欲保存我也。則以爲喜。夫瓜分我者。我固知其不可恃矣。而彼日以保存爲言者。不嘗釐斷中國之利權。欲一網打盡乎。不嘗明目張胆。與他國立互保權限之約。爲無形之瓜分乎。於此而一以爲戚。一以爲憂。是直任他人之侮弄。而不自覺。聽他人之顛倒。而不自知。其視日人以新造之邦。締交強國。雄峙於歐亞之間。爭雄於東西之表者。不其遠乎。故敢敬告當軸諸公曰。諸君子毋以英日聯盟爲中國可幸之事也。英願聯日。日能聯英。而我方仰人鼻息之不暇。其可恥者一矣。約中大旨以保全中國土地爲言。夫我國歷來公私文字。不嘗自命爲一統之國乎。不嘗曰蒞中國而撫四彝乎。凌夷至今。乃至待保全於英日。其可恥者二矣。高麗舊爲我藩屬。其稱我也曰天朝。其自稱也曰小邦。今我乃與高麗同受保於英日。其可恥者三矣。

是故英日聯盟之舉。我國君臣上下不可引爲可幸之事也。直當引爲大恥。而臥薪嘗胆。勵精圖治。思所以雪恥之道。其庶幾乎。否則沈睡於厝火之旁。酣歌於漏舟之中。幸外侮之暫緩。忘內政之已敝。猶欣欣然語人曰。他人必保全我。他人必不傷害我。以自解自慰之詞。爲得過且過之計。則試問人之保全我者何意。他人欲保全我而乃特立一約者又何意。奈何不以爲恥而以爲幸也。則誠不能不痛哭流涕一爲當軸告者也。

上海新聞報曰

俄國居地球之北。橫跨歐亞兩洲。其人有堅忍之性質。雄偉之軀體。而其國君自大。彼得以來。世守蠶食之宗旨。沈毒陰狠。莫可窺測。版圖日增。每爲他人所不及覺。故歐亞各國皆忌之。歐洲各國之忌之者。以英國爲最。蓋以英國之強大。其在歐洲。顯然有獨執牛耳之勢。一旦俄人得志。則歐洲之權利。必致盡屬於俄。而英國有土崩瓦解之禍矣。故創聯盟之說。保全土耳其。使俄國海軍不得出黑海。以絕其西路。俄人既絕西路。乃銳意於東亞。英人復大懼。念中國地大物博。立國最久。當必能藉以

拒俄。故從前英國之待中國。最爲和平。索還伊犁之役。許爲隱助。及至久而久之。見中國上下泄沓。不足有爲。而日本自明治維新。頗有勃然而起之象。遂移其厚中國者以厚日本。夫歐洲以英國爲大。其防俄也無微不至。亞洲以中國爲大。而背有虎狼之俄。曾無絲毫防維之意。轉使日本島國。獨任其肩。可不痛哉。日本既有防俄之志。必先爭雄長於亞洲。念壤地褊小。不足以有爲。遂有甲午之役。當衅端初起時。中國屢請英國調停其間。英國若卽若離。以釀成戰事。蓋亦輕中厚日之念。有以致之。實欲日本崛起於亞洲。以樹其防俄之奧援也。至於戰事中止。中日言和。俄假仗義之名。索還遼東。並干預朝鮮政事。遂使朝鮮爲俄日平權之地。遼東爲俄人獨占之地。東亞權力。有駸駸乎盡入於俄之勢。較之甲午以前。尤爲可懼。蓋日人勞力以奪之。俄人安坐以享之。非特日人所不料。亦豈英人所及料哉。迨庚子俄人假勤捕拳匪之名。全佔東三省。久而未還。日人益大懼。日本議士遂創日俄聯盟之說。謂聯盟以後。日人不復干預東三省俄人之事。俄人不復干預朝鮮日人之事。權利既分。日人尙不致向隅。否則恐東三省不能爭還中國。而朝鮮權利亦不能獨得。反不若會

大取小。舍難取易之爲得也。此說一起。日俄各報章多有附和之者。至謂駐俄日使調任外務部總務長官。即是此意。當時駐華俄使亦乘機逼迫李文忠簽劃新約。文忠逝世。而中俄新約。大加刪改。頃俄使已允中國所改。惟別索利益以相抵。中國全權又將許之。不知英日聯盟之約。已於西正月三十號簽押。爲中俄交涉易於着手之大機會也。俄人之意。謂地球各國可以爲敵手者惟英國。今英日既已聯盟。則俄人之氣必爲之懾。苟與中國所議之約不能遽定。甚至於決裂。必致英日兩國從而干預。而毫無利益之可得矣。故當此之時。中國全權益宜堅持以保全東三省之權力。嗚呼。中國固亞洲之大國也。不知防俄。而日本反崛然而起。與英國聯盟。謂互相保全中國朝鮮土地。遂使皇皇大國。下與土耳其朝鮮爲伍。可不痛哉。雖然。歐洲有英國以防俄。亞洲有日本以防俄。而英日兩國亦復聯盟。是俄人大志一時尙不能逞。中國於此而亟圖自強。未始不可以有爲也。

北京順天時報曰

今試執環球之交涉家。卽以日英聯盟。其於亞東大局之關係。爲損乎。爲益乎。則必

曰爲益也。復叩以日英聯盟。其於中國完全獨立之主權。可永保乎。不可永保乎。則必曰不敢知也。一言以蔽之曰。視中國之能否自強而已。能自強。則聯盟與中國大有益。不能自強。則聯盟與中國更有害。何以言之。我之所以貴乎能變法者。內政也。而外交之不善。猶足以掣內政之肘。至於勢窮力竭。雖有神奇英武之略。無復可施。昔吳王夫差待命於姑蘇之臺。行成之使者往而復來。而范蠡擊鼓興師以隨其後。法皇拿破崙再放於希利納海島。卑禮巧言。求爲一軍之渠帥。不可復得。此二君者。豈非人傑哉。使此難得脫。成敗偶然耳。子輿氏之言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言時不易得。而機不可失也。同盟之益於中國。謂可藉其攝距抵制之力。急急焉以修我內政而已。所謂能自強則大有益者此也。我不思自強。則無所愧恥。無所恐懼。文恬武嬉。若醉若迷。如虛怯疝瘡之人。生機已絕。則必朝進參著。夕餌醢粥。以多延時日爲幸。族黨鄰佑。懼其傳染。鳴鼓燃礮。以驅疫氣。又掖此疝瘡者。相與共逐之。邪正搏擊。元氣散竭。而軀命立亡。今同盟有所維持。則必有所抑制。有所保護。則必有

所戰爭。而以不變法之中國當之。百年維持而無益。一旦爭戰而即亡。信乎吾取譬所云也。所謂不自強則更有害者此也。且其第一款條約中。固已明明言之曰。英所繫之利害在清國。日本所繫之利害在清國。而尤在韓國。此其自衛之心勝乎。抑扶持大局之心勝乎。其必先私而後公也明矣。以逆億之見揣之。意此約之外。或當更有密約。設中國因循依舊。大局決裂。魚爛瓦解。不可維繫。則將改變爲分割主義。另有一實顧利害之辦法以自救。此亦二國切膚之謀。不得不然者也。吾以爲二國聯盟之心已久矣。所遲遲未發者。冀中國萬一自強。則英人工商殖民之利。可以長保。韓人亦得聯合犄角之益。歸然爲遼海東亞之屏蔽。而日本自即於泰山之安。又何必明目張膽。刑牲載書。以表異於列國。而召強敵之忌哉。夫有所大不得已也。故吾得而直斷之曰。日英之同盟。知中國之必不能自強也。不能自強。則雖同種之兄弟。方將蹙額掩淚。分一杯羹。以贍其死命。又何望他人之恤我哉。嗚呼噫嘻。事急矣。時迫矣。我猶遲回。人不我待矣。恐懼修省以持之。破除積習以行之。實事求是以堅之。小心定力以終始之。卑詞屈節以要結之。藉天之靈。得人而理。或者其有轉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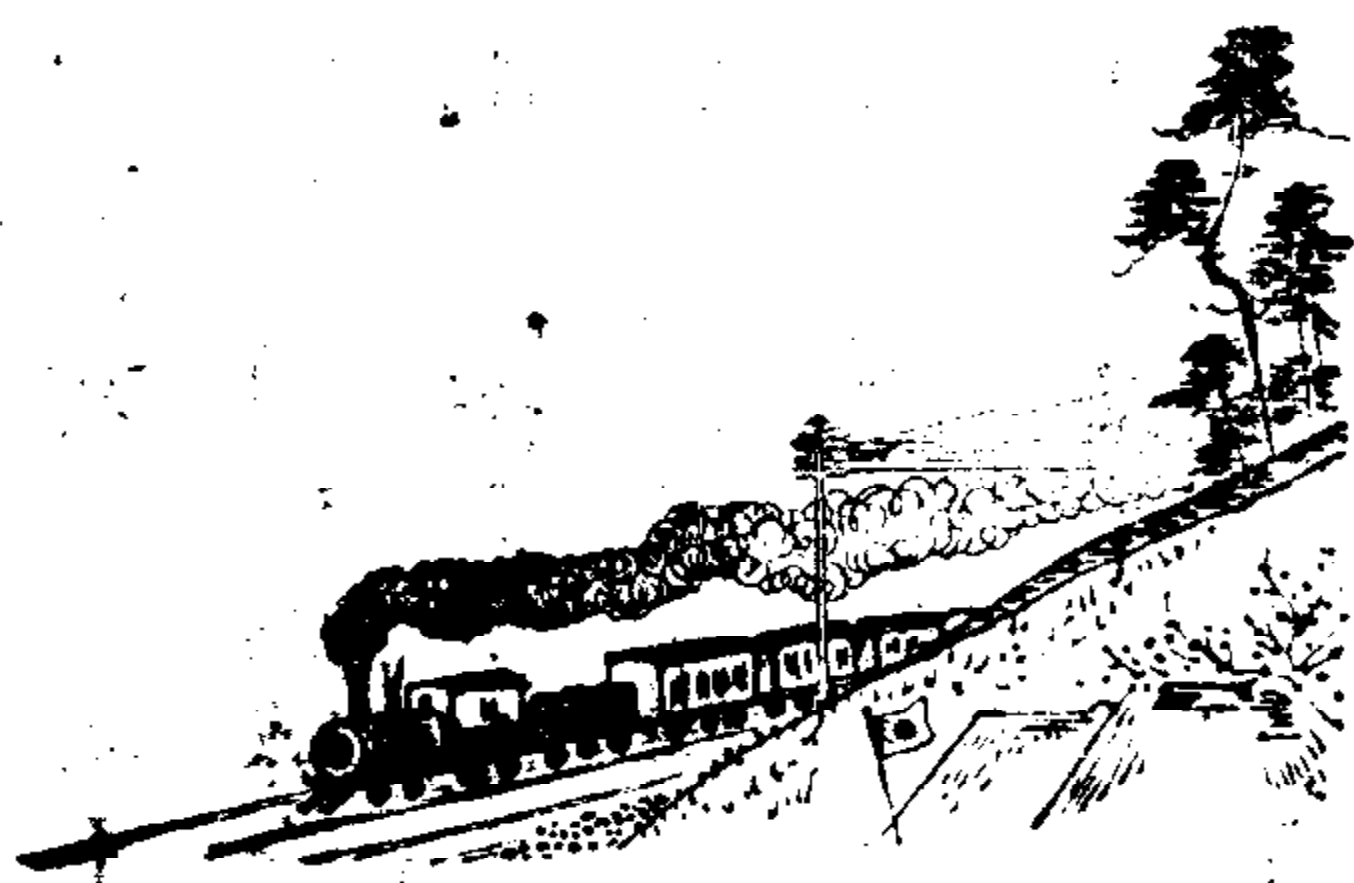
上海蘇報曰

去年有英德之約。今日有英日之盟。凡以抑方張之強俄。扶瀕亡之中國。以保全東亞而已。夫實逼處此之患。彼如此其皇皇汲汲。而我中國則不聞有一審時度勢之外交家。於唇齒之誼。與縱橫之計。稍致其意。徒日以聯俄聞。日以俄約聞。一誤之不足而再誤。再誤之不足而三誤。樞垣譯署。造膝以陳。但及邦交。如出一吻。雖以江督之見嚴憚。鄂疆之見倚重。聯翩電奏。而無以收回天之効。又何怪臺諫之甘爲伏馬。士夫之噤若寒蟬哉。考其因緣。蓋有三悞。究其所悞。起於一私。(中略)凡此二私。自非文明底於極度之國。鮮所能免。但視所以用其私之政策何如耳。中國縱不能去其私。或猶冀有善用其私之一日。乃不意戊戌以後。遂以外交之私。濟其內政之私。並以一二人之私。牽合其外交之私。其於外交。殆無所措意。非特不知何者爲世變。何者爲遠慮而已也。但助成其自相殘賊之舉者。即爲所依賴。雖舉土地人民財賄以奉之而不惜。有持公私顧大局反對其自相殘賊之舉者。遂爲仇讎。雖明知爲國家所必依賴之國而無所用。其周旋故前之引虎狼而親之。私猶近於公。獨庚辛之

開釁召侮。則內政之變相。非外交之結果。向者之私。轉爲所託以爲公矣。今雖前車之鑒。有所懲創。然向之二私。與夫後之一私。猶若輾轉而不能釋。用是之故。終不肯移其親俄之意。以用於英日德美諸邦。而其言則曰聯英聯美聯日。皆與聯俄無異。吾今者惟自立焉。此無論其能否知聯俄之誤。能否自立也。即令果不聯俄矣。果能自立矣。天下豈有貧弱如中國。而可以無所聯合以立國耶。夫所謂聯合者。非如中國向日之聯俄也。借其利己之策。以助我抵制之力。如今日之英日。互倚以拒俄是已。拒俄乃可以保亞。保亞乃可以保歐。日之爲此保亞也。英之爲此保亞以保歐也。惟東西相去二萬里。各據其土地人民。自今以後。獨於拒俄以保亞。保亞以保歐。二國如一國矣。此其聯合。烏可少哉。我中國爲亞洲最大之國。而無與於保亞之盟。吾不知將來何以自立於亞洲也。彼覩然不知愧者。方且曰英日既合約以保亞拒俄矣。其必保我中國可知。吾庶幾免乎。此殆如自壞其牆壁。自毀其門戶。而偃然高枕於鄰里之守望也。縱其鄰里不爲盜。獨不思守望於吾門外者。漸將守望於吾室中乎。迨其守望於我室中。雖不爲盜。而我已不啻舉室奉之矣。不甯惟是。高枕於鄰里

之守望。其害猶緩。或且疑其守望之將以盜我。則親盜以疎鄰里。必將陷於甘言。給於危詞。而終用其前日之故智。然則英日之合約。其意雖主於扶中以保亞。亞則庶幾其保矣。我中國之能否比於朝鮮。以暫庇於二國之夾持。徐圖其自強。則固未可知也。爲土耳其乎。爲波蘭乎。前途窈然。吾烏足以測之。

十



輿論一斑

論政府將來必至之舉動

上海中外日報

凡爲治者不進而愈上。必退而愈下。此必然之勢也。吾國自受外侮以來。垂數十年。政事不振。奮人才不遴選。故治道陵彝。益入迷罔之域。而近年愈甚。鉅政要職。大率付之織夫庸豎之手。若使儒子負千鈞之重。而不慮其躓也。是以甲申甲午。與外人有違言。而成受覆師償款之咎。至庚子而禍烈矣。宮廷摧破。元首蒙塵。公卿暴露。喪貲億兆。君子曰。革而慮歟。其更而故歟。懲違彌矣。新我王路。殆茲時矣。然自回鑾半載。其上逞慾婪賄。其下營私苟安。競求外援。無復廉恥。其受敲扑搜括之禍者。獨小民耳。嗚呼。觀其已往之迹。以測其將來之事。則其將來之爲將來者。蓋可知也。夫公使者外交要任也。今或未簡放而先詢外人矣。或以外人之拒而更命矣。督撫者疆藩重職也。或以外人之言而調任矣。其州縣官以教士一言而罷任。或褫職者。不可縷數。從是言之。則將來自督撫以逮州縣。有實任之官。皆將探詢外人意旨。以爲去留歟。而外交諸官更無論

矣。講武者吾國固圉之謀也。今他國人多有謀握我武備之權者。而俄人迫我東三省營中須延俄國教習一節。幸猶拒之。然爭求不已。而我國復不能力持。則各國將並起力索。其必使各省就其受範圍之國。而延使教習武備洋操歟。而教育及路礦等事無論矣。使臣入覲之儀節。既極隆崇。俄親王入覲。且答拜矣。而宮中兩燕各使臣之眷屬。爲例外之媚悅。由是言之。其將以禁苑爲外人游燕之地。而萬乘日日臨使邸歟。樊國梁甫經召見。而李提摩太旋經特詔褒獎。已爲兩教爭長之漸。其必致以重臣而爲兩教之調人。而勅建兩教之教堂。將徧於列縣歟。需次之員。以教士一言而得差者有之。獲咎之吏。以教士一言而復職者有之。犯令之民。以外人之庇而赦罪者有之。免捐者有之。積釀既久。其必盡四萬萬而盡入西籍。投西教。而纓弁之徒。且靦然自列於門生義子之列矣。挂洋牌懸洋旗之商人。既得逃重稅免釐捐矣。教民且得免房捐矣。萬一率天下之人而如是。則賠款將無所出。勢必將國家財賦從出之源。押與外人。首及釐金。次及田賦。而人民土地將隨之矣。新政不行。固有行新政之名。新學不振。固有興新學之言。將見有志國家之士。沈滯不起。而巧佞之徒。且藉是以獲寵利矣。保富貴之心

切。則忌才之意熾。懼草野之勢迫。則抑新之謀多。而近來平權自由之說。又足以觸其網。即使有所忌憚。不得明施禁戮。亦必多爲之途。以施其遏抑之術。而我國一綫生機。亦將勦絕矣。嗟乎。我生不辰。逢斯慘酷。九天之上。階升無路。九淵之下。懷石何由。裂眚視天。悲忿何極。雖然。吾猶幸吾言之不驗。而受妄言之咎也。

論媚外之禍

上海新聞報

中國之政策。往往有目的而無義務。有成見而無辦法。戊戌以後。庚子以前之舉動。皆原於排外之目的。排外之成見也。辛丑以後。則一變而爲媚外之目的。媚外之成見。夫排外有排外之義務。有排外之辦法。媚外有媚外之義務。媚外之辦法。有目的而無義務。有成見而無辦法。則排外之禍。庚子已爲殷鑒。而媚外之禍。亦必與庚子無異也。夫人必親其近而疏其遠。故親本國而疏他國。情之常也。况乎損我辱我。侵漁我。至於若是。猶是不知羞恥。毫無排外之心。豈復爲人類者哉。然欲排外。必先知其義務及辦法。見外人之富強。而考求其何以富強。見外人之智巧。而考求其何以智巧。於是使我之富強。我之智巧。過於外人。而外人無所恃其富強。無所施其智巧。此所謂排外之義務。

也。外盡交情。內修政事。戰勝於朝廷。而排外於不覺。此所謂排外之辦法也。不此之務。而欲以我之愚。勝彼之智。以我之虛。勝彼之實。如拳匪之舉。謂之無義務無辦法。故其結果爲庚子之禍也。今者鑒庚子之禍。而不知當時之無義務無辦法。遂一變排外之目的爲媚外。一變排外之成見爲媚外。而無義務無辦法則如故。夫無義務無辦法。則媚外之結果。豈有異於排外之結果哉。當此國步艱難。羣雄環視之會。非結外人之歡心。則不能養國民之元氣。非養國民之元氣。則不能復主國之威權。故此日之媚外。未始非臣妾事。吳臥薪嘗膽之成規也。然欲媚外。亦必有義務有辦法。以今所爲。謂之無義務無辦法可也。如宴會往來。原可以通情素。然亦祇偶一爲之而已。若一切外交之術不及講。而今日請聽戲。明日請游園。但以宴會往來爲事。甚至在宴會往來之候。受外人無理之要求。亦何取乎有此媚外之技也。又如爭論利權。亦外交之公理。乃今日之賞罰。則以決裂與否爲衡。而不以利權之失否爲衡。夫動輒決裂。誠難免辦理不善之罰。然苟有萬不可失之利權。而有萬不能不決裂之理勢。則固不可以予罰。有萬不致決裂之理勢。而失萬不可失之利權。則固不可以予賞。今也不然。但能與外人不決

裂者。無論失若大之利權。必膺上賞。則何如拱手而盡讓其權於外人。亦何取乎有此媚外之技也。夫能師其富強之長術。步其智巧之後塵。外盡交情。內修政事。排外之義務。即媚外之義務。排外之辦法。即媚外之辦法也。不務開民智。除弊政。以克盡此義務與辦法。而以能與外人酒食徵逐者爲第三等人材。能敷衍彌補者爲第二等人材。能賣國求榮者爲第一等人材。不惜以小民之權利。小民之脂膏。以媚外人。小民不願。且將假外力以壓之。閉極而裂。熱極而漲。今日之媚外。必能蘊釀而成排外之禍。故曰後此之庚子。無異於前此之庚子也。不特此也。籌款則云爲賠款也。調某督撫革某牧令。則云由有教案也。起某人任某官。則云外人之所喜或外人之所增也。變法則云我不變法。外人將代我而變也。是一切內政。且已爲媚外之目的所指歸。媚外之成見所束縛。安能有義務。安能有辦法。嗚呼。獻媚之術必窮。而貪得之心無厭。其結果固可以預知也。

論自強而後有持平之約

上海蘇報

約可以存人國。約亦可以亡人國。有平等之權力。有親交之形勢。因而立約者。爲共保

平和。爲互持軒輊。所以存人國者也。若夫視其國土如屬地。視其國民如奴隸。視其國之君若相如傀儡。而乃以兵威我。不以兵亡我。斂千磅之砲彈。藏百勝之兵鋒。一以約爲之代表。噫嘻。吁可畏哉。是約也。殆較烈於千磅之砲彈。百勝之兵鋒。非所謂亡人國之約耶。今各國施之於我中國者是已。

我中國無外交二千年矣。國勢強則犬羊域外。如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雖婚姻急難。權宜一時而已。國勢衰則舉國屬人。宋之於金元。明之於本朝。雖割地輸金。遷延歲月而已。其故由於無約。由於雖約而先自視爲不必信守之約。然則我中國與外人交。無約亡。有約亦亡。幾幾於莫所適從矣。而豈其然哉。

約也者。視其國之自立與否。以分別運用者也。其存之也。其自存之也。其亡之也。其自亡之也。先自有存亡之見端。而後約乃得而存亡之。以我與日本提論之。四十年來。我之與西人訂約不一。日本之與西人訂約亦不一。顧我之所訂。一次有一次之失敗。日本之所訂。一次有一次之收復。彼用約者視受之者之何如。以爲進退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仲虺之言。今歐人用之矣。

是故以我今日之國勢。不先求自強。而希望約之寬我。猶學堂之學生。日荒廢其業。而冀得卒業之執照也。婉詞以持之。赧顏以承之。一旦約成。動色相慶曰。此非某某之力。不爲功。嗚呼。飲鴆以止渴。積薪以厝火。人以爲捨肢體以存元首。補救之功不小。吾以爲輸精血而存軀殼。死亡之期彌近。蓋約愈多而病愈深。今不自強無及。今速自強亦已幾於無及矣。而論者乃以苦心焦慮於約之成。失尺得寸於約之就。遂爲深喜大幸。豈不惑哉。

論蘇撫恩壽稱臣遭斥事

星架坡天南新報

(前略)夫大學士也。某部尙書也。某省督撫也。此固入贊樞機。出持節鉞。專摺奏事。榮何如之。乃繙閱邸鈔。動見有某大學士某尙書某督撫官銜之下。加以奴才二字冠於名上。嗚呼。謂以此而示君上之尊貴。則滿朝皆奴才。尊貴何在。謂以此而示主子之恩榮。則作官亦奴才。恩榮又何在。詩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臣字足矣。若易爲率土之濱。莫非奴才。其亦何以自解乎。且奴才之稱。既有定制。亦幾二百餘年矣。昔日閉關自守。自尊自大。帝者稱孤也可。下民稱蟻也可。卽舉天下之臣民而皆令稱奴才也。亦無

不可。今則中國主權盡失。正滿漢交懼爲奴之時也。但使舉國臣民。各有恥爲奴隸之思想。則中國之強。自可計日而待。況朝廷日言變法。祖制變更。亦非一端。此等奴才名號。正宜早爲改革。以振起旗滿人自主之心。庶幾瀋陽長白之遺黎。終不至有爲隸爲奴之辱也。今蘇撫恩壽之稱臣而不稱奴才。其爲誤忘旗滿定制。與恥署奴才舊號。雖不可得而知。然朝廷見此。苟有變法之真心。正當明頒諭旨。革除此奴才二字。爲旗滿人提振其精神。以生其開新之念。否則亦當置諸不議不論之列。毋容再提此不署奴才之名號。以見罪臣工。脫令他國聞之。繙譯其事。謂中國某撫臣因偶然不稱奴才。便受嚴譴。豈不疑吾國之官盡奴才乎。試思撫臣之上。加以奴才。四字連絡相讀。不倫不類。孰甚於此。而朝廷以舊制之故。終不肯忘。吾觀此而益知中國之守舊如故也。易言履霜堅冰至。一恩壽欲求不爲奴而不得。恐四萬萬人終不免有爲奴之一日矣。噫。

輿論一斑

賠款還金駁議

上海中外日報

賠款事體大。還銀還金。出入懸殊。新約載明關平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滾計已需九百八十餘兆兩。按立約時關平銀一兩合英三先令。目下僅合二先令五本土。信如還金之說。歲撥銀數買磅不敷約須四百萬。且舊借洋債必須還金。歲虧又逾數十萬。金價操之銀行。每屆結期。愈擡愈高。直於賠款以外。增一賠款。即令此後潢池無警。旱潦無災。日吮月吸。敵已戰勝於無形矣。大抵王是說者有三。其一謂借款必以磅計也。按四百五十兆本係賠款。中國不能及訂約時一氣償清。而以三十九年分償。則償款實成借款。顧如此緊要節目。約中大應切實聲叙。乃第六款曾無一字及借。光緒二十七年四月我全權大臣照會各使。一則曰償款原本。再則曰償款利息。即各使復稱亦曰償款。而不曰借款。則以賠為借。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其二謂和約載明易金也。查第六款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為金款。此市價按諸各國金磅之價易金云云。循其文不察其意。還金良有辭矣。然購磅計規平不計關平。觀約內分列各國磅數。是明明由金合成應還之銀數。還時不過儘此銀數易金。否則約內宜

明載應還各國某百某十兆磅。豈不直截了當。而必斷斷於關平於兩數。其爲還銀顯
然明白。則誤會約文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其三謂保票分列磅價也。按如由德三馬克
零五二英三先令等語。金價日有漲落。約乃載定呆數。特以明合成銀數耳。如竟據爲
還金之券。則無論何期。亦無論各國金價如何漲落。但照約載磅價易金。仍還四百五
十兆之原數。中國既如約辦理。則牽扯保票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尤有一說焉。第六款
附注有或照還時市價易金付給之語。夫或者不必然之詞。正約既載定由磅合銀之
呆數。而復參此活筆。各國亦諒中國財力不繼。或磅價日漸低抑。中國亦可照還時市
價。易金付給。不謂訂約時寬留餘步之文。轉爲還款時意外吹索之柄。各國亦太愚人
自愚矣。約載易金而不載還金。中國斷不肯自被巨累。就使各國恃其兵力。甘違公理。
必迫中國以還金。約既分列各國磅價。尤宜分列各國應收磅數。中國方有適從。各國
應收若干。各國尙未自知。畢竟令中國易金若干。始足滿各國應收之數。以此問各國。
其亦何詞以解乎。中國所宜如約易金者。儘約載四百五十兆兩之銀數而止。若各國
恃約無應收磅數明文。便於任意增索。想各國斷斷不若是其重利而棄義也。又何如
上年不約之爲愈也。

君權之界說

上海新聞報

(前略)故吾不患中國無君權。而患無大公調和之君權。欲得大公調和之君權。當明君權之界限。試詳證之。其一對於官權之界限。官者奉行君權之人也。然官自有特別之官權。雖君主亦不能侵奪者。如英國權利法典第一條云。不經國會許可而停止成法者。以違法論。第二條云。國王自謂有停止成法之權者。以違法論。普魯士聯邦憲法第五條云。帝國立法權。由聯邦議會及帝國議會行之。帝國法律必經兩議會之議決贊成。此官所特有之立法權也。普國憲法第六十二條云。關於財政之法案。及歲計豫算案。應先在衆議院提出之。日本憲法第六十四條云。國家歲入歲出。每年以豫算經帝國議會之協贊。此官所特有之監財權也。以上官權運用之方針。及組織之異體。初不受君主之拘束。然英德日本能造成完全之國家。實行帝國之主義。則以君權與官權均秉大公。互相調和。而不爭官權以自私。剝官權以自恣也。其一對於民權之界限。論者謂君權民權。不能並立。此謬見也。如英德日本諸國。人人喜自由。人人講平等。而愛戴君主。出於至誠。如英國曩歲行女皇即位五十年之慶典。通國歡騰。皆祝王萬年。他若德國聯邦之豪傑。日本尊王之黨員。時時以擁護君權爲心。卽時時以扶植民權

爲心。如法之昔日皇家能知斯義。則不逞毒燄於巴士的獄。而革命可以不起。意皇飛蝶南能知斯義。則不播淫威於民黨而內亂可以不成。蓋善用君權者。當以保護人民身家性命爲目的。不當以困窒人民手足耳目爲得計也。故吾之所謂君權。非羸政楊廣叔孫通劉歆所謂君權。亦非悟魯寫弗克兒霍布士斯布洛柴所謂君權。蓋爲有界限之君權也。夫君權之界限既明。有何君權之不可言。又有何君權之國之不可自立哉。

尊權篇上

上海新聞報

（前略）故世之有國家思想者。其國勢雖極弱。其國權雖極微。他國之權雖極強盛。而必不甘他國之侵我國權。果其國權爲他國所侵。雖捨身流血以爭之。弗辭也。如非洲之古魯家。匈邦之噶蘇士。皆力爭國權之偉人也。世之有個人思想者。其處位雖甚卑。其執業雖甚賤。而必不讓他人奪我一己之權。苟我一己之權爲他人所奪。雖傾家蕩產以爭之。弗悔也。如法學家之伯倫知理。宗教家之馬丁路得。民政家之克林威爾。皆力爭人權之偉人也。試問中國種族之繁。民庶之衆。其抱此國家與個人之思想者有幾乎。論者謂中國君權素尊。而人民無權。此爲不能振拔之由。不知中國人民無權。君

亦無權。其執持國家之大權者。不在君不在民。乃在宮廷之閹宦。與部署之胥吏耳。果使君有全權。何至有戊戌之事。庚子之事。何至使闕冗之吏盈於朝。恒怯之卒充於伍。凡百務之不振。皆君權之不振也。茲欲強中國。莫如尊君權。君權尊。則國權自尊。然非以抑塞小民虛憍自大而爲君權也。必對於國外而處同等之位。對於國內而具自治之力。蓋一國必有主權。君者卽奉行主權之人。斷不使落於強鄰大敵及宵小奸人之手。又時時激厲民氣。扶助個人之權。凡君主人民各盡其保護國家之責任。以組織國家之完美。如是則國有全權。人有全權。可以自由獨立於國際人羣矣。然空言權不能也。爭國權者當修明政治。於法律上經濟上外交上無一缺點。劃定勢力之範圍。雖國勢未能健全。亦在文明公保之列。推之著作家得言論之自由。商業家得貿易之自由。宗教家得信仰之自由。國權與人權互相調和。互相擁護。而外人猶以半主待吾國。以奴隸待吾民。我知其勢有所不能也。

尊權篇下

上海新聞報

(前略)自十八九世紀以來。歐西諸國國權之充溢。與人權之發達。莫非被政界學界之影響。有俾士麥格蘭斯頓之政治手段。而後德意志聯邦之政成。英蘭之立憲政體

日益鞏固。有杜爾路索斯賓塞彌勒約翰之理想學說。而後有廢奴隸釋備農勞動自由信教自由之新律令新權利。其主義浸印全歐之心腦。其風潮馳捲域外之領土。尤以人權發明之功爲鉅。觀夫希臘拒土而獨立。比利時抗荷蘭而分離。匈牙利邀特別之憲法于奧。愛爾蘭得自治之案于英。近之如杜蘭斯哇兒之血戰。非獵賓島之倔強。雖一時未能支拒。而其氣不衰。其心未死。終有伸眉快志之結果。凡國權之保護完全。人權之運動活潑。均政治家學術家熱心俠力所團結組成也。故吾今欲得完全之國權。先欲得完全之人權。欲得完全之人權。先欲得完全之學術。學術者實爲組織政治操縱人權國權之要素也。人第知歐西諸國其國家得享帝國之名譽。其人民獲享公民之福利。不知其國中藏書之樓數百萬卷。新出之書歲萬餘種。魁儒碩學踵趾交錯。日以喚醒國魂激厲民氣爲心。雖下至傭夫走卒婦女幼童。莫不知國權人權有身家性命之關係。其由民族主義躍而爲民族帝國主義者非偶然也。且今中國果禁遏人權乎。抑禁遏人之學問乎。貿遷有無。聽人自爲。未嘗禁其流通。工作製造。聽人自爲。未嘗禁其精巧。樹藝畜牧。聽人自爲。未嘗禁其蕃茂。推之哲學法學生理學博物學經濟政治諸學。亦且設學堂以教之。聘洋師以課之。然終不能造就完全之國體。養成公民

之資格。則非吾政府之過。而吾人之過也。且人權非由自爭而得者。其權必不能自保。故吾望政府之加意提倡。尤望吾四萬萬同胞力爭經營也。

有逆君逆官而無逆民說

檀香山新中國報

今之欲以專制手段魚肉其民者。民不之從。則謂之曰逆民。其民所行之事。則曰逆事。所聯之黨。則曰逆黨。所立之會。則曰逆會。嗟乎。此下愚之人之論。欲以其下愚之愚愚人者也。夫天之生人也。既賦以本來之具體。即賦以自由之人權。以自由之權。而立君立官。以爲一國人之代表。故夫君若官者。分而言之。則國民之一也。質而言之。其所以有代表之權者。則國民之奴隸也。民之失德。則失其一人私德而已。于國無與也。君之失職。官之失任。則將爲一大團體之累。而直爲一國之害。夫此爲國害之君之官。非所謂大逆不道乎哉。此非過爲激言也。無民不可以立國。民者國之主人也。君者官者國之奴隸也。天下有奴隸逆其主人者。未有主人逆其奴隸者。有奴隸不得其主人之歡心而主人逐之者。未有主人不順其奴隸之逆性而奴隸逐之者。夫主人之重若此。而奴隸之輕若彼。主人之尊貴若此。而奴隸之卑賤若彼。其所立之原位不同。斯其所稱

之名詞自別。孰順孰逆。一彼一此。必有能辨之者。夫君民之名義既定。斯其所行之事。與所立之會黨。從可知矣。惟政府逆吾國民。故吾民群起而爭之。以與政府爲難。其所行所爲之事。皆爲一國計也。不從我者斯逆矣。其所立之黨之會。皆爲一國之人民計也。不順我者斯逆矣。以不順從我之君之官。而並欲強我以從彼順彼一人一家之私言私義私心私益。且買買焉以主人爲逆黨逆會。若此君此官者。則又逆之又逆者也。中國貧弱。至今日而已極。其誤之者。則數百年之暴君污吏也。其附和而魚肉我國民者。則國民之罪人也。其敢公然而昌于大衆發于盈廷者。則國民之大逆奴隸也。正告國民。其毋失職。大發願力。以除此民賊。去此逆奴。則我國民之國。自爲環球上之大帝國。抗衡于英美德俄矣。

與論一斑

論英國遣兵艦往漢口

上海中外日報

嗚呼。我國自庚子以來。辦理交涉之官。無內無外。無大無小。一以倚傍外人。迎合外人。爲宗旨。而豈知外人之乘機取利。急起直追。固與人以不可測哉。前者湖南辰州有鬧教之案。旋經湘撫遣員與英領事會議辦法。第一次在辰州議定十條。其最要者。一曰。殞殮被害之教士。二曰。修復被毀之教堂。三曰。醫治受傷之教民。四曰。正法鬧教之首犯。五曰。重辦號召之匪徒。是皆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固不能不應允者也。乃未幾在漢口續議。則所索數款。實有令人爲難者。先聞有欲將殺字營統領顏總兵定以斬監候罪名。營官劉都司定以斬立決罪名之說。繼則聞欲將某觀察革職永不叙用。派辰州紳富攤賠英金一萬磅。并將統領顏武林正法。即據西報所言。亦謂辰州一案。以懲官員之有罪者爲最。又謂英總領事之意。欲將情罪較重之武員處斬。其餘各官則按其罪之輕重以懲辦之。嗚呼。我國自有教案以來。除誅戮犯人賠償巨款外。又必將大小官吏懲治數人。以平外人之氣。然亦必其人實有應得之罪名而後如其罪以相施。

不失爲持平之辦法。今如英領事之意。欲將統領顏武林處斬。夫顏武林于此案。究竟有何罪名。將謂其救護不力耶。夫力與不力。事後何從追求。當一夫發難。萬衆響應之時。卽極力保護。豈能必其有濟。且因救護不力之故。卽得正法罪名。則設有更甚於此者。又何以處此。將謂兩教士死于非命。故欲殺一武官以爲抵耶。則我國固已將首犯八人正法矣。而又欲以武官殉之。何視教士之命過重。而視華官之命過輕也。將謂其有指使之咎耶。則請問事前有何風聞。事後有何實據。人命至重。豈能以斷脰之慘刑。供外人之快意也。且姑不論英領事之要素爲合理與否。顏武林之正法爲平情與否。而既欲以二品之大員。處以至重之罪名。則豈得不容我國家和平商酌。以期於情於法兩得其平。乃英國公使遽因中國不從之故。於我皇上召諸公使飲宴之時。辭謝不赴。儼若有絕交之意。而又連派兵船四艘。前赴漢口。顯示人以恫喝之意。以期其事之必成。夫所爭者不過一武員之正法否耳。乃至以兵艦相威逼。然則英人之意。豈果爲兩教士洩忿計哉。殆欲於楊子江上流實行其權力也。殆欲藉教案爲由。更得無數利益也。殆以非洲軍務竣事已久。故欲注其全神于中國以求逞其所大欲也。然則英人屢言欲保全中國。不使有瓜分之禍。欲令中國南方永遠太平。以保全中國商務。其

然乎。其不然乎。試以近事証之。上海戍兵撤退一案。商議已久。德法兩國已無異言。惟英國獨梗其議。夫各國派兵駐滬。其議實創自英提督西摩爾君。今則西摩爾君亦以撤退爲然。而英政府獨猶豫不決。其意不深可知乎。德法兩國雖允退兵。而皆諄諄以中國不得在揚子江一帶以政治武備行輪財政等項專利讓與各國爲言。又以不得任各國在揚子江佔據要害致揚子江歸其掌握爲言。試問今日諸國蓄意欲在揚子江一帶得有政治武備行輪財政等專利者。非英而誰。蓄意欲在揚子江口岸佔據要害者。非英而誰。然則德法兩國雖允撤兵。而必與英國同時退出。其意不又可知乎。是則英人之遣兵艦往漢口也。固欲實施其權力於揚子江上流也。其不即將戍兵退出上海也。實欲爲異日計。以實施其權力於揚子江一帶也。設各國尤而效之。接踵而起。中國雖大。尙有甯宇乎。而中國官場。猶日以依傍外人爲得計。日以迎合爲事。毋亦大愚不靈之尤者乎。曩者拳匪亂時。東南疆臣。無所爲計。遂與各國倉卒立互保之約。英人以是譽劉張二制軍不去口。而劉忠誠且因是得盛。各以去。其實英人豈爲中國計哉。爲一己計而已。當時英人方用兵於非洲。軍事旁午。日不暇給。萬不能移其全力于中國。且彼時歐美諸國。皆將乘釁而動。英人旣不欲長江一帶猝有亂事。以損其利益。

而又不便輕舉妄動。以爲諸國之倡。以亂其素定之政策。故特與各疆臣立互保之約。使其爲己盡力。以保其特有之權利。此固英人之微意也。今則情勢一變。凡向所欲得諸中國者。皆將如其意以求之。而不懼他國之議其後。故西報亦自言之曰。現無他國牽涉。自能辦理自如。不致有所掣肘。嗚呼。中國其危哉。

關少帝國

香港中國日報

論世者昔以中國之頹唐暮氣奄奄如待斃也。于是擬議及之。曰中國爲老大支那帝國。此名稱之宣播于東西各報紙。已非一日矣。不謂昔則由少年而老大。今則似將由老大而復少年。非循謹之少年。乃闊綽揮霍之少年也。

少年者何。不更事之謂也。闊少者何。浪用貲財之謂也。自今支那之現狀。胡爲而與闊少相類乎。蓋緣支那帝國。平昔以守舊爲宗旨。故其精神上。有老大之情狀。今也不然。貌爲維新。而又不不知新政設施之秩序之實際。惟假手于懵無知識之官吏。假僞顛倒。有類兒戲。金錢浪擲。虛牝堪憐。嗚呼。是非闊少之所爲乎。請就其新政敷布上實驗之。其一曰開學堂。學堂模式。較八股書院爲宏大。其用款亦較多。委員之濫支鉅款。無論矣。彼庸惡陋劣之教習。猶是鄉曲守舊之蒙師。一旦謬登教習之堂。即驟予以比蒙塾

增多十倍之修脯。爲問當此庫儲支絀之際。何爲而不知時務之委員。空疎迂腐之教習。無端而厚其備值乎。曰關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建鐵路。敷設鐵路。動以千萬計。當此賠款數鉅期迫。日言籌款維艱。胡爲而各省鐵路。屢屢有動工之機乎。借款以築路。路成而中國之局面則誠堂皇矣。其奈路權之不我屬何。然而滿清帝國之好借太子債者不計也。西國有鐵路。我欲做行西政。何可無鐵路。雖軌轍既成。而我之工藝未興。農事不振。有路而無可運之貨。有事而無可運之兵。然輪車風行于國內。得此亦足以自豪。而路權之掌握于外人。亦當在所不計也。潤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辦礦務。五金百寶。盡埋藏于地中。然而我乃孩童之國。何能自開也。必須假手於強有力之人。而我可從旁稍沾餘利。不觀礦務章程乎。外國公司所得溢利。以幾成之幾。報効清國國家。譬猶孩提之童。不惜以重大金錢。而易微末之餅餌也。潤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派游學。學生遊學于外。所費不貲。當如何優以歲月。俾卒其業。乃速成師範遊學生。限期以六月回國。彼黑暗政府。豈不曰但求有師範生之虛名。使之爲肖像于學堂

之上。雖學業未成。徒耗旅費。亦在所不惜乎。濶少之舉動則然也。其一日用金磅。金銀磅數。盈虧不可以道里計。清國自與外人交涉以來。一切關稅賠款。虧折實多。而不知之滿清官吏。猶未知痛癢也。濶少之舉動則然也。嗚呼。世間凡稍涉洋派之事。未有不近于奢侈揮霍者。浮薄少年。不知西學爲何物。而稍知講求時務者。動輒沾染洋務習氣。捲烟小領。相望于途。不數年而喪資蕩產者有之。今清政府之所謂維新。亦不過沾染洋務習氣而已矣。其不致如浮薄少年之喪資蕩產者幾何哉。

私史

星架坡天南新報

史也者。所以記人間已往之事。於其地其人。宜褒宜貶。無貴賤上下尊卑之別。而一一介紹於史之中。垂之百千萬年。日月同昭。天地同壽。山河改而史不改。時代移而史不移。大哉史之權勢。重哉史之責任矣。唯君權極盛。專制政體之國則不然。要其史家亦非不知史之關係。與史之原因結果爲何如。然以懼於君權。壓于專制。或睹前代之覆車。界疑似于當朝之陋轍。則顧忌焉。深文焉。屈筆削以爲遷就。于是史之地。唯知有朝廷。史之人。唯知有君主。略舉其興亡強弱沿革之由。以爲一朝之實錄。把數百年事務。

作一人一家之譜系而爲之。一切英雄之運動。社會之經練。國民之組織。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關涉。噫。以是爲史耶。公耶。私耶。亦適足埋沒數十輩之精神。而閉塞數千年之聞見而已。則甚矣中國之無公史也。

卓哉。唯太史遷乎。竭半生之學力。以網羅天下舊聞。考其實事。準諸公理。著爲成書。是故孔子素王也。以一韋布之儒生。無南面之榮。其事業則課徒。其留傳則刪定。而列之爲世家。陳涉不過甕牖繩樞之子。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耳。揭竿以除秦暴。風潮僅數月。要其文明思想。實足據方面而撼強秦。所以列之爲世家。若項羽蓋世之梟雄。毅然獨立。而列之爲本紀。其餘貨殖刺客。皆爲立傳。亦以其事其人。可書則書之。可傳則傳之。其特識精義。以視陳壽習鑿齒司馬光朱子之徒。則不可同年語矣。何以言之。陳壽本晉人。以晉之事猶魏之事。其三國誌之祖魏。亦顧忌于晉而爲之也。習氏之漢晉春秋亦然。其目睹晉元之嗣位。與蜀相同。其帝蜀一文。未嘗不爲媚東晉計也。故北宋受禪于周。類于魏晉覆轍。司馬光生當其時。是以附和于陳壽之說。及竇渡以還。高宗之半壁江山。猶先主之三分鼎足矣。尊西蜀即以尊南宋。朱子之同于習氏。非無意也。是皆以一私之心。成一私之說。姑無論其誰是誰非。亦不過爭定君主之大位。爭頌君主

之鴻名而已。是一家之史。非全國之史也。一時之史。非萬世之史也。王公之紀年史。非世界之權衡史也。以是爲史。謂之無史可也。

夫以數千年君主之年代。君主之名位。君主之統業。遂蓋盡全書。即一二貴族。或奴隸於史中。輿臺於史中。隨名步迹於史中。亦徒受之自上。實非國民認許之歷史也。於是史之設。爲君主貴族而設。而奇人志士不與焉。爲治亂興衰而設。而道德風俗產業宗教地形人種之要不與焉。即盧騷路德彌勒約翰等。同萃於支那。亦不過付之儒林文苑傳中而已。豈能銅像巍峨。立通衢。巨雲漢。留之歷史。萬年不朽哉。是故大聖賢大豪傑之崛起也。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一人之舉動。即數百兆人之階梯。此孔子陳涉所以列爲世家也。當漢之世。而列項羽爲本紀。此尤列史所難。彼尊君主媚朝廷者。苟非史遷定論於前。未有不以孔子爲儒林。以陳涉爲流寇者也。即史遷而生。而一切黃巢李自成張憲忠等輩。亦斷不能以流寇書之。而吳三桂洪秀泉則更無論矣。後之史家。失史之真義。但以事之成敗分爲王寇。以享國之久暫。定爲真僞。趨承奔走。將全史而供奉之於帝王。其所以埋沒英雄。污辱國民實甚。吾故曰中國無公史也。如有之其唯史遷乎。

輿論一斑

特別利益說

上海新聞報

凡中國軍務商務界務各國均分而無所參差於其間者。謂之利益均霑。凡中國軍務商務界務界於一國而他國均向隅者。謂之特別利益。特別者異乎大眾而勝於大眾之謂也。各國通商中國以來。會盟征伐。勢均力敵。於是訂一利益均霑之策。凡甲國條約有利益者。乙國援以爲約。而丙而丁踵行之。而戊而已。又踵行之。行之既久。甲乙復修約矣。自顧勢力。不能獨展。殖民地不能獨闢。甲乃向中國曰。吾不能與乙分利益。當請畀吾國特別之利益。乙又向中國曰。吾不能與甲分利益。當請畀吾國特別之利益。甲乙各挾一特別利益之請。紛紛向中國要索。而又慮師出無名。於是借修約爲題矣。又慮修約爲公共之題。於是借教務爲題矣。今試設英爲甲。設德爲乙。甲曰。中國應將揚子江爲甲國專制之地。乙與丙丁戊己皆不能與焉。於是攫權務於處常之時。屯重兵於處變之時。如是者有年。而專制之手段。卒未能一試。而乙從旁窺其微也。甲進一兵。乙亦進一兵。甲曰。吾將退兵。乙亦曰。吾將退兵。然而甲兵之不退如故。乙兵之不

退亦如故。甲無如乙何。乙知甲之窺伺於揚子江者久矣。今不退兵。其心路人皆知也。乃昌言曰。揚子江當爲各國洞關之門戶。中國不得畀一國爲特別之利益。其曰不能畀一國者。指甲國而言也。甲知乙之言。乃妬甲忌甲之意。亦昌言曰。吾有揚子江之教務。非他國所得干預者。此吾國特別利益之問題。無與於他國也。甲乙互昌其說。而中國聞之。有以爲可慮者。有不以爲可慮者。以爲可慮者。謂甲乙必各得一特別利益而後已。不以爲可慮者。謂藉甲以牽制乙。藉乙以牽制甲。可各不予以特別之利益也。然而浸假而甲之兵艦駛入揚子江矣。乙曰此甲之詭也。吾惟不退吾上海之戍兵而已。又浸假而甲之教約各則又照會中國外部矣。乙曰中國如以揚子江之勢力圈界之甲國。則應以他處之利益畀之乙國。中國聞之。乃大悟特別之利益。甲乙二國。皆必有以畀之。不然者。揚子江之兵艦不能撤。上海之戍兵不能退。乃爲之輾轉籌畫。外部咨之疆吏。疆吏札之洋務局。冀夫有所磋磨。有所遷就。得以稍緩須臾也。然而彼甲與乙之求特別利益者。豈暇與中國商酌哉。是故辰州之教務。日棘一日。而有所謂正法斬監候以及徒五年之條約也。蓋教務者特別利益之假借也。是故上海之退兵。日緩一

日。而有所謂揚子江不得爲一國之專制。蓋不退兵亦特別利益之假借也。嗟乎。向之利益均霑。一變而爲特別利益。凡此皆瓜分之註脚。而至變至幻。相處於無形。中國不得。不受其牢籠者也。曾是二十三行省。臺灣已割據。而東三省去其半。新疆蒙古亦可危焉。設一旦甲得揚子江之特別利益。使不畀乙以山東之特別利益。乙能恕中國乎。畀甲畀乙。而不畀丙以東三省。畀丁以雲貴。畀戊以閩浙之各項特別利益。丙與丁戊能恕中國乎。則試爲中國大聲而疾呼。而中國不能輕許人以特別利益也。中國之力不能勝各國特別利益之請。假使一國請之。各國效之。則今日域中。誰家天下。敢得而斷之曰。一言而喪邦者。即特別利益之謂也。

論朝廷奉行英國諭旨

上海中外日報

吾讀本月初三日嚴懲湖南釀成教案員弁之諭旨。而慘然於心。蹙然於顏也。曰。嗟乎。嗟乎。是猶得爲我大清之諭旨乎。夫膚色相加。強顏容受。在平民猶且不可。何況據有三百餘萬方里之大國乎。今也承奉外人之言。如響應聲。何以對祖宗。何以對天下。夫民教殘殺。此我國內事也。釀成巨案。至須懲辦。此我國應辦之內政也。乃至外人干預。

乃至外人要素。已極可恥。至此等平常教案。竟輒明定辦法。迫令依從。則實自今日始。可恥孰甚。我外務部王大臣雖至不才。然固握重權。居要職。享榮名者也。乃於此等至恥至辱之事。輒躬爲之。不以爲辱。豈不以聞英兵船入湘之說。不得不爲此婉曲順從之舉乎。夫因內地民教偶然相鬩。而即以兵船相迫。此實無理取鬧之尤。乃我大臣一聞此等虛聲恫嚇。而即弭首受命。然則將來請殺監司。亦將許之乎。又使再進而請殺督撫。請殺樞臣。亦許之乎。且英人既如此。將來俄法德美設均援例以殺地方員弁殺監司殺督撫樞臣相請。我亦將一一殺以應之乎。又如萬一有天主耶穌兩教仇殺之案。英人要我殺某人。法人要我勿殺。或法人要我殺某人。英人要我勿殺。我又將何以應之乎。推原其故。良由吾政府大臣於內政外交絕無識見。致此等巨案一觸即發。在他人未要素之前。應如何布置。及要素之後。應以何辭抗拒。均絕不籌及。尤可異者。外務部爲至要之職任。平時並不聞求一能辦外交之人與之商榷。至於受辱如此。猶若罔聞知。又由吾國諸大臣素具奴顏婢膝之性質。平時所最工者。莫如揣摩意旨。曲從上意。今則分其半以事外人。故事事有遵依而無抗拒。以此推之。行見燕丹之首函。

送秦廷。侂胄之頭。囊呈金國。亦意中事耳。嗚呼。吾何不幸而親見國爲辱國君爲辱君。臣爲辱臣民爲辱民之日也。

論外國待中國之現情

舊金山文興日報

各國變法。由於外勢之相迫者半。由於內亂之相迫者半。其大較也。自列強變其明瓜分之政策。而爲暗瓜分。專據亞洲大陸政權、財權、用人權、行政權、鐵路礦山權、教育權、警察權。而不事明用干戈以據土地。於是其勢日夜相迫。而自外面觀之。渾然不覺也。如水之伏流地中。其勢迅疾湍急。波濤洶涌。以表面察之。則波平浪靜。如無事然。如誤食化骨之藥。依然人形。而日益羸瘠。死期將至。而不自知也。外國既無強暴之舉動。以激怒全國中之人民。則人民無所藉口。以爲奔走呼號。激動大眾之機路。而外國所竊於中國之權利。甚多甚厚。甚濃深。甚趣味。甚樂甚自由。坐享而安之。有年矣。一旦欲其忍情節欲。曰。舍旃舍旃。非畏吾勢力之大。苟不舍。吾決有以奪回之。未有既垂涎而得之掌中之物。肯拱手而奉還原主者也。蓋中國若有改革之日。則改革之人。必深以失去利權爲深恥大辱。以取回利權爲廟算民謨。既合通國之人。心思材力。早夜以求取

回利權。則外國前所得中國之利權。多者必日少。厚者必日薄。深者必日淺。趣味者必日淡泊。甚樂而自由者。必漸起焦慮而有阻礙。以外國之明。豈其不見及此。若是乎何樂中國之有改革。以自墮其所得之權利也。彼既有不樂中國改革之心。而彼國所得中國權利之多且厚。濃深而有趣味。甚樂而自由者。皆賴西后榮祿之執掌政權。乃得以爲所欲爲。遂其要素。故雖以縱拳釀禍。明知其爲罪魁。指名索拿。無幾。卽以議和了事。仍聽西后之尊榮榮祿之復相。雖以四萬萬人心所歸向之維新變法之皇上。絕不一言助之復政。而任中國之行假維新。以欺其士庶。以深其怨毒。民之受虐不堪。起而相抗者。僞政府曰。此亂民也。外國亦從而和之曰。此亂民也。彼豈不知其情。而忘昔日彼國所由富強。原於自由獨立也哉。其意蓋曰。民能與政府相抗。不受羈絆者。必其智稍開。不樂受外人之圈套者也。我方利用其政府。而盡網其利權。盡握其性命。欲爲吾所欲爲。而其民知吾之術而破之。起而抗其政府。搜利權而公諸國民。是不啻剔吾喉中之物。而出之口也。於吾大不利。曷若利用其政府專制之威。以盡殲之。俾無爲我患。南直之亂。由抗捐而起。誰不知之。而各國告政府曰。必速平。不然。吾將調兵代勦。四川

之亂。美提督則調兵艦直溯長江而迫重慶。彼何所愛於中國。而欲其亂之速平如是。無他。視中國爲彼私家之物。中國政府。爲彼掌產業之家奴耳。政府盜國民之公產。以賣諸外國。不忌國民之執言。彼竊受國民之公產。於僞政府。又忌國民之執言哉。斯時也。惟冀國民之團結力如何耳。然吾視夫今日腐敗無理野蠻衰頹之僞政府。而利用專制者。猶謂吾民當守數千年屈伏專制之奴質。不可起而執言。以徒流血。舉外國所謂自由獨立。天賦人權之說。俱斥爲妄論謬說。惟坐待其自然。徼倖自有不可思議之機會。噫。所謂有識者。既如此矣。其他更無望矣。此外國所由印度我。埃及我。利用其政府專制虐民之威。以殺其志士。而滅其全國也。嗟乎。政府不肯變法。外國又不欲中國之變法。其害既不可勝言。乃若同爲國民。同言變法者。亦復四分五裂。各不相和。外感不足。內敵叢生。吾讀中國新民論合羣之篇。所爲繞室徬徨。歔歔欲絕。而不能已也。

論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

上海同文滬報

不明強弱之勢。而欲妄肇釁端者。是謂之自取滅亡也。大明強弱之勢。希冀日暮無事者。是亦非長久之計也。處列國爭雄之會。強者與強者可以相安。弱者與強者不能相

安其勢使然也。中國自經庚子大創。懲前毖後。知外釁之不可再開也。於是亟圖與外人和好。而若唯恐得罪於外人者。以故廣鉅之亂。則迅速派兵痛勦之。潮陽之亂。則迅速派兵鎮撫之。凡此者皆所以防星火之燎原。而並以免外人之藉口。他若泌陽之亂。或嚴拿首要正法。以謝外人矣。或逕即派員議償恤款矣。迅速結了。不至遷延時日。致生枝節。當事者可謂能矣。此外如外人或有所要求。苟不至過於難堪。中國從未嘗峻拒。即有要索所難堪之處。中國亦必曲爲設法。所謂通融辦理者是也。而時請外人聽戲。而時請外人遊園。而時請外人宴會。內而宮庭。外而疆吏。下至微員末秩。皆莫不以敬禮外人爲宗旨。一外人至境。但知其碧眼紅髯。爲強國中人。有不暇問其爲貴爲賤。皆莫不以優禮相待。故前者各國欽使覲見時。有某國洋行行東亦居然乘綠呢大轎。隨同前往。中國之所以一體相待。不事苛求者。度亦慎重邦交起見。至若因某公使夫人之車輛爲兒童戲石所擊。某國備文移請外部查拿匪犯。外部雷厲風行。逕即奉命唯謹。而執無辜者正法。以塞責焉。凡此種種。皆已往之事。而保教一節。尤爲華官之所重視。故朝廷之諭旨。大吏之公文。皆莫不殷殷於保教。蓋皆所以欲博外人之歡心。而

免目前之禍亂也。而果可以博外人之歡心乎。而果可以免目前之禍亂乎。辰州教案。磋磨爲日稍久。於是兵艦聯翩而至。使臣嘖有煩言。倏忽之間。幾至易玉帛爲干戈。勢甚洶洶。幸中國猶當機立決。遽允一切照辦。不然。中國而堅持定見。則是否即因以遽開兵端。固尙在不可知之列。是中國亟圖與外人和好者。而獨如外人不屑與我言好何。過此以往。中國教案。不能遽絕。一有教案。中國之官吏。不必請與中國懲辦。在各該本國派人執而殺之可也。中國之人民。亦不必請由中國查拿匪犯。凡鬧教之各該地方之人民。無分良莠。均可徑由各該本國派兵勦滅無遺可也。蓋甲國之辦教案。旣以全力制勝。乙國亦何不可援以爲例。中國固無如何也。而中國將來尙可問乎。而凡爲官吏者尙何樂爲中國之官吏乎。凡爲人民尙何樂爲中國之人民乎。或曰忍字訣最妙。能忍斯能相安。外人奴隸我也聽之。外人犬馬我也聽之。外人割我土地攘我利權也聽之。一切皆不之較。如木偶然度外人可以不至乘間而與我爲難。然而屈蟻猶自求伸。萬一至不能忍之時。則拳匪之禍變又見。使或竟能堅忍。不欲洩忿。則日復一日者。國亦遂亡於寂寞之中矣。在外人初亦何必樂於多事。而不樂於相安乎。蓋以利

之所在。人必趨之。披輿圖而覽五洲。果孰為至弱之國。如印度。如波蘭。果孰不先後而分隸人之版圖。浸淫而至中國。中國固譬之一至肥美之物也。列強視之。有如刀下之肉。或擬得其首領。或擬分其肢體。或擬剖其腹心。所謂利益均霑。各自求其一飽。倘欲其人以將次下咽之食。而遽張口吐之者。蓋人情所不能也。然則外人之不欲其中國相安者勢也。徒責外人之不情者。不知時勢者也。曰聯絡。曰輯睦。形之公牘之間。見之言語之際。不一而足。而中外卒不能相安者。可思已。欲圖中外相安。中國亟圖自強可爾。否則日日言聯絡。日日言輯睦。亦屬無濟。用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論以覺之。

十



輿論一斑

論外交之禍

上海新聞報

辦外交者時以懼開外衅爲宗旨。而外衅之禍可以息。亦惟時以懼開外衅爲宗旨。而外交之禍於以烈。夫所爲懼開外衅者懼禍耳。息乎此而烈於彼。其於懼禍之宗旨大刺謬矣。而且各國知中國今日之所懼者在於外衅。故時時以調兵徵艦爲恫喝。一恫喝而如願以償。則至再至三可也。一國恫喝而如願以償。則各國可也。時時以開衅懼我。我國以開釁懼我。而我將疲於奔命。則外釁之禍在一時。外交之禍在時時。惟命是從。而外交之禍尤烈於外釁。豈合於懼禍之宗旨哉。中國於對外政策。每以外釁外交爲循環。而要皆失當。計自中日之釁。喪師失地。遂以外釁爲大戒。而戰兢兢於外交之間。俄索旅順大連灣則許之。德索膠州則許之。法索廣州灣則許之。英索威海衛則許之。若路礦之分贈於人。猶其小焉者也。繼而以被逼被辱不能堪。一試其堅拒手段於意之索三門灣。意無如何。而驕妄者遂以外交爲大病。躍躍然有一開外釁之慮。庚

子之變於以起矣。庚子之後又變外舉爲外交。計自辛丑訂約以來。失權失利失體之事。不可縷指計。而辰州之案猶其小焉者也。雖然其他之失權失利失體。皆自庚子一案而來。而辰州一案不能與之並論也。何怪乎輿情之悲恨也。夫悲恨者初非有愛於辰州之武員也。苟其武員死而大禍可以息。則雖死百武員可也。觀於庚子之死王公大臣而無人惋惜之者可以知也。亦非有憾於教士也。固知教士之意。非必欲死武員也。然則悲恨者何。曰中國辦外交者不明是非。不辨輕重。不識利害。而惟以外釁外交爲循環之政策。外釁畢則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一外交案件結。則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又一外交案件結。則又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及當外交案件愈遷就而愈艱。鉅。則又以一時之忿而啓外釁。絕不問此釁之爲禍若何。此案之爲禍若何。而外釁外交。循環無已時。亦即循環之禍無已時矣。聞之長於外交者之言曰。英人之垂涎長江歸之勢力。圈者十年於茲矣。辰州之案。調兵徵艦。意在聞釁。而實行其勢力。其志本不在保教。中國之遷就之者。所以保長江耳。然則洵如斯言。辰案一結。長江遂可以永保乎。沿江數千里無處無教士。即無處不可有教案。無國無教士。即無國不可藉口於教

案。一國以開覺懼我。國國可以懼我。我可遷就一國。我安可不遷就各國。是則辰案結而長江正多事。中國正多事也。而何以辰案既結。額手稱慶。怡然以嬉者。外務部又如故。朝廷又如故也。夫使朝廷以今日之外交爲悲慟迫切之政策。則國勢如此。朝廷不得已之所爲。豈不爲斯民所共諒。世固有迫之至辱而奮興愈速者。上下一心。引爲大恥。未必無雪恥之一日。今若此。不知其禍之極矣。

科舉宜速廢論

星架坡天南新報

科舉之不足以得人才。且爲學堂之一大阻力。其宜於廢也。稍明新學程度者。莫不知之。蓋以科舉不廢。則舊種人才。猶思倖進而。不肯甘就學堂之範圍。甚或恃其進身有階。而於創建學堂之事。反羣焉肆其攻擊。藉口於異端邪說。以阻他人之進步。而望之廢於有成。尙論者所以有科舉不終廢。卽學堂不終興之言也。而國家以科舉爲掄才大典。有其舉也。莫敢廢之。且以八股既廢。易爲策論。開新人士。自可入彀。而不防與學堂並行。卽素主和平變法之輩。亦以科名兩字。爲數百年人心所重。國家無事。固不可靳此紙上之功名。以維繫人心。縱謂學堂已開。而一切半老之舉。資監員。亦苦無安議。

出身之地。不如仍以此無補之科舉。羈縻而姑俟之。况闈中定題。先論策而後經義。將來所得人才。亦必於古今中外大勢。略有見聞。其視昔之專攻帖括高頭講章。而一事不知者。必有天淵之別。國家之廢八股。而不廢科舉。或亦有和平變法之意。以隱寓其間。吾昔昔於廢科舉之說。嘗一再言之。而尙不無和平待變之意。蓋亦有如上所云云也。今而尙知廢之真不容已矣。其所以廢之。必須從速者。以各省學堂。主其事者。皆爲科舉中人。不去其進身之途。則彼猶挾其進身之學問。以爲師範驕人之地。而督撫延聘教習。亦各有前輩資格之見。斷不肯降格以求真學之儒。則書院與學堂相去。復有幾許。試問堂中學生。勉習數年。而所得者。仍是老輩翰林進士之學問。將來卒業時。於學生有何奇。於國家有何益。匪爲無奇無益。更恐羣以學堂爲詬病。而父戒其子。兄勉其弟。相率以學堂爲畏途矣。不但此也。科舉不廢。則三年一科之翰林進士舉人。轉眼又復斗量而車載。以是年各省闈題觀之。即使其人能讀遍十三經。誦盡廿四史。及通閱各國已經繙譯之書。恐題解尙有恍惚不記之時。主試者以此命題。誠自居於淹博。獨不知矮屋風簷下。抒論對策。言之歷歷者。果有幾人。而轉盼榜發時。每省中式。亦居

然滿備百數十名之額。其文中之笑話。當必有比各報所傳。如以秦西之路得。爲秦中之路德。及謂澳門與星加坡相近。等等奇說。而更形不可思議者。觀於現傳某省有考生二名犯貼。竟至首場誤作六題。則將來備額之舉子。其訛謬亦可想而得其一二矣。吾嘗戲謂本年新試策論之考官考生。笑林中有聾啞交諱一事。頗極類之。請爲之述其概。以互爲比例。猶記其略云。有一聾者。見人每自諱其聾。日者與啞子相遇。因欲以不聾自鳴也。謂啞子曰。聞君雅善歌曲。盍爲我一唱三歎。俾得一聽高山流水之調乎。啞子能聽而不能言。知其欺已之啞也。而素知其聾。因點首以應之。旋即搖唇擺舌。僞作揚聲發歌之狀。聾者見其唇開舌動。以爲其果唱也。亦側耳以僞聽之。未幾啞者戛然不動。聾者卽拍手贊歎曰。妙哉此聲也。真不愧白雪陽春之音哉。由此觀之。彼是年考官之發題。與聾子之命啞子唱曲何異。考生之交卷。與啞子之欺聾子以口何異。考官將來之取中考生。與聾子贊賞啞子之善唱何異。比例參觀。殊足令人發噱矣。而彼此相騙。聾啞交諱。比比者不儼然策論之舉人哉。且盈廷皆聾。又烏知乎啞者之不再遇賞音。而更作翰林貢士之選哉。以若聾而擢高科。稱時彥。更必以新學自鳴。而又以

其科名自高。當必視各省學堂教習之席。爲其應得之券。而不知其獲售科舉之文字。若以之應考學堂。必爲學堂所不收也。嗚呼。以今日學堂所不收之人。而他日將爲學生之師範。非學問爲之。直科舉爲之也。此更足以短學生之氣。而灰志士之心矣。故科舉一日不能廢。卽學堂一日不能興。吾所以曰科舉宜速廢也。

論條奏留中發抄之關係

北京順天時報

今之議新政者。莫不曰第一要義在求通而已。在去塞而已。而求通去塞之要義。莫不曰多閱報而已。斯固然也。而抑知能多閱報之人。非極通達之人。卽半開化之人也。其求通去塞早已虛懷若谷。又何待爲之代籌哉。天下事須爲中下人說法。須從切近處入手。斯爲得之。中國之人。有不閱新設各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農夫下走。不閱京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窮鄉僻壤深山邃谷。不閱京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通都大邑名城巨鎮。不閱京報者。蓋京報之關係已非細矣。而京報除上諭而外。其所載之摺片。大都報解錢糧也。經徵關稅也。到任謝恩也。考試完竣也。擬補也。輪委也。期滿也。留省也。請旌也。連篇累牘。而竅要寥寥。而其首載之宮門

抄亦惟曰召見某人而已。某人覆命而已。某人請訓而已。覲見某國公使而已。大書特書。而奏對闕如。聖訓闕如。奏議非無要件。廷對非無要言。而所以不報者。非曰留中。即曰不發抄。坐此二弊。則是終年閱京報之人。一如終年看縉紳錄而已矣。欲其增長見識。廢達學問。胡可得耶。夫以中國之內政外交。其繁賾也如彼。而中國士夫之聞見。其固陋也如此。斯亦大可懼矣。推其留中與不發抄之故。大要不外曰機密。烏乎。機密之說。即愚民兩字之轉注也。今則不但愚民。抑且愚士。不但愚士。抑且愚官。無惑乎每有一大問題。五洲已揚曉。而老成則以爲造謠。每有一大舉動。沿海沿江已闕傳。而輦下則以爲妄語。即如中俄密約。除中俄立約諸人外。雖兩政府亦不能周知。而某報亟載全文。一字無遺。而閱京報者不知也。庚子和議甫開。所有往來電商面議各條款。已早登英之藍皮書。其間我大皇帝如何爲難。如何忍受。李全權如何婉商。如何力爭。是書纖毫畢具。而閱京報者不知也。辛丑新政之詔下。一時奔赴行在。伏闕上書。與疆吏之馳奏者。前後以數百計。豈無切中時弊有補大局之言。其見諸施行者無幾。而一交部議。即強半湮沒。如沈海底。雖陶子方王芄棠許筠菴李勉林諸公之新政奏

議。固已採登各報。而閱京報者至今猶不之知也。然則留中與不發抄之流弊。其所失亦非細矣。將謂防洩漏耶。然我則重門洞開。人則包探如雲。樞密動靜。環球宣播矣。將謂避忌諱耶。然臺膠屢剉。拳禍瀕亡。亘古羞辱。無過於是矣。然則留中不發抄者。適以閉塞華人之耳目而已矣。別無他長也。方今文明之國。類如議院建一策。學堂窮一理。疆場決一戰。事無鉅細。人無大小。凡關係政治者。或得或失。或行或否。無不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無他報之力也。中國京報獨非報也與哉。今茲銳意自強。力圖進化。凡京外條奏。無論可行不行。可似宜俾衆咸知。萬勿以留中了之。至直省一切奏案。或應查辦。或應交議。或早或遲。亦須一律發抄。庶幾遐邇臣民。咸曉然於公是公非。與夫政治目的之所在。此中觸類引伸。磨礪人才。亦正不可限量。蓋閱京報者之多。固什百倍於閱各報者也。戊戌言路宏開。今上大皇帝嘗語王大臣曰。士民上書。各該衙門只管代奏。可行與否。朕自有權衡。大哉王言。壤流効命。誠能仰體 聖意。則京報之關係可以類推矣。特爲此說。以告中國之秉政者。

輿論一斑

◎ 國家文明野蠻之界說

上海蘇報

德之占據膠州灣也。其釁端僅興於數教士。野心虎狼之英。跳焉擲焉。頃又依樣葫蘆。實施其暴烈手段於長江勢力範圍中矣。夫長江爲英國認定已久。即不待此次之威逼恫喝。在中國必無異詞。乃辰州一案。始要以五事。繼在漢口續議。則索我賠款。戮我軍官。褫我道員。若惟恐我之不依。而以如火如荼之四兵艦駛入漢口。昨已急電傳來。則該案中之劉都司。已於前月十六日就戮。漢口領事到場監視云。然則彼之所索者。我固悉依之矣。嗚呼。吾不解今之所謂滅國新法者。動以教士爲傀儡也。德可施於膠州。英可施於長江。則俄之於遼東。法之於兩廣。其遂不免也。何地無教士。何地不已編入各國範圍。既以狡獪之政策認定之。復以暴烈之手段公佈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論者有從旁詬英曰。是非文明國舉動。今之詬英。無異前年之詬德也。而德悍然爲之。英又悍然爲之。吾昔即悞解此問題。以爲世界之號稱文明者。必能保持世界之平和。乃

今而知不然也。蓋國家文明野蠻之公例。乃若點線之相引。而不能於名詞上號定之也。文明國與文明國交涉。則彼文明我亦文明。兩文明相交。而文明之祥雲出現。野蠻國與文明國交涉。則我野蠻。文明國更野蠻。兩野蠻相交。而野蠻之毒霧沛塞。故今日無論如君主立憲之英之日之普之意。共和立憲之法之美。甲國與乙國。乙國與丙國。丙國與甲國。無日不以此文日之花爲餽遺酬答之物。而吾中國獨不可也。吾中國所得上列國徽號者。祇曰野蠻耳。野蠻耳。吁。吾非教吾國人復伸其舊日之排外主義。以召禍也。吾以爲吾國既獨立於野蠻之本位。則勢難望對待者之以文明作佈施也。危乎哉。強權之說曰。世界無所謂天賦之權利。只有強者之權力而已。然權力亦分二種。有強暴之權力。有高尙之權力。強暴之權力。即野蠻之權力也。高尙之權力。即文明之權力也。強者對於弱者。必先施其強暴之權力。其弱者不克抵禦。則任受焉。認許焉。而強暴之權力愈益膨脹矣。及乎弱者之進步增漲一級。則強暴之權力亦遂消縮一分。至於全進步弱者轉而強者。則昔之強者既不得不變其強暴之權力。而進於高尙之域。今之強者積弱已久。驟執有權力。雖汲汲謀實行之。然以列強之不稍退讓。故亦

不得流爲強暴而同進於高尚。是以文明國與文明國之權力。在冷眼之相窺。祇見其高尚。不見其強暴。夫焉知所謂強暴者。雖他人之壓制本我認許之也。高尚者非他人之饋貽抑我競爭之也。

吁吾中國向有主聯俄之說者。其說爲一羣人所不聽。吾亦不暇論之矣。聯英之說。豈不視聯俄爲較勝哉。英之文明程度。豈不高尙於俄哉。拳匪之難。東南疆臣與立互保之約。私喜以爲收其效矣。試今日而反詰之。則結果何如也。曩者聞人之言曰。各國皆有心分中國。惟英國獨無。蓋英之貿易資本分配於各地。甚不願其一旦遭會戰禍。耗損利益也。而何以今之公然犯難毫不顧惜者。非他族則盎格魯撒遜之民耶。俄英均不可聯。而甲午乙未之間。謀保國之志士。亦有倡論聯美。委銀行於美國。求美保護。夫美而謂可聯也。殆當日夏威夷菲律賓之慘劇。固未破吾國民之夢也耶。不知蓋杖竟欲倚之。誠危險矣。况乎美之民族帝國主義。其實行之則麥堅尼。而胚胎於南北戰爭時代。又灼灼然也。西儒海爾威之言曰。觀南北戰爭之合衆國所最重者權利之自由耳。南部愛自由。而北部不許。以己之權力壓制之。是於自由之公理相背馳也。嗚呼。今

日之縣夏威夷而屋非律賓者。何以異是。論者每稱道麥堅尼之新主義。似未究其遠因也。世界所號稱自由之祖國。能擴張己之自由。而不計侵犯他人之自由。自由乎。強權耳。高尚之權力乎。抑強暴之權力耳。諺有之。寶劍贈之烈士。寶鏡贈之佳人。况文明二字。豈無所區別而施之乎。然則自立於野蠻本位者。勿庸以文明媚人。借曰有之。鮮不爲所呵斥也。

論偽改革之證據

香港維新日報

西哲有言。改革之事。如轉巨石於危崖。不達其目的地。則不止。諒哉斯言。吾恒循誦而深佩之。乃反觀中國。則又似石之不可轉者。是何其進步之濡滯耶。蓋偽改革爲之也。夫朝廷屢下明詔。百度維新。雷厲風行。海內士庶。喁喁望治。母子一心之諭。既屢降於廟堂。滿漢通婚之謨。并破除乎畛域。而封疆大吏。望風承旨。亦汲汲於興學課吏。通商惠工諸事端。似亦如梁惠王之於國。盡心焉已矣。而必焦唇敝舌以斥其僞。毋亦持論之太苛乎。不知小人作僞。心勞日拙。雖盈廷聚訟。變計多方。而百變不離其宗。其僞飾之證據。有乎人昭然易見。而流露於不自知者。則莫如於某邸數事。爲灼然如見其肺

肝。而餘事之旁見側出者。猶其小焉者耳。某邸者。皇上之胞弟。重以皇上聖明天縱。則某邸當亦如左周右召。克收夾輔之勛勞。乃何以庚子變亂之前。不聞某邸展一籌畫。其閑散無權可知。其疏遠無寵亦可知。一旦聯軍入京。拳匪首領擁乘輿而西。幸使某邸果爲心腹之愛。豈不能挈同大叔公公輩奔走後先。而遺落亂城。反邀幸福。聯軍假寓。莫不推其欽敬。皇上之意。以曲意保全。由是聲譽隆隆。刺入權奸之耳。然其時尙非喜愛之也。於是藉謝罪外國之事。而命以出洋使。其以愛而命之。則何如命威權震主之某相。不尤足以代表皇上乎。乃其時某相方慄慄危懼。恐不能洗除頑固名籍。而受各國之誅。故某邸之行。在他人不以爲危險。而權奸以爲危險。而特令賞誠也。及乎銜命不辱。航海歸來。名重友邦。風傾華旅。某相見中外人士愛戴。皇上之意固結而不可解也。而又以某邸之粥粥若無能也。因之欲利用彼以鞏固自己之祿位之權力之名譽之黨類。而僞改革之政策。遂一變其方針。未幾而有指婚之事矣。未幾而有統軍之說矣。未幾而有入軍機之信矣。不愛於皇上之躬。何愛於皇上之弟。豈其真洗心革面。而順天下改革之思潮。以慰天下改革之希望乎。吾敢斷言之曰。若

是種種。皆僞改革之証據。昭昭乎其不可掩也。往者 皇上之立。以宮庭之親也。故立后亦因親及親。大阿哥之招物議。意以爲親稍遜之故。用是指婚某邸。實欲爲某相建不拔之基。蓋此舉爲前度立后之餘波。而即爲他日大阿哥之起點。其計亦甚狡矣。豈知 皇上之位。繫屬於人心者。在德不在親。如以親言。則 毅皇帝玉几顧命之餘。毅皇后梓宮慟哭之後。久不瞑於九原矣。孰料 皇上聰明天亶。雖權不行於閹寺。亦能廷杖以四。克紹前徽哉。至招軍使統之說。即前者某相統武衛五軍之政策。而又不敢再試。因以某邸爲其羽翼。無非攬權畏禍之深心也。若命入軍機之信。則以本朝政柄。全在軍機。名使之翊贊 皇上。實使之輔助某相。且將藉是以消釋中外疑議之端也。雖然。僞改革之証據。歷歷如睹。凡明眼者俱已辨之。而國民若不甚措意者。殆猶有望於某邸也。昔呂冢產祿。幾移漢祚。而朱虛侯何以成功焉。武氏三思。幾覆唐宗。而臨淄王何以成功焉。某邸而有忠君愛國之志也。吾知其必出於此矣。某邸而無忠君愛國之志也。吾知其亦無能爲矣。何也。某邸原素有迂謹之名。而某相奸滑過人。必深知某邸性情而後信用也。然改革之風潮熾矣。某相雖技倆百出。以售其僞。其如國民之

倡自由倡獨立者。已日趨於真改革何。

論中國維新之變局

星架坡天南新報

二十世紀之支那。欲易黑暗爲光明。渡苦海而登彼岸。其唯維新乎。爲是言者。婦孺同聲。數見不鮮矣。吾嘗有言。國家不患有真守舊。而患有僞維新。蓋改革者如轉巨石於崖中。不達其目的。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以數千年守舊之中國。既可苟延殘喘於當時。未必遂決裂亡命於一旦。而子孫帝王之業。雖積弱而不至瀕危。若假維新之虛名。以掩一時之耳目。無論其非維新也。即維新焉。又豈能以一二之效顰。遂足坐享泰西全盤之強盛哉。如內傷者焉。不診治不服劑。必可稍延歲月。倘遽投之以猛藥。則決生死於須臾。而安危固莫保也。況投以猛藥者。未必得療傷之目的者耶。揆之孱弱之中國。何以異是。乃回鑾以來。以列強之迫。疊詔維新。在朝廷是否實意舉行。吾不得而知。就其宗旨。則曰派游學也。築鐵路也。開礦務也。試策論也。此皆新法之皮毛。而非新法之精意。亦夫人知之矣。精意者何。民權是已。吾姑舍民權於不講。特就右數者而觀。則今日遣派日本之留學生。較昔日派美之留學生。其文明程度。固是後來

居上。而鐵中之錚錚者也。乃偏有腐敗之公使。竟從而阻抑之。而派游學之局一變。前陶督興學以來。業有頭緒。乃人亡政息。而接辦之舊物。顛覆其典型。大學堂之章程。既肆更張。武備學堂之捐款。復行侵沒。使全粵一點生机。奄然就地。而學堂之局一變。鐵路所以廣商務也。而必加以官督商辦之名。是商事而主之以官。并以官威制其商力。否則或以邱山經費之難籌。徒從事於國債。且以其營造委之總公司。而商股無纖芥之權。即粵漢鐵路而論。經營十餘年。許集美股。乃始有端倪。而他之支路可知。由昔日以驗將來。吾料鐵路之局未變而必將一變也。而况善後者之大費躊躇也。礦務之舉。爲生利一大根原。當菁華大洩之世運。地不愛寶。皆無終閔。苟能諭令國中之資本家。准其集股自由開辦。爲之保護以抽值焉。則財必不可勝用。乃歷久依樣葫蘆。終不能受天地自然之利。又益以外力要求。遂使坐擁膏腴之中國。不能自享而徒以享人。而礦務之局又一變。朝廷廢八股興策論。以冀得人之效。然八股何以廢。以其拘於代書也。策論何以興。以其暢所欲言也。乃主試者皆墨守八股之迂儒。一切死亡傷亂流血民權之字樣。既擯置之。其束縛言論。實較八股爲尤甚。甚至於三場經義之題。且有刪

去義字。以爲入股中興之望者。而策論之局又一變矣。噫昔之殷殷講維新者。將以求富強之實效耶。抑以飾一時之觀聽耶。乃祇此數端小小新法之皮毛。竟如大海波瀾。變幻無定。今則和議旣成。有民可以抽剝。有地可以宴游。如冬過忘寒。夏過忘熱。不復知有維新之事矣。昔也由守舊而維新。次也由維新而僞維新。今也由僞維新而不言維新。而猶靦然號於衆曰。今中國維新之中國也。於是無知者走相告曰。游學衆矣。學堂辦矣。鐵路築矣。礦務興矣。策論行矣。曾亦知政府之腐敗。疆臣之泄沓。固猶是耶。是故昔之維新。由於中東之戰也。葉志超衛汝貴丁汝昌龔照璵鼓之。日本助之。未幾而戊戌政變矣。後之維新。由於團民之役也。端徐剛趙董李鼓之。八國助之。今則風潮又減矣。苟葉衛丁龔端剛徐趙董李之徒。復出而鼓舞之。則朝廷復知有外強中弱之憂。庶維新二字。尙聽下回分解。不然則是永永沉淪也。然吾所謂維新者。其點猶有進焉。亦衆所共知之民權是已。蓋專制者必不維新者也。維新者必不專制者也。此理如日月臨天。江河行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輿論一斑

政權公私辨

上海新聞報

今日中國之政府。爲國乎。抑爲家乎。爲公平。抑爲私乎。觀於所施之政令。所握之權柄。而知之矣。夫其政令權柄。亦至變至幻。而不可測也。今日政令屬在我。則由我施之。可以作威作福。易一時而政令屬之人。則我又退居人後也。今日權柄歸之我。則由我握之。可以惟刑惟賞。易一時而權柄歸之人。則我又惟人欲爲也。夫其施政令握權柄。大致蓋有數端。一曰報復。大員中有和外交。有排外派。和外交不以排外派爲然。排外派亦不以和外交爲然。庚子之衅。當中外議和之際。凡排外派者。無不可危。其時和外交聲勢隆。而外交廣。排外派搖尾乞憐。性命託之。官位寄之。其外人不加指索。故卑詞焉。哀懇焉。既而和議定。而外交平。向之排外派。專制之手段之位際。又恢復如初矣。於是凡向之名爲和外交者。至此又不能不仰給於排外派。而排外派之詭計出。而排外派之巧計生。於是思欲得排外派諸人。而一一中傷之。今日撤其要差。明日開其要缺。一

洗其從前卑詞哀懇之恥。而私仇可報矣。一日受賄。自庚子糜爛。京中大員屢守被燬。衣物蕩然。迨迴鑾後。思復舊時所有。大開賄賂之門。人言嘖嘖。某相尤爲衆怨之府。致有議其嫁女粧奩。即門包一項。已收納至五百五十萬者。有某大員致送奩儀五千兩。揮棄不納。一笑置之。又有謂某相懸督撫實缺待價而沽。人言不一。總之無報効者以尋常相待。有報効者以特別相待。則顯然也。一日專擅。一國之中。凡有關利權之事。於外人則讓之。於華人則奪之。攘商之利。以爲己利。而商之數十年辛苦不顧也。據商之權。以爲己權。而商之數萬人聯絡不顧也。乘商之危。寒商之心。而若輩恃其專擅之力。以相壓制。既收極大之利。又明其生殺之爲所欲爲也。嗚呼。凡此二語者。皆今日能施政令能握權柄之政府之情形也。然而其報復。其受賄。其專擅。亦非遽爾爲之者。其始則進讒言於帝座。而使其人聖眷衰。其繼則散謠言於京師。而使其人物議敗。於是朝降一諭而抑之。暮降一諭而擠之。以圖快其私心而後已。曾亦知今日中國之大局。危如累卵。內外大臣。要在結以同心。而不分黨類。持以公義。而不參私見。然後可以努力王朝。維持全局乎。不然者。我之內政。多一舉動。則外人之思想。多一機會。彼惟見我

內外大臣生心妬忌。有意猜嫌。於是即其所以妬忌所以猜嫌者。而枝節橫生。議論旁出。故路礦輪電者皆外人甚願中國有內政之變局。而從中發奇想佈秘計者也。抑吾又聞各國之爲政。皆重商務。商富國富。商貧國貧。人之言曰。商者國之元氣。官者國之蠹蟲。蓋以凡事經商辦者無不成。經官辦者無不敗。歷驗皆然。外人之所以重華商而不重華官者。豈非以商信而官誑。商實而官虛。又歷驗皆然歟。而我但以能施政令能握權柄。遂排擠之箝制之。一張其威福刑賞之勢力。則斷之曰政權私而非公也。

體制革命說

星架坡天南新報

亞之大陸有一國焉。蓋數千年來崇尚體制之舊國也。其政府無政治之思想。而唯崇體制以事張皇。其官吏無教養之精神。而唯奉體制以行故事。其庶民無自由之權利。而唯壓體制以受束縛。所以欺飾閭閻者唯體制。所以鞭笞風俗者唯體制。所以敗壞國家者亦唯體制。詩書則體制之傳記也。禮樂則體制之器數也。奏陳時事者。則曰體制攸關。頒行諭旨者。則曰毋乖體制。甚則賠款割地之不遑。而條約字樣。尤爭體制之浮名。徵抽剝削之俱窮。而告示章程。務存體制之局面。盛哉體制。美哉體制。僞哉體制。

然虛腐之瀆風。吾不欲長之。而唯欲革之。作體制革命說。

土木者體制之觀瞻也。即商紂之鹿台。秦政之阿房。可謂極體制之宏麗者矣。丹青未竟。金碧旋非。而謂頤和園萬壽山昆明湖。可以長作安樂窩耶。其可革者一。拜跪者體制之儀注也。上古言天威咫尺。已極尊崇。自叔孫通定朝議。上以媚君主。下以束羣臣。而至今爲烈。故武夫不習儀文。而召見每受朝廷之斥退矣。下僚稍違格例。而稟見每遭督撫之呵責矣。未攷其內材。先觀其外局。於是爲官者不以經濟爲救時計。而以應酬爲護身符。如此即學堂林立。豈足以收有用之才耶。其可革者二。服色者體制之章身也。天子冕旒十二。玉藻一篇。已備極尊榮矣。今則四時改換。皆頒諭宮門。以整齊一切。現換某地紗。某裘某袍某褂。次而獎賜臣工。則有素貂褂團龍褂黃馬褂開氣袍之屬。特別名色。以爲尊貴之等差。而譜服中之文用鳥武用獸之分更無謂矣。披身者愈多。束身者愈甚。而辦事反不得自如。且既有階級爵位之懸殊矣。亦何必以此爲區別哉。其可革者三。刑獄者體制之流毒也。刀鋸桁楊。古所時有。而今日之中國。則其害固中外向者所無。初時定律。則訊某罪者用某刑。而施之女子則更爲煩碎。故有贊數十

年刑幕而不能盡記者。今則新式刑具。日盛月新。昔之刑具定自朝廷。今之刑具增於官吏。徒假盜賊充斥爲名。以求易於苦打成招。豈以爲肅一己之威嚴。以戕萬民之生命耶。抑以爲邀功地耶。其最謬者如情寃命不寃一語。不知誤送幾許殘生。哀我同胞。胡堪此極也。其可革者四。捐納者必求花樣之足否。以爲得缺之遲速。夫花樣即體制之別名也。曰候選候補即用試用等之虛名。固不能盡述。且明明以官缺爲買賣場矣。而必借名於或新海防例。鄭工新例。某案軍營。某事賑捐。但計折款之多寡。不計流品之何如。在奏停捐納者已詳言之矣。獨怪多立名途。以欺人耳目。抑又何也。且武弁爲干城之選。當求禦侮之材。乃不計人地相宜。而但分其海疆某某缺。曰移補。借補。留補。總總不求甚解。豈能盡書。一若官缺可更。而體制斷不能墮者。欲求賢臣。是亦難矣。其可革者五。其餘漕運虛糜。則曰天庾正供。官倉陳腐。則曰備荒常法。考試扃門。而私賂之疏虞不計。綠營操演。而開銷之無用不知。無論臣工奏行何事。而必援上案爲題。其最謬如改換官照一事。則康熙時有翻車墜水。其官照遺落於西河。因准予修補。而今之失照求換者。必援此案。凡諸等弊。言不勝言。以上所云。猶嫌舉一漏萬。則違泥體制

之風。亦可知其梗概矣。

雖然天方革之。誰能阻之。體制之有革命。亦進化之例使然也。昔也爲體制極盛之時。今也爲體制漸衰之時代。謂余不信。觀光緒初元。吳可讀奏請建儲一摺。而太后駁以本朝家法。向無先立儲貳之理。而今則太后詔立大阿哥矣。清廷於權臣勢重。多就駢誅。如年羹堯明珠鰲拜等是已。而今之榮祿何如。清廷祖制。本無閹宦當權。而今之李聯英何如。右三者皆體制之最重且大者也。而革命出於自然。吾故曰昔則體制極盛之時。今則體制漸衰之時也。然體制漸衰之時。其中國將興之兆乎。擲筆之餘。企望久之。

論斷髮易服之大利益

天津日日新聞

近日相傳政府有欲於明年正月令全國官民斷髮易服之說。信乎否乎。吾烏得而知之。然亦聞而快之。所以快之之故。淺者曰。辮髮無所用。舊服寬大。行且不利。况其作事。不斷不易。復將何待。吾則曰。此益之小者也。更有大于此者。其能以倍蓰計哉。請約言之。

一可以和新舊也。方今朝廷以變法爲急。而政府諸公多無所建白。故新黨咸力詆之。今政府毅然行斷髮易服之令。使新黨咸曉然於新政之必次第舉行。不復責人無狀。吾所謂大益者一也。

一可以和中外也。方今中國敗壞。外交上十分棘手。西人見華官多有輕慢之意。固由於我內政之頹敝。無可見重。亦由於車馬衣冠之異已。故不能與他國人一例視之也。今毅然斷髮易服。使西人咸化其畛域之見。以平等相待。吾所謂大益者二也。

一可以和滿漢也。朝廷以髮辮袍褂爲國制。不敢輕易更改。二百餘年來。而漢人猶且外之曰滿人。曰滿清朝廷。故多有倡革命之說者。其形迹之未化。故其界限之難融也。今毅然斷髮易服。形迹上無所謂滿。無所謂漢。可泯族類之見。吾所謂大益者三也。

一可以和民教也。自中外大通以來。華洋錯處。民教叢居。華人見洋人曰毛子。曰鬼子。洋人見華人曰猪尾。曰牛尾。平民見教民曰。此係奉外國教者。民教之不和。故釀成中外之大衅。此中之緣因雖多。然異言異服。亦構禍之一端也。今毅然斷髮易服。使外觀上無復有華洋民教之分。官民上下。可以享平安之福。吾所謂大益者四也。

有此四大益。則此舉誠爲當務之急。而其餘諸小益。更可無論。此事不確。吾祝其確。此
事而確。吾更祝其勿惑人言。中道變計。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八





讀人物傳記最足激揚精神。且增歷史上之智識。而傳記中之評論。又文學之最有趣味者也。故今於批評門內補此一類。所評者以今人為主。其近代歷史上人物。亦間及焉。若往古豪傑。則不置論也。

○德皇維廉第二

美國紐約週報「政治上最大勢力之皇帝」一題。即評德今皇維廉第二者也。其議論或失於偏激。然讀此亦見德國定霸之原動力矣。今譯其大意以紹介於我國民。至篇中批評之當否。非譯者之責任也。

人物時評

德皇維廉第二。實今世界最有興味之人物也。彼非徒為普魯士之王也。非徒為德意志之皇帝也。彼蓋大政治家也。大教育家也。大軍人也。大文學家也。大美術家也。大遊獵家也。大戲曲家也。彼其智力。其天才。既超羣絕倫。而復有強烈之熱心。以佐之。彼其功名心太盛。其熱血太盛。其精神無時或休息。故於彼乎。於此乎。無往而不發揮其手段。德皇者。實當今第一之好事家也。他事勿論。請先言其政治的勢力。欲知皇之政治上勢力。當先論其性格與其境遇。然後及其政績與其功烈。維廉第二。有敏活之腦髓。有迅速之理解力。有強大之記憶力。有豐富之想像力。此等特性。自其少年時代。即已發現。彼其易怒。易激。自信甚堅。頗與亞歷山大。該撒。克林威爾。拿破倫。諸豪傑同科。彼常信自己之伎倆。信自己之天職。信天帝之對於自己。而有特

批 評 稿

別○意○保○護○皇○之○所○以○異○於○常○人○者○首○在○於○是○
皇○有○非○常○之○雄○辯○其○演○說○恒○不○與○常○人○等○富○於○空○想○
富○於○妙○語○常○能○以○特○別○之○議○論○而○引○誘○聽○衆○說○服○聽○
衆○聽○其○演○說○而○其○人○物○之○性○格○躍○然○如○見○焉○皇○有○非○
常○之○精○力○有○非○常○之○勇○氣○其○目○的○所○向○常○固○守○堅○執○
之○而○不○肯○舍○己○以○從○人○雖○然○彼○蓋○易○激○之○人○也○往○往○
歷○年○經○營○慘○淡○之○政○策○因○偶○爾○之○激○觸○輒○破○壞○之○而○
無○所○顧○惜○其○深○謀○久○祕○之○事○業○一○旦○被○激○常○暴○露○之○
而○不○亂○皇○之○所○短○在○是○皇○之○所○長○亦○在○是○
普○魯○士○歷○代○君○主○除○腓○力○特○列○大○王○外○其○才○智○伎○倆○
無○一○能○及○今○皇○者○此○皇○之○所○自○信○亦○天○下○所○同○認○也○
腓○力○特○列○當○平○和○時○代○則○自○理○萬○幾○一○國○事○無○大○小○
悉○躬○親○之○當○戰○爭○時○代○則○自○督○三○軍○冒○矢○石○爲○士○卒○
先○有○餘○暇○則○或○吹○笛○或○作○詩○或○研○究○哲○學○今○皇○亦○然○
以○獨○力○統○御○此○大○帝○國○於○國○中○之○商○業○之○教○育○之○學

術○之○音○樂○乃○至○全○國○政○治○之○組○織○全○國○國○民○之○生○活○
一○切○自○支○配○之○當○皇○之○方○在○儲○貳○也○俾○斯○麥○嘗○批○評○
之○曰○「吾○見○皇○太○子○之○人○格○殆○無○一○不○與○腓○力○特○列○
大○王○相○類○以○此○性○質○實○可○以○爲○空○前○絕○後○之○專○制○君○
主○嗚○呼○我○國○民○何○幸○而○得○生○息○於○立○憲○政○體○之○下○耶○
」云○云○可○謂○知○言○蓋○今○皇○自○尊○自○信○之○精○神○實○與○腓○
力○特○列○之○專○制○主○義○同○一○模○範○者○也○彼○其○自○視○過○大○
而○視○他○人○若○無○物○焉○俾○公○既○早○見○之○矣○及○其○即○位○也○
俾○公○又○言○曰○「新○皇○必○將○自○兼○大○宰○相○」(案○立○憲○
政○體○君○主○無○責○任○其○權○皆○在○宰○相○俾○公○此○言○謂○新○皇○
必○將○攬○權○侵○大○宰○相○之○職○也)雖○然○俾○公○能○知○之○而○
不○能○於○彼○時○急○流○勇○退○故○未○幾○遂○見○罷○黜○俾○公○於○此○
舉○智○不○如○毛○奇○將○軍○矣○(案○毛○將○軍○於○前○皇○崩○後○六○
禮○拜○即○辭○職)○
腓○力○特○列○大○王○詩○人○也○行○政○家○也○哲○學○家○也○著○述○家

二

也。然此乃其餘事耳。其本色則軍人也。彼日日以擴張國土爲事。故終腓力特列之世。普國之屬土。增至二倍。使普魯士一躍而列於強國。今皇亦然。其本色則軍人也。其擴張國土之熱情。亦與腓力特列同。皇蓋天生之軍人也。彼常混處於陸海軍將校之中。與彼等共談笑。共飲食。若忘其自居尊位。常自視如與彼輩同僚者。然皇以爲此無上上之樂也。若其對於文吏。則殊不然。往往倨見之。訶斥之。彼其尙武之天性。尙武之教育。殆無一不私淑於腓力特列焉也。

(未完)

○美國豪富卡匿奇氏

Carnegie

數天下萬國古今之第一富人。當推美國之卡匿奇氏。氏之財產總額。實五萬萬美金也。(約中國十萬萬圓)其每年息入則二千五百萬美金也。

人物時評

一九〇一年(辛丑年)氏以六十七歲之高齡。始退隱於實業界以外。將爲高尙之生活以終其天年。氏嘗言曰。大集者必當大散。知聚財之法者固不易。知散財之法者則尤難。先是氏之未退隱也。已捐美金一千萬圓分附於紐約市中六十五所之圖書館。既又設工業大學於必珠卜。捐五千萬以爲經費。天下方翹首想望以觀氏之公益事業。而氏已營菟裘於法蘭西南部風光明媚之地。去美國而至歐洲。先至其故鄉蘇格蘭。捐二千萬圓分贈四大學會。自今以往。凡蘇格蘭之學生皆豁免學費云。

卡匿奇氏今年六十八歲之老人也。其餘命當復能幾。使氏而壽至八十也。則其生存於此世界者亦不過十二年耳。此十二年間而欲將五萬萬餘之金錢散布之於有益事業。使得其所。毋失其宜。決非易也。嘗有好事者爲之統計。卡氏若欲散其所集之財。

三

批譯門

則每年必須放出四千萬元。四千萬元巨額也。就令卡氏不寢不食不休息。日手五圓一枚之紙幣。每一分鐘以十枚親授於人。則一年僅散得二千五百萬元耳。尚餘千五百萬元。若並其息入而計之。則雖一分鐘散八十圓。歷十二年之久。尚餘二萬五千萬。元不能散出也。

如許之巨資。幸落於善集善散者之手。大為一世之所注目。咸欲觀其舉動之如何。於是某大藥房主人作八百萬部美麗之小冊子。記卡匿奇之小傳及其財產總數。而頒之於美國。募人投票。論卡匿奇當用何法以散其財於公益事業。蓋藉此為賣藥之廣告也。於是應募投書者凡四萬六千餘通。其類別如下。

自請贈與者 一二、二四六
請施送此藥房之藥以濟世者 五、二九六

四

- 請贈與於別人者 二、二六八
- 請助教會傳道事業者 二、〇四四
- 請施救貧民者 一、五六二
- 請施恤南非戰死之孤兒寡婦者 一、四五八
- 請用以養老人者 一、三二〇
- 請以設醫院者 七〇九
- 請施入孤寡院者 六五一
- 請捐印度濟飢者 六二九
- 勸卡氏讓財產於其女者 五〇九
- 請給家宅與老人及廢疾者 四〇三
- 請給家宅與貧民者 三九三
- 請捐助俱樂部者 三八九
- 請捐助癲狂院者 三四一
- 請投諸殖民事業者 三三二
- 請為工人建模範家宅者 二七八

請贈少年子弟為資本者

二七七

請設立學校者

二六四

請給家宅與鰥寡孤獨者

二四八

請代償國債者

二三七

請為美國預備戰費者

二三六

請建設圖書館者

二〇四

其他

七、六七〇

此投票紛紛騷擾之時。卡氏乃始著手以處置其財產。當首塗紐約之前一日。氏乃發一公函於紐約市。氏捐一千萬圓為建立六十五圖書館之費。首塗後數日。復發兩函。其一與彼所設諸公司之總辦。其一與必珠卜之市民。內捐與必珠卜市之圖書館者二百萬圓。給與各公司之工人之養老金及作工受傷者之療養費共八百萬元。都為一千萬圓。計氏退隱以前。凡設必珠卜工業大學捐五千萬圓。

人物時評

紐約市圖書館一千萬元。紐約以外美國諸市之圖書館凡一千萬元。必珠卜圖書館及工人救恤費一千萬元。都合捐出者八千萬元以上云。

卡匿奇雖常助金錢於種種團體。然始終未嘗一助教會。未嘗一助政治運動。

卡匿奇不助不自助者。彼常言曰。自發心欲上梯子者。從後助之可也。若不欲上者。雖助之亦不得上。徒令其受墮落之苦而已。是非益之卻害之也。云云。

嗚呼。觀卡匿奇之舉動。是真可為普天下富人師矣。



批 評 門





○德皇維廉第二 (續廿九號)

維廉第二實專制之人物也不特其政治上之理想為然耳其所有演說常以獨斷命令之口吻出之彼其論宗教論藝術論教育論社會主義皆常若藉君主之權威傲然以臨反對論者往往然矣

各國之君主常超然立於政黨之外惟德皇不然自恃其勇自恃其才好投入一黨派之中而為其驍將其以此而招失敗者既屢見不一見而皇之氣不為少挫彼嘗放言於演壇曰「社會民主黨者自朕視之實國民之公敵祖國之公敵也」此實敵黨首領相詬罵之公言而出於立憲國君主之口實可稱咄

人物時評

咄怪事。

論德國之憲法其皇帝之權力已遠在英國皇帝之上而維廉第二猶以為未足常欲殺政府及議會之權吸集之於己之一身此非直其專制性然亦其功名心使然也德國憲法第十七條聲明皇帝之勅令必得宰相副署(簽名)乃能施行而今皇乃悍然不顧其發勅令不經宰相之副署者往往而有也當俾公時代德國政治實一無責任之政府也然雖以大政治家如俾公者其措置內治外交各事務卒未嘗敢以專斷行之俾公之政策必奏於前皇前皇必諮於皇后前皇老成謹慎而不性急皇后愛和平尊自由故往往遇有大事俾公激於感情或欲出劇烈之手段前皇輒以沈着之態度以調和之前皇之意見又常得皇后之溫和思想以平劑之前皇者俾公之制動機也皇后者又前皇之制動機也俾公

一

批評門

之有前皇其猶英國下議院之有上議院也（案英國下議院有激烈議論上議院常調劑之）故俾公與皇帝合而賢明周到之政治出焉。

俾公之在職也。德國內治外交一切政略皆循一定之軌道而進行。蓋俾公雖大胆之人而非好冒險之人也。彼常集注其非常之精力以專向於一二至重要之問題。蓋俾公之政略與其性格同極偉大而又極單純也。此俾公之外交所以大成功也。今皇外交之才不及俾公。其謹慎亦不能勝俾公。而又不能集注其精力以專向於一單純之大目的。今皇之聰明才力其費擲之於海軍於陸軍於商業於航業於教育於藝術及其他種種事務者不知凡幾。其用之於外交者不過精力之一小部分耳。故近者德國外交政策游移無定。曖昧不明。往往從今皇之激情而屢有所變動。其視俾公時代遠有慚色矣。

二

普法戰爭以後。俾公之外交政略有兩大目的。其一則鞏固三國（德奧意）之同盟也。其二則專防俄法之交親也。俾公晚年之精力殆專集注於此點。故當俾公時代常能使俄法相離隔而無復外顧之憂。德國遂為歐洲第一強國。及俾公罷黜後。德國遂漸失此位置。而俄國駸駸乎代之以興矣。

俄德之交誼自今皇以後而始疏。俾公罷黜後。僅閱十五月（一八九一年七月）法國艦隊遂訪俄國之軍港。而俄法同盟之局以成。昔俾公之結三國同盟。其意不專在三國也。而實以離俄法之交為一巧妙法門。今皇不能繼述此志。反一舉而破之。是俾公畢生之遺恨也。今皇即位之初。即親英而疏俄。未幾而復與英遠。近數年來。又復為親英政策矣。然英杜戰爭之役。英人以為英杜戰爭之起。實由德皇外交政略慝慝成之。（案一八九五年杜人破英之殖民軍。德皇以電賀之。）是英人所歷劫而不能忘者也。英德之交。今猶皮相而已。

（未完）



雜評

●學生軍

俄人以七事要我，警報日迫。日本留學生聞之，憤氣益涌。乃集衆會議。十八省之學生成至。議合諸學生組一義勇隊。北往赴敵。致死於俄。滿望一致。撫掌贊成。於是議定章程部勒一切。名之曰學生軍。先致電於北洋大臣袁世凱。請其拒絕俄人。否則寧與之決戰。且告以學生軍之組織。請其麾下。求其援助。今備錄其規條如左。

- 第一 定名 學生軍
- 第二 目的 拒俄
- 第三 性質
 - 甲代表國民公憤
 - 乙担荷主戰義務
- 第四 體制 在政府統治之下
- 第五 組織 甲本部職員

雜評

乙隊中職員

部長一人 運動科長一人

本部職員 經理科長一人 會計科長一人

書記科長一人 參議科長一人

其餘運動員經理員會計書記參議等均

無定員

隊長一人 特務長一人

隊中職員 副長一人 參謀員每十人

分隊長三人

編全隊為一中隊

第六 會議 為全軍之總機關其議員以二種

人員組織之

甲 本部部長及諸科長

乙 隊中隊長副長分隊長及特務長

會議中應立議長一人臨時選定

評批門

第七 軍紀

甲 謹守秩序
乙 服從命令

第八 籌款

甲 出發款項(豫先運動臨時取款)
乙 尋常款項(學生義務捐特別捐)

第九 講習

甲 操習
乙 講課
每日均各一時以上

第十 出發

俟特派員得確實警信覆信之後
即行出發

第十一 解隊

甲 目的已達
乙 目的消滅

甲 編隊秩序 每日照常在校上課

第十二 附則

乙 退校次序 出發既有定期即
當報告監督及校長退學

二

或謂以區區之學生。投之虎狼之俄。於事未必有濟也。曰。成敗利鈍。是寧人之所能逆觀。語不云乎。一人致死。萬夫莫當。岳飛以五百背。憲軍而被。元。朮。十萬之大兵。謝玄以八千羸兵。而殲苻堅。白萬之大衆。勝敗之數。豈必決於衆寡者邪。且學生驅於義憤。動於熱誠。奮然以一死報國。是誠足振我國人柔弱之積習。雪中國人無愛國心之恥辱矣。天下事何者爲成。何者爲敗。即令於事無濟。然奮我國人敵愾之心。聳我國人積弱之氣。其有濟於事也。亦多矣。國所與立者。民氣耳。使我國人而盡如日本之學生。則俄雖強。悍。曾何畏焉。方會議時。警報頗急。學生不勝憤懣。多有先行退校者。越數日。俄事浸緩。其學生欲請監督復送入校。聞監督頗以其舉動爲疑。辭不肯送。嗚呼。人至脫屣其身。家犧牲其性命。赤手空拳。出萬死不欲一生。以殉。

國家之急其熱誠宜可共諒矣。乃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猶以爲淫氛碧化。莫宏之血而覽者猶以爲頑石。嗚呼彼監督者獨非中國人也耶。

●借法兵之抗議

王之春借法款法兵以平亂。上海諸人聞之。咸動公憤。大會議於味菴園。發電力阻其事。粵人之商於滬者亦聯合集議於會館。務必設法力爭。其事備詳本號紀事門中。

夫土地者我國民之公財產也。王之春爲其公僕。爲之守。士既不能守。又將盜賣之外人。若不出其主人之權利。詰責而懲戒之。將紛紛效尤。紛紛盜賣。二十一行省之地。可以一旦立盡。夫僕隸於主人之財產。亦復何所愛惜。惟視主人之權力。足以監視之否耳。彼僕隸既日以盜賣土地爲專業。我國民亦既知之矣。知之而不速預實力以監其後。則是默許其盜賣。

而不自有其土地也。則又於王之春何尤。

●總督食賑

天下有水旱之災。則督撫司道府州縣等官應籌款以賑之。甚則朝廷發帑開捐以賑之。所以重民命也。然所賑者極貧之民。乞丐等耳。次貧則僅糶之而已。夫次貧尙不食賑。奈何以總督大員而食賑乎。奎俊督川以首府阿麟多鷹犬陰濟其貧。吏治不修。鹽成拳匪巨患。遽開缺回京之日。食賑銀五千兩。派船價銀五千兩。而貧乃顯著。光緒戊戌己亥間。山東大災。天下奉旨籌賑。四川官紳集捐甚鉅。其時賑款解司並未收庫。咸交西商蔚長厚代收。除匯山東外。存賑款銀六千數百兩。壬寅秋。奎俊臨行。頗向新督及藩臬患貧。臬司曹穗奎之私人也。與藩司員鳳林藩幕沈蔭餘商之。於是定計提山東賑款五千兩。作爲新督及在省司道餽贖之儀。又勒令成都華陽兩首縣

批評門

國派沿江二十州縣。自彭山縣起至巫山縣止。共出船價銀五千兩。此萬金巨款。奎俊竟笑納焉。前以阿麟明爲首府。暗爲爪牙之計。於是昭然若揭矣。其提山東賑款也。欲掩人耳目。故爲轉折。先於西商協同慶借紅票銀五千兩贈行。後於蔚長厚撥賑款五千兩還之。其派州縣船價也。不用藩臬出名。而令兩首縣一面函派。一面墊送。皆曹員沈三人之謀也。聞尙餘山東賑款壹千數百兩。亦經若輩侵分矣。協同慶之西商乃雷子布。蔚長厚之西商乃郭松庭。其借紅票提賑款。皆應有號簿可稽。至派船價。則二十州縣奉有信函。出有銀兩。是均不可掩者。方今天下困窮。由督撫大吏之不職者。釀成巨患。多賠兵費所致。奎俊乃既釀巨患。又侵賑款。可謂不職之極矣。至新督削平拳匪。有大功於蜀。惟與曹穗同鄉。至戚。提用賑款一事。不免爲其巧言所動。亦宜責備者也。





人物時評

○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

今日歐洲人物其最嶄然露頭角一舉一動皆爲世界所注目者一爲德國皇帝威廉第二世一爲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

張伯倫在內閣之地位僅一殖民大臣而已言其黨與亦極少數而已然英國人民不問其爲議院爲內閣其心目中莫不有神妙莫測之巨人張伯倫在蓋英國人民不以一大臣視彼而視彼爲大英帝國有無限之權力之統御者也又其甚者且評彼爲英國之查路英人之傾倒崇拜張氏可謂至矣方沙士勃雷侯之退隱也英國多數之人民咸以爲

人物時評

繼沙侯而登內閣總理之席者舍張伯倫更無他人蓋英人之性質不好寡頭政治寧喜獨裁內閣每欲得一堅毅勇邁之偉才使爲首相而託以一國之運命英人深信張伯倫之才具最適於首相之重任蓋英人之崇拜張氏者有三事一則謂彼有活潑之才略宜爲國民之首領一則謂其年雖老然進取敢爲不束縛於過去之思想一則謂其熱心於英語人種統一事業足爲大英帝國之建設者故張氏苟爲首相非獨三島英人之首領且直爲海外英人之首領者也

然沙士勃雷之後任竟歸巴科之手此英人之所不能無失望者也夫沙士勃雷統系之內閣在英國內閣史中實爲第一長久之內閣是非保守主義之成功實愛蘭自治案之紛擾自由黨分裂之結果然破壞自治法案者實由張氏之力蓋彼不反對自治法

批評門

案則格蘭斯頓不至於失敗。自由黨之勢力亦不至於墜地。是奪格蘭斯頓之人望者。非沙士勃雷而張伯倫。鼓吹英國統一之思想。使自由黨人爲國民之繼子者。亦非沙士勃雷而張伯倫也。今英國統一黨。藉所謂「帝國主義」之名。司配英國之議院。故欲鞏固英國之內閣。指揮此派之黨人。不可不待之。識見卓絕。毅力堅悍之張伯倫。英人之意。以爲巴科之行政機關。無張伯倫則不能轉運自如。是張伯倫者。實英國現在內閣之惟一巨人。而立彼背後之巴科。不過徒擁虛器而已。

張伯倫年已六十有七矣。然精神矍鑠。其容貌亦無異壯年。英人某嘗戲評之曰。若於動物中求可比擬人類容貌者。則張伯倫面形之三角。眼光之敏銳。殆類一狐。然彼之竭盡心力身力。以指導英國人民。實一開道之駿馬。其千里之健足。固歷廣漠之戰場。而

未嘗疲倦。蓋彼絕無蹴鞠游獵之嗜好。惟以鞅掌國務。惟人生快事。故英國政治家。動以重交情而輕職務。見諂於人。然張伯倫則自投身政界以來。未嘗以曠廢職務。受議院之彈劾。其強毅之精力。如火之熱心。內閣諸臣。殆無能與爭衡者。當南非戰局之告終也。彼爲南非圖永久之和平。謀前途之發達。自奉使命。出入於蠻煙瘴雨之中。其雄心遠略。英人倚若長城。及其歸也。倫敦都民之各團體。無不公推首領爲代表。歡迎之於國門之外。乃至其反對黨人。亦莫不鼓舞歌泣。釋黨爭之私見。表國民之感謝。甚者乃謂彼非內閣之大使。而實英國人民之大使。嗚呼。張伯倫有何神力。願乃能吸攝國民之愛情。使之謳歌傾倒若斯之甚也。

方南非戰事之決裂也。反對黨人視張伯倫爲一惡魔。肆口謾罵。反對內閣之視線。咸注集於彼之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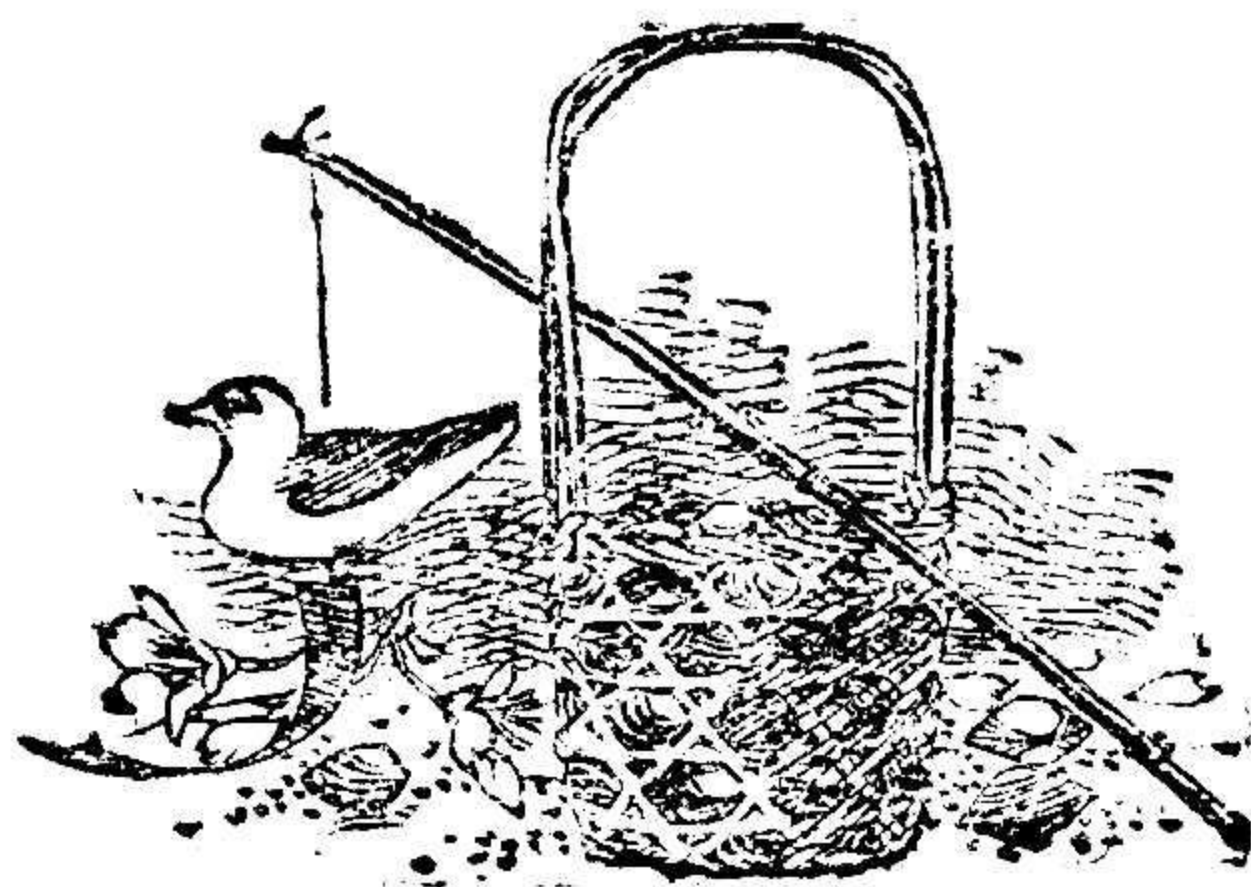
至有謂「學內閣之責任。悉使一人負之」者。譏罵百端。難議蜂起。及其成功凱旋。則又盡易前議。尊若神明。且有歌頌張氏之功業。而非難內閣之政策者。羅士勃雷伯固亦持此論之一人也。伯之言曰。「國民之對殖民大臣。有舉國一致之同情者。非必表證內閣之可以信任。」蓋直以張伯倫置於閣之上。且直若離張伯倫於內閣。而不能視爲黨員之一人也。首相巴科之頌之也。曰。英國之歷史。熱烈照耀於地球。矣偉人崛起。以盡功偉業。增歷史之光輝者。亦趾相錯矣。然以極短之時間。而能成極大之事業者。則惟我殖民大臣張伯倫而已。不問同志。不問敵黨。不問部民。不問村愚。千喙一舌。千舌一聲。頌之謳之。頂禮之馨香之。無貴無賤。無一異詞。嗚呼。使英國國爲羅馬。則彼必可爲再世之該撒。使英人而爲法人。則彼必可爲第二之拿破崙。

人物時評

彼非如克林威爾之有大志。奇勳。彼非如威靈頓之有豐功。戰績。彼非如格蘭斯頓之有高尙理想。然其慧眼。能洞觀時變。其敏智。能應付時機。實可以應英國人民所要求。而爲一救時之良相。英人雖尊敬議院政治之國民。然尤望得一偉大人物。出其藥槃大才。以善行議院政治。故苟有善察時變。思深慮遠。雄才大略。泛應曲當之政治家。則不問其爲自由黨。保守黨。無不委國以聽。信任服從。殆如臣事專制君主。此張伯倫身預之內閣。英人所以親愛信任。歷久而不厭者也。



批評門





○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

(續第三十一號)

張伯倫固起家於微賤者也。其父以製靴爲業。不過倫敦中一小郡民。故張伯倫幼時不能從貴族富豪子弟之後。以受完全之教育。且當其少年時代。未嘗嶄然稍露頭角。隨衆俯仰。碌碌無異於常兒。及其叔父創立一製造螺釘公司於巴密威。令其總司其事。張伯倫乃振奮其沈毅強固之精神。展發其明察總核之才。略部署諸事。井井就緒。蓋偉人之任一事也。無論其事之大小。必能經緯精密。貫徹初終。蓋任小事而不治者。未有負重寄而能勝任者也。張伯倫以

人物時評

其經國之偉才。小試之於市場之商業。措置裕如。商務遂日以繁盛。張氏之才。具遂漸震爍於巴密威都民耳目之間。居無何。被選爲都參事會會員。彼則奮其明敏之識見。真固之才力。起而整頓都政。百廢具舉。顯著成績。未及數歲。巴密威遂爲英國中可爲模範之都。至是而張伯倫之名。漸嘖嘖於彼都人士之口。張伯倫既爲人望所歸。則將乘此時機。以大試飛躍於政界。於是時宣布其激烈之議論。發表其急進之主義。以聳動諸人之聽聞。一千八百七十年。遂自巴密威被選爲議員。出而參與議會。

張伯倫之出席於議會也。衣服樸陋。舉動疏野。自由黨及保守黨諸人。咸視爲一粗鄙之村夫。夷然不以爲意也。及一親其丰采。則已稍稍驚異。迨一聽其演說。則議論圓妙。詞令嫺雅。遂使滿場之議員動色驚嘆。咸傾倒於張氏之爲人。方其參與議會時。年已垂

批評門

四十矣。以視當時名望赫耀之政治家。其出世誠不能不謂之稍晚。然彼之才具。嶄然足以自見。遂突出於時流之上。而為議院中討論巧妙家之一人。蓋彼之辨論。雖非若雄辨家之娓娓動聽。然當爭辨叫囂之際。獨有保持故我之自制力。雍容嫺雅。不改常度。而其舌鋒縱橫。應對敏捷。雖奉以第一流討論之名。殆不為過。

張氏之初入政界也。先受知於格蘭斯頓。彼與查列士。支。馮。固。不。啻。格蘭斯頓之左右乎。而自由黨中一重要之人物也。格蘭斯頓提議愛爾蘭自治法案。張伯倫大不謂然。彼乃奮然脫黨。與保守黨相聯合。以反對於格蘭斯頓之政策。是非獨格蘭斯頓之不幸。抑亦自由黨之危機。蓋自由黨失此有力之一人。即反對黨多此有力之一人也。彼揮其雄偉之手腕。施其敏悍之政才。竭力奮鬥。遂使格蘭斯頓負不治之

重創。而藉格氏以結合鞏固之自由黨。遂漸瓦解。而有不可收拾之勢。張氏既一擊而仆。格蘭斯頓之老雄。於是才名雀起。至為英國政界中萬目共覩之人。而與彼提携之沙士勃雷內閣。亦遂為英國歷史中。得未曾有之強固內閣。

張伯倫既入沙士勃雷之內閣。其黨中累世相傳之保守主義。浸覺旌旗變色。一切政策。殆無不經張伯倫之陶冶。而別具一種精神。世人名之為新急進主義。新外交主義。新帝國主義。蓋彼之主義。實發生於保守自由主義以外之新主義也。英國之有張伯倫。猶俄國之有域特。二人者。固皆政治家之雄也。其所藉之國勢。雖自由專制迥不相同。然一則務進。英國於統一繁榮。一則務致。斯拉夫民族於團合昌盛。其偉大之政策。殆出一轍。張伯倫嘗表發其主義曰。統治領土之舊思想。不過專護本國之利益。故務吸收。

屬地之權力干涉而操縱之以執行中央集權之政
策統治帝國之新思想則在調和本國與殖民地之
利益務使渾然融結一合而不可復離吾人不可不
播此福音使殖民諸地之人民人人皆有此思想以
固結此偉大帝國國民之精神此其所以異於向
來之保守主義亦即所以異於單純之自由主義者
歟彼既抱此新異之思想故其一切政略皆有發生
於此思想之中而別有煜耀之異采彼不許南阿之
完全獨立而於英國國旗之下則認波亞人之自由
且結殖民地之關稅同盟務使母國與屬土多一重
親密之聯繫此固其新主義之表發而使英國統治
廣土之政治妙於聯合而操縱得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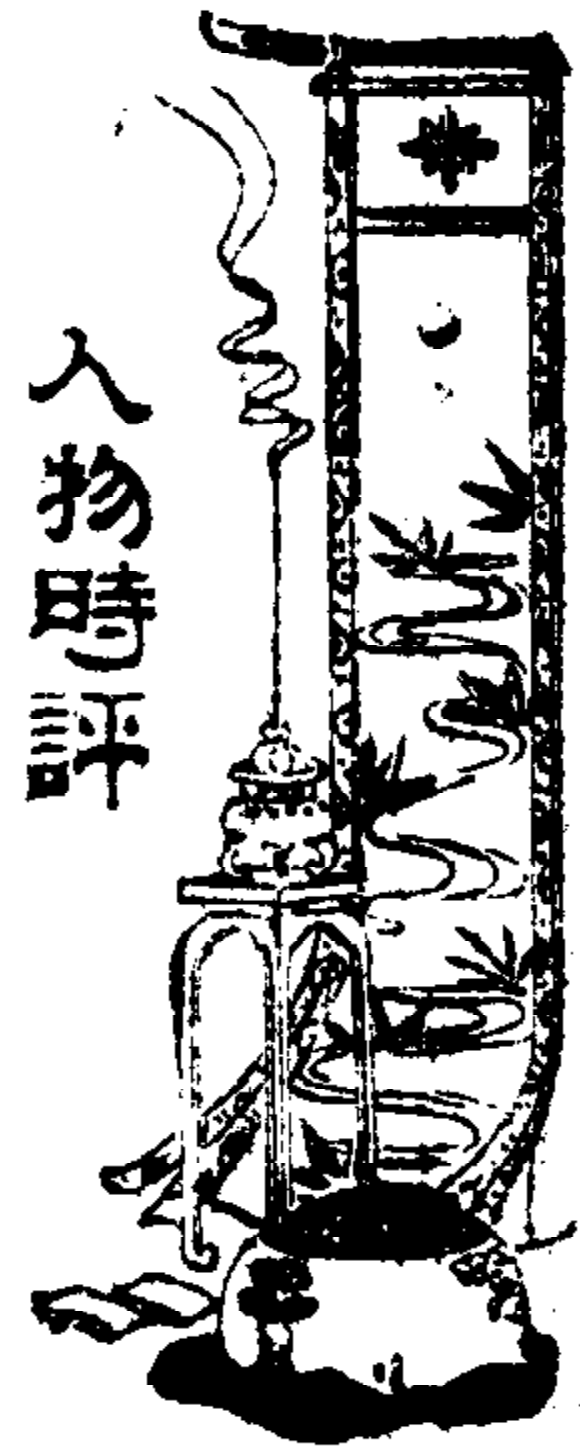
張氏之新思想既適於統御英國今日之人民而敏
捷之手腕復能應時變而順乎人心英國人民亦逆
料彼終非內閣中之一大臣而可為英國人民之總

人物時評

代表者故亦委心信任服從其政略而無所阻撓是
以現內閣日益光榮而自由黨日益衰弱反對內閣
之黨派遂若虛無人焉而自由黨中一二政治家深
觀時勢知不能不思所變計則亦時取張伯倫之新
主義注入於自由主義之內以應時局之新要求羅
士勃雷伯提倡『帝國的自由主義』欲以是革新
自由黨是固亦陰探張伯倫之主義以拓其舊黨之
規模者也羅士勃雷伯與張伯倫之政策英雄所見
大略相同然維伯天性溫和不肯用鷲辣之手段以
肆其雄悍之野心故欲藉羅士勃雷之手以恢復自
由黨昔日之勢力殆必不可得之數張伯倫一日尚
在英國之內閣固未容自由黨人躡足於其間也嗚
呼俾斯麥格蘭斯頓死矣沙士勃雷隱矣天下英雄
晨星寥落今日政界之梟傑舍張伯倫其又奚屬哉

批評門





人物時評

○美國大統領羅斯福

美國大統領。自華盛頓佛蘭格林林肯諸賢而後。其最赫赫照人耳目者曰麥堅尼。麥堅尼死。羅斯福繼之。是亦錚錚有聲者也。

大統領勢力之大。不待論矣。然知其勢力之如何盛大者。蓋寡。非深知大統領之職權者。決不能知其勢力。故大統領希士嘗曰。大統領勢力之如何盛大。苟嘗爲大統領者當知之。蓋大統領之權力實兼英國皇帝與總理大臣之權力而有之。歐洲各國之君主其勢力皆遠在大統領之下。能有大統領之權力者。獨德國皇帝而已。雖然。大統領之勢力決非漫無限制者也。議會限制之。輿論限制之。輿論者實具左右。

人物時評

美國之大力。麥堅尼者。獨有最妙巧之手腕。以處輿論之大統領也。襲麥堅尼之遺策而繼起者。爲羅斯福。

美西戰爭之始。羅斯福方爲海軍次官。無端辭職。自募兵而組織一聯隊。率之以赴古巴。當是時。戚友咸勸止之。羅斯福毅然曰。今日戰爭之事實。余所極力主張者也。今戰端既啓。深藏不出。而坐觀成敗。其何以謝天下乎。其一往無前之概。實足以立懦廉頑。而其將才復足以副之。故能揚激軍心。而使士卒悉忘其身命。

羅斯福大佐之兵士。人民所最屬望者也。方其來紐約時。舉國若狂以歡迎之。而兵士之愛慕羅斯福亦如親之於子。危險之地。不使彼立。艱難之事。不使彼任。然羅斯福常身先士卒。其號令非云進。進。進。進。而曰來。來。來。來。也。

羅斯福大佐之名。美國人民所最仰望。舉國名聲。殆無出其右。使羅斯福本爲紐約州知事者。實美西戰

批評門

爭所得之名譽所使然也。古巴之勇將。忽為紐約州之知事。遂實行其平日所抱負之政策。與利除弊。志氣無前。於是腐敗之徒咸懷嫉妬。日謀所以妨之。勿使得令再撰。當千九〇〇年撰舉大統領。共和黨謀以羅斯福為副統領之候補者。蓋副統領者。除為元老院議長之外。毫無職守。實最閑散之職。因將以是陰奪羅斯福之權者也。後羅斯福果被撰為副統領。反對之人。咸喜彼之就縛。而無以發揮其膨脹爆裂之精力。豈知暗殺之慘劇。忽使投置閑散之英雄。一躍而登此舞臺之上耶。

美國歷史之中。大統領死而副統領繼之者五。而其三則為暗殺。大統領之死。既非國民之所豫期。故方其撰舉副統領時。初未嘗熟審其人之可為大統領與否。故由副統領而為大統領者。多非才略出眾之人。繼哈里遜之後者則為泰拉。繼泰拉之後者則為科摩亞。繼林肯之後者則為尊遜。繼卡爾之後者則為亞西。皆碌碌無所短長。美國建國以來。富政畧

負盛名。而為副統領者。則為營標練。摩爾頓。與羅斯福三人而已。

羅斯福既為統領。其就職之宣言。即謂當以前大統領之政策為己之政策。夫自麥堅尼死於兇刃後。保守主義之人。頗覺惶惶。國民雖知羅斯福為樸誠卓絕之政治家。然其為思審慮周之人物與否。尚非深信也。及聞新大統領最初之宣言。於是疑團乃盡釋。

羅斯福就職後。先求內閣員之留任。國民以此愈信。羅斯福之能。莫用麥堅尼之政策。而為共和政治。共和黨有所盡力也。夫以國務卿希氏之外交。政略。濟之新大統領之精審政策。而美國之外交。遂能守麥堅尼當時之遺策。

雖然。境遇既變。政策亦不得不因而稍異。英美間久纏不解之運河問題。自羅斯福之手而解釋。於是英美兩國。益加親厚。新大統領屢於公私之會場。表發其親近英國之好意。蓋彼以為英國者。實為美國最

可親睦之友邦。英語民族之間。不可不增友誼。英語民族之交親實將來必有巨大之結果也。彼之恒言曰：余好英國。余好英國。語雖簡單而其意味非可深長思邪。

論者謂英美將來必至衝突。英國實以加拿大為質於美。若英美衝突。則美國必占領加拿大而併吞之。雖然。此固非今日之所憂。若兩國苟破平和。美國襲加拿大。英國則亦略檀香山菲賓律而有之。英國固失加拿大矣。美國亦豈能保其海上所有地。兩國之衝突。兩國俱蒙損害。彼才高識卓之羅斯福深窺此旨。此其所以常謂「余思英國與美國決無衝突之理。彼豫想兩國衝突而畫政策者。直杞人之憂天也。羅斯福固主張們羅主義之人。然謂氏之揚言們羅主義將以威嚇英國。真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自彼為大統領以來。而美洲大陸之英領。益保安全。們羅主義雖用之極端。然決不及於加拿大。亦決不及於美洲中其他之英領。羅斯福之所主張者。

人物時評

在此後不許歐洲諸國侵略寸土。非欲收回歐洲諸國所固有之領土也。然今日之英國。未嘗覬覦美洲大陸。稍懷野心。則保持從前領土之事。決無碍於羅斯福之政策。元老院議員律治氏。雖時有極端之言。以們羅主義威嚇列國。然不能以律治之私。遽概之於羅斯福之意見也。

自德國欲於美洲求一島嶼。以為貯煤之所。大有侵略南美之意。故律治時懷排德之意。而大吐們羅主義之氣。雖然。今日之德國。已知觸犯美怒之非計。其公使曾以其皇帝之名。辯明德國非有侵略南美之計畫。德國既無侵略之意。豈有他國更懷蠶食美洲大陸之野心者耶。

使無們羅主義。又無羅斯福以張之。則德皇必無此宣言。德帝之宣言。實於世界平和。大與有力。而足以慰美人愛國之心。羅斯福亦以此宣言。為德帝永不干涉美洲大陸之約誓。故羅斯福之們羅主義。寧特非威嚇而已。且可以保護世界之平和。蓋們羅主義。

批評門

得羅斯福之卓絕政治家以發揮之然後能致此偉大之効力也。

羅斯福常謂置身於共和政治不可不爲質朴之生活質朴者實爲彼平民主義之一要質也彼之家世固非微賤使美國苟有貴族則彼亦必與列其中然以高貴之地位而爲質朴之生活蓋羅氏固有真知而復能實行者也。

其治紐約州也百廢具舉措置裕如及其統治美國則亦舉而措之蓋對於七百萬人之政治與對七千五百萬人之政治雖自然不同然其大體初無所異也彼嘗以國民公僕自任且謂國民之官吏不可不立於國民信用之上蓋此固羅氏之根本思想而其政治皆由此而推者也。

羅斯福之質朴則類焦科遜彼常自稱爲天生平民在美國大統領中可謂最平民之一人也羅斯福之與焦科遜其政見及主義殆判天淵然其質朴平民之生活則極相類焦科遜之爲大統領則在千八

百一年羅斯福之爲大統領則在千九百一年相隔百年僅此二老何寥寥若斯之甚羅斯福之冒險則似林肯肯當降列治們府後敵軍方冒死喋血口求報復乃以數十之護衛兵直入其地置身虎穴撫慰府民羅斯福雖無林肯之戰敵然無政府黨皆氏之敵也彼於巴科魯之慘劇場中不藉護衛兵從容而受大統領之大任目中直無敵黨其剛毅壯往之氣概固不知世間之所謂危險者爲何物也膽畧之雄偉視林肯又何多讓邪。

人物時評



○俄國大藏大臣域提

德皇威廉第二。羅馬法王列阿十三。俄國大藏大臣。域提。三人者皆可左右歐洲之運命者也。而域提之勢力爲尤大。

握一億四千萬人口之大國之財權。俄國之內政與外交。殆無不待決於其手。域提者固得皇帝之信任。而爲掌握政治全權之大宰相。此世人所公認者也。雖然。彼能得專制君主之信任者。以其有強固之志氣。有廉潔之品質。過於大藏大臣之職任而已。固非信其有政治之天才。而能舉國以聽。故其權力。不能溢出於職務範圍之外者也。

人物時評

俄國財政之紛紊。至今而極。其大藏大臣。固常立於困難之地位者也。彼同僚施政之輕率。屬吏之愚頑。資本家貪欲之浮躁。人民之困窮。四方之饑饉。金價之騰貴。股票之暴跌。北清南非爭亂之影響。與美國商業競爭之失敗。與德國商戰之蹉跌。其困難之情形。已極窘苦不堪。且報紙之嘲罵。政敵之攻擊。同僚之要求巨費。其境遇之難。固足以試驗域提之才略者也。

域提之血統。實爲荷蘭人種。故其性質。與俄人迥異。彼雖卒業於大學。實獨立自修之人物也。起家於鐵道行政官。遂繼威士涅勒司欵之後。而爲大藏大臣。其丰采粗野。其言論拙訥。雖生於名門。而無貴族之習氣。不喜文字。不好美術。惟注集全力於一事。蓋彼固勤於職務之一實行家也。

域提者實具絕人之精力。其勢力與成功。殆無不基。

批評門

於此非常之精力者也。彼每爲一事。不爭學說之正否。不爲煩喋之議論。惟傾集全力以達其最終之目的。逆之者能使屈服。阻之者能使辟易。無論同黨與政敵。皆能利用之。使爲己用。彼具此攝服他人之魔力。故能行其志而不撓。若夫報紙之掎擊輿論之怨憎。彼未嘗加以壓抑。坦然絕不介意。惟守其自信之方針。以整理政務而已。

以彼精力之富。智識之明。加以君主信任之厚。彼勢力之溢而橫出。擴大藏大臣勢力之範圍。以侵入他大臣勢力範圍之內。此固勢所不免者也。當同僚大臣要求費用之時。彼以銳敏之眼光深察其費用之得失。忠告而進退之。不啻爲總理大臣之舉動。世人視爲握攬全權之宰相。殆不爲過。

域提就任而後。俄國之生計界。日益紛亂。商業之頹萎。金貨之缺乏。信用之薄弱。股票之暴跌。產業之衰

二

頹。職工之窮窘。實業家之中落。皆爲俄國向所未有之困境。其生計紛亂之原因。實由於南非北清之亂。事初二年之前。曾議自南非以二億圓之黃金輸入俄國。事雖未行。而影響已及於生計界中。亂事忽起。其豫約遂不能行。於是金價驟騰。物價驟下。北清戰事繼起。以軍費之故。決行移用『準備資本金』之策。於是累年計畫之工程。所謂建築新鐵路。擴張舊鐵路者。皆不能不節減經費。而生鐵石炭之購額遂減。其影響之及於產業者。固甚大也。

域提當此難局。以決斷之處置。施其救治之策。俄國者農業國也。一切製造品物。皆由外國輸入。域提以是爲一大漏卮。非國之利。則大興俄國之工業。欲使俄國保生計之獨立。遂決意施行其政略。於是工業盛起。自千八百九十四年至千九百年。六載之間。俄國之合資公司。創之俄人之手者。七百二十七。創之

外人之手者百五十一。其資本共八億羅布。夫以一時而集巨大之資本。分配之使適當於用。殊非易易。況俄人消費之力。方在幼稚時期。其消費之最大者。政府耳。然政府雖日擴興事業。卒不敵生產力之驟增。於是生產過多。勢所不免。彼急於近功之資本家。謂驟興無用之工場。致來生計界之恐慌。大藏大臣實執其咎。浮議囂囂。欲藉政府之救助以償其失敗。然域提固預知恐慌之必不能免。曾諄諄警戒其妄動。彼資本家惡其干涉。怒不肯聽。及既失敗。則又故爲浮言以聳政府。域提以爲彼有失敗之理由。失敗固當。今爲一時姑息之救助。無裨於事。國家固不能濫棄此金錢也。則竝立而不爲所動。方是時也。生計界方在洪水之中。然政府之信用不失。當此恐慌之際。而政府尚能募集國債者。不可謂非域提政策確當之力也。

人物時評

俄國今日生計之變動。實由出產之過多。而消費此出產品之大部分者。專恃政府。故俄國生計界之前途。惟視政府之方針爲進退。域提於恐慌之際。既能爲適宜之處置。而善後之策。亦有適當之措施。蓋域提眼光之敏銳。手腕之雄健。非特俄國無雙之政治家。而亦世界第一流之財政家也。俄人生計界之活動。悉懸彼一人之手。彼雖無獨握內治外交之大權。然俄國生計之膨脹。商工之發達。彼之勢力益隨而伸長。是又必然之理。而事勢之復無可疑者也。域提非獨有整理財政之長才而已。彼素受西洋文明之教育。雖爲專制國之執政。固不啻自由國之政治家也。彼深慨俄國政治之壓制。而專制政體之不可久安。素以代議政治爲當務之急。故在下者有要求自由之運動。彼未嘗不力爲援手。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大飢。租稅不繼。府庫空乏。域提乃乘間建議。

批 評 門

於○俄○皇○謂○宜○招○集○各○地○方○之○諮○問○會○以○講○求○整○頓○財○政○之○法○彼○固○將○使○國○民○得○議○國○政○以○為○議○院○之○基○礎○也○內○務○大○臣○伯○利○威○沮○之○事○遂○中○敗○學○生○同○盟○休○業○之○事○起○紛○然○為○政○治○之○運○動○域○提○深○表○同○情○為○之○建○言○於○俄○皇○謂○宜○深○察○學○生○之○隱○情○而○施○以○適○當○之○處○置○言○雖○不○用○而○俄○皇○讓○步○之○舉○域○提○固○不○為○無○功○且○俄○皇○欲○調○查○農○民○之○困○弊○設○委○員○以○謀○救○濟○之○法○域○提○實○為○中○央○為○委○員○長○彼○日○務○以○自○由○主○義○輸○入○於○農○業○社○會○之○間○既○總○委○員○會○議○之○事○遂○屈○內○務○大○臣○伯○利○威○宗○教○總○監○阿○釐○那○斯○特○夫○之○抗○議○而○展○發○其○政○畧○今○年○俄○皇○之○下○布○救○諭○許○宗○教○之○自○由○及○地○方○之○自○治○固○皆○域○提○之○調○劑○其○間○者○也○域○氏○果○能○獨○握○大○權○則○俄○人○憲○政○之○運○動○當○或○較○易○為○力○耳○

今○年○域○氏○奉○命○巡○視○東○部○亞○細○亞○歸○而○復○命○俄○皇○表○發○其○經○營○極○東○之○大○方○針○大○抱○負○讀○其○東○巡○復○命○之○

書○實○可○窺○見○其○雄○才○偉○略○域○氏○之○才○具○固○溢○出○於○大○藏○大○臣○職○守○之○外○而○足○總○外○交○內○政○之○大○權○者○也○嗚○呼○是○亦○可○謂○政○界○之○雄○矣○

四





人物時評

○英國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

英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侯以兩卒累年以來格蘭斯頓俾斯麥格里士比諸賢相繼淪逝惟沙士勃雷靈光巋然今又遽以不起老成徂謝又弱一個崇拜偉人者不能不嘆息政界之寂寥。

沙士勃雷無俾斯麥之勳業沙士勃雷無格里士比之幹濟沙士勃雷無治士列里之才略沙士勃雷無格蘭斯頓之德性其翹然立於政界握英國十三年之政權者則其外交老練慮事審密卓然表異於衆足與羣雄相頡頏俾斯麥之評之曰『沙士勃雷殆如塗斲之木不知者徒觀其表則固以爲鐵也』沙

侯之才誠不如鐵血宰相之雄斷然能與格蘭斯頓老雄相抵抗揮其外交手腕支柱地遍五洲之大廈爲大不列顛之棟梁者十有餘年鐵耶木耶俾斯麥之品藻其然豈其然耶。

讀英國最近二十六年間之政治史凡一切內政與外交殆無一事無沙士勃雷揮腕掉舌於其間其政略之成功固非獨有天幸蓋彼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委身政界以來積數十年之閱歷其老謀遠畧足以馳騁於政界而莫與爭衡也。

沙侯者第二沙士勃雷侯之次子受教育於惡斯佛大學二十一歲受法學博士之位漫遊世界者二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自士丹科爾選爲保守黨之代議士此爲沙侯置身政治之始當時所稱爲羅德些爾卿者也翌年勒些爾卿提議惡斯佛大學案沙士勃雷抗議反對其議論之巧銳鼓動議場時人謂

批評門

爲『處女演說』於是聲名鵲起未及數年於下院遂爲有力之議員。

沙侯優於文學之人也。當其初爲議員。常任新聞雜誌之記者。常以急激雄駿駁擊論難之文刊布於『土曜評論』『四期評論』『隔週叢報』諸報中。嘗著議會改革之學說。痛論當時選舉之弊害。反對自由黨之政見。培擊無餘。偉異之政才。已斬然露頭角矣。沙氏在國會之辨論也。常好爲詭激之譚。以摧擊他人之意旨。而自家之政見。常秘渾而不遽宣示於人。人以此疑其外強中乾。詭激好辨。千八百六十年抗擊大藏大臣格公於議會。詞鋒悍銳。頗爲國會所詬病。其後閱歷日深。鋒鋷浸斂。然其喜於駁難。雖老而氣不少衰也。擴張選舉權問題之起也。數百年之憲政一大改革。實不啻爲英國政治國開一紀元。一千八百六十六

二

年三月十二日。格蘭斯頓提議國會改定選舉權之資格。市則七磅。州則十四磅。增加有權者四萬餘人。法案既提出議院。沙氏乃奮其強銳之論辨。竭力攻之。自總綱以至細目。無不抉瑕剔弊。幾無完膚。然沙氏之攻格公議案也。雖強悍不遺餘力。然固非爭意見而好爲破壞。漫然并改革案而反對之也。彼自懷一改革之意見於胸中。思欲見之實事。既以強辨之力。仆其政敵格公之政府而去之。他卑卿組織內閣。沙士勃雷遂入爲印度大臣。然選舉法之改正案。沙氏堅持已見。與其同僚治士列里諸人格格不合。遂與陸軍大臣比爾將軍。殖民大臣加拿汪卿。聯袂辭職。且夫政黨之互爭。見也。初非好爲排軼。以快一時之意氣也。又非互相傾軋。以謀一己之私也。彼確然自信其議之足以利國便民。不能枉所信以曲合則

雖同黨之好。不能不分道而背馳。然彼我之心。固皆求有濟於國家。而非競一人之私利。故境遷事過。則又協力以謀公益。而不以一事之牴牾。爲嫌疑。彼沙氏與治士列里。既相齟齬。乃至怒詈棄官而去矣。自常識觀之。彼其感情之創傷。殆將不能復愈。然沙氏器落之意。初不以此芥蒂胸中。而治士列里素傾倒於沙氏之異才。雖受其掎擊。然嫌怨之小忿。終不能勝其愛才之盛心。且保守自由二黨之搏激於政界也。常如兩虎之相鬥。治士列里方與格公相持不下。不肯失一奇才。以殺吾黨勢也。乃復與沙士勃雷釋嫌交驩。更相提攜。以飛躍於政界。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格蘭斯頓提議廢止愛蘭國教之案於議會。沙士勃雷大不謂然。力攻其政策。奮然以愛蘭國教維持者。自任議未決。適第二沙士勃雷侯死。沙氏襲父爵。移其籍於上院。夫以沙氏縱橫之

人物時評

偉才利銳之雄辨。雖在下院。亦且脫穎而出。故一躡足上院。遂爲貴族議員勢力之中心。方是時也。廢止愛蘭國教之案。既通過於下院。議案咨移上院。沙侯謂今日國民之意向。尙未能真知。其所在。今乘閉會期近。遂倉卒以決此重大問題。事不公於情。未允上院贊之。闐然一致。然英國自中世以來。上院之權力已圈縮。而日以微弱。凡法案之通過。下院者。上院之權。止能贊成之。使得有。成爲法律之資格。即間加修正。斷無否決拒絕之大權。今沙侯否拒下院。已可之案。是濫張上院之權。能彼政敵所譁。然而痛詆者。也。然沙侯之豪氣。終竭力抵抗。行其所信。而曾不少撓。張上院之權力。以拒下院之成議。固英國千年來未有之創例矣。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格蘭斯頓解散議會。自由黨與保守黨大爭選舉。當是時也。格蘭斯頓與治士列里

批評門

兩雄各奮其雄偉之政才。日搏鬥以決勝負。二黨之勢殆相敵也。沙侯當保守黨之前鋒。其在上院之中。恒爲保守黨員之統帥。以先登陷陣。總選舉之結果。保守黨遂占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以來所未有之大多數。於是治士列里組織內閣。而沙士勃雷復入爲印度大臣。時方大饑。沙侯決行大膽之新政策。其膽畧才氣爲一世所驚嘆。且侃侃持正。常與首相治士列里力爭宗教問題。然格治二豪皆有吐納萬流之才。畧而其麾下亦類絕世人豪。英方多才。沙侯雖意氣縱橫。世人僅視爲治士列里部下之驍將。未能盡知其才也。既而東歐之風雲日急。沙士勃雷始廁身於外交界內。以大展其驥足之長才。

(未完)





人物時評

○英國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

英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侯以兩卒累年以來格蘭斯頓俾斯麥格里士比諸賢相繼淪逝惟沙士勃雷靈光歸然今又遽以不起老成徂謝又弱一個崇拜偉人者不能不嘆息政界之寂寥。

沙士勃雷無俾斯麥之勳業沙士勃雷無格里士比之幹濟沙士勃雷無治士列里之才略沙士勃雷無格蘭斯頓之德性其翹然立於政界握英國十三年之政權者則其外交老練慮事審密卓然表異於衆足與羣雄相頡頏俾斯麥之評之曰「沙士勃雷殆如塗黝之木不知者徒觀其表則固以爲鐵也」沙

人物時評

侯之才誠不如鐵血宰相之雄斷然能與格蘭斯頓老雄相抵抗揮其外交手腕支柱地遍五洲之大廈爲大不列顛之棟梁者十有餘年鐵耶木耶俾斯麥之品藻其然豈其然耶。

讀英國最近二十六年間之政治史凡一切內政與外交殆無一事無沙士勃雷揮腕掉舌於其間其政略之成功固非獨有天幸蓋彼自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委身政界以來積數十年之閱歷其老謀遠畧足以馳騁於政界而莫與爭衡也。

沙侯者第二沙士勃雷侯之次子受教育於惡斯佛大學二十一歲受法學博士之位漫遊世界者二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自士丹科爾選爲保守黨之代議士此爲沙侯置身政治之始當時所稱爲羅德些爾卿者也翌年勒些爾卿提議惡斯佛大學案沙士勃雷抗議反對其議論之巧銳鼓動議場時人謂

批評門

爲『處女演說』於是聲名鵲起未及數年於下院遂爲有力之議員。

沙侯優於文學之人也。當其初爲議員。常任新聞雜誌之記者。常以急激雄駿駁擊論難之文。刊布於『土曜評論』『四期評論』『隔週叢報』諸報中。嘗著議會改革之學說。痛論當時選舉之弊害。反對自由黨之政見。培擊無餘。偉異之政才。已斬然露頭角矣。沙氏在國會之辯論也。常好爲詭激之譚。以摧擊他人之意旨。而自家之政見。常秘渾而不遽宣示於人。人以此疑其外強中乾。詭激好辨。千八百六十年抗擊大藏大臣格公於議會。詞鋒悍銳。頗爲國會所詬病。其後閱歷日深。鋒銳浸斂。然其喜於駁難。雖老而氣不少衰也。

擴張選舉權問題之起也。數百年之憲政一大改革。實不啻爲英國政治國開一紀元。一千八百六十六

二

年三月十二日。格蘭斯頓提議國會改定選舉權之資格。市則七磅。州則十四磅。增加有權者四萬餘人。法案既提出議院。沙氏乃奮其強銳之論。竭力攻之。自總綱以至細目。無不抉瑕剔弊。幾無完膚。然沙氏之攻格公議案也。雖強悍不遺餘力。然固非爭意見而好爲破壞。漫然并改革案而反對之也。彼自懷一改革之意見於胸中。思欲見之實事。既以強辨之力。仆其政敵格公之政府而去之。他卑卿組織內閣。沙士勃雷遂入爲印度大臣。然選舉法之改正案。沙氏堅持已見。與其同僚治士列里諸人。格格不合。遂與陸軍大臣比爾將軍。殖民大臣加拿汪卿。聯袂辭職。

且夫政黨之互爭。見也。初非好爲排軼。以快一時之意氣也。又非互相傾軋。以謀一己之私也。彼確然自信其議之足以利國便民。不能任所信以而合則

雖○同○黨○之○好○不○能○不○分○道○而○背○馳○然○彼○我○之○心○固○皆○
 求○有○濟○於○國○家○而○非○競○一○人○之○私○利○故○境○遷○事○過○則○
 又○協○力○以○謀○公○益○而○不○以○一○事○之○牴○牾○爲○嫌○疑○彼○沙○
 氏○與○治○士○列○里○既○相○齟○齬○乃○至○怒○詈○棄○官○而○去○矣○自○
 常○識○觀○之○彼○其○感○情○之○創○傷○殆○將○不○能○復○愈○然○沙○氏○
 磊○落○之○意○初○不○以○此○芥○蒂○胸○中○而○治○士○列○里○素○傾○倒○
 於○沙○氏○之○異○才○雖○受○其○掎○擊○然○嫌○怨○之○小○忿○終○不○能○
 勝○其○愛○才○之○盛○心○且○保○守○自○由○二○黨○之○搏○激○於○政○界○
 也○常○如○兩○虎○之○相○鬥○治○士○列○里○方○與○格○公○相○持○不○下○
 不○肯○失○一○奇○才○以○殺○吾○黨○勢○也○乃○復○與○沙○士○勃○雷○釋○
 嫌○交○驩○更○相○提○携○以○飛○躍○於○政○界○

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格○蘭○斯○頓○提○議○廢○止○愛○蘭○國○教○
 之○案○於○議○會○沙○士○勃○雷○大○不○謂○然○力○攻○其○政○策○奮○然○
 以○愛○蘭○國○教○維○持○者○自○任○議○未○決○適○第○二○沙○士○勃○雷○
 侯○死○沙○氏○襲○父○爵○移○其○籍○於○上○院○夫○以○沙○氏○縱○橫○之○

人 物 時 評

偉○才○利○銳○之○雄○辨○雖○在○下○院○亦○且○脫○穎○而○出○故○一○蹶○
 足○上○院○遂○爲○貴○族○議○員○勢○力○之○中○心○方○是○時○也○廢○止○
 愛○蘭○國○教○之○案○既○通○過○於○下○院○議○案○咨○移○上○院○沙○侯○
 謂○今○日○國○民○之○意○向○尙○未○能○真○知○其○所○在○今○乘○閉○會○
 期○近○遂○倉○卒○以○決○此○重○大○問○題○於○事○不○公○於○情○未○允○
 上○院○贊○之○闐○然○一○致○然○英○國○自○中○世○以○來○上○院○之○權○
 力○已○圈○縮○而○日○以○微○弱○凡○法○案○之○通○過○下○院○者○上○院○
 之○權○止○能○贊○成○之○使○得○有○成○爲○法○律○之○資○格○即○間○加○
 修○正○斷○無○否○決○拒○絕○之○大○權○今○沙○侯○否○拒○下○院○已○可○
 之○案○是○濫○張○上○院○之○權○能○彼○政○敵○所○譁○然○而○痛○詆○者○
 也○然○沙○侯○之○豪○氣○終○竭○力○抵○抗○行○其○所○信○而○曾○不○少○
 撓○張○上○院○之○權○力○以○拒○下○院○之○成○議○固○英○國○千○年○來○
 未○有○之○創○例○矣○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格○蘭○斯○頓○解○散○議○會○自○由○黨○與○
 保○守○黨○大○爭○選○舉○當○是○時○也○格○蘭○斯○頓○與○治○士○列○里○

批評門

兩雄各奮其雄偉之政才。日揮門以決勝負。二黨之勢殆相敵也。沙侯當保守黨之前鋒。其在上院之中。恒爲保守黨員之統帥。以先登陷陣。總選舉之結果。保守黨遂占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以來所未有之大多數。於是治士列里組織內閣。而沙士勃雷復入爲印度大臣。時方大饑。沙侯決行大膽之新政策。其膽畧才氣爲一世所驚嘆。且侃侃持正。常與首相治士列里力爭宗教問題。然格治二豪皆有吐納萬流之才。畧而其麾下亦類絕世人。豪英方多才。沙侯雖意氣縱橫。世人僅視爲治士列里部下之驍將。未能盡知其才也。既而東歐之風雲日急。沙士勃雷始廁身於外交界內。以大展其驥足之長才。

(未完)





人物時評

○英國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

沙士勃雷爲不世出之才。在英國人莫不信之矣。而未知其果能以非常手段。折衝樽俎間。使國體無所損辱。而列強皆畏其外交之術否也。適千八百七十六年土耳其有內亂。延至列國出而干涉其事。沙士勃雷乃藉此機會。得以其外交長技。演於東歐之舞臺。蓋沙士勃雷當巴爾馬斯頓內閣之時。知東歐風雲。黑暗慘淡。歐洲外交之局面。將以此爲中心點。乃自挺身巡行其地。考查實情。以預爲將來用武之地。而今果於二十餘年之後。始得占外交之地位。而行其素日之所抱負也。

人物時評

塞爾維亞之亂既起。病夫國之實力。不足以鎮壓之。於是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皆倡議以兵力借於土耳其政府。助其削平內亂。乃惟利是視之俄國。忽翻前議。公然袒庇亂黨。於是各國大疑俄國之用心。於其一言一動。極爲留意。而英國占莫大領地於亞洲。以土耳其爲之通路。若使君士但丁入於俄人手中。於英大不利。宜其不能默視也。及交涉數次。卒決議在君士但丁開一列國會議。以治其事。而代表英國以臨斯會者。實沙士勃雷其人也。

夫英俄之於土耳其。其利害關係。共立于水火冰炭之地位。利於英必害於俄。利於俄必害於英。常爲反對。不能並立。然沙士勃雷此行。實出常人見識之外。卻欲與俄相親。蓋知英雖雄視一時。而以獨力與俄抗。必非萬全必勝之策也。沙士勃雷欲先探各國政府之深意。審各國國民之輿情。然後定其方針。乃以

批評門

二

十一月二十日發倫敦。翌日訪笛喀圖公於巴黎。知法蘭西政府之於東方問題。確非有援土耳其排俄羅斯之意。二十二日之柏靈。謁俾斯麥。窺其意似表同情於俄皇。及見德皇。則不特以叔姪關係。固欲贊成俄皇之所為。且自公言。往日與法國開仗時。俄國嚴守中立。使德國得成統一之治。今正以德報德之時也。沙士勃雷再赴維也納。見晏辣西伯。又訪匈牙利首相哲渣。兩人雖俱云俄土若有戰事。當援土國。而語極模稜。使沙士勃雷不得窺其真意之所在。乃去維也納赴羅馬。二十九日見其外務大臣美列加利。聽其論旨。以為土國瓦解之局。固當勉力扶持。惟其對於叛亂諸州。不可不實行寬大之改革。若一朝不幸而至於交戰。我固自當守中立之公法。雖然。他國或率然派兵在土耳其領內。占尺寸土。則我國必守外交之公道。而極力反抗之。沙士勃雷固以親

俄為得計者。及徧遊各國。歷訪各當局者。而探其意。則果與已之政策無大相左。雖知不反對俄國。不拾英國之輿論。而沙士勃雷既獨具眼光。乃挾一定之宗旨。而竟赴君士但丁之會。十二月初旬。各國使臣皆集於土京。代表俄國者為伊擊支夫將軍。將軍知沙侯本非有意與俄為難。乃務結其歡心。兩人之交情。日益加密。於是沙侯之政敵。皆在本國攻擊沙侯。謂其將念朋友之交情。而犧牲國家之利益矣。而沙侯熱誠愛國。不因私情而忘公義。故其從容談判。不敢徇一毫私見。苟於政府所定之政略。及政府所授之訓令。有所違背。即必竭力而爭。以期無負於國家。此則審於當時事情者之所共認也。及君府會議。列強之意見。不能相容。於是和平之局立破。而俄土兩國。斷然以戎馬相見。當時英國政府之意。以為兩國交兵。苟其利害不至影響於

英國則雖守局外中立之例可也。若於埃及蘇彝士打打尼士之條約。有不能十分遵守。若或君士但丁被逼太甚。淪於危亡。則英國不能不出而干預其事。其初開仗九月。英國利益尙未見侵也。逮戰局愈久。愈大。俄兵將逼近君府。英國始憤其侵我利益。再不能袖手傍觀。乃以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中旬。詰問俄國政府。叩其所以逼壓君府之故。再以翌年一月二十三日下令於艦隊。使即駛赴打打尼士海峽。及三閱月後。桑士特華諾之條約已成。於是英國知大勢已迫。不能不確定一實行之方針。以當此危局。卒以內閣會議之結果。雷爾與伯上表辭職。而變外務大臣之後任者。實爲沙士勃雷沙侯。以桑士特華諾之條約。實使巴黎條約所定之國際關係。驟然變動。其力量甚大。不可輕視。乃再四調查。究其內容。且以俄土戰爭之結果。必使國際之間。生出一新關係。不可

人物時評

不預爲討論也。乃公言歐洲列國。不可不開會議。以善其後。且以此意照會俄國。於時英國之保守黨。固以沙侯之外交政畧爲得宜。翕然贊成。至於自由黨員。亦多熱中於東方之事。然則俄國政府。其從沙侯之請乎。不然是與英國不能免於一戰也。然俄國素知與英國戰之非利也。乃不得已從沙侯之提議。願以戰後之處置。附於柏靈會議。

當沙侯未赴柏靈之先。世間盛傳沙侯既與駐劄英國之俄國大使。訂立密約。一時人言藉藉。沙侯乃親臨上議院。自辨此說之爲子虛烏有。繼於沙侯與治士列里同赴柏靈後。外務部之臨時雇員某。乃以所稱英俄密約全文。揭於六月十四日之格羅布新聞。至使各國皆屬耳目。而此條約。遂不能成立矣。然此條約聲明。英國許俄國以兼併拔詹及加路士各地。

批 評 門

然則俄國雖占有此等地方。英國當無異議者。已爲
 俄國所藉口矣。以此之故。沙侯之在柏靈會議。每於
 拒絕俄國之要求。大覺不便。故自始至終。其不能滿
 志之事甚多。沙侯自不能不以此爲遺憾。然就全局
 而言。沙侯之於柏靈會議。其外交之成績。固足與怡
 士列里相頡頏。而一無所讓也。

(未完)



人物時評



○英國前總理大臣沙士勃雷

(續三十七號)

俾。孔。士。魁。伯。即。治。士。列。里。之。執。國。政。也。保。守。黨。之。勢。力。大。熾。特。熾。於。時。沙。侯。雖。嶄。然。露。頭。角。於。政。界。而。或。者。猶。以。為。附。驥。尾。而。益。顯。未。遽。許。其。獨。當。一。面。足。以。推。倒。一。時。之。豪。傑。也。及。因。愛。爾。蘭。自。治。案。解。散。議。院。以。千。八。百。八。十。年。之。春。再。行。選。舉。其。結。果。也。使。俾。孔。士。魁。伯。不。能。不。退。內。閣。而。自。由。黨。首。領。格。蘭。斯。頓。入。而。代。之。夫。俾。孔。士。魁。伯。向。以。平。民。主。義。雖。得。機。得。勢。幾。致。風。靡。天。下。而。素。信。自。己。所。持。之。保。守。主。義。不。失。和。平。料。其。在。國。民。之。中。必。能。占。一。勢。力。範。圍。此。其。

於。政。治。界。所。恃。以。為。運。動。之。根。據。也。逮。內。閣。既。倒。黨。勢。敗。北。知。以。財。產。以。門。閥。以。教。育。數。者。不。能。於。將。來。占。大。勢。力。於。英。國。於。是。絕。望。於。前。途。一。鬱。之。餘。年。不。可。永。罷。相。歲。餘。竟。以。不。得。志。而。歿。於。是。沙。侯。代。為。上。議。院。保。守。黨。之。首。領。而。以。本。黨。主。義。之。不。振。亦。不。免。滿。腹。牢。騷。常。負。抑。鬱。不。平。之。氣。然。當。自。由。主。義。極。隆。盛。之。時。沙。侯。已。據。消。長。盈。虛。之。理。知。大。勢。之。潮。流。行。將。趨。轉。則。保。守。主。義。之。不。終。為。世。所。棄。沙。侯。早。已。識。前。途。之。一。線。光。明。而。不。敢。自。餒。矣。其。後。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格。蘭。斯。頓。辭。總。理。之。職。於。是。保。守。黨。之。勢。力。驟。增。而。沙。侯。與。諾。士。哥。保。守。黨。之。下。院。首。領。就。為。黨。魁。猶。未。決。也。及。域。多。利。亞。女。皇。命。沙。侯。組。織。內。閣。此。問。題。遂。一。定。而。不。可。易。則。沙。侯。初。任。總。理。大。臣。之。時。即。沙。侯。實。任。保。守。黨。首。領。之。時。也。

新政府既立。以總選舉之期。雖在來秋。而不可不預。

批評門

爲之準備。於是沙侯以十月七日演說政綱發表地方政治之改革方針。而攻擊張伯倫之政策。不遺餘力。且以非國教論爲足制保守主義之死命。乃極力反對之。然其於愛爾蘭問題。不大論及。當時保守黨員以爲此問題足以搖動英國之政界。可使自由黨因此分裂。而我當乘此機會收其一派以與共事者居多。而沙侯獨不以爲然。殆未免失策矣。及總選舉之結果。自由黨得三百三十五人。保守黨得二百四十九人。愛爾蘭自治黨得八十六人。於是沙侯以少數敗績。知其不足以維持內閣也。乃上表辭職。而襲其後任者實爲格蘭斯頓。

格蘭斯頓公言于衆。欲以獨立國會與愛爾蘭。而其政策爲自由黨中之一派所反對。攻擊之不遺餘力。卒與保守黨提携。而使愛爾蘭自治案不得採用。及其後再行總選舉。統一黨實占百十八人之多數。沙

侯甚欲使哈治頓出而組織內閣。而哈治頓辭不就。沙侯乃不得已獨以保守黨員組織內閣。而其所採政策。乃與格蘭斯頓絕然不同。而特以反對愛爾蘭自治案爲第一義者也。

及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之初。外相伊的斯列忽辭政界而歸道山。沙侯乃代而當外交之局。其時查治斯卿與沙侯爭勢力。積不相能。而查卿終非其敵。於是沙侯乃得實任保守黨首領。再莫有與之爭衡者矣。自是而後。英國之政權。幾爲保守黨之所獨占。而沙侯在英國政界之地位。遂高不可攀矣。夫自俾孔士魁伯失位以來。保守黨之勢力。幾於墜地。而沙侯知死灰有復燃之期。故常有一希望懸于其心。而至今竟克恢復勢力。其殆對於自由黨爲反動之時代者乎。然就沙侯個人之地位而言。其與自由統一黨之聯合。實有出于不得已者。故當此氣餒萬丈之時。而

沙侯仍未能高枕而無憂也。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的汪西亞公張伯倫及自由統一黨員皆入沙侯內閣與之共事。於是保守黨與自由山統一黨之聯合愈益鞏固矣。夫張伯倫為沙侯之政敵而乃引與共事。同立內閣驟然觀之雖似可怪。然沙侯之心事只知為大局計耳。其於私交之如何。毫不為意。然鑒于時勢之必要。其引張伯倫為同事。原無足怪也。蓋當時欲以保守黨之歷史的主義與自由黨之民主的主義互相調和原非易事。而沙侯之甥巴科於此時為保守黨之首領。實當此任。則沙侯已不必再留意於此。而得全注其精神於外交局面焉。且當時英國之新保守主義屬於建設的者居多。而沙侯則批評的而且懷疑的。與黨員之意見不大相同。然則沙侯之人物及其政治上之經歷。雖是受國民之大尊敬。而彼早已非政黨行動之主動力。

人物時評

矣。雖謂其超然於政黨之上。非過言也。雖然沙侯之人物對於外則為帝國政治家之代表。對於內則為君主之深所倚信。而立於最重最大之地位者也。沙侯之本來面目。雖非平民的政治家。然其受國民之尊敬。日重一日。比及晚年。益為輿論所恭維。其聲望之隆。並世之政家。殆莫與比。蓋沙侯之政治。雖未嘗建大功。奏奇效。而其一生之所經營。未嘗損辱國體。有碍民生。是則英國上下之所深信。即在反對黨亦不得有違言者也。

沙侯為歐洲最有經驗之外交家。乃天下之公評也。雖其同黨之中。亦有以其對於國內之反對論。無善法以處置之。又其對於外國。常以退讓為主。不滿國民之心者居多。然就大局而觀之。則沙侯之偶然讓步。亦不過以退為進。其結果皆足以增長國民之利益。是又查沙侯之外交歷史。及考今日英國之地位。

批評門

者。所。不。能。不。首。肯。也。

沙侯以貴族而任首相。凡有問題之屬於平民主義者。其不得不委於在下院之同僚。固勢使然也。然其在上院之勢力。實非常偉大。殆可以任意指揮。更無人足以支吾之者。故當上院可廢之論。極其激烈之時。沙侯不特極力反對之而已。乃更銳意經營。務更張大上院之權力焉。

沙侯之挺身於政治界。其得力于夫人之內助者實多。及一千九百年夫人先辭沙侯而長逝。沙侯之勢力。爲此一頓挫焉。蓋夫人自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以來。病在牀蓐。而沙侯運動之力。已因此大減。故每將指揮本黨之任。委之於同僚中之握要人物。不寧惟是。即至外務一職。亦屢使巴科爲之代理。及一千九百年總選舉之後。竟以外相之椅子。讓於蘭士陀文。自爲掌璽官。以主持內閣。直至一千九百零二年。南

非之和議既成。沙侯自以爲功成身退。惟在此時。乃以七月十七日上表辭職。而以其首相之地位。讓於巴科。乃不幸天不假年。未得享林園之樂。而遽奄然長逝。吾聞訃之下。不得不爲英國惜也。

四

○英現任總理巴科之與張伯倫沙士勃雷退隱之後。何人足以繼其後任。而不愧爲首相之器乎。此爲英國政界之一大問題。未易返答者也。然必欲於下院議員之中。妙選其人。則當以巴科及張伯倫爲最適。舍此兩人之外。而欲求得一勝任愉快者。吾恐其必不得當也。巴科與張伯倫皆有才氣。大有縱橫馳驟。不可一世之概。且以久在議院。爲衆所服。其雄才大畧。在野則足以指揮政黨。在朝則足以統率政府。是誠政治界不易得之偉器。天下所公認之良材也。然而兩人之才。雖足以相敵。而至其性情閱歷之殊異。又他無其匹者也。

巴科生于英國貴族中最有名之舊家。而張伯倫乃崛起于中等社會。巴科曾受大學之完全教育。而張伯倫不過在倫敦大學所屬之中學校。曾受實際之教育。巴科有讀書之癖。雅好文學。深通各國之語言。而張伯倫則無此嗜好。無此能力。巴科好爲野外之遊。而張伯倫則絕不運動。無事則杜門不出。巴科喜美術。而張伯倫則無此雅趣。巴科之天性恭謙而保守。而張伯倫則流動不居。有日新向上之志。巴科爲大學之學究。社交之貴人。而張伯倫則從艱難辛苦之中。幸得成功之地方政治家也。兩人之性情之閱歷。既相異若此。宜其雖同屬一黨。共爲黨中之碩物。而意見常不相同。故其欲得首相之地位。互相競爭而不已者。乃必然之勢也。及沙侯一朝退隱。而巴科起而繼之。於是張伯倫之政治生涯。爲一大頓挫。其不免於失望也固宜。夫巴科自現內閣組織以來。曾

人物時評

任大藏總裁之職。且曾爲下院總理。則其今日之獲此際遇。本在意中。斷非因與沙侯有親戚之關係。然後能有此也。然張伯倫及其同志。因此甚爲不平。每相窺計。欲使巴科敘爵。移之上院。而進張伯倫爲下院總理。使握保守黨之實權。然沙侯當國之時。以其占議席于上院。每於下院運動。多有不便。保守黨員以前事不忘。爲後事之師。故皆有宰相必用下院人之意。而張伯倫之計畫。遂以反對者占多數。而歸于水泡。則張伯倫之失意不平。更無術可以慰之。其後張伯倫突然執特惠關稅之問題。欲破內閣之統一。退而別立一派者。亦因此故也。蓋彼欲效查治斯卿之故智。欲立一第四政黨。以左右政界者乎。巴科生長于貴族之家。性情典雅。接人極恭謹。好行善事。收卹孤貧。其人格之清高。雖政敵猶敬服之。今錄其一逸事。即此可略見其爲人矣。

批評門

英國有一婦人。雅好文學。以小說家著名。近以身心衰弱。生計不足以自持。一日其知己大集。共謀善後之策。忽有一人提議。英國向來有一存款。可提出以供著作家之生計之用。其款使大藏總裁管理之。如查有合格之人。即可援例授與。於是衆議一決。欲爲婦人謀此以爲養。乃以此事託默喀西爲之周旋。以巴科適爲大藏總裁。即貽書告以詳細。時恰逢南非有事之初。英國陸軍所至敗北。英軍不利之報。達於本國。輿論沸騰。人心洶洶。在野黨欲乘此機會。傾倒內閣。每晚在議院詰難政府。攻擊無所不至。時巴科任下院總理。實當此局。其不得一息休暇可知。然則默喀西之書。雖已得見。而以事關一文學者之生計。其事甚小。巴科即置之不理。人亦無敢怪者。當時各人皆爲此婦人嘆息。以爲事必不諧矣。乃以送信之翌日。巴科自作一長函。對於文學者之境遇。大表同

情。深憐其困于逆境。且謂如此之人。固當以國庫金補助之。吾必爲之盡力云云。夫此事甚小。若在他大臣。必委之屬員。使其辦理耳。况當戰局未定。國事多艱之日。此等書稟。雖拋置案上。經旬月而不肯寓目。可也。而巴科乃於極忙之時。尙自親爲處理。不肯使陷于困境之人有所失望。是亦足見其人格之一斑矣。人或曰。巴科天性怠惰。貪眠玩日。不願複雜之行政事務。然据此逸事。則巴科之溫情。可掬。固堪仰羨。而其秉性勤慎。不遺細事。亦可於此證之。而知或人之說爲不實矣。





中國輪船公司

中國人伍梁二君鳩集資本擬立一中國輪船公司。航行於香港與美洲墨西哥之間。此中國實業界中未有之創舉也。吾為中國輪船公司賀。吾為中國商務前途賀。

今日之世界一海上權力競爭之世界也。中國通商以來。我國人之商於外者。足跡徧於五洲。其貨物之輸出輸入者。日以繁盛。英美日本諸國。其航行香港美洲之輪船公司。凡九輪船幾卅艘。其所轉運者。中國之貨物。殆十居七八。以中國之大。曾無一公司以

實業時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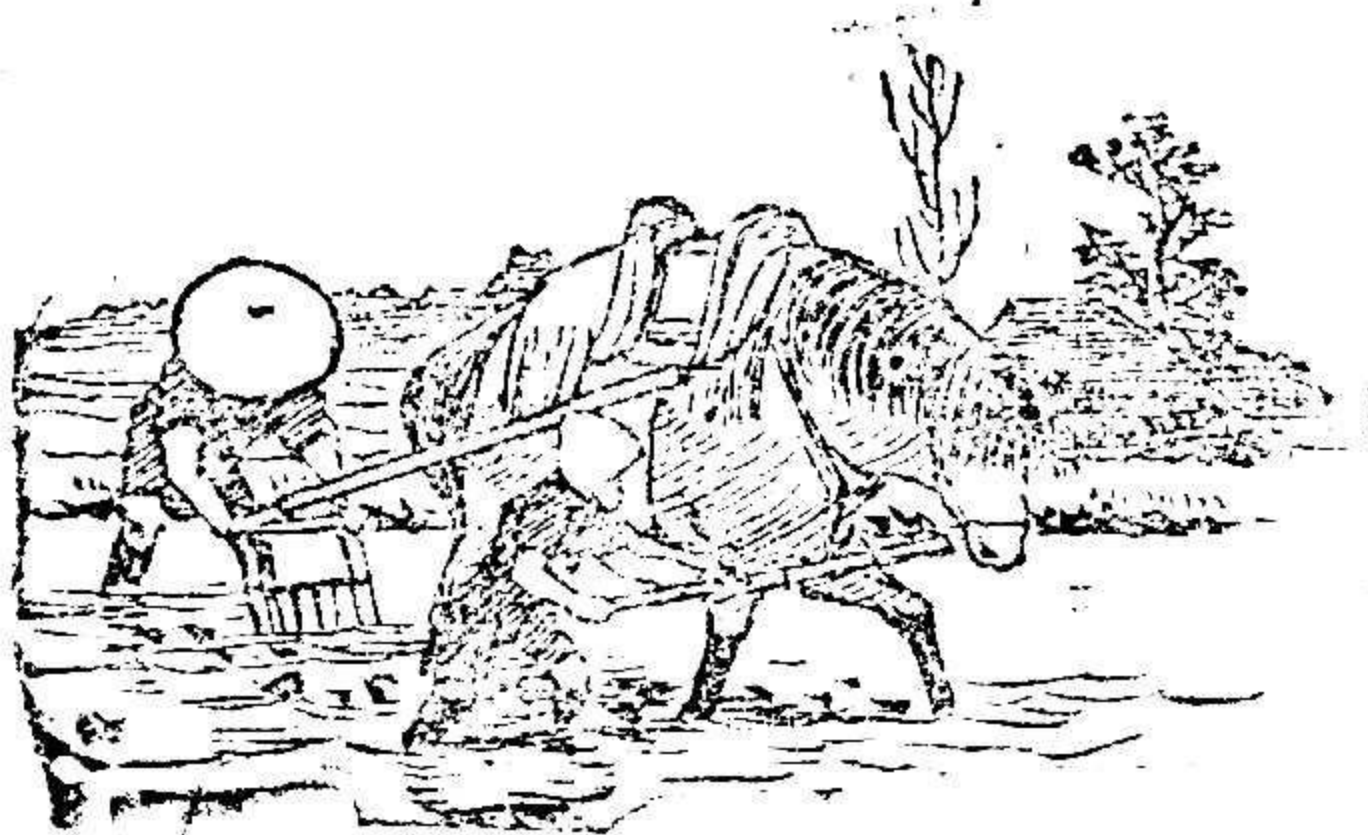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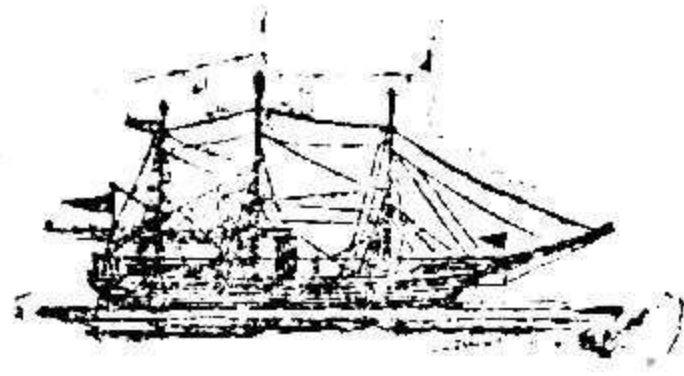
與之競。任外國人之壟斷其利而去。是非獨利權之失。抑亦我國民之恥也。中國創辦招商局亦數十年。於茲矣。曾無片船隻輪越中國海岸一步。以窺太平洋者。乃至國中內河之航路。亦為他國人所專擅。招商局至與立約某地為外國公司所專航。某地為招商局所專航。某地為外國公司與招商局所合航。內河權力且不能保。遑言外洋權力哉。彼既能來。我不能往。烏望海權之發達。商業之繁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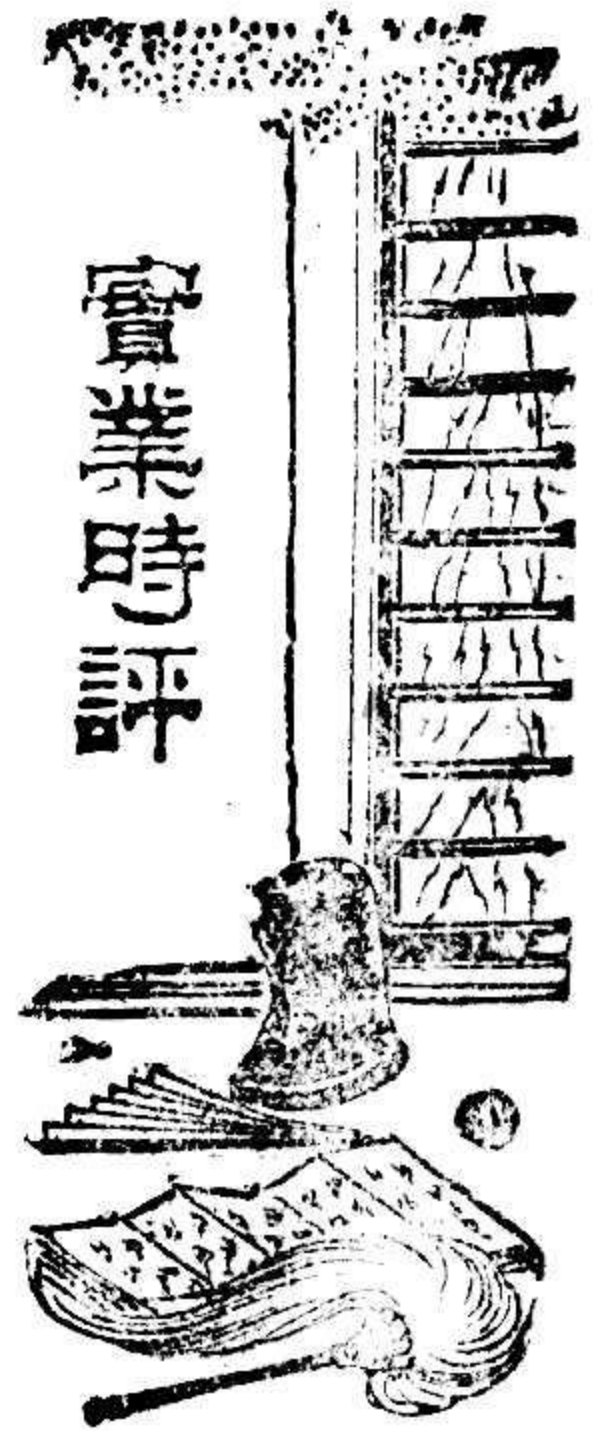
嗚呼。一小民難與圖始。自古然矣。而中國今日之人。為尤甚。莫為之倡。雖大利所在。逡巡而莫之顧。有一人創始。則萬眾踴躍。蜂擁蟻附而趨之。此中人之恒態也。以中國之大。僅此區區一公司。亦復何能為力。然既有倡者。吾敢決踵起之日增月盛也。

該公司創立之始。擬先在歐洲租賃輪船。以備駛用。待造船既成。然後易用己船。其行期則定於二月二

批評門

十九日首次啓行。其航道則起點香港。取道上海日本檀香山直達墨西哥之文沙尼埠。歸途順至舊金山。然後回航橫濱云。





實業時評

●川漢鐵路公司

近見日本報稱我四川之紳商有開設川漢鐵路公司之議。其資本五千萬兩。內一千萬兩由創辦人認。一千萬兩在四川省內招股。其餘三千萬兩在上海、廣東、漢口、安慶等處招集。期以五年內竣工。路成以後。以所得贏利十分之四納於政府。作為路稅。四十五年後。全路皆歸於政府。已擬定章程二十條。呈請外務部云。

其豫定之線路。則自漢口經宜昌巫山雲陽至萬縣。迂繞重慶經大定內江資陽簡州達於成都。是為幹線。自成都分岐。一西北行至懋縣。一南行至合州之

實業時評

富順是為支線。凡延長四千一百餘里云。其章程內最重要之一條。則外國資本一概不許侵入。是也。夫以現在中國人之實力。辦此五千萬金之鐵路。本尚非難。但不識創辦人對於國民之信用。何如耳。不然。蘆漢鐵路當初辦時。何嘗不嚴斷外資。何以卒以比利時之名號。而歸於華俄銀行之掌握耶。寄語當事者。不可不鑒。

抑吾國人辦路辦礦之往例。往往有揚言不借外資。而創辦人所認之股份。已全屬洋款者。如前者山西路礦其往事也。此實賣國而欺國民。其罪擢髮難數。吾知四川之紳商愛國自愛。未必爾爾。吾更祝其必勿爾爾。

若誠能實踐不假外資之言。履行五年竣工之約。則吾國將來實業進化。其必託始於是矣。創辦人之功德。不亦偉耶。

●檀香山華工對於禁約問題

檀香山由新中國報有「抵制禁例政策」一篇已錄登本報前號。茲本館接到該處來函言檀中華商經已在中華會館決議實行此策已分派委員到美國香港菲律賓等處游說聯合實行此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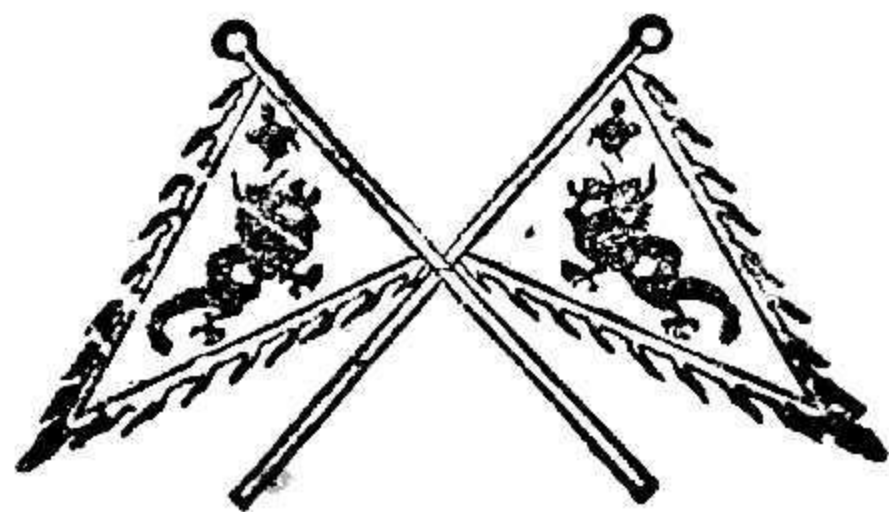
又聞駐美公使梁誠聖路易博覽會副監督黃開甲皆極贊此議。

此策果能實行則民間實力之反抗比諸外交之提議爲更有力且其活動範圍較外交更易著手甚善甚善。

此策果能實行則能使我民知自力之可用能使我民知生計上對外競爭之理想及其能力與其方針於無形中裨益于國民教育者殆不少甚善甚善。

此策果能實行乎吾深望於我在海外之同胞吾深望於我在海內消費外產之同胞吾更深有望於檀

香山派遺之委員





◎我國最近實業上之污點

長沙孤憤子寄

嗚呼我國實業上最近之二大污點其湘紳售商船之事件乎其皖吏賣礦產之事件乎湘紳皖吏誠吾國實業界破壞之巨子也
 開濟輪船公司原係湖南人所設立航行漢口長沙岳州湘潭一帶地方即兩湖輪船公司是也近頃日本人舉國歡迎欲以四萬金攫得之爲己之囊中物湘紳張祖同平生好金錢又因其價較元價（二萬金）已多一倍故不商諸全省市民遂獨斷私與日人三好氏立約並與以長沙小西門城外之停泊場

實業時評

及其附近之地張氏之志雖微而其謀不可謂不狡矣雖然湘水有靈必不落于島夷之手張氏不幸恐未能得四萬之金後卒因在日本之湖南游學生作「嗚呼湖南之實業界」登諸游學譯編痛罵張氏又有電阻止此事且因違期三日市民遂執爲翻案之具返其金而拒之吾聞之轉憂爲喜喜收回洞庭湖數千里之航路權也轉樂爲悲悲奪去張祖同四萬金之利權也
 一波稍平一波又起誰知皖撫聶緝槩等好金之徒亦仿張氏之標本于是賣皖省十五州縣礦產之事出現將績溪銅陵廣德寧國歙縣與英華倫公司定約勘驗以本年（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爲限過期則合同作爲廢紙潛山宿松懷寧涇縣繁昌太湖與英安裕公司定約以明年（三十年）四月爲限廬江定遠鳳陽壽州與巴西義利公司定約以明年六月

批評門

爲限。而華倫公司之約。係武備學堂提調唐某所訂。定有云。無論洞口若干大內中開採礦路。無有定界。雖千百里。若無不可者。尤爲荒唐。可恨。旋以日本之安徽留學生聞之。遂作一篇文字。分送于京外內之皖吏。力抵其非。故聶撫終被安徽御史所劾。新撫誠公。頗願挽回利權。加以該省留學生文字之力。于是礦產奪回。聶某遂去。嗚呼。果爾。則聶某洵可憐人也。

湖南洞庭湖之航路。權安徽十三縣之礦產。權雖皆已收回。然吾國實業之史上。已成二大污點。雖傾洞庭太湖之水。不能去其污跡矣。無已。則莫若研究實業學問。設立實業學校。以發達我國之實業。以收回我國實業之利權。以蓋掩我國實業之前愆。則我國之實業。其庶幾有步乎。是故湘省之所以有實業學校之設也。





●日人侮我太甚

(敬告東京留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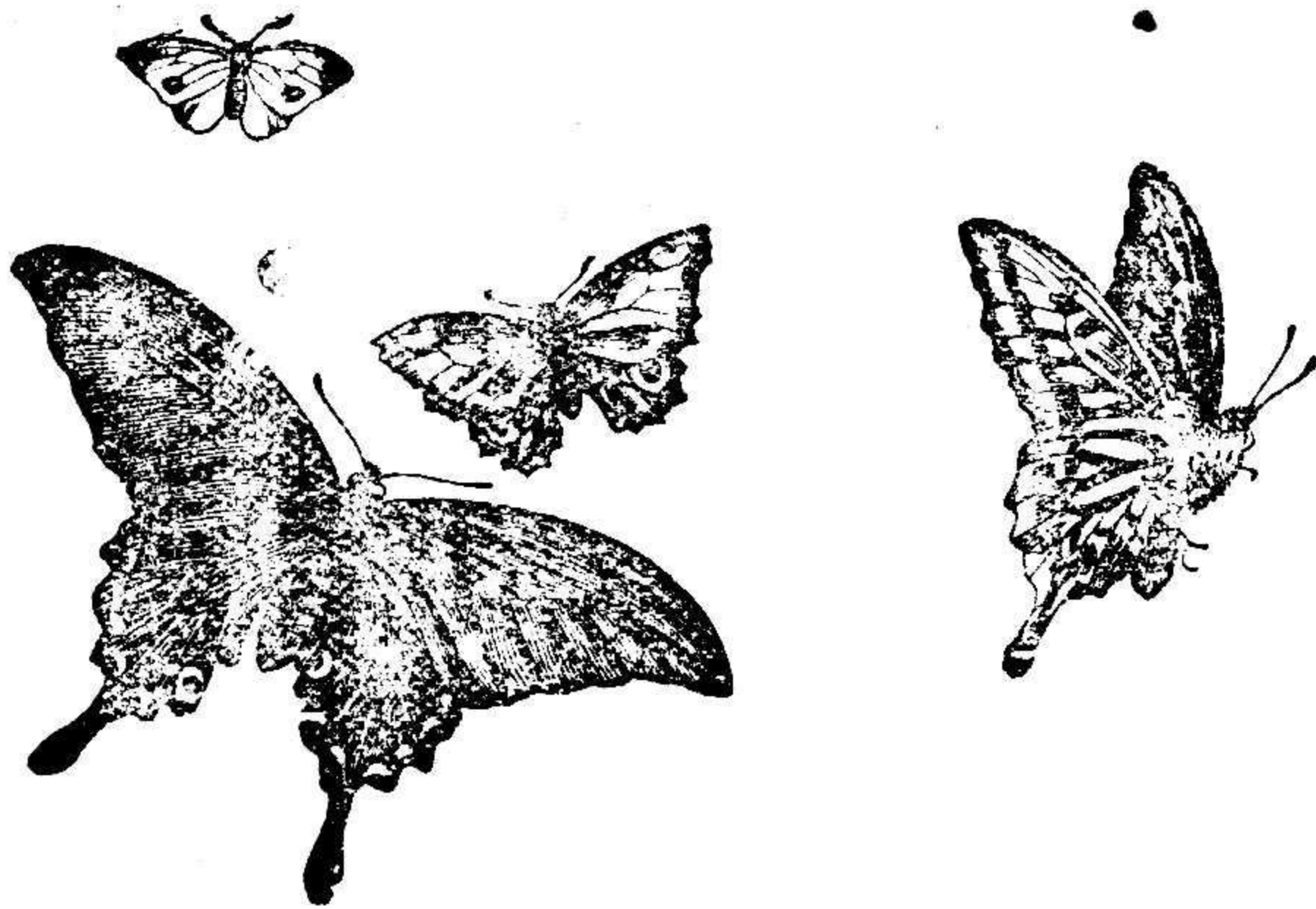
日本於今年三月在大阪開博覽會。蓋此邦空前之大會也。其中有所謂「人類學會」之出品。乃將地球上各野蠻人種。各雇一人。置會場中。以備觀覽云。此事各國博覽會所常有也。乃日人竟擬於其中置一中國人。撫拾我一二舊俗模肖其腐敗之態。以代表我全國嗚呼。其侮辱我實甚矣。日本與我同為黃種。雖彼三十年來政治學術之進化甚速。要其社會之文明程度。不過與我相頡頏。或視我猶不及焉。今乃為無禮之舉動。亦適成其為島民之器度而已。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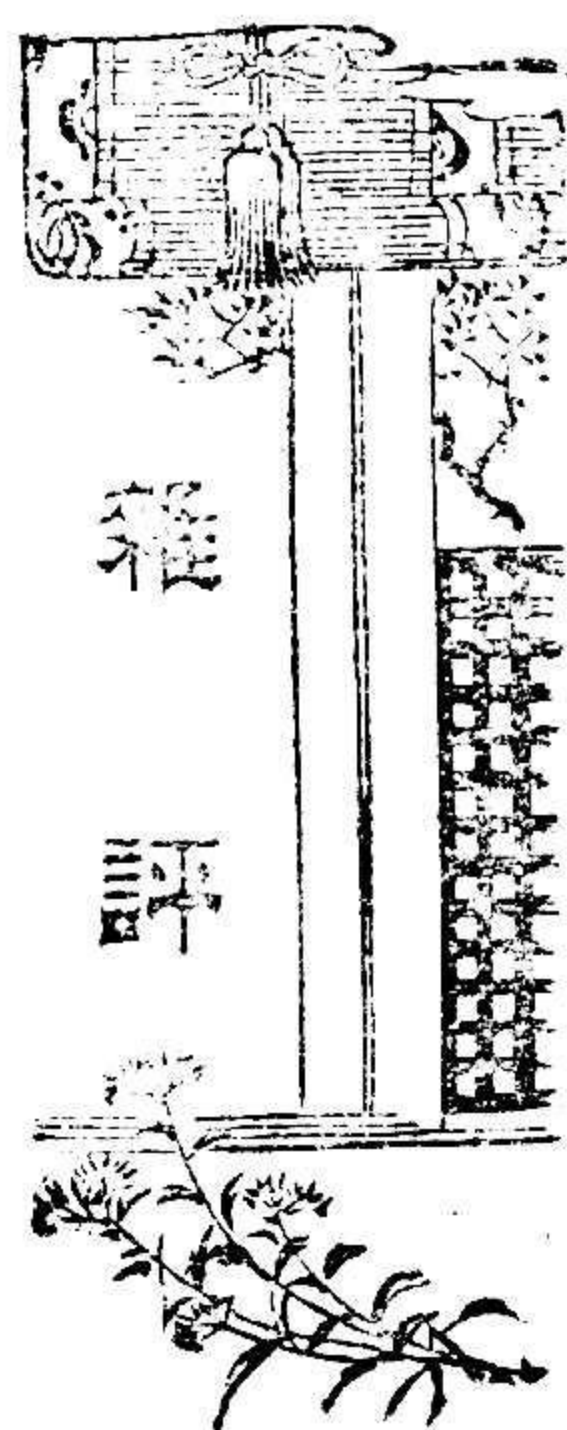
雜評

污蔑我中國。而日本亦寧能獨榮焉。而以此傷害兩國國民之感情。何為者。可笑可歎。日人以野蠻之名加我。不足責也。願我遂甘受此野蠻之徽號乎。我袖視之。則是我默許也。我自認也。若此事者。苟政府稍有實力。稍知廉恥。則宜極力反抗者也。而今政府既不可望。則吾不得不有。望於政府以外。

聞前者美國芝加哥之大博覽會。亦嘗以今日日本所以待我者待日本。雇一日本人手挽東洋車。以代表日本風俗焉。日本留學生在彼者百餘人。極力運動反抗之。乃撤去。今我國學生在東京者幾千人矣。此等事而猶不動。公憤不爭。國體我輩更何面目。以居此都矣。學生諸君。學生諸君。其聞之乎。其思之乎。

批評





●英人之文學劣敗於波亞

英波之役。百兩世紀。英人竭獅子搏兔之力。僅能保優勝之名譽。雖然固有未盡然者。倫敦某叢報有論南非戰爭之著述一篇。據稱此役英人從軍者三四十萬人。至今無一人能著一書記述戰地之情形者。實咄咄怪事也。波亞人則不然。戰役以前。及戰酣之際。波人雖喋若寒蟬。無一表見。一旦釋鎗執筆。其文學之滔滔。有令人驚絕者。如前大統領古魯家將軍的由活將軍寶薩將軍底拉列之夫人。其著述皆已公於世。又士達因氏之義戰紀事。菲爾純將軍之從軍日記。皆不日出版。此等著書。非戰術上皆具非常

雜評

之特識。有絕倫之天才。即其文學亦汪洋恣肆。驚心動魄云。嗚呼。英人於武事上雖戰勝波亞。若夫文學遂不得不劣敗。彼區區新造之民族。而所蘊抱之能力。若此。依天擇物競之公理。吾祝波人之不長爲人下也。

●師生革命

山東學政尹銘綬。協辦大學士徐郃之門生也。師生之誼。向來投契。乃近來忽有揭參徐郃一事。於是徐郃交部議處。而尹銘綬則以述近報復。一併交部議處。頃見上諭徐郃革職留任。尹銘綬亦降三級留任。是則最新鮮之問題也。其原因複雜。不可以不志。尹在山東學政任。常與徐郃通函往來。固師生之常例也。辛丑六月有高唐州優廩生郝祖脩持徐頌老手書造尹。書中稱美郝生才思不羣。特介其相見。言君一見後。當信老眼之無花也。蓋并無請託之切據。

批評門

惟於優廩生之優字。加三箇圈於其旁。一若示以此人之當與優貢也者。尹喻其意。亦竟不與郝以優貢。改試策論後。禮部頒行之條例。無錄科之專條。尹移文禮部詰問。禮部以爲大辱。實則錄科條例已括於一名詞之內。尹未深察而遽詰禮部。禮部掌印深銜之。旋尹以所取之某生有異才未經歲考。遽破舊例而取優貢。爲之奏請。交禮部議奏。禮部痛駁之。某生之優貢撤去。而尹得罰俸九箇月處分。尹乃大恨。頌老先既請託於我。我不取郝生優貢。而彼乃以我取之優貢爲報復。是不可以不舉發。乃以頌老密書黏鈔焉。徐尹俱被議。而郝某不得優貢。後報捐二萬金賞舉人。旋由舉人捐郎中。尹舉發後。而郝之舉人郎中並撤銷。

記者曰。拜認師生。高廟以爲朋黨之漸。懸爲厲禁。然此風卒不可革。沿習愈甚。有拜門稍遲。而適貽終身

之累者。操用人之柄者。其榮若利。則必于門生占多數。于是老師之尊。如神聖不可侵犯。自京師梁僧寶磨勘舉發。而全慶潘祖蔭四總裁降革。梁亦不敢安其位。而終廢于家。今尹之舉劾其師。爲梁後僅見。假尤而倣者接踵。則大老皆不敢有門生。得不曰。師生之大革命乎。然梁之舉發。爲公。尹之舉發。爲私。其反對於師。則同。而形式絕不相似。梁以不得安而去。而尹此以降官。是亦政府大老擁護師生之權利。而借尹以爲懲創者也。尹以不能取一優貢故。至以美官爲之殉。若不愧古人愛士之風。然尹以鼻隨輕躁者于時。其所拔未必有佳士。徒演出一朋黨相軋之活劇而已。雖然。亦足以震撼京朝大老之腦筋。而爲一大紀念云。



雜評

●以德報怨

日本報言中國政府。以庚子之役。賞外國將士以寶星。日本得此寶星之賞者百有餘人。中國諸報亦喧傳其事。嗚呼。中國政府之舉動。誠有不可思議者。義和團之無端發難。仇殺外人。誠可謂野蠻之舉動矣。然固前日政府獎勵而嗾使之。小民何知。盲從政府而釀成巨禍。乃首事之時。獎國人之仇殺外人者。事敗之後。又獎外人之仇殺國人者。既入其筌。又從而招之。小民其何所措手足矣。

庚子之役。雖無失和宣戰之明文。然京津鏖戰。年逾兩月。則固兩軍對敵矣。兩軍對敵。雖以宋襄之仁。亦

雜評

僅不重傷。不禽二毛而止耳。若取敵人之傷。我禽我者。而賞之。抑何顛倒舛謬之至於此極也。且聯軍之入京也。都城破陷。宮禁殘破。陵廟震驚。乘輿出狩。是誠我百世之國仇。彌天之國恥也。建德使紀念之碑。派謝罪各國之使。亦曰勢窮力屈。無可如何耳。今忽追念前勳。論功行賞。則是出於酬庸報德之至誠。而非外人所強迫也。則是不以都城破陷。宮禁殘破。陵廟震驚。乘輿出狩。爲國仇。恥而直以爲國光。國榮也。夫破都城。犯宮禁。震陵廟。驚乘輿。而反曰有功。外人則誠有功矣。我當國者之罪。則又居何等耶。

然推政府之意。彼固曰外人代我平亂。我故以是酬其勞也。當日戰事之是非。且置勿論。然此亂也。國內亂耳。以四百餘州之堂堂大國。不能平此區區之內亂。而反使外人代任其事。延外人干涉我之內政。任

批評門

外人攫奪我之主權。主權盡失。國非其國。天下之大。恥奇辱。孰有過於此者。夫行賞者。固克敵凱旋快意之事也。不引爲恥辱。而反以爲快意乎。我國內亂。方興未艾。外人之欲代平亂者。久已環伺於門。不知我國政府。更懸何賞。以待之。八國平亂。勞誠不小。然四萬萬之兵費。亦足爲相當之酬報矣。是亦不可以已乎。

嗚呼。聯軍之入京也。以待野蠻者待我。殺戮慘酷。殆無人理。彼外國之人。且日於報章揭其惡。而聲其罪。誠不意本國人。方以爲罪者。敵國人反以爲功也。李鴻章見俾斯麥。自陳其平髮捻之功。俾斯麥應之曰。自殺戮。其同種以爲功。吾歐人所不屑。嗚呼。自殺戮。同種以爲功。尙爲歐人之所恥。今他族殺戮我同種。而我國反以爲功。何度量相越若斯之甚也。嗚呼。數年以來。我國政府以媚外爲惟一政策。苟可以得外

人之歡心者。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今乃至以此爲獻媚之具。嗚呼。彼衰衰諸公。寧復知世間有廉恥事。獨不知我國民聞之。其亦顏汗否耳。其亦寒心否耳。

●張之洞保護報館版權

張之洞禁報之事。數見不鮮。聞者亦司空見慣。付之不議不論矣。頃南京學宮旁。有鳩集股本。翻印清議報者。張之洞聞之。札上元江寧兩縣。拿人搜書。嚴禁翻刻。此固張氏長技。無足怪異。然吾聞留學生出有「湖此學生界」內地人鮮知之者。雖有知之。然所謂大人先生者。輕其爲學生報也。咸緩置之。昨張之洞電駐日本公使。令禁其出版。內地諸人聞之。乃大相驚異。該報遂驟增千數百份。(上海報云)該報受張之洞之賜。誠不少矣。頃方爲湖北學生界。紹介新著。今又復爲清議報。保護版權。外人誰謂張之洞仇視報館。豈不太冤。

●博覽會人類學館事件

日本博覽會中。設人類學會。將置一二中國人於其中。標我一二腐敗舊俗。以代表我國民全體。以與野蠻人並列。此事喧傳久矣。頃神戶領事官蔡勛。起而反抗。親赴大阪。援據正理。以與日本力爭。聞日本官尙互相推諉。然大約可望撤去云。我國通商以來。派公使於外國者數十年矣。然所謂外交官者。類不自知其責任之爲何。惟以其保舉甚優。遂視爲終南捷徑。故其一舉一動。無不損辱國體。即有一二稍知自愛者。亦皆恇怯無能。其視外人也如神明。如天帝。故有交涉事起。則畏外如虎。縮首如龜。不問其事之關係於國家之利害者如何。關係於國民之得失者如何。但聽外人之命令。處分唯唯。諾諾。奉命惟謹。曾不敢發一言。以與之反抗。求一識見深遠。手腕靈敏者。則更難於登天。今日日本此事。蔡氏獨能與之抗辯。反

復申論。侃侃力爭。其後效雖未可知。然日人無禮。其曲在彼。爭之不已。度日人當不敢力持初議。夫蔡氏之爲人。吾未能詳知其如何。然其能愛顧國體。敢與外人反抗。置之我外交官中。固可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矣。

蔡氏交涉。未有成議。留學生深憤其事。聞有公函致振貝子。及中朝所派往觀會之諸貴人。謂日人以無禮辱我。止其勿來。日本政府聞之。懼大傷兩國之感。情也。議令撤止此事。現方與大阪府在交涉中。六七年來。日本國中。輿論倡與中國提攜之論。其果有聯結之誠心。抑別有利用之政策。是非吾所敢言。然其曲意以媚我政府。則固衆所共見也。兩國交涉之事。我退則彼進。我進則彼退。我誠持以強硬。竊料日人必不敢以區區一事。失我國之歡心。嗚呼。彼日以特別優待之券。徧致我國之達官貴人。而顧於萬國畢

批評門

集○高○日○其○勝○之○地○爲○此○無○禮○之○舉○動○以○辱○我○國○體○侮
 我○國○民○彼○達○官○貴○人○亦○中○國○國○民○之○一○也○優○待○乎○優
 待○乎○招○之○來○而○撻○之○市○耳○特○不○知○我○國○之○達○官○貴○人
 亦○有○此○公○憤○否○也





雜評

○日本教習之金錢問題

上海文匯西報言北京大學堂所聘之日本教習。訂明月送脩金六百元。今該教習以中國銀價下落。要索中國須照日本金幣伸算。當月送脩金一千一百元。此言吾未敢確信。然該西報固鑿鑿言之矣。夫北京大學之教習。固諸大夫國人所敬禮而仰望者也。今乃爲此鄙瑣齷促之舉。動該教習無亦太不自愛耶。

以月脩六百元而延一教習。以待歐人。則吾不敢知。以待日人。則已豐腆不菲矣。大學堂爲中國之學堂。教習爲中國所聘用。脩金由中國所致送。試問不用

雜評

中銀。更將何用。該教習果以爲菲。可勿就其聘也。即就其聘。亦可於訂立合同之始。聲明致送脩金。須伸日銀也。乃就聘之時。含糊其詞。至今日而忽爲此無理之要素。豈謂合同訂定四年。今雖婪索。中國亦不能遽行辭我邪。此鄙賤之舉。動出之工師商人。猶以爲恥。願以品行純潔。學問優長。高擁皋比。抗顏爲師之教習。而覲然出此。豈真如攫金於市者。見有金不見有人邪。島人根性。可笑可憐。

庚子之賠款。和約中未切確指明當用何幣。至今日而用金用銀。各國紛爭不已。中國將於虧損之外。更受額外之虧損。然此戰勝者之迫脅。外交官之狡獪。猶之可也。今以我所雇用之教習。亦以外交官之手。段。非理相干。肆意要素。主權已失之國。用一教習亦大不易事。言之痛心。

嗚呼教習師也。今無理求金。非師道而市道矣。彼爲

批評門

市道。吾且與言市道。貿易於倫敦者必用英金。貿易於柏林者必用德幣。事所必然者也。今我學堂致送脩金。乃曰當伸用日幣。然則吾商人貿易於橫濱神戶。可以折用中幣乎。且即以日幣言之。日本雖用金本位之制。然其貨幣市價之漲落。與中幣比較。固猶十與十二之比例。雖極漲時亦止十與十三之比例耳。以六百元伸算。亦極八百元而止耳。今乃曰一千一百元也。不必問其人之學問。教育。有值此重脩之價格與否。即此一言。得無近於欺謾乎。吾見日本士夫。常言維新以來。智識學問。雖有進步。而風俗道德。墮落殊甚。言之痛慨。舉為中國之戒。吾頗疑其言之稍過。以為有激而言。今以此事證之。斯言不謬。

中國崇拜外人。久成惡習。庚子而後。此惡劣根性。入人尤深。但使其人碧眼紫髯。則不問其為市廛賤賈。尊崇信任。無所不至。往者湖北聘一西人皮匠。以為

電學師。久成笑柄。近年以來。則頗移其信任西人。而信任東人。去年盛宣懷派十人往美留學。託之傅蘭雅。請其照料。學生抵美之後。傅某乃種種剋扣。種種阻難。學生至大與齟齬。寓書返國。備陳其艱苦憤恨。傅某固彼教士。所謂熱心為中國者也。其腐敗鄙詐。乃如此。今日本教習。又有此舉動矣。孟的斯鳩之言曰。『託事於與我不同利害之人。最為危險。』此雖小事。亦可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矣。崇拜外人。信任外人者。當亦少有所懲。

○情深一哭

杜甫詩。爺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千雲霄。蓋支那人。之性質不樂從軍。此詩其代表也。八旗衛隊。挑往保定。分班選練。此非從軍也。而瀕行之日。戚黨哭送。相望霧裳。若恐此去將為無定河邊骨也者。少陵之詩。何曲肖耶。此

輩掛名軍籍，百年以來，祖父弟兄未聞出都門一步。嬉娛大道，飲食衍衍，訓練且以爲大戚。况復里門輕出，瀛車並載，妻子友朋，得不以爲永訣耶？若告以日本，送人從軍，有所戰死之祝語者，必將詈爲非人矣。

○鹿傳霖之特質

鹿傳霖以勤王爲美名，借此行以償其大欲。帥羸卒北行，逢駕出走，止于山西。其時進重關百二，天險可据，力請入陝者鹿傳霖也。鹿爲剛毅之代表，剛死去，鹿代爲頑鋼黨之首領，入軍機後，力持壓制主義，以鋤遏新機爲獨一無二之宗旨。善媚榮祿而驕同僚，鹿所言榮無不樂從，榮祿欲掩天下之耳目，或聞取一二無聊之新政而試行之，鹿傳霖阻之，遂并此無聊者亦不辦矣。鹿以子若孫頰頰淪喪，不無鬱悶，知榮祿之必堅留已，乃陽言辭出軍機，軍機何地，向非逐出，從未見自己辭退者，而謂鹿傳霖肯出此耶？或

曰：回鑾後之新政，何以明鹿傳霖之不與也？曰：殿試卷不加橫格，朝考卷加橫直格，此孫壽州之特識也。策論許引本朝掌故，例得抬頭，榮祿之特識也。而鹿傳霖獨無表見，此所以不能從二公之後，以與于新政黨之列歟。

○奴界之小革命

盛京將軍增祺奏言盛京旗下壯丁，係罪人子孫及因案株連者，向例止充兵役，不得應試入官，誓諸朝令，倡優皂卒，三代即爲平民。况此項壯丁，宣力二百餘年，罪非由己，情原可恕，刻當興辦學堂，擬請以此類壯丁，得行附學，得旨依議。案罪人不學中國儒家，亟稱之中國號稱崇儒，惟此類絕不肯假借壯丁以罪人子孫二百餘年，儕於歐西古代穢人之列，爲最野蠻之制。歷任大吏，無人能念及此，爲請脫籍增祺此舉，差足附林肯革除奴界之末光，然向非興辦學

批評門

堂則未必遽議及此學堂之成效不可知。然已先爲此類壯丁儕於平等之域。可謂差強人意。

○閱報之干涉主義

湖北近出一湖北學報。聞有卒業學生某君爲之主筆。而武昌府知府梁鼎芬總辦其事。其報吾未之見。內容如何。不可得而知。然以梁鼎芬主持其事。則其報必能釐正文體。清真雅正。掃自由之謬論。作官樣之文章。可想而知也。報出銷路不啻。費用無着。乃遍飭屬中之州縣及諸局。令其認銷。勒令善後局銷二百分。牙釐局銷百五十分。其餘諸局無不勒其各銷若干。且遣人勸諭候補諸員。謂有能多銷此報者。行將委以優差。然如此干涉主義。武昌府赫赫之勢力。止能行之湖北。外此非其所及。則報仍未必啻銷也。吾聞西人有刊賣告白者。其告白頗長。謂閱此頗費日力。當少有報酬。以償其損失。乃每一告白綴以五

仙。梁鼎芬果欲此報啻行。則何不倣此妙法。

四



雜評



●待野蠻人之法

黑龍江額爾古納等處貧民。向以淘挖金沙為業。前日俄人忽以為匪。鎗斃二百餘人之多。黑龍江將軍現正擬理辨此事。然事甚棘手。殊費躊躇。嗚呼。人命之賤。至華人則真螻蟻之不若矣。歐美有保護動物協會。雖一雞一犬一蟲一魚。苟有以非理而虐待之者。則必加以懲罰。文明國之雞犬蟲魚。尚有憑藉而不受虐待。今黑龍江之二百餘人。固翹然高等動物之人類也。顧橫被蹂躪。曾不得與雞犬蟲魚比。四萬萬之人口。雖多。其亦何堪此禽獮。

庚子之役。義和團仇殺教士。泰西諸國。譁然狂叫。謂為文明之毒賊。人道之公敵。及京津既陷。彼乃更肆意掠殺。良莠同殲。其所殘殺。乃百十倍於義和團所

雜評

殺之洋人。自津至京。數百里。幾無人烟。而彼更揚言解釋。謂待野蠻人之法。例應爾爾。然此猶曰激戰之仇憤也。今黑龍江數百人。又無端橫受屠戮。文明乎。人道乎。待野蠻人之法。例應爾爾。乎德意志學者之論。惟強者乃有權利。豈惟權利。文明人道。亦惟強者所私有耳。彼挾強國之勢力。我乃無國之羈民。彼刀俎而我魚肉。固其宜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孤露窮兒。其將何所訴耶。

西士之言曰。強者與強者遇。以道理為勢力。強者與弱者遇。則以勢力為道理。我而弱者。我而無勢力。則區區二三百人之生命。曾何足算。

●嗚呼榮祿

北京電報云。十四日早。榮祿死。

嗚呼。榮祿死矣。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嗚呼。榮祿竟死。

批評門

榮祿固數年來爲我國政界中主動力之人也。戊戌之秋，幽囚皇上，推翻新政，盡復其頑鋼昏膠之舊政，而顛倒抑又加甚，遂使我中國黯黑無復天日。慘沮無復生氣，內則壓輓國民，外則橫挑強敵。庚子之間，嗾釀義和團之大變，以至損失國權，重負賠款。舉我中國而置之列強監制轄治之下，遂使虛弱垂危之中國，經此峻伐吐泄，而氣息奄奄，病成不治。雖中國之衰，其原因不獨在榮祿，然數年以來，彼獨攬大權，噓餒揚波，絕我中國之生機，速我中國之死。期以一人之力，乃至大局敗壞，不可收拾。今日雖死，死已晚矣。

雖然，彼數年來，飛揚跋扈於政界，守舊仇新，犯上謀篡，割地鬻權，天下人士側足怒目，無不思食其肉而寢其皮矣。今一旦自斃，爲我中國去一附骨之大毒，拔一喉咽之大梗，使政界有一線光明之望，天下人

士喜可知也。雖然，天下人士其無遠喜。一國之興，必其國民之熱心、強力、智識、才能卓然，足以自立，而後其國乃興。一國之敗，亦必其國民心渙力靡，智下才劣，靡然日趨於腐敗，然後其國乃敗。其在之興之敗之者，不過乘此潮流而爲之代表耳。今我國民方在蒙昧幼稚之中，無自治之才，缺自立之力，而上之在政界者，又如積糞之羣蛆，今榮祿死，豈無他榮祿之繼起？一榮祿死，豈無衆榮祿之叢生？即果無榮祿之繼起矣，以我國民今日智識才力之程度，中國果遂即能振起乎？不自培其國民之智識，才能以自爲一國之主人翁，一國之主動力，而徒冀幸於一二在上之去留生死，即此心力已缺，國民獨立之性質已非，中國前途之佳兆矣。榮祿不死，將如之何？榮祿雖死，又將奈何？

雖然，榮祿固我國政界中主動之人也。今一旦自斃，則政府必稍有變動，從此中國政界或可少有活氣。



雜評

● 港人電逐桂撫

王之春借兵法人，大動國民之公憤。上海首倡電爭。廣東繼之。杭州繼之。皆致電力爭此事。旅港士商。大集同志者百餘人。會議於油麻地某學舍。決定二事。
 (一) 先行致電政府及桂撫。聲斥王之春之罪。逐令去職。
 (二) 與東京上海各學生。聯義勇隊。以救中國之危難。今錄其電文如左。

(致外務部電) 北京外務部鑒。王之春不孚民望。宜即革職。否則國民軍起。代政府誅之。旅港國民電 (致王之春電) 王撫鑒。物議沸騰。宜即引退。倘仍戀棧。公憤難容。旅港國民電。

雜評

吾聞日本某政客之言曰。『通商口岸之人類多無愛國心者也。』吾頗疑其言之有理。今觀港中諸人之舉動。則又知其言之有不盡然也。各省之電爭此事。類皆侃侃能持正義。而港中諸人之詞。為尤厲。夫港中諸人。寧必有怨於王之春哉。徒以王之春。獨地賊民。我同胞均受其害。政府既庇而縱之矣。若不聲罪致討。則彼以吾民為可欺。謾府吏肆無忌憚。為害未知所終。今嚴詞斥之。雖未能遽令去職。然衆怒難犯。王之春亦少有所懲。

東西諸國之執政。無不以輿論為去留。彼執政者固人民之公僕也。主人有去留其僕之權利。是固理所宜然。我中國主僕易位久矣。民之視官也。如神聖。官之視民也。如奴隸。肆情凌虐。任意壓制。亦惟吞聲飲恨。而莫敢與爭。固謂奴隸之苦。分宜爾也。今忽自知其為主人起。而自當監督之任。雖未能實行其去留。

批評門

公。僕。之。權。利。然。既。知。有。此。權。利。矣。則。必。能。求。所。以。實。行。之。方。法。中。國。民。權。之。發。達。當。不。遠。乎。

● 謠言乎事實乎

俄人之謀滿洲也。背撤兵之期約。為七事之要求。明目張膽無所忌憚。東西之報章電信證據鑿鑿而言之矣。及受美人之抗詰。則宣言以自釋曰。此無根之言。外人之所捏造者也。王之春之撫廣西也。借法兵以平亂。貸洋債以充餉。明目張膽無所忌憚。東西之報章電信證據鑿鑿而言之矣。及聞諸省之抗爭。則欺謾政府以自釋曰。此無根之言。外人所捏造者也。最樞機之外交謠言二字。可以解釋之。最重大之罪名。謠言二字。亦可以出脫之。王之春之狡獪。殊不在俄人下。然俄人宣言要求諸約。為謠言也。列國信之。非信之也。彼既有此謠言。即當撤銷此要求。既可撤銷要求。

二

則謠不誣。非所問也。王之春宣言借兵貸款之為謬言也。政府信之。其果信與否。不敢知。然彼既有此證言。即可為之彌縫掩飾。既可彌縫掩飾。則謬不誣亦非所問也。嗚呼。列國之對俄人。其外交手段。固應爾爾。奈何我政府亦欲外交手段。施之內政邪噫。

● 哀哉亡國之民

俄國之歛西涅甫地方。忽紛起而排斥猶太人。雖逮捕八百人。而騷亂未已。猶太人洶洶奔走。顛仆道路。商店盡閉。商旅不行。猶太人之被逐也。屢矣。每一被逐。則僂斃道途。顛轉溝壑者。不知凡幾。天地雖寬。曾不能得一託身之所。流離困苦。甚於狗馬。而文明之國會。不以為悖於人道者。亡國之人。例當受此慘酷也。嗚呼。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四民公會

甲午而後。合羣之聲。囂然遍於中國。強學會倡始於北京。而聖學會。南學會。保國會。紛紛繼起。然類皆士夫爲之。未能合四民而結一大團體也。戊戌而後。稍一頓挫。然內憂外患。日戟刺於國民之心腦。故政府雖極力壓抑。而民心愈奮。民氣愈張。洎乎今歲。事變益急。廣西滿洲之事。相繼並起。各省電爭。舉國喧擾。上海紳商。知非合大羣。則不足以應此大變也。於是。有四民公會之設。議建一議事廳。以爲會議之所。設一中學校。以爲儲材之地。簽名入會者。已有一千餘人。而倡其事者。則爲馮君鏡如。

俄人之要求憲政也。以學生農民爲中堅。而以衣食於傭工一千餘萬之工人爲之後勁。歐洲諸國之革命。亦莫非都會之新聞記者。學生與夫邑鎮之商人。一切中流人士爲主動力。以彼例此。四民公會者。其或他日改革中國之根據地乎。

然俄人之請求代議政治也。學生之騷擾。農民之暴動。已累百數十年。俄政府摧以兵力。制以警察。撲滅不遺餘力。然屢仆屢起。至今年。遂有自由救論之宣布。而得俄皇之讓步。蓋壓力者。恒視抵力之大小。以爲強弱。故外力之壓抑。雖強。然內力之團結。既固。則外力強而亦弱。外力之壓抑。雖弱。苟內力之團結。既弛。則外力弱而亦強。彼俄皇者。擁精銳之陸軍。挾完密之警察。以行其專制。其勢力不可謂不強。然卒不能不讓步於學生農民者。則以彼等之驚悍堅忍。足以弱俄皇之勢。而屈之也。四民公會。今始發生。他日

批評門

政○府○之○干○涉○官○吏○之○阻○壓○固○意○中○事○誠○能○團○合○以○抵○
 之○堅○忍○以○持○之○則○區○區○之○外○力○寧○能○摧○我○民○權○然○吾○
 國○人○士○類○多○志○行○薄○弱○事○之○始○也○意○氣○激○昂○蜂○擁○蟻○
 集○未○及○數○月○則○已○互○持○意○見○爭○攬○事○權○齟○齬○紛○紜○至○
 相○敵○視○黨○爭○既○潰○裂○於○內○壓○力○遂○乘○之○於○外○遂○一○蹶○
 而○不○可○復○振○一○闕○之○市○奚○裨○於○事○哉○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任○重○道○遠○終○之○實○難○吾○祝○公○會○之○成○立○吾○
 更○望○公○會○勿○逸○前○者○之○履○轍○而○有○以○終○之○也○

● 呂海寰乃敢與國民宣戰耶

廣○西○滿○洲○之○事○起○各○省○皆○馳○電○力○爭○天○下○洶○洶○咸○動○
 公○憤○中○朝○達○官○類○多○不○快○然○無○敢○嬰○衆○怒○以○阻○壓○
 之○也○呂○海○寰○方○在○上○海○乃○令○上○海○道○袁○觀○海○查○辦○某○
 某○六○人○袁○姑○諾○之○而○不○發○呂○乃○告○蘇○撫○恩○壽○督○促○之○
 於○是○請○命○於○領○事○許○其○逮○人○於○租○界○既○得○請○矣○工○部○
 局○不○許○赫○赫○尙○書○之○勢○力○遂○不○能○於○五○里○以○內○然○彼○

方○日○肆○鬼○蜮○事○恐○尙○未○已○也○嗚○呼○今○日○之○號○稱○洋○務○
 能○員○外○交○高○手○者○類○皆○有○二○大○政○策○一○則○鬻○權○賣○地○
 以○獻○媚○外○人○一○則○聯○絡○洋○官○以○摧○刈○志○士○而○要○其○唯○
 一○之○宗○旨○則○曰○外○媚○異○族○內○仇○同○種○而○已○呂○某○不○知○
 其○何○許○人○但○知○其○曾○使○歐○洲○又○知○其○曾○議○商○約○碌○碌○
 無○所○短○長○曾○無○一○事○之○表○建○惟○見○其○數○年○之○間○驟○躍○
 通○顯○而○已○今○忽○欲○逮○捕○志○士○奮○其○大○外○交○家○之○手○段○
 嶄○然○獨○露○頭○角○然○後○知○彼○固○外○媚○異○族○內○仇○同○種○之○
 一○洋○務○能○員○外○交○高○手○其○驟○躍○通○顯○固○有○由○也○嗚○呼○
 歐○洲○民○權○之○如○何○發○達○諸○國○民○敵○之○如○何○失○敗○度○非○
 彼○大○外○交○家○所○能○知○然○中○國○數○年○來○之○歷○史○彼○固○不○
 能○獨○無○聞○見○戊○戌○一○摧○壓○而○有○庚○子○庚○子○一○摧○壓○而○
 有○今○日○氏○心○愈○抑○而○愈○奮○民○氣○愈○壓○而○愈○張○風○潮○之○
 來○豈○人○力○所○能○抵○抗○呂○某○以○一○區○區○尙○書○之○力○願○欲○
 從○榮○祿○張○之○洞○之○後○爲○國○民○之○公○敵○呂○某○寧○知○爲○國○

計然自爲計。無亦太左耶。且外人要我利權。疆吏需我土地。我國民不能復忍。請政府拒勿許諾。其義至正。其詞至順。不知所謂罪也。若拒俄拒法而有罪。則鬻權賣地者固有功矣。或曰。呂海寰與王之春同一主義。今日此舉。固王之春所授意。將示威以符天下之口者也。然則賣國者寧獨一王之春乎哉。

●禁報新法

張之洞有仇視報館之特性。漢口日報之設。已爲張所嫉視。然以其有洋商爲之擁護。遂怒目而無如之。何其自兩江入京也。取道湖北。往謁端方。一見即首及此事。請其必設法禁止。端方亦頗不以爲然。語屬僚曰。漢口報日頌彼功德。不知彼尙何嫌。而必欲禁之。蓋漢報館主素本腐敗。知報館爲張所惡。久已遜言。賁諛以求免也。梁鼎芬者。張之私人。日以媚張爲唯一主義。知此報不禁。則張之心終有所不快。於是

日夕焦慮。忽得一豪取巧奪之奇計。突於某日遣一吏傳語漢報曰。漢報不必停報。吾即用此舊名出報。定於明日接辦。館主素本懼怯。驟聞此語。倉卒不知所爲。遽於即日停辦。梁某遂以賤價得之。而漢口日報遂堂堂爲一湖北官報矣。以官價強賣民間器物。實爲中國官吏之習慣。今梁某乃更以官價強賣民間報館。文人舉動。雖同一勒賣。固較俗吏爲風雅耶。獨恨天下之報館甚多。一區區武昌知府之權力。不能以官價勒賣他省之物。且一區區武昌知府之資。本雖官價亦不能盡賣。諸省之報館耳。力有未逮。此亦梁鼎芬之恨也。吁。

●榮祿之末路

榮祿晚年不知以何事忤西后。其死也。內廷撤樂。西后見之。佛然不悅。曰。何故如是。豈榮祿死。我遂不吃飯耶。立命奏樂。噍炙手可熱之權臣。垂死乃受此冷

批評門

落。豈十餘年深結之慈眷。末路尚不自保。而竟中於
 讒言耶。抑西后知榮祿之以已為傀儡。狐假虎威。肆
 極凶暴。貽誤家國。致於危辱。至是乃大徹大悟。深痛
 恨於榮祿之賣已耶。榮祿之罪。浮於紂桀。然而子卯
 不樂。儻使杜箕揚鱗。未知酌飲何人。

王文韶之報國

南北洋大臣聯銜請廢科舉。內閣會議。政府諸公咸
 贊成之。獨王文韶慷慨力爭。期期以為不可。語僚屬
 曰。科舉安可廢。若會議吾必不與議。諸公雖決議。吾
 亦必力爭。吾老矣。今日力爭此舉。即吾之所以報國
 也。科舉之無裨實用。今日中朝大老。亦頗謂然。乃王
 文韶獨出死力以擁護之。其為維持祖制乎。其為保
 全國粹乎。其為培植人才乎。其用意均難臆測。然科
 舉不廢。人才不奮。然則王文韶之爭此報國。無乃誤
 國耶。夫當羣奸賣國之時。王文韶獨有此耿耿報國

之熱誠。不可謂非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然天下多故。
 百廢待興。身操政柄。報國亦自多術。乃獨以此為報。
 恐吾國不任受德也。雖然。非是何足為王文韶。非是
 亦何足為中國之政府。

四





雜評

●人道與人道之賊

俄人於歐西涅布虐殺猶太人。殘忍狠酷。殆無人理。猶太人死者四十九人。傷者三百五十餘人。人家屋被劫掠焚毀者一千三百餘家。警報既達於美國。舉國咸憤。『俄人殘暴』『俄人人道之賊』之聲。遍於新聞演說之中。旅美數百萬之猶太人。更聯合有力之團體。懇同情於美人。請美人主持公義。警告俄廷。華盛頓府民。遂於六月六日開盛大之公會。攻詰俄人之蠻行。尋議決二事。一救濟被難之民。一忠告俄國政府。使勿再加迫害。議既定。遂呈書於大統領及國務卿。

然此事雖野蠻無理。固俄國之國內行政。非他國所能干涉。公然抗議。美國政府不能無所躊躇。然而美國者輿論最強大之國也。今人心憤竦。衆論沸騰。大總統苟措置失宜。則明年之選舉。恐不能不受其影響。旅美之猶太人。上請願書於俄皇。請其曲加保護。俄國之猶太人。請美政府轉達俄廷。大總統決然許之。俄人乃於其機關官報。聲言俄國內治。非外人所得容喙。雖有請願書之轉達。俄廷必不受理。然美人若爲不聞也者。依然抗議干涉。必轉達此請願書。俄人堅持內政不容干涉之義。雖傷美國之感情。亦必堅卻其請。使美國苟有退縮。則大違衆欲。大總統必深受輿論之詆排。是以俄美二國之間。此問題之紛議。卒未能決。

嗚呼。猶太人無端而受此荼毒。茹痛吞聲。無所控訴。凡有人心。能勿傷氣。美人感情不平。激起抗議。乃不

批評門

憚干涉他國之內政。至為國際之交涉。何其仗義之勇也。然俄人悍戾成性。寧能受美人之一言而霽其暴威。亡國窮民。例受痛苦。恐美人雖有仁心。固不易為無告之人。捍此凌虐也。嗚呼。人所依賴者國耳。國之衰亡。亦復何所逃命。彼素持公道之美人。亦且有苛逐華工之舉動。中國固未亡也。而美已如此。則素持公道者。其亦果可恃邪。孟德斯鳩不云乎。託事於不同利害之人。最危險。託事且險。况乃託命。以此推之。吾又烏知美人之果仁於俄人也。

●幾興大獄

滿洲事起。日本留學生憤俄人之橫暴。且以事將決裂。北方必有戰事。乃議組織一學生軍。回國赴敵。效死報國。以石投水。明知無濟。然其熱誠愛國。固不可誣也。學生軍組織既成。先遣某某二君赴魯北洋大臣。且請隸其麾下。駐日公使蔡鈞微聞其事。乃飛電

二

馳告端方。謂學生將借拒俄為革命。端方聞之。驚惶無措。乃遍電沿海諸省督撫。略謂學生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請沿海戒嚴。嚴拿逆黨。電達北洋。袁世凱乃令葉祖珪率軍艦巡洋。北洋戒嚴。某君明達士也。官天津。乃往見袁世凱曰。二百餘人之學生。安能造反。其所派回之人。亦豈得遽目為偵探。學生此舉。誠出忠義。正宜獎勵。以振人心。若橫加摧折。則天下將騷然。不可收拾。而宮保之聲名且掃地矣。袁憬然意解。乃撤回巡洋之令。北洋解嚴。嗚呼。國家有急。達官坐視。區區一留學生。乃欲奮身前敵。捨一死以報國。其愚為不可及。其志亦可哀矣。乃不分皂白。不辨真偽。強誣之曰。革命曰逆黨。必欲摧戮鋤。猶以為快。肉食者固別有肺腸者耶。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疑為淫氛。此卞和之所以刖。而屈原之所以沈也。

然吾聞風潮之來也。但當順而導之。不宜逆而激之。激則愈涌。壓則愈抗。理固宜然。徵之歐美。徵之日本。徵之吾國。十年來之歷史。洵不誣矣。今學生明明拒俄。而必文致之曰革命。則是水本平流。而必激之。搏之。使決溢狂湧也。豈尙謂嚴拏足以懼人乎。殺戮之嚴。宜莫如俄。然俄皇之威力。卒不能不屈於學生。而爲之讓步。豈吾國區區之官吏。自怙其威力。願乃過於俄皇邪。多見其不知量也。

且使學生而果爲革命。果爲逆黨矣。然寥寥二百餘人。不持寸械。徒手來歸。則捕之。囚之。屠之。戮之。薙之。醢之。可以惟意所欲。乃警電紛馳。沿海戒嚴。一若大軍之已至者。謠傳革命之虛聲。已震悚如是。脫果有革命軍起。又將何以待之。數百學生之歸國。已震悚如是。脫令俄人決裂。則又將何以待之。小題大做。倉皇失措。當局者事後自思。當亦啞然失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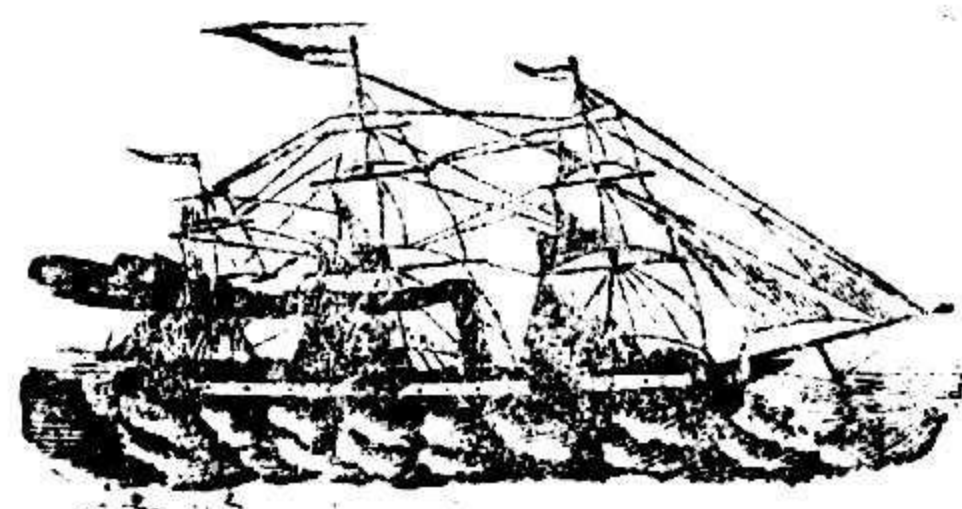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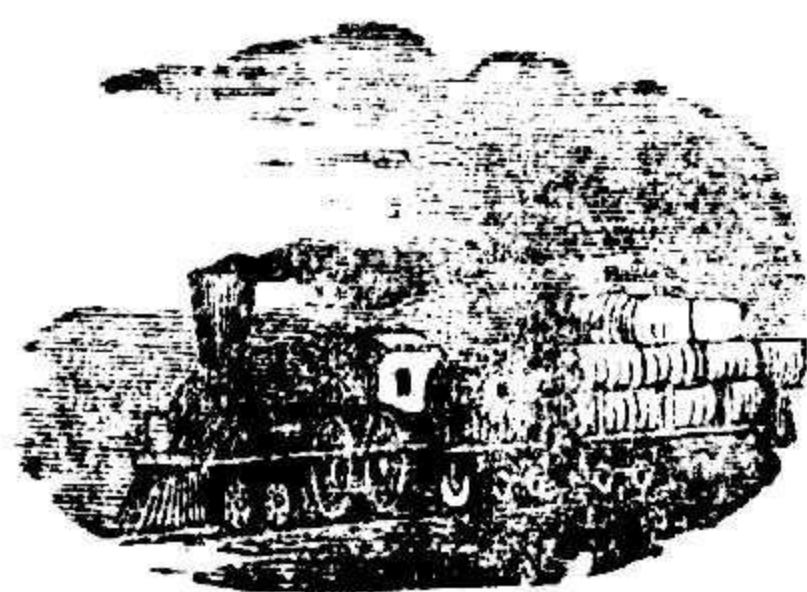
●亦是無法

日本之『日本新聞』傳北京消息。謂李蓮英奉太后密旨。面諭軍機大臣瞿鴻禨。謂東三省之事。俄人橫暴已甚。無理要素。豈可允從。然彼要求不已。非於密約中擇二三事許允之。則無以了此紛議。惟事宜秘密。慎勿喧傳於外。致招他國之實言。俄清銀行總理波科狄羅布之經營此事也。非一日矣。曲意與中官相結納。竭力交驩。繼以重賂。彼蓋深知中國之事。不能力爭於壇坫之間。而可制勝於帷幄之內也。今日果有此諭。波氏洵可謂算無遺策。俄國論功行賞。波氏固宜首功。頃聞波氏將於日內挈眷返國。事已大定。奏凱旋師。波氏可以歸矣。

瞿鴻禨既奉密旨。出語張之洞。張之洞本主拒俄者也。驟聞是語。沈吟半晌。曰。太后之意如此。亦是無法。因相與太息者久之。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

批評門

渡江名士對泣新亭殊可憐人然衰衰諸公獨無有
 謝安石其人者起而戮力王室如許軍國重事而但
 以無法二字了結耶噫嘻





●人實誑汝

政府日憂日本留學生之言革命也。既命監督約束學生之言論。而尙未能深信。旁皇無所爲計。俄人乃說我政府曰。日本立憲之國。是以民權自由之說。靡於國中。士氣囂張。風潮甚惡。遣人留學其地。誠非所宜。若歐美則更革命之出產地也。派往彼邦。尤爲非計。惟我國專制之國。與貴國政體同。國人生息於專制之下。自無敢言革命者。貴國誠派留學。竊以爲莫善於俄。

斯言也。誠能中我政府之意矣。雖然。彼炸彈七首縱

雜評

橫輦轂之下。兩刺俄帝。一擊今皇之虛無黨。非俄國之生產物乎。累年暴動。戕殺官吏。卒令俄皇讓步。下許與自由之敕諭。之學生。又非俄國之生產物乎。口言自由之士夫。何如實爭民權之學生。累世不一見。之革命軍。何如朝夕狙伺之虛無黨。然則專制國產。生之革命風潮。較之自由國。其劇烈不啻倍蓰也。誰爲我政府爲此計者。得無欺我政府。懵於外事耶。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

然則革命者。非以壓制而息。亦非以無壓制而熾。固與俄人之言成比例矣。日本立憲之國。其民固無壓制者。然國民咸尊敬其萬世一系之天皇。未嘗敢言革命。而聲勢洶洶。狙伏肘腋之虛無黨。乃反盛於專制之俄國。然則專制者。固製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憂革命莫如去專制。

●可憐人

批評門

大坂朝日新聞言俄人現方計畫將有要求於中國。謂吉林黑龍江兩地止可置一道員請移吉林黑龍江兩將軍於哈爾濱。

又言俄人不喜奉天某道員謂其不善外交請易以楊來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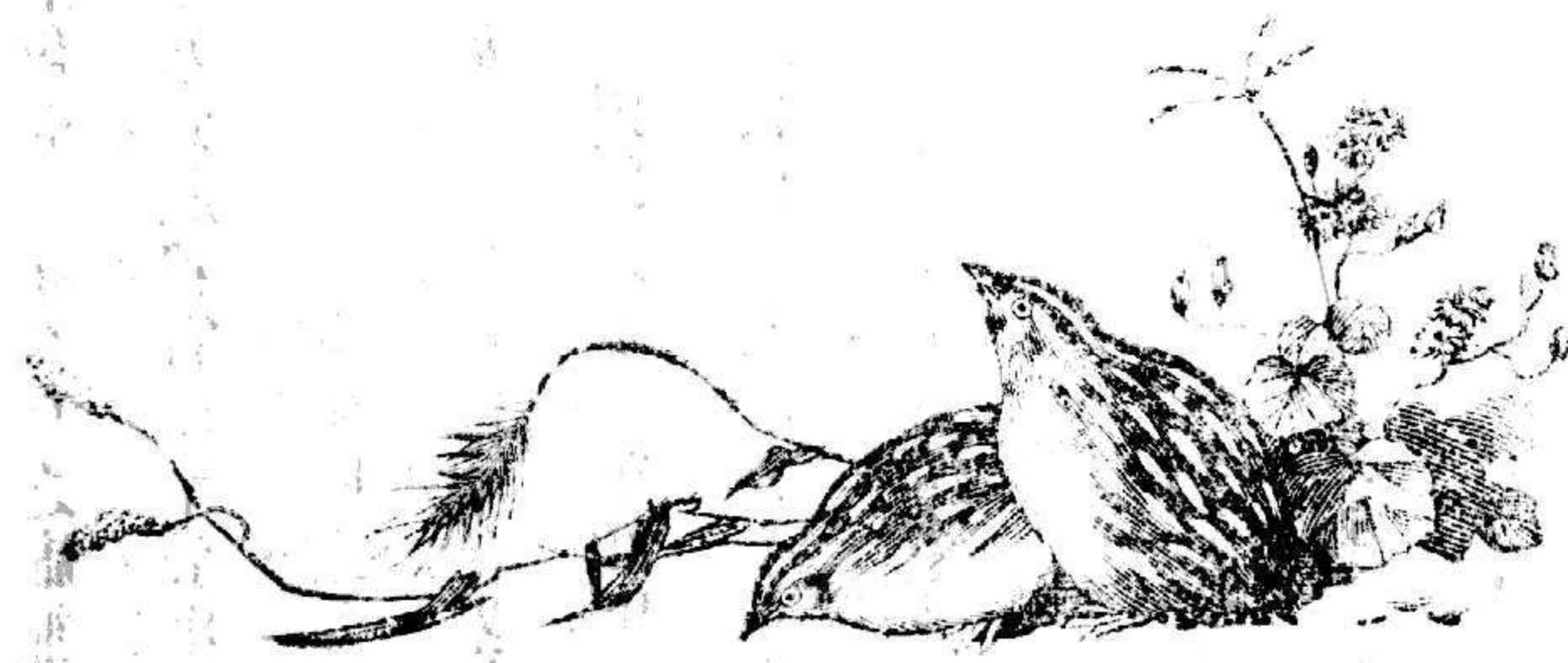
又言有自吉林歸者曾見吉林將軍吉林將軍縷訴俄人之橫暴言之悽惻此其言非盡可信要之皆意中事也。

道員者非中國之監司大員耶乃招之即來麾之即去乃如俄人之奴隸也將軍者非中國之封疆大吏耶乃受俄人之凌暴無敢抗拒無所申訴至如失寵之妾受撻之婢惟向背人處擁髻掩泣也小朝廷大臣看者小朝廷大臣看者

嗚呼吾行見遊濟南者聞山東巡撫之泣訴也吾行見遊福州者聞閩浙總督之泣訴也吾行見遊廣州

桂林者聞兩廣督撫之泣訴也不知來觀之往他日兩廣雲貴山東福建兩江湖廣之將軍督撫即今日之吉林黑龍江之將軍奉天之道員也衰衰諸公宜早自為計勿為張之洞之言所誤也。

二





●南黨獄

中國政府。以上海蘇報倡言革命。請命於各國領事。逮捕六人下獄。其鄒章二人爲蘇報記者。其三人爲蘇報館員。其龍氏一人。知以他事嫌疑。牽連而被逮者也。

六人既被逮。政府欲提此案。歸內地辦理。將受而甘心焉。請命於領事。工部局持不可。曰此租界事。當於租界治之。以維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權。政府知不可得。則又請命於公使。公使以此事領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權限。謝之。政府乃廢然而止。

雜評

六人既就訊於會審公堂。其辯護人詰會審官曰。有被告而無原告。則獄不具。此案原告爲何人。其爲中國政府乎。其爲兩江總督乎。其爲上海道乎。會審官倉皇無以對也。則謾應之曰。中國政府。辯護人曰。以堂堂中國之政府。而訟私人於屬下區區下級之法廷。而受其裁判乎。會審官語塞而退。

嗚呼。政府亦既知其權力之不能及於租界矣。不勝其憤怒之私。必欲彌刈數人。以爲快。乃不惜低首下心。請命求援於外人。外人不從其請。而其權力遂不能及於已國之臣民。夫竭師子搏兔之全力。以求一洩其區區之忿。卒之損失國權。污辱國體。重自取辱。而小忿卒不可得。而洩噫是亦不可以已乎。

●北黨獄

蘇報事起。都中僉人。微窺朝意之所在。將乘此大興黨禍。於是有捕殺沈盡一事。

一

評

已革翰林吳某者。素不讎於沈。知朝廷有再興黨獄之意。乃與慶寬謀。謂可捕黨人以自效。因慶寬以通內監傳內旨。發警兵四十人。捕沈下獄。政府固尙未知。既下獄。訊以毒刑。沈知必不免於所訊事。無不自承。侃侃不屈。意氣自若。訊不得實。欲亟殺之。適萬壽期內。不能行刑。乃杖之數百。不死。卒縊殺之。野蠻慘酷。無復人理。蓋至是而極矣。嗚呼。以小人之私怨。假內監之威權。而可擅行此野蠻慘酷之事。橫恣於輦轂之下。且聞內旨嘉獎。開復吳某原官。嗚呼。天地闢黑狐魅。晝行尙復成何政體。竊恐宵人求官仇家報怨。緹騎將遍天下。而人心憤激。天下洶洶。恐非復死所能懼也。聞沈氏之就逮也。其素與交游之日本人。謀營救之。沈氏曰。『公何得爾。此吾國國權。非外人所宜干預者也。』嗚呼。自蒙奇禍。有可以脫而出之者。以外人干我國權之故。毅然正色以却之。寧犧牲

身命甘受枉死。而必不肯稍屈國權。以自活。嗚呼。可不謂之烈士歟。可不謂爲愛國者歟。捕人者不惜損辱國權。求快私忿。被捕者乃寧糜碎身首而保護國權。吾不知政府諸公聞此。其亦少有忤容否也。

● 特科異聞

庚子事定。重舉經濟特科。做康熙乾隆兩朝博學鴻詞科故事。禮羅賢俊。天子親試之。廷甚盛典也。榜既發。且覆試矣。忽有逮捕之耗。於是有株累之嫌疑者。紛紛輕騎。襍被微服出都門。且聞條列數十人。雖素有頑固腐敗之名者。亦廁其列。雖未竟其獄。然風聲鶴唳。京師皇皇矣。噫嘻。明詔徵之大臣。薦之使之。鱗萃闕下。英雄盡入彀中。然後爲一網打盡之計。計則巧矣。得無兒戲耶。年來科第本若摘髭如許。頭顱險些流血。世路險巇。不謂考試亦是一大冒險事。特科開卷。皆張之洞總持其事。覆命召見。太后詢其

人才若何張之洞以佳士對且請破格擢用政府惡其專擅而不與己商也乃力與為難盡掀翻其所評定而拔其抹勒棄黜者置之甲第適變增祥至京力指其中多革命黨人列名請辦太后以其居首者粵人而復梁姓也則亦大疑於是疑獄遂起張之洞頓足憤恨然卒不能白其誣波瀾翻覆風雲百幻朝方下第夕忽登科夕方拜官朝忽亡命朝政顛倒當局者安得不痛心然張之洞素惡新黨稍有嫌疑者動行用其兩湖總督赫赫之威權行文逮捕今其手拔之士偶以嫌疑逮捕要亦師公慣技耳何遽憤憤無亦少所見而多所怪耶然張之洞亦中朝大官老於事者乃竟觸犯忌諱貿然以粵省梁姓者襲然居首也作官數十年何不解事乃爾

● 俄人北方之新馬隊

俄人北方之新馬隊中國北方之舊馬賊也俄人利

雜評

用馬賊之勢力將以中國人殺中國人馬賊亦利用俄人之勢力將以中國人殺中國人

馬賊之橫於北方也久矣焚掠劫奪困百居民中國官固不能勦捕之也然彼猶有畏官勦捕之心惕然尚有所畏懼庚子之役經白人之草薶窩獵慄慄然心膽皆寒於是舉國上下莫不畏外人如神鬼敬外人如帝天所向之所謂官者則尤持媚外為外交秘訣但使有短公楚製禿襟髻髮者入於其境則不問其果為外人與否無不送迎宴饗致敬盡禮婉容下氣如孝子之事民怵於外人之足以生我我也又習見乎吾官吏之畏之如彼彼外人之勢力乃遠在吾官吏之上也則盡易其向者仇外滅洋之宗旨投命託庇於外人彼馬賊知俄者吾北方官吏所至畏假其餘欲則勦捕不復正慮可肆其剽掠白晝本都之中俄人新以馬賊可憐白人之勞以執戮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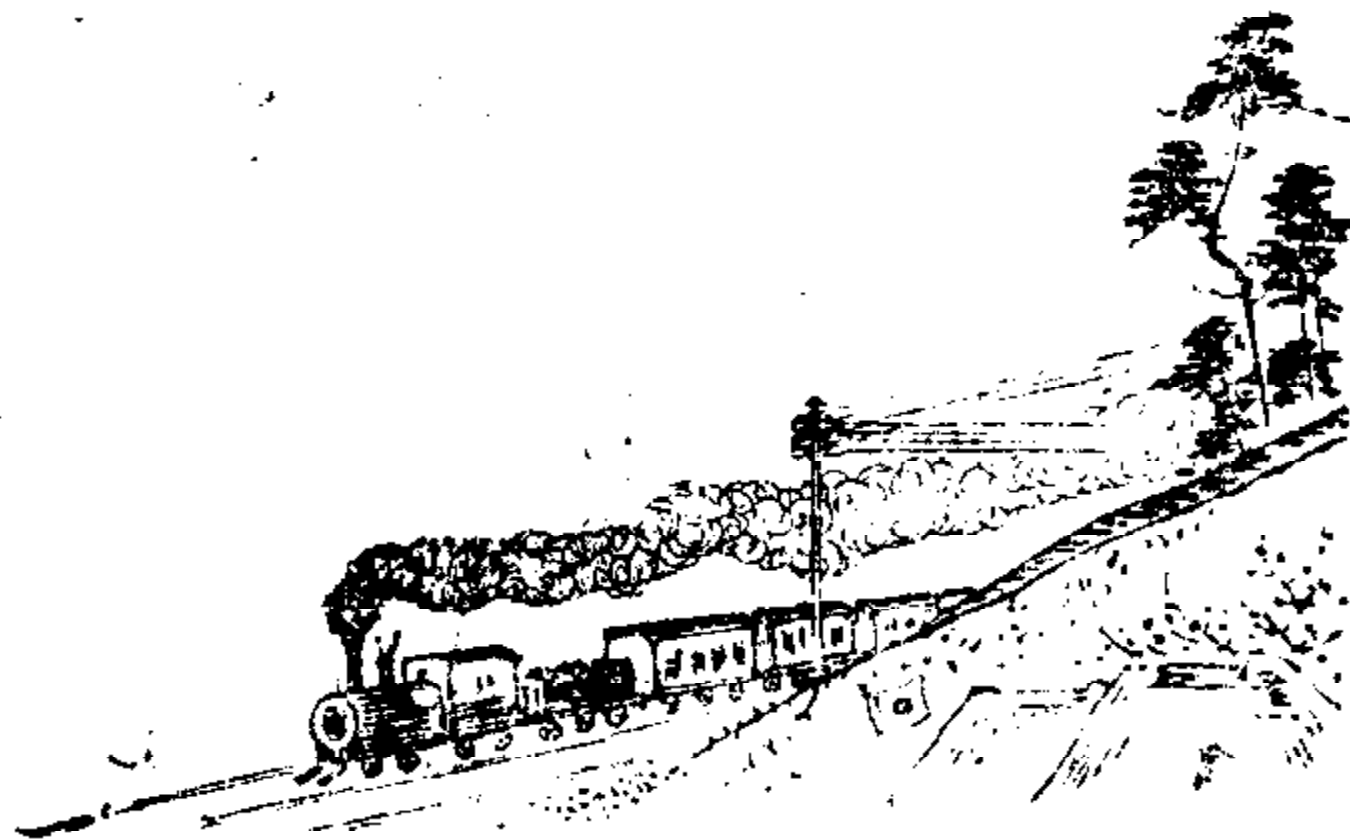
三

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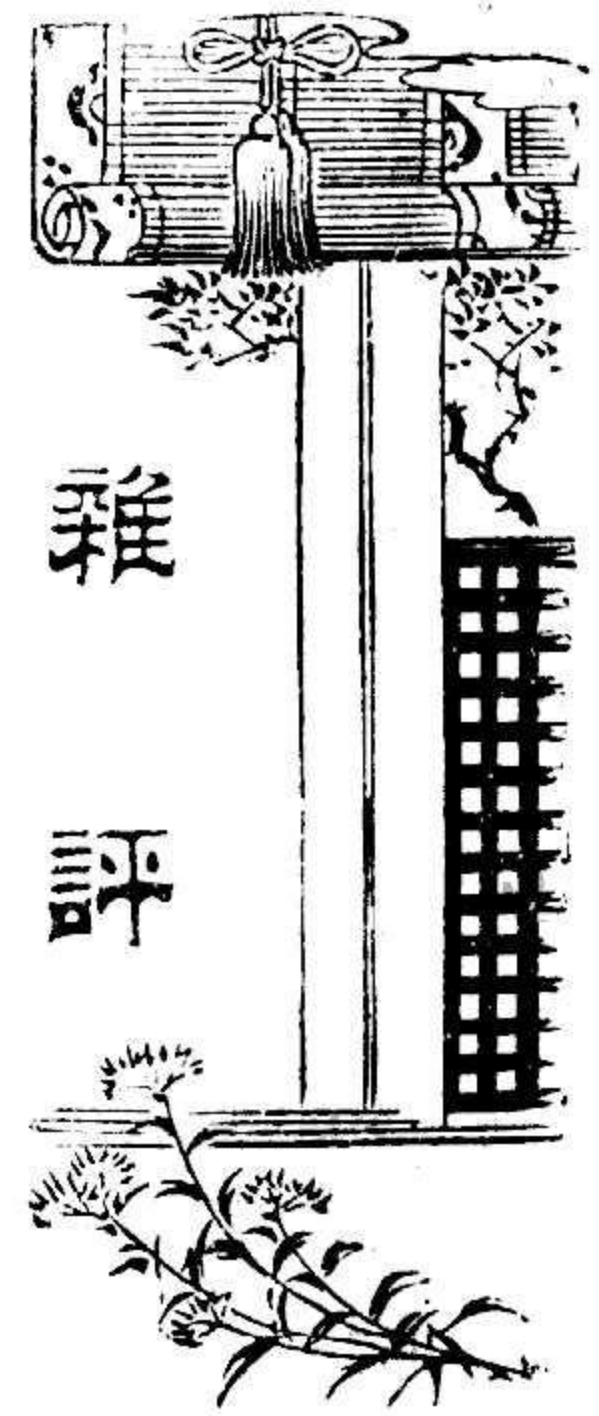
人之役則亦撫而有之以行其侵畧主義於北方於是向者之馬賊一易其名號而其勢大熾而官吏果莫敢誰何

嗚呼痛哉我華人之無愛國心乃一至於此極也各奉一利己主義苟有可以便吾身者則遑知有國家遑知有種族向者尙有排外之客氣爲可恃耳乃爲國者不知養其氣而善用之遽使摧頹沮喪而復橫加種種非理之魚肉使之鉅走以爲淵毆魚身演種種媚外之醜態示之榜樣以教糝升木吾恐數年而後德法英日之馬隊繼東三省而起行將遍於山東兩廣福建揚子江流域也嗚呼毫無教育之愚民亦復何所知識吾見夫士夫紳宦有假外人之勢力以凌其鄉族者矣吾見夫中朝大官有假外人之勢力以保其祿位者矣吾見夫封疆大吏有假外人之勢力以鋤其同種者矣舉中國人皆爲狐爲悵於馬賊

獨何責焉於馬賊獨何責焉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or a separate column of text.



●張之洞之狼狽

張之洞署兩江總督。未及數月。政府電促魏光燾迅赴新任。而無令張之洞回任之明文。張之洞進退維谷。無聊之極。乃請入京。陛見。留京已半歲矣。復不飭其返任。而又不令入樞垣外部之要地。惟時派以會議學堂章程。經濟特科。閱卷。閑冷無聊之。差使。從來強臣入覲。未見有如是之久留。亦未見有如是之冷落者。政府固舉玦以示之矣。然張之洞徘徊不能舍也。昔俾斯麥與德皇威廉二世齟齬。威廉賺之。令人諷其辭職。且告以皇方立待其辭志。俾斯麥以無敕命之明文。拒之不肯去位。張之洞豈欲效西子之鬢。

雜評

待救命之明文而後去耶。駑馬戀棧。豆棧豆空矣。猶復戀戀。其驚誠不可及。

頃樊增祥至京師。樊增祥者。主謀廢立之人。而此次推翻經濟特科。謀起黨獄者也。張之洞極意交驩。且勤勤留其駐京數月。張之洞平日目中。寧有樊增祥。在今忽殷勤結納。其臭味之投耶。抑知其內有奧援。而思得一援手耶。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以至熱中之人。置之極冷落之境。其狼狽情狀。可笑可憐。

或曰。張之洞雖失權勢。然國事方艱。寧忍言去。雖以散員留京。亦將有所盡力。審如是也。張之洞固一熱誠愛國之人。固吾所敬慕崇拜。然滿洲問題。至今日而危急極矣。張之洞素主排俄。何以在京數月。未聞畫一策以應敵。并未聞抗一議以力爭。其語「日本報」之訪事員曰。「以第三國之干涉。驅滿洲之俄兵。是誠甚善。然俄人一變其政策。轉向以侵略他國。」

一

批評門

關繫淺薄之伊犁諸地。則又如何。誠如張之洞言。則我國無他強國之保護干涉我國將無以自立乎。誠如張之洞言。則豫保伊犁諸地當以滿洲奉送俄人。先飽其欲使無他噬乎。誠如張之洞言。則以滿洲贈俄人。遂可永保俄人不再窺伺伊犁諸地乎。吾誠不料張之洞之才識庸劣。一至於此也。然使止才識庸劣。則其言猶不失為憂國焦慮之言。尙可恕也。乃窺其用心。則隱知宮廷權宦之袒俄言拒俄。恐有不。利。乃故為是言。隱謂奪回滿洲。且有後患。以陰示拒俄之非計。迎合內意。以解脫我之并非力主拒俄。又知犯天下之不韙也。則含糊隱約其詞。以掩天下之耳目。彼固自謂甚巧。寧知旁觀者已如見其肺肝乎。國事危急。朝不慮夕。乃彼猶挾其中立巧偽之故技。以營其保全祿位之鄙私。嘻。斯張之洞之憂國也已。

● 華人在暹羅之勢力

中國膨脹之力。固世界之所驚嘆者也。日所出入之區。殆無不有華人之車轍馬跡。而在暹羅之勢力。則為尤大。暹羅舉國之人口。八百萬人。乃至九百萬人。而我華人之數。實為三百萬人。其盤谷府中之人數。六十萬人。而華人之數。則實二十五萬有奇。非但農商諸業。握其中樞之勢力也。乃至美術工藝。殆無不占其大部。蓋暹羅國於熱帶之地。其人類惰緩。而不及事。雖其上流人士。其才智或軼倫超羣。而其多數之國民。皆游手而不任勞苦。且其國人。惟分上下二等。而我華人。乃組成中流社會。以介乎其間。故一切商業工。事。轉運開墾。無不待華人而舉行。而其國之小民。且多令其子弟。改效華人之服色。若區區華人而去之。則暹羅殆不能一日立國。故質而言之。直謂暹羅為中國之暹羅。殆無不可。

然我國之殖民也。國家初不過問。任吾民之自生自滅。於其間固所謂無條約之國民也。既受治於暹羅。法制之下。而暹羅之法律制度。偏缺苛急。常受其非理之凌虐。窮無所訴。至不能保其財產生命之安全。故常求附籍他國。庇其蔭以謀一日之安。乃者日本人創立東亞商業公所。名曰兩國聯合。實則曰日人謀張勢力於暹羅。藉此以利用華人者也。小人何知。惟思求庇。於是爭先趨附。以求隸日本之籍者。浩然如水之就下。苟我政府膜置度外。不加保護。則數年而後。我國之商人將盡為日本所吸收。我國之商力將悉為日本所利用。數十年積成之勢力。直為他人作嫁衣矣。耳。嗚呼。各國日言殖民政略。務擴其國力之範圍。我乃積此固有之殖民。不能因而用之。反令窮無所之。至供他國之利用。是非政府之自棄其民耶。然吾民果有自治之才。果有愛國之心。則庶此

雜評

勢力雖不倚賴國家。亦何嘗不可以翹然自立。願至奔走趨附。以供他國之利用耶。是固我國民所宜自省者矣。

●學校之自治政府

歐美諸國學制。釐然不出一途。各視其國之歷史風俗。民智羣德。以為殊異。自我東洋人視之。固皆已粹然完備矣。而諸國學制。日議改革。務相其民智羣德之所缺乏者。改良演進。務使日習於實用而不主故常。頃者美人毅爾。倡於學校中立自治組織制度。彼以美國政治之美。猶有憾者。其原因在於學校制度之專制組織。欲救其弊。當於學校中立自治組織。以養成自尊自重之市民。先已實行於美屬古巴。已著成績。於是本國之紐約市。拉特爾布亞。哈巴拿。諸校。漸採用之。其制度他日當可通行國中。斯固毅氏之所豫期者也。

三

批評門

氏之言曰。今日吾國之學校。惟以諸學之原理原則。爲教授。其教授之法。豈余之所敢非難。余所嗛然不滿者。則曰學校。筭理法而已。今之學校管理法。徒知令學徒服從規律之必要。而不務養其自治之力。使咸知已與同胞之政府之關係。是不可謂非教育之一大缺點也。

毅氏籌救弊之方。乃創爲『學校都市』(School City)之制。所謂學校都市者。使各學之學徒。自爲市民之組織。由此市民。公撰市參事員。又由市參事員。公撰市長。判事及其他行政吏。司法吏。市署內之吏員。僚屬。皆由市長自由任免。黜陟。蓋行此制度。實有數利焉。一則啓發其公益之良心。二則習成其自治之實力。三則培成其協力奉公之習慣。四則使尊重他人之權利。以習其規律秩序之舉動。五則使敬負職務之責任。以發其自尊自重之精神。乃者毅氏臚舉希

四

拉特爾希亞之二十二公立學校。採用此制之成效。謂其皆有佳良之效果。而其效果多寡不一者。蓋學校都市之制。非如自動器械。以同一之轉動。即生同一之形式。蓋其程功之多寡。惟視其運用之校長及教師。誠善用而利道之固足。改良學徒之德性。而陶成國民之能力者也。

嗚呼。自治者自由之母也。必先地方能自治。然後立憲政治。乃能完成。亦必先個人能自治。然後地方政治。乃能成立。故自由界之寬狹。恒視其自治力之厚薄。以爲差。美固自由祖國。而今世界中。民政之最完固者也。其亟亟於自治。乃如是。今且欲豫養之於學校。然則渴望自由者。其亦先儲其自治之能力也。



雜評

●亞美利加之新印度人

現於亞美利加有一種最著之現象。為吾人所不能輕易看過者。亞美利加印度人種之消失是也。此所謂消失。猶日本之蝦夷。中國之苗民。非全然滅絕。靡有子遺之謂也。蓋亞美利加印度人。自往年白人移住以來。蒙其影響。受其感化。今漸脫其野蠻之狀。次第為白人所化。而遂失其本來之特性之謂也。

所稱亞美利加印度人之中。其最開化之種族有五。Cherokees, Creeks, Choctaws, Chickasaws, Seminole。共約八萬五千餘人。實北美原住民之遺種也。此外雖尚有 Apaches, Comanches, Arapah-

雜評

os 之二種。皆草昧未開。依然太古之民。大率羣居於西惡拉霍馬新墨西哥阿利左擊各地。而能於已往三百年間。與移住白人。不時爭奪相殺。直至前世紀之初。其力量尚足與白人相持者。實前五種族也。其後一旦敗北。退而處於密士失必河之西岸。別立一國。誓死共守。七十年前。美國無遠識之政治家。嘗以彼等與白人相雜。而奠居於美國之中央。必將於國家發達之前途。有所阻害。會議驅逐之於境外矣。而今試觀彼等之進步。能不令人與一驚乎。彼等現能創立憲法。以自治。其於過去三十年間。竟能完善其政治之組織。殆足與白人相等。借問白色美國人。其能以此短日月。得為如此之發達否乎。

蓋彼等印度人。若使自始至終。堅守其排外思想。而不能去。常與白人相隔絕。而以孤立為樂。則彼安能致今日之進步耶。幸彼等早知此陋見之不可不破。

批評門

見○白○人○之○移○住○而○大○歡○迎○之○此○其○所○以○能○與○新○來○之○
 白○客○久○居○同○化○一○變○其○生○活○之○態○度○卒○至○欣○然○願○與○
 白○人○結○婚○其○結○果○也○至○使○純○粹○之○印○度○人○迄○于○今○日○
 不○過○占○全○種○族○十○分○之○一○五○彼○等○既○以○此○關○係○大○
 變○動○其○有○形○無○形○之○故○態○而○復○逢○一○事○足○使○彼○等○大○
 蒙○其○影○響○焉○蓋○彼○等○向○來○擁○有○黑○人○甚○衆○以○買○賣○奴○
 隸○爲○一○大○商○務○及○南○北○花○旗○之○戰○事○既○起○往○日○奴○隸○
 悉○蒙○解○放○而○爲○自○由○之○身○得○與○印○度○人○混○然○雜○處○於○
 是○兩○者○之○間○忽○以○婚○姻○之○緣○互○受○人○種○之○感○化○而○別○
 成○一○種○之○混○合○人○種○然○則○今○之○印○度○人○全○非○昔○日○之○
 印○度○人○殆○盡○失○其○祖○先○之○遺○習○而○變○爲○一○異○種○者○也○
 近○有○一○白○人○移○住○者○曾○云○印○度○人○大○概○可○以○分○爲○兩○
 種○白○人○及○黑○人○是○也○其○言○可○謂○當○矣○然○印○度○人○雖○已○
 經○變○種○者○居○多○而○純○血○印○度○人○亦○未○全○絕○也○今○計○其○
 總○數○約○有○萬○四○五○千○人○其○身○材○形○貌○尙○未○失○本○來○面○

目○縱○施○以○白○人○之○裝○束○知○其○髮○而○易○其○服○而○亦○一○望○
 而○能○分○別○其○爲○印○度○人○也○其○智○識○其○學○力○雖○或○不○如○
 於○白○色○印○度○人○而○大○抵○於○輸○入○白○人○之○文○明○頗○覺○遲○
 鈍○者○不○少○然○彼○等○於○輸○入○文○明○雖○遲○鈍○而○窺○其○經○濟○
 界○及○社○會○之○狀○態○則○有○不○可○輕○侮○者○雖○以○白○色○之○妻○
 人○亦○有○不○能○企○及○者○如○彼○等○之○教○育○兒○童○甚○爲○精○切○
 又○能○於○政○治○上○自○有○一○種○高○尙○之○趣○味○者○是○也○
 白○人○之○移○住○於○印○度○人○之○間○者○既○已○有○三○十○萬○過○外○
 且○尙○有○逐○漸○增○加○之○勢○焉○夫○變○種○印○度○人○之○萬○般○進○
 步○大○抵○得○力○於○白○人○居○多○故○彼○等○視○此○等○白○人○甚○爲○
 握○要○也○除○少○數○純○血○印○度○人○之○外○莫○不○歡○迎○此○等○白○
 人○之○移○住○曾○無○排○斥○之○攻○擊○之○者○獨○有○一○最○可○怪○者○
 彼○等○印○度○人○之○政○府○待○白○人○太○冷○淡○於○其○所○言○常○不○
 爲○意○然○則○白○人○之○蒙○其○不○便○不○利○實○出○意○境○之○外○如○
 住○於○印○度○人○之○間○之○白○人○其○學○齡○兒○童○之○數○雖○有○九

萬之多。而印度人不許其入自己之小學校。遂使此等兒童不能受初級之教育焉。吾意此等怪事必不能久。其或有政治之變化。為期當不在遠也。

今者新印度人既已出現矣。彼等之外貌。雖尚存雜種之醜。而其內心以平和與希望。充塞彌滿。昔白人曾誤解此赤色同胞。視之為可卑可惡之種族。其結果至於演出當年之大慘劇。雖然。今既大變其面目矣。往年遭此大慘劇之翁媪。今且變為少年之新印度人。且挾其少年之新思想而生矣。彼等所住之屋。非其祖父之所居矣。彼等所用之武器。非其祖父之所持矣。彼等棄其祖傳之異式服制。而服白人之服。冠白人之冠。戴硬領。垂頸帶。意氣揚揚矣。彼等全且讀英書。操英語。雖未能盡脫土音。而其純然變而用英國語言文字之日。必不遠也。

新印度人。尋常耐勞者也。彼或因不得已而然。然彼

雜評

等之奮勉。實有足令人感服者。昔之印度人。大抵皆獵夫也。其平日之義務。除馳馬平原。射殺野牛外。無他業也。其妻則留守野營之內。宰野牛以為食。製其皮以為衣。或以顧復兒女為盡其能事。本不知農工之為何業也。而今彼等乃居然勤勉之人也。即此而觀。吾人已知彼等大優於黑人。蓋黑人懶惰異常。非鞭撻從事。莫肯効力。而彼等則自能奮發。勇猛精進。無論何事。苟信其有利於自己。莫不灑滿腔之熱血。而從事焉。

新印度人之於自己身體。固不待言。其於子孫身體之健康。亦甚留意。而特於與白人種族之事。彼等尤視為有益。無損。彼等信仰之念甚強。今既深信上帝。純然基督教徒也。彼等具有勇氣。愛自由。與新社會。氣耐飢寒。有辯才。長於技藝。精於論理。剛毅勇邁。遇艱難。絕無畏避。遜遜之色。

三

辦評門

就其教育而論。殊大有可觀者。現查其學於轉有之小學者。已達於二萬七千人。其學校皆建設於公有地。分爲三級。其授業時間。大抵自午前九點鐘至午後四點鐘。而午餐則由學校供給。是印度人小學校之最特色也。其就學年齡。自六歲至十二歲。至十二歲讀第二讀本畢。稍習數及英文。略有頭緒。乃選拔而使入寄宿學校。寄宿學校。實與名稱。自學校用品。以至衣食醫藥。及一切必需之品。皆自學校供給。不勞學生自備。其每日功課。不止授以尋常之學校教育。更教以各種技術。以半日上堂受業。以半日從事實務。女子則使習割烹裁縫漿洗之事。男子則使習灌園力田牧畜之業。

寄宿學校之外。尚有一種學校。命曰練習學校。與前者稍異其制者也。此等學校。不設於公有地。現設於加里斯爾、片西威尼亞、康沙士、桑陀夫亞、新墨西哥

等處者是也。既入此等學校者。雖遇放假。不許歸鄉。必以三年或五年爲期。常留任於校中。其所授科目。亦兼學問藝術兩者。其宗旨所欲養成之學生。皆得藉此以謀衣食者也。然則此等練習學校。實爲印度人學校中之最高尙者。從前有一二間。別有師範部之設。原以養成印度人之教師爲宗旨。今則廢之一。意盡力於養成機器師及其他實用科學者焉。夫舊印度人漸絕其迹。而新印度人以受新教育。吸新空氣。而徐徐生來。然則學校教育。實爲改造印度人之根本。致令今日幾不能復見當年之赤人焉。然則彼等廢其特有學校。而升於州立公學校。與白人並肩而坐於教室。與白人同負義務。與白人同享權利。得達彼等願爲亞美利加其市民之宿望之日。豈必在遠哉。

●聖路易博覽會之待中國人

凡開萬國博覽會者。必通知各國政府。勸其廣諭全國。務多選其國中之良物運至會所。羅列以供衆覽。是在賽會之國。既可藉此以增聞見。而資考証。而在與於賽會之國。亦可藉此以獲賞鑑而擴銷路。誠主客兩得之道。非客有益而主獨蒙其損也。明年美國聖路易開博覽會。合衆國政府。曾照會中國。勸其出品。是其望華人之能舉品物來賽者甚切矣。乃其對於貨主及遊覽之華人。則竟不肯以禮相待。欲仍用其刻薄章程。以侮辱吾華人。既定議於上岸時。須納美金五百元。以作擔保。又須以相片三幅。呈於稅關存案。再迫其當場發誓。一曰上陸後即赴聖路易。二曰博覽會事畢。即行歸國。三曰聖路易以外之地。一步不能行。是何蔑視我華人。無禮太甚。直與待奴隸無異。宜中國政府。見此章程。不勝怨憤。而不樂於預其會也。美人約翰巴列爲勸人參預博覽會。會遊中

雜評

國日本及東洋諸國。今見其政府以此苛法待華。知有損於兩國交情。且恐於華美商務。因此而生障礙。於是熱心運動。欲除此苛法。以便華人。頃在奧斯陀比見大總統。與論此事。總統然其說。乃即下令於移民委員長。將來或能少寬其禁乎。日頃有華官某以預賽會故。帶貨物七十六箱。既已運至聖路易。復爲關吏所扣留。繼以大總統教書之力。判以此官吏乃從美國之勸請而來。自宜以外交官同等之禮相待。於是始將其貨物交還原主云。

按歐洲之開大博覽會。自千八百五十二年。至九百年。凡十一回。平均大約五年一回。今美國以明年開會於聖路易。實爲二十世紀首出之博覽會。亦空前之大博覽會也。余試將五十年來之博覽會。列爲一表。以備參考。

五

人

總 評 價

第 六

會 場 名 稱	面 積 (平 方 吉 羅 米 達)	收 入 (千 圓)
倫 敦	九六、〇〇〇	二、九五〇
紐 約	二五〇、〇〇〇	一、二八六
巴 黎	一六八、〇〇〇	四、六〇〇
倫 敦	一二五、〇〇〇	四、五八八
巴 黎	六八七、八〇〇	九、三七六
維 也 納	一八三四、〇〇〇	二、三、四〇〇
費 府	一一五〇、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巴 黎	七五〇、〇〇〇	二、三、一六〇
巴 黎	九五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芝 加 哥	三一六〇、〇〇〇	五、六、五〇〇
巴 黎	一九九七、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聖 路 易	三九五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博覽會之業。自小而大。逐年進步。可以概見。今聖路易之會地及經費。實為空前之舉。亦可謂極盛矣。

評論之評論



(歐美之部)

○國家社會主義實行於奧大利

威兒拉里

(倫敦每月評論)

國家社會主義。實十九世紀下半之新思潮也。其始為學者所昌言。久之而其論遂動政府。

去年九月份倫敦之每月評論有威兒拉里氏所著一論。言奧國漸次實行國家主義。據言奧政府設種種方法。以從事於此。第一利用農業銀行貸資本於小農。坐是民業益進。小地主之數驟增加一萬五千人。次用各方術以謀農事之改良進步。設所謂模範

評論之評論

田園者。以增長普通農民之智識。此皆其辦有成效者也。其最新奇者為公家旅館之制。彼欲吸引世界漫遊之人。使多集於波士尼亞一地。以為尋常民間之力。不能為適宜之旅館也。乃以政府之力設之。其旅館壯麗清潔。動人游興。又設狹軌鐵路貫通國內。又於無旅館之地。使憲兵周旋游客。務令有賓至如歸之樂。又設公家浴場多處。其公立俱樂部等。日漸增設。若奧國者可謂社會主義之首唱。而所創諸事業。其結果皆頗良。是足以為二十世紀之模範。云云。記者案社會主義者。與我國近儒所倡大同主義頗相類。雖未能遽行於今日。要之世運日進文明。此主義必為最後之戰勝者。無可疑也。交通機關既整備。人類之距離日以減縮。自今以往。其踵與政府而起者必絡繹矣。

○美國學術不振之由哲士埃

批評門

(八月一日北美評論)

法人哲士埃久游美國。深察各大學之內情。曾著一論。登於「北美評論」。大意以爲美國學術界所以不進步。昔人多以爲新進國智識幼稚之故。其實不然。以今日交通機關之利便。歐洲諸碩學。朝有創見。夕即傳徧於美國。其研究之難易。固無擇也。然美國所以終遜於歐洲者何也。蓋由民衆之勢力過大使然也。公民平等之思想既普及。浸假以爲人類智識亦皆平等。事事以全國民爲標準。而國民程度。未臻極點。坐此之故。凡俗主義。日以流行。徒知認定（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語爲神聖。不可侵犯。而不知此主義者。視用之之人何如。若使舉國人之品性。尙在卑劣。而妄行此主義。使卑劣者得意。實非所以圖進。化也。美國人溺於崇拜黃金之理想。徃於塵世之成功。此實其思想界萎縮之總原因也。

哲氏又引斯賓塞之言曰。「科學之真精神者。綜合之精神也。」因解釋之曰。綜合的精神。所以異於凡俗者。蓋同一事物。而能以特別之眼識觀察之。看破其類似之點。而獨有所會。美國學術之不進。由此等精神太缺乏也。美國人所著書。長於分析。若統計若編纂之類。居其出版界之一大部分。此等惟能養成劣下之智識而已。若近世實驗哲學之意義。殆非美國人所能解也。

記者案今日之美國。號稱文明極盛之國。然以歐洲人之眼視之。其缺點尙不免如是。我國之治新學者。可無悚歎。大抵精神上之文明不進。則物質上之文明雖隆隆日上。猶不免爲識者所笑也。我國今日精神並物質上亦曾無毫末之進步。而惟見其道德之日以頹落。以如是之人。而使多得智識。其猶藉寇兵齎盜糧耳。

（日本之部）

○輓近道德思想變遷之原因

中島力造

（東京教育時論）

中島力造者日本之文學博士。以倫理學著名者也。近著此論。饒有新見。摘譯如下。

自古學者之論道德。或以爲一定不變。無古今東西而皆同者也。或以爲變動不居。因於時。因於地。而各異者也。此二派所主張。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以公平之眼。普觀近五十年來思想之變遷。社會之變動。則道德中之一部分。不能不循進化之法則。此識者所同認也。今考其重要之原因。厥有三端。

（第一）自蒸氣力發見以後。而用此力以補人力所不及。於是大機械大工場起焉。疇昔之人。各獨立而營業者。今則動合數百千人同集一事。爲共同之生

活。彼此之關係。日以親密。故協同一致之規則爲最要。而公共之道德日見重焉。此物理學機械學研究結果。其影響及於道德思想者也。

（第二）由生理學心理學等之進步。而身心之關係之理念加確實。古之言道德者。徒偏重於心之一面。及身心之關係。明知心不能離身而獨養。昔所不重者。今不得不並重之。如昔人言不以溫飽擾其心。往往惡衣惡食以爲高。今則衛生上之理論。不可不爲相當之注意。亦道德變遷之一端也。

（第三）生物學研究之結果。而進化論出焉。因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惟適合於社會之狀態者。能占勝利於社會。且爲社會上有益之人物。坐是之故。言道德者不可不務養成適合於今日社會之人格。此進化論之影響於道德思想者也。

記者案中國常言天不變道亦不變。而近世學者

批 評 門

所論。往往異是。吾讀加藤弘之氏之所著道德法律進化之理。辨之詳矣。吾未敢全祖其說。要之不可不謂道學界有力之議論也。今日萬事皆趨於綜合。言此學者不可不印證於彼學。豈獨道德哉。

（本國之部）

○法蘭西革新機關

赤門生

（譯書彙編第十號）

此論以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歸功於約各伯俱樂部。蓋欲示中國志士以團結之模範也。其言然為有關羣治之言。

其論約各伯俱樂部之由來。云法蘭西中古之世。猶為封建時代。法國之人民。猶浸淫於君主神權之說。人類之尊卑。制度之階級。如金城石壁。牢不可破。忽有先知先覺之大儒盧梭氏。以人民主權之理想。普及天下。俾天下之昏昏沈沈於君主神權之理想中者。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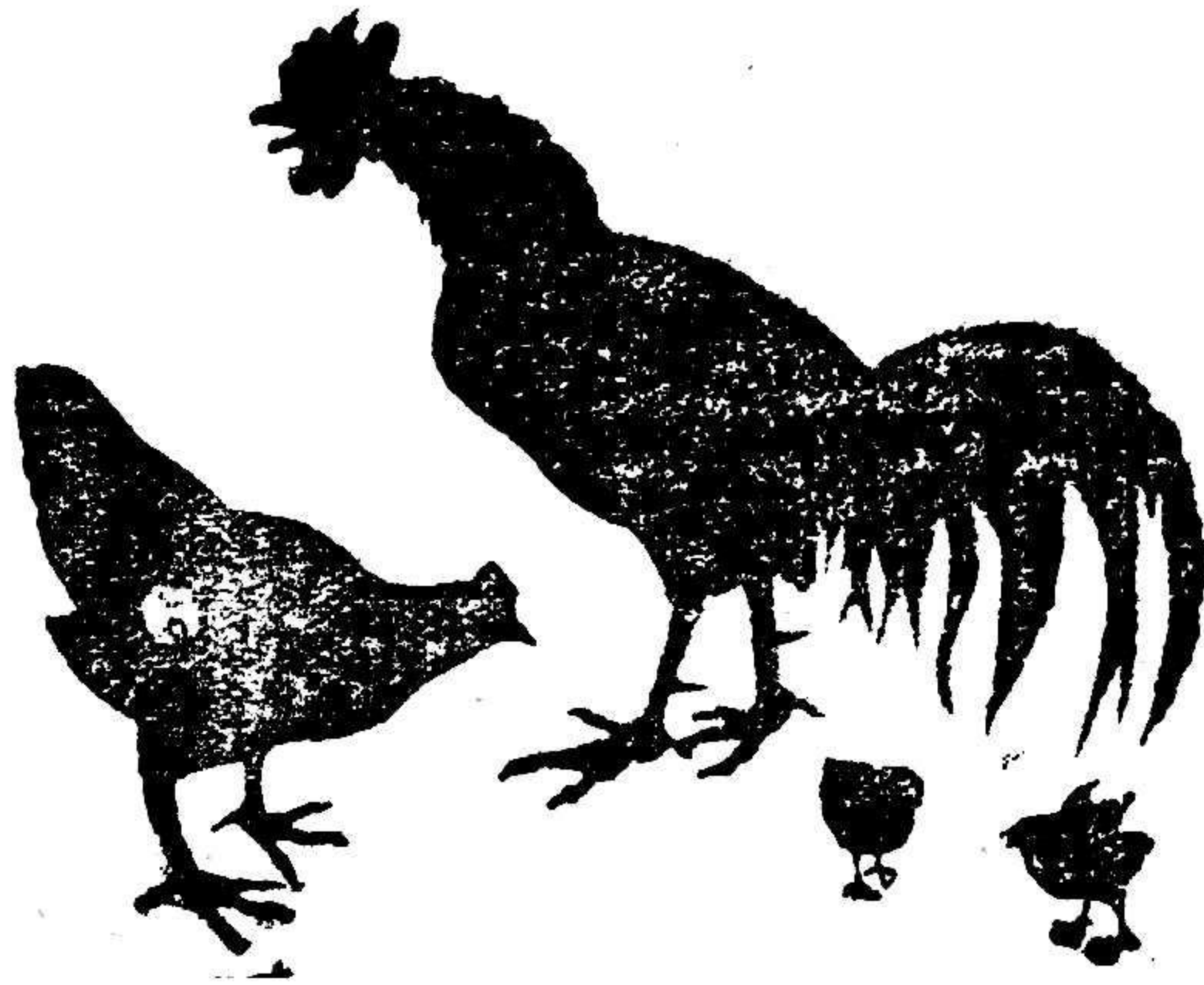
至是而始發其矇。電光石火。傳播至捷。一時所向風靡。不啻援之塗炭而登之衽席。故巴里士民。青年壯士以及勞働、役工、車夫、馬丁、皆棄其業。囂囂然增殖。其人民主權之勢力。或集會於酒樓。或聚談於茶肆。評定憲法。論議國政。巴里之街道。儼然若立法院。酒食歌舞之場。隱成內閣。政論囂囂。凡有一年。又以政治空論之無益。前此之一斑論客。去而各就其業。而天下之政論。委託於少數之熱心人。此少數之人。知徒言之不足以有為。於是約各伯俱樂部之設立。其論約各伯俱樂部之勢力云。結會之有節文禮讓者。天下太平之時也。約各伯俱樂部之發生。當法蘭西叔季之世。不足以語此明矣。况以人民意志為神聖不可犯之主義者乎。故犯之而即驚。而又好為豪俠不平之舉。如貴族之擁有不義財產者。則平均之。富豪之據有不義田產者。則重徵之。朋儕中之頑固。

不化者。則屏之不齒。逐之國外。甚至閔閻之生命財產。非得俱樂部之證明券。不得高枕無憂也。且議員之選舉。非得俱樂部之同情。則不得當選。政權之行動。非得俱樂部之樂許。則氣脈不通。議會提出之議案。非得俱樂部之同意。則不得議決。其他法律命令。莫不皆然。若政府之官吏。非爲俱樂部之部員。更不得備位。俱樂部者。實占政治上之大勢力。若一村落。一府縣。一市府之行政權。莫不盡落於俱樂部之掌握中者。問其何術以致之。曰。悚之以羣情。曰。爭之以衆力。要之天下之最堅強者。無如積多數人之力量。約各伯俱樂部以無數支部之同心協力。其團體之堅固。勢力之猛烈。鋒鏗之銳利。以遇衰敗之政府。自如疾風之摧枯草也。況其會員立志之堅卓。一則曰。吾人之希望禱祝者。法蘭西革新之事業爾。萬一不成。無寧法蘭西成一大墳墓之爲得焉。再則曰。如具

評論之評論

天有靈。俾吾法蘭西竟成鞏固的共和政體。則雖殺戮吾法蘭西國民之過半。在所不辭。約各伯俱樂部會員。莫不大聲疾呼。以此爲誓。其氣焰之逼人如是。亦具見其抱負之非常矣。其結論云。余嘗繙萬國史。每至法蘭西革新之時代。不禁於旅館沈寂之時。殘燈明滅之際。徘徊往復。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撲破三千年混沌之迷想。開發十九世紀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蘭西一舉之餘澤者乎。然而論世者。往往不歸功於法蘭西全國之人民。而歸美於有秩序有組織有準備之約各伯俱樂部者。以其轉移之精妙。佈置之周到。言論既足以感發。而機關尤足以運行故也。是以言論不可少緩。而機關尤爲急務。世有講天下革新之業。論國家經營之策者。則試取法蘭西革新之歷史而三復之。則足以當吾人之學步者多矣。

批
評
門



六



評論之評論

(日本之部)

○銀價下落關係于中日貿易

(大阪朝日新聞)

年來銀價下落。用金之國如日本者。其商務利害。與我國最有密切之關係。近大阪朝日新聞著一論論此事。擇譯如下。

日本初改幣制之時。金銀比價。金值一而銀值三十二強。迄于今日。則金值一而銀值四十二強矣。銀價下落之趨勢。如此其激。或以爲日本素來用金。正可自喜。然近以銀價暴落。不能不與各用金國。同一張皇者。則以與用銀之中國。最有貿易之關係也。故日本望銀價恢復。切于他國。然銀價下落。非一國之力

評論之評論

可以防止。故苟欲遏人事以防止之。必不可不合各國之力。此萬國貨幣之說。所由起也。

萬國貨幣會議。果能有影響於銀價與否。今未能遽斷也。試證以實例。十一年前。曾由美國提倡。集二十國之代表者議貨幣事。自是開會議者數四。而卒無決議。萬國復本位論。亦不見採。蓋當時各國之預會者。多主張各國仍舊用金。惟欲推廣用銀之途。以期增高其價而已。當時羅士查路案所主張。欲各國相合而組織一「鮮智迦」。若銀價未增至四十三辨士。當以五年爲期。每年購入銀塊五百萬元云。然此議不可行。故萬國貨幣會議。卒以不成一事而散。自是以來。英德美之議院。雖亦頻頻於貨幣會議之件。有所決議。然貨幣會議之結果。不過如是而已。貨幣會議。既無補於事。然則各國之對銀價策。惟有各自爲計而已。日本國民欲防此患。不可不講對子

三

經濟學

三

銀價下落中日貿易政策之問題也。

單就貨幣問題而言。日本亦願中國改用金矣。而以此事非可遽望。則不得不立一第二之希望。而銳意經營之。其事維何。則望中國能在通商口岸用金一事是也。然望中國將幣制改良或改革之。其事甚難。且有待於各國合力。甚不易言。故日本今惟舍貨幣問題。而注意於中日貿易可已。

貿易策之第一要着。當將工業基礎。樹之中國。所謂工業移住是也。就紡績業言之。能在中國與日本爭利權者。往日只有印度花紗。而將來中國內地。必要自製花紗。故日本當移斯業于中國。既省製造之費。成本從廉。又可免匯水高低或蒙不利之患。其利一。貿易策之第二要着。當使運進中國之商品。自能伸縮如意也。蓋某貨暢銷。當增造之。某貨滯銷。當減造之。其自動力非操之自己。則不能在商場中制勝矣。

然此為工業會社之大規模。非有統一機關者。必不能辦。故若小公司各各分立。則基礎薄弱。不獨製造費不能省。而且於製造多少。不能因市上之銷暢與否而操縱之。是所以市上一有風波。必不可以持久。即在平日。亦不能大活動也。

貿易策之第三要着。則求工業之改良進步。夫欲擴張勢力於外者。不可不先自立於不敗之地。况當競爭激烈之時。而又值匯水時有高低乎。故日本工業當從貨真價實之格言。以勿失主顧而已。

以上不過舉其大綱。而實為最易實行者。若能斷然行之。則無論銀價何如。貿易上之障害。可以少減矣。記者案我國為世界上之唯一大市場。而日本為我近隣。其垂涎我國之商務也固宜。自數年來。日人全國之視線。全集於此點。其所以百端求好于我者。大半由此。東亞同文會。日以保全中國法權。

中國爲口頭禪者也。而叩其宗旨。只有利用我國資本若增占我國商務兩大心願。此外無有善意。然吾無怪日本之存心如此。而望吾國人早自奮發。毋盡舉全國之利權。而授之外人也。去年銀價大跌。日本貨之輸入於中國者驟減。商工業皆大困。談生計者皆引爲大憂。讀此論足窺一斑矣。

○歐美之大戰爭

(日本週報)

頃「日本週報」著一論。討究歐美戰爭問題。臚引歐洲各報之說。及證以各國內情。其言曰。

今世人多以各國勢均力敵。互相牽制。盛稱「武裝之平和」。以爲各大強國之間。大戰爭之禍。必以可免矣。然近日歐美各報細審大勢。而不禁深憂。有以爲美國與德國恐有決裂之虞者。有以美國與歐洲列國。終不免於一戰者。皆慮萬一果有其事。則其結果不知如何悲慘。故莫不汲汲專講防患未然之策。

評論之評論

各報所最憂者。恐歐洲列國。將爲大戰爭。而蒙破產之禍也。然又有信此事之必無。而冷笑他人過爲杞憂者。大佐亨實嘉嘗曰。觀各國之財政界。斷不許釀成大戰。譬如德國雖有野心。而察其財政。實不堪舉此。即令歐美列國結爲同盟。亦必不能與此大戰也。雖然。歐美之政治家及各報館。預測其結果之爲禍烈也。皆以爲若釀成此禍。則歐洲從製造討生活之國民。將不免於飢寒矣。昔倫敦商業會議所嘗揭大戰爭有害於本國之議。喚起輿論。以警國民。曰。若果有此大戰爭之時。必至百物沸騰。無異飢饉。勢必至使其政府欲動不能動而後已。其所舉之理由。

一現今生計界之情形一變。而吾國都會到處有無數之貧民。

二現今英國。有七百萬貧民。彼等以現在之市價。尙幾不足餬口。豈能堪無異凶年之市價乎。

批評門

三大戰爭之結果，必致商業敗壞。商業敗壞，則勞作者盡失其職，無業游民之加多，必有出人意料者。既無業則無收入，彼等又何從而生活邪。

此倫敦商業會議所之決議，十九世紀評論雜誌嘗推爲的論。蓋大戰爭起時，其國內必有血雨腥風之大亂，其國民愁困之極，政府必不能默視，則無暇再計他事，而必亟亟於恢復平和，無可疑也。

德國內情，與英國無大異，不獨德然。歐洲列國，朝不謀夕之貧民甚多。居今日無事之時，已苦衣食不給。況大亂一起，其慘狀必爲商業會議所之所臆中矣。以此之故，自非喪心之人，莫有好倡此大亂者。即德皇亦慮及此。故聞此戰爭之風說，不勝憂慮云。

然而兵凶戰危，人所素和。而有時猶不免破裂焉。蓋好勝之心，人皆有之。當國民熱中戰事之時，雖以有識者之名論，將不見容于世。故今日亦不能以歐洲

四

各國實情如此。而斷言歐美必無戰爭。蓋國民戰爭一時狂熱。雖知其禍而尙爲之者。今古不乏其例也。記者案自民族帝國主義之雄飛于政治界也。美國亦一改其門羅主義，而略古巴縣夏威夷遠吞菲律賓矣。歐洲各國見其舉動如此，亦相與疑妬非毀。其所謂新世界不許歐人干涉之言。今且莫以爲意矣。新舊兩世界，既混而爲一大競爭之場。其利害衝突，固所難免。然今日各國之所最苦心經營者，全在我國。故中國問題苟未有着落，則各國惟恃外交之術，朋比爲奸，並力噬此一塊肉。而後謀及其他。德法不共戴天之仇也。而以此故。且勉強誓約，聯袂以赴東方矣。近日頗傳英俄不睦。俄日交戰。此非盡出於無根。而卒莫敢發難。不得不以平和了局者。蓋恐兩敗俱傷。而又失在中國所得之利權也。然則所謂德美之戰，歐美之戰。吾敢斷中國問題未有着落之前，必無此事也。



(歐美之部)

○德國與揚子江沿岸

德國伽爾尼雪官報

此德國政府機關報之論說也。其於揚子江沿岸中德國之位置。及其政府之意見。即此可見一斑。擇譯之以爲鑒省。

一舉揚子江沿岸之名詞。即顯有政治的地理的意義。此自一八九八年以降而始然者也。德租膠州俄租旅大而後。漸開勢力範圍之例。諸國繼起。紛紛效尤。英國恐其勢力落他人之後也。乃急取其昔日之注意西藏者。一舉而移其勢力範圍於支那中部。

評論之評論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二月九日。駐華英使。要求於中國政府。請其勿以揚子江沿岸讓與他國。是月十一日。中國政府答書。謂揚子江地方。爲中國中央要地。決不租賃割於他國。

當是時也。德國方注全力於膠州。未遑他顧。其時德人咸謂中國大矣。諸國在中國各謀利益。不可互相衝突。爲英國計。徒妨害德國而受其疾視。非計之得者也。德國既占膠州。則英國更謀他地。德人不可妨礙英國之舉動。此「小德國」之政策。當時喧播於國中。既而上海德商。以本國之支那政策過於狹小。不足振德國東方之商業。乃創立「德國協會」。以謀德商之利益。協會既成。德國東方之商業。駸駸凌駕他國。然中國稅關統計。不詳列各貨出地之子目。雖英國與其屬地。分別表示。然其餘諸國。除俄國外。惟渾言歐洲大陸。故德國輸入之貨物。未能詳也。今略舉

批評門

揚子江二大中心之上海漢口貨物入口之數。表列於左。

上海

英國所輸入(屬地不計) 三九、九五八、五三二兩

歐洲大陸所輸入 一一、五一六、四二三兩

英國所輸出 七六、七七五、二三兩

歐洲大陸所輸出 二八、六三八、七一二兩

漢口

英屬所輸入(英國不計) 三三、三〇〇、〇〇兩

歐洲大陸所輸入 一六、四二二、一六〇兩

英國所輸出 二〇、八五兩

歐洲大陸所輸出 三〇、七七一兩

以此表觀之。歐洲大陸之內。其輸入於德國為最多。其輸出則除茶之外。殆全出德商之手者也。至輪船航行之事。一八九八年。英人航華輪船噸數

二

千二百二十八萬噸。占總數百分之六十一。德人航華輪船之噸數。則六十萬噸。不過百分之三。及一千九百〇一年。英船千五百七十三萬噸。占總數百分之五十一。德船則五百三十六萬噸。已達百分之十七。故德國揚子江航船之位置。一八九九年。尚位第四。一九〇一年。則已位第二矣。使德國先數年能知中國之內情。則不止如今日之進步也。一八九八年春。上海之德國銀行。奉命與中國政府商議。求滬寧鐵路之權。有成議矣。突為英人之所奪。一八九八年五月。滬寧鐵路。與蘇杭寧波支路之權。悉入英人之手。於是德國在揚子江。遂失強固之地位。以此觀之。德人怠緩失機。不誠可惜也。爾來英人之報。方囂然狂叫。謂英與日美。當力保中國。勿令他人之侵奪而已。則實舉中國之半部。置之英國勢力範圍之下。其用意所在。亦既可觀。然則

今日德人之在中國。其最危險亦最可敬重之強敵。其惟英國乎。其惟英國乎。

記者案德人之入我國也。遠在諸國之後。其手段之強橫。氣勢之驚悍。如飢鷹脫講。餓虎出押。搏擊縱噬。莫之敢當。其商務之繁盛。駸駸度越驂騑前。數年而後。奪英國之正統而代興。直意中事耳。嗚呼。彼中人士所議論。無一非謀拓勢力於吾國。較量輕重。不讓絲毫。彼進一寸。此進一尺。中國雖大。豈能饜其競爭之心。飽其無厭之欲哉。強盜縱橫於寢門。而主人尙鼾睡於臥榻。悲夫。

（日本之部）

○俄羅斯大藏卿察視東部亞細

亞之報告

東京外交時報

評論之評論

俄大藏大臣域提。察視東部亞細亞歸。俄官報載其報告書。驟而觀之。似止比較大連灣與浦鹽斯德市場之性質。實則述其經營東方之大方針大抱負也。今擇述其要旨如左。

- 一 西伯利亞鐵路及滿洲鐵路。實歐亞間世界之通路也。
- 二 既爲世界之通路。則有影響於世界者有三事。第一使中日韓三國與歐洲有密切之關係。第二使東洋人增需用歐物之度。第三使歐人享投本於東洋市場之利益。
- 三 其於地方之影響。則發達西伯利亞之生產力。鑛業亦從而興盛。故自歐俄而移住殖民。實爲要務。
- 四 欲使西伯利亞鐵路及滿洲鐵路完備。則不可不速竣貝加爾線之工事。

批評門

五 大連灣之築港。一年可以竣工。工竣之後。則可使爲世界市場之中心。俄國欲擴充商權。而收之手中。則當使商民握有此市之不動產所有權。

六 此市既成。浦鹽斯德有所不利。然亦一時之損而已。他日必能償其失。夫論要港之性質。浦港實不如大連。然當設一適宜之法。勿使二港有此盛彼衰之弊。其法如何。則分割浦港與大連之商業範圍。浦港則以黑龍沿岸及東北滿洲爲其範圍。大連則以南滿洲爲其範圍。而浦港又定爲自由港。斯則兩得其宜。

七 西伯利亞滿洲兩鐵道之壁林瑪特拉士支路。域加里丁布爾支路。及貝加湖邊之鐵路。其工事之費。殆逾十億。其成績如何。決非今日所能懸定。縱令今日受非常之虧損。而他日必能獲莫大之利益者也。

四

此其報告之大旨也。讀者於此。有三事不可不措意者。一則西伯利亞之鐵道。發達西伯利亞之生產。果爲事實乎。一則大貫鐵道之價值。其終點在於不凍港之大連灣。一則達於大連灣。則不可不橫貫滿洲。不通貫滿洲之要部。不能達大連灣也。

自第一事而觀之。吾國人多謂俄國之拓殖事業。有必至於失敗者。曩有某博士游閱其路。歸而評論之曰。

俄人投數十億萬之巨資。以興西伯利亞之大工。西伯利亞之總面積。無慮十餘萬里。其地屬凍土帶。類皆磽确不毛。其有林木之地。不及十分之一。且材質不良。搬運不便。雖欲興工業。而利息昂貴。警察不備。則營業難而不安。西伯利亞之氣候地質。與其生產力。惡劣不良。信如世人之言。俄人之謀此絕大之拓殖事業。必全歸於失敗而已。

斯言也。誠非無理。然域提氏固知其有非常之損失。而明言之矣。惟此路通行而後。則今日種種之損失。必日漸減少。而利益更足以相償。蓋亞細亞之最便市港。與歐洲之市場。互相聯絡。完備鐵路之效用。而後。此路之真價可見也。余竊以爲此路既成。則不出期年。大連灣之港市竣工。則鐵路之效用可見。而利益必足償損失。俄人商畧政畧。二者皆有所藉手。吾人其不能一日高枕而臥乎。

至第二第三之事。則不問而可知矣。俄國之撤兵於滿洲也。名撤之而實未嘗撤。即果撤矣。而其勢力之潛布。亦不過飾人耳目而已。有此鐵道。以橫亘其中。則俄人在滿洲之位置。其又何待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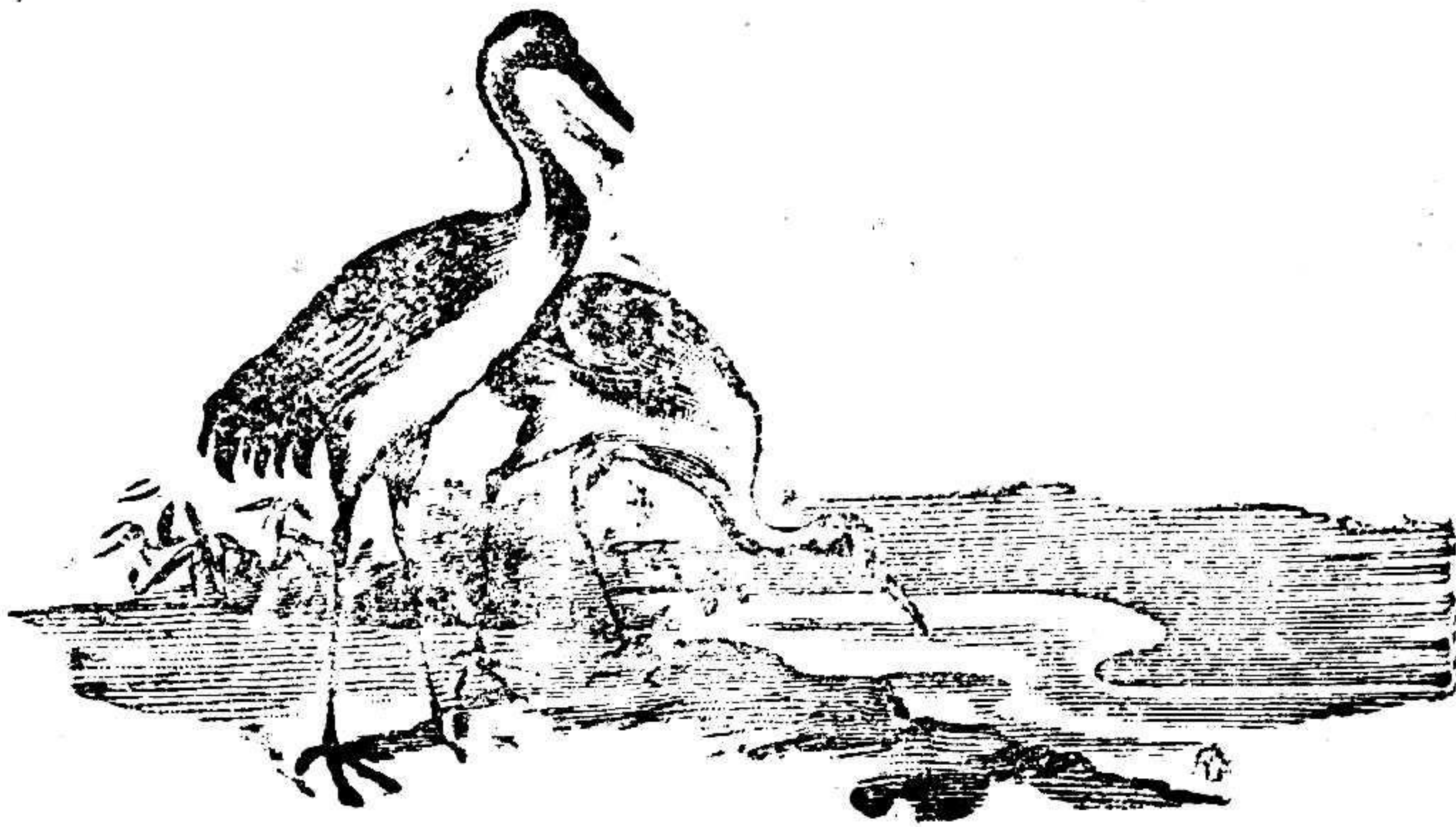
記者案俄人擲億萬之黃金。以營此大工於荒曠之野。其氣象之偉大。謀畧之宏遠。性質之堅忍。皆足令人驚悚。今工事已畢。羽翼成矣。振翮而下。金

評論之評論

翅蔽天。勢如河出伏流。已非復隄防所能限制。茫茫禹域。首當其衝。今俄既拊我背而握我吭。滿洲已非復我有矣。今又有移六十萬住民之大舉。其拓地殖民之偉略。磅礴而未知所極。彼先皇彼得之遺訓。殆可實行於今日矣。日人謂自此無復安枕之日。誠非過慮。故舉國皇皇。日謀抵禦之策。而在彼爪指之下者。尙熟視而無覩。豈謂委棄東三省。即足飽此飢鷲之欲。而不復噬人邪。嗚呼。東三省。特先作一嚮之嘗耳。



批評門



評論之評論



(日本之部)

○英法之接近

(日本報)

據近電英皇至巴黎。與大統領相見。大受法國之歡迎。此舉實使英法兩國之交際。忽成親密。歐洲全局。被如何之影響。是誠一大疑問。據德國之波士新聞。則謂其無甚影響。頗不以爲意。然兩國主權者。至親相會合。實近世稀有之例。此列國所爲注目而視者也。夫德皇之行幸倫敦。而與英皇相見。俄帝行幸丹麥。而於丹麥王宮。與英皇相會。俄帝於軍艦上而會德皇。法國大統領入俄京而見俄帝。雖皆近數年間事。然彼等或因親戚之關係。或修敦睦之舊好。故人皆

評論之評論

視爲尋常。不復置意。至英法兩主權者。今日之相會。既非因親戚。又本無舊好。其別有深意斯可知矣。昔喧傳德皇欲幸巴黎。至今尙未見其實行。今英皇忽有此舉。寧非先發制人耶。當時南非之戰爭。於杜蘭斯陸最表同情者。莫法國若。且其大統領古魯家之入巴黎時。法人歡迎之狀。舉國若狂。且向英國時加侮辱之語。是時法國實明示其排英之意。然英國人向於他國之批評。絕不置意。且於歐洲大陸列強之嫉妬己國。亦初不記之腦中。惟伺隙而動。苟有機會。即乘之以操縱一切。是英國之所長也。今英皇之行幸巴黎。得無亦其一例歟。英法有關係之事。本只印度中國之問題。此外地勢上兩國不能相避者。復有達達尼爾海峽。惟於地中海之入口治勃拉路。則與法國關係最切。故英國靜

批 評 門

俟時機。務與法國握手交歡。以相協議。今英皇之行。幸巴黎。可謂英國政略上近日之一大成功。

至法國則今日仇視德國之熱。已大減退。對東隣之政略。雖不必依賴英國。然於其內政。則欲鞏固其現在之共和政府。不得不與英親。蓋法國之反對政府黨。常仇視德國而親愛英國。彼俄法同盟。至今日已形勢略變。舉國對此政策之熱情。亦漸冷淡。故今日與英國接近之事。實慰藉反對黨之一策。亦即所以聯合政府黨者也。法人之謳歌英皇不措者。實由於此。

彼歐洲最舊之兩文明國。已創特別之交際。則德俄諸國。亦將為其所牽掣。歐洲平和。益可永續。於歐洲既能永續其平和。則不可不求一尾閭。以泄其舉國之動力。故此後之運動。東洋而外。幾無用武之餘地。故今日英國之對法國政策。所以惹世界之注目。

而惱殺俄德之政治家也。或視此舉為牽掣俄國之經營東方。是殆未深知英國政府之意者耳。

記者案和平者歐洲以內之和平也。歐洲之和平既鞏固。則戰爭更不能不移於歐洲以外。而亞東遂為白人用武之劇場。夫英之與法忽結親交。其為牽掣俄人之經營東方與否。雖不可知。然英法既親。俄德必相顧忌。如是則歐洲晏然。乃萃全力以角逐於遠東之大陸。可無疑也。夫兩主權者之相見。自表面視之。寧非修好睦鄰之常事。然我輩東為歐人之的。則彼之一舉一動。我無不受其影響。牽一髮而全身皆動。寧獨俄德政治家之矚然注目也。

（歐美之部）

○俄國遂可為立憲國乎

（美國評論之評論）

此耶努埃斯頓氏論俄國內亂之論文也。深悉俄國之內事。而言之深切著明。用擇譯之如左。

俄國之內政。自古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危急者也。彼俄皇發布自由主義之敕諭。固數年來國人反抗運動之結果。夫學生之騷動。累數十年。農民之暴發。亦幾百年之久。然朝廷鎮以陸軍之力。一起而旋即平定。故雖有代議政治之請求。屢請而未嘗得其一盼也。

然至於今日。而情勢一變矣。學生之騷擾。農民之激暴。地方議會貴族之反抗運動。以及波濤洶湧。促成革命之勞動問題之困難。諸種之勢力。一致聯合。向專制政府而大試反抗。堅忍持久。務必陷其專制之壁壘。遂有不能成功不肯中止之勢。

大藏大臣域提者。夙受西洋文明之教育。不啻一自由國之政治家也。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俄國大飢。農

評論之評論

民不能納稅。國庫空乏。而國債亦不能募集。域提乃建言於俄帝。招集諮問會於各地方。以講求整理財政之法。彼地方之民。漸得議論國政。將潛俟時機以大攻政府。自訴窮困。要求政府使施行立憲政治。適西比亞聖死。伯理威繼為內務大臣。伯理威者心醉於獨裁政治。務撲滅自由思想者也。彼立於俄皇之背後。挾大勢力。而以俄皇為傀儡。深不以小議會為然。乃命各地知事強壓其自由之言論。甚者逮捕下獄。域提之所策畫遂以失敗。

地方議會雖已失敗。然人民歡迎失職之代議士。以示威政府。且地方議員以是而始為請開國會之運動。學生之騷擾既屈政府而使之讓步矣。然增革命黨之新分子者。則衣食於傭工一千萬人以上之勞動者也。彼多數之窮民。實革命家所倚為後勁。五六年來。其暴動殆不能備指。去冬羅士圖鐵道之同盟

批 評 門

罷工。集三萬人於野外。高唱自由萬歲。狂叫傾覆獨裁政治。警官束手莫可如何。是雖兵力所能鎮定。然固非恒久撫綏之計也。

今日發布使諸國驚視之敕諭。固內務大臣伯理威對於自由主義之第一讓步矣。然今日俄國之人民有悍然不顧死生利害之勢。則得於區區之讓步。必未能饜其期望之心。且以今日之讓步。知政府有畏怯之隱情。政權可要挾而得也。於是要求代議政治之聲。益囂然遍於國內。

嗚乎。時機已迫。大勢已成。政府雖力加鎮壓。必無以息其要求政權之思想。中止其請求代議政治之運動也。夫俄國政治之組織。固自韃靼人侵入之時。繼承而至於今日。其朽廢腐敗。誠當改造。今政府其順此風潮。許代議政治之請求和平立憲。以保自家之存立乎。抑將破裂已有先兆之革命運動。賭王室之

之存亡。抵死以拒人民之要求乎。此後數年俄國政府之政略。必有大可觀者。嗚呼。風潮嚶惡。咄咄逼人。俄國專制政治之餘命。殆不能久延殘喘。况代議政治之急要。實為域提諸人所素認者乎。嗚呼。俄國其遂行立憲政治乎。

記者案俄人自由。今已萌芽。雖其代議政治未必遽能成功。然發生成熟之期。當不遠矣。西人有言。自由者購之以血。俄人雖未嘗為激烈之革命。然學生之騷動。農民之暴舉。勞動者之激發。地方議員之反抗運動。累數十年之紛擾。所以購此自由。其價固已不貲矣。我國民其亦希望自由邪。願乃欲安坐以致之也。然而俄國專制之積威。政府之強力。伯理威之才畧。卒至有屈於人民之勢。固知風潮所迫。非人力所能抵抗。彼握政權而欲保此專制之舊者。觀於俄國之大勢。其當有所鑒戒也。



(日本之部)

○中國欲與滿洲於俄乎 日本週報

滿洲之事。果安所決。中國欲與俄。則坦然明白與之。不欲與俄。則毅然正色卻之。既非與之。又非不與。依違曖昧。二三其迹。以賣他友邦諸國。而圖己一日之安乎。是決非中國今日之得策也。

是故以近事言之。德國始踞膠州。俄乃踞旅順。英乃踞威海。其他法意諸國。各有所求。而我日本亦有與中國約以福建不割讓之事矣。向使清國當德國踞膠之時。能明其態度。嚴其操守。繼以舉國一致。不可屈奪。則德國雖強。彼其萬里遠征。懸軍無繼者。或不

評論之評論

如今日之甚也。

今俄人之窺滿洲也。其志決非小。而壤地之相接。往來之頻繁。亦非如德之懸絕海外。聲氣不能相通之類。得寸則進寸。得尺則進尺。不盡舉中國而與之。俄人則不肯止。彼其豺狼無厭之求。豈唯區區滿洲而已。

我日本立國東亞。孤懸海中。以地形而論之。則朝鮮與我對馬。屹然相對。為其門戶。故我之守國。得朝鮮則可。不得朝鮮則危。故甲申天津之盟。以此而爭。甲午馬關之約。亦以此而成。而滿洲又為朝鮮之藩籬。禦寇者不於藩籬而於門戶。已為愚策。況藩籬為寇所侵。門庭何得晏然為我有哉。

是故中國而欲以滿洲而與俄。則斷然明白與之。我日本英美諸國。亦各有求於中國。而德法其他諸國。又皆各有所望。則二十二省四百餘州瓜分之禍。於

批 譯 門

是乎起。愛親覺維氏十一世三百年之業。於是乎墜。五億萬生靈塗炭。流離顛沛。爲亡國民者。於是乎見。然後今中國當國者。乃快於心乎。即不然而不欲舉。滿洲以與俄人。則盍毅然正色拒之也。抑曰我欲卻。而力不能邪。我日本與英美。願中國常有滿洲者也。盍速廢其忌避。延而與之謀乎。

記者案美國近日新報。多爲中國前途慮。謂「德於山東。法於廣西。乃至如英如日。皆將於其勢力範圍之內。用俄人施於滿洲之手段。而無所忌憚」。觀英使曩者警告之言。固已直示其意。今日之滿洲。固一戊戌之膠州列強咸視之爲進退一着。錯滿盤輸置棋者。宜知悞矣。日人之於滿洲。其利害最爲切近。故其言論亦最爲迫激。若謂日英美可以助力。此固日人之恒言。而最爲我國人所樂聞。然吾聞國之立也。唯恃自力。事齊事楚。其害爲均。

二

未聞倚他力而可以立國者也。彼謂日英美皆願中國常有滿洲固也。然俄人又何嘗不願中國常有福建。又何嘗不願中國常有揚子江流域。要其所謂所助者。皆各國自謀其利害。而非我中國所謂利害。日本今謂可以助我拒俄。然三國干涉之時。俄何嘗不助我拒日。待助於人者。其害亦既可觀。一誤寧容再誤矣。要之我能自立。則諸國皆親我之友邦。寧獨英日美可親。俄亦何嘗不可親。我不自立。則諸國皆謀我之敵國。寧獨脅我之俄可畏。助我之日英美亦何嘗不可畏。以今日之國勢。而紛紛言聯俄聯日。聯英則不獨聯我者。皆有求於我。且親甲國則乙國牽掣。聯乙國則甲國競爭。止自速其亡而已。邇來日本諸報。喧然謂我國外交專視日本。爲進退頃以日本內閣動搖之故。而我國拒俄之意。遂沮。其言真否。吾固未敢深信。使其

言果不謬。則我止爲日本之傀儡而已。夫我人冀望於日本者。豈不謂其能與俄戰邪。是微論其戰事之不易。即日本果與俄戰。而日本果勝。則戰勝之權利。亦日本有之。於我何預。日勝則日張。俄勝則俄張。而我之蒙受損害。則等耳。等爲不同利害之外國。而獨曰彼能助我。何其癡也。謀國者不自審其利害。以爲進退。而徒視鄰國之硬弱。以爲進退。脫令日英諸國。堅守中立。則我將盡割諸地。以應俄人之請乎。謀國而專倚外人。又烏見其足以自立也。若謂俄約宜拒。則固忠告之正言。而我當國者所宜採擇者耳。

○滿洲問題之解決

日本人

滿洲問題者。非對俄之問題。而我國國是問題也。故決此問題。實關係於我國之運命。何者。俄國而占有滿洲。非特失我國民發展之地而已。且妨我經略朝

評論之評論

鮮之舉動者也。故決此問題之手段。大略如左。

對俄之手段

- 一 請其撤兵之遷延。勒定期日。責其踐約。
- 一 於鐵道警察之外。不認其留置軍隊。
- 一 俄於占領期內。擅取之礦山及一切利權。均不認之。

對中之手段

- 一 使中國於俄國撤兵後。以開放滿洲。宣言於列國。
- 一 請中國以營州至義州之鐵路敷設權。許與我國人。且許我置領事館於滿洲內地之市場。
- 一 其他俄人於滿洲享有之利權。當使我國人有同等之權利。

使俄人而能從我忠告。則紛議可以了結。使俄人而膜置之。則不可不訴之最後之手段。最後之手段惟

批 評 門

何。戰。而。已。矣。

此日人處置滿洲問題之理論也。其能實行與否。俄人能從其請與否。固非所知。若其對我之手段。則所謂助我者如是而已。然今日滿洲之主權。已不在我。日人對我之手段。亦不能不俟對俄手段。實行之後也。噫。

(歐美之部)

○滿洲與俄國

十九世紀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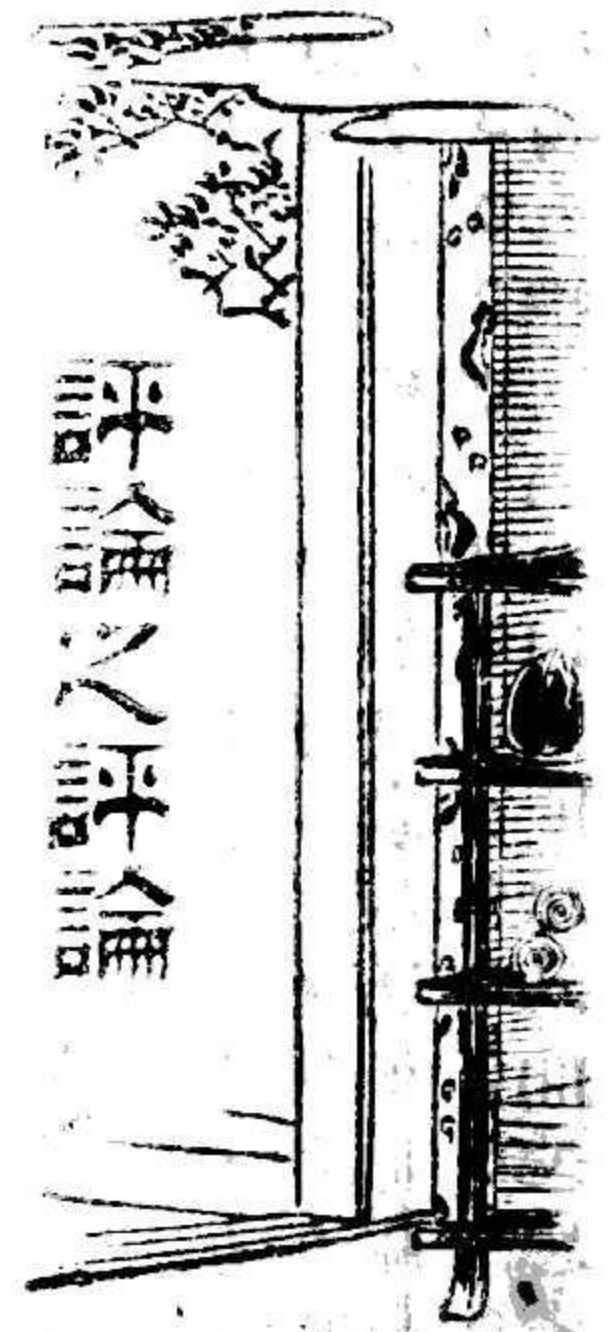
此阿夫歷司鐵氏論滿洲問題之言。登之十九世紀評論者也。今最錄其大旨。

俄人置重兵於滿洲。非必可懼者也。最可懼者。則俄清銀行及東清鐵路而已。俄之得信用於滿洲。絕非軍隊之力。悉基於銀行之運動。故銀行與鐵路。實俄國征服滿洲之利器。二者固代昔日之火藥。白。而。

四

有擴張屬地之力者也。俄人僅費五千萬磅之金錢。遂占有三倍英島之大地。而靈鷲之國。旗且奪。黃龍之國。旗而代。興一千哩之鐵道。二大市場。以及一切礦山。權悉入俄人之手。若用兵力以奪此富源。則非糜二萬萬磅之金錢不可。乃俄人僅費五千萬磅之金額。而坐取之。且絕無戰後善後之費。而遂取莫大之富源。隸之版圖。且能用和平之手段。使滿洲人深與俄人結託。嗚呼。可不謂巧歟。

記者案。俄人者。虎有狐行者也。以要結柔媚之手段。行其攫奪吞噬之野心。使人惑於其要結柔媚。遂甘為其攫奪吞噬。而不自覺其術。抑何神也。然非有俚以導之。則虎之凶暴。誰受其媚。而為所噬。誰為俚者。乃以我數十萬里之沃壤。饑人也。



評論之評論

○白澳洲之反對論

時事新報

排斥異色人種之議論方盛行於澳洲。澳洲有一紳士格爾者曾著人類有色之原因。一白澳洲之謬誤。一入種之混合。諸書竭力以反對是說。今方漫遊日本。其心雖不可得而知。而其言則固能持公道者矣。今擇譯之如左。

格爾之言曰。世界人類。不問何人。必有從兄弟。從姊妹之關係者也。吾人若自父母祖父母。以次而上溯。父與母之祖先。則祖先之人類。實不可勝數。譬由父母而上溯之。以至三十一代之祖先。則祖先之數。

實爲二十一億四千七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四十八人。祖先既如是之繁衆。其必非同一人種可知。祖先既雜。則其子孫自必混合若干之異種。故今日世界之上。斷無純粹惟一之人種。而必自多數人種混合而成者也。即如英國人種。實混勃里頓、腓尼西亞、那爾羅馬、撒遜那、爾曼、荷蘭、法蘭西諸外國人之血。統俄國人種。實與土耳其、韃靼、東洋人有密接之血族關係。此外諸國。亦無不滲雜以他國人之血液者。故區別人種。實最謬妄。至於皮膚之異色。亦不過因其民族所住之地。氣候風土。薰灸使然。彼有色民族。實住溫熱而卑濕之地。故有黑色、銅色、櫻色之分。若使歐洲民族。移住於熱帶之地。則皮膚亦必成黝黑。彼亞非利加探險者。士丹列、伊文、巴蘇等。固其明效大驗也。今我白人。日以排斥有色人種爲事。誠可謂所見不廣。故我白人欲專有澳洲土地之權利。於理

批 評 門

固有所不順。即微之實事。其勢亦斷不可行。若必強行此無理之舉動。不道德之行爲。則非特悖世界之公理而已。且賈東洋各國之怨毒。他日受其報復。蒙其禍害。將有不可勝言者。邇年以來「白澳洲」之說。已成爲澳人之輿論。政府亦因而制定移民法。設極苛至酷之限制。以禁東洋人之移住。彼格爾獨持公平之意見。以敵全國之輿論。其強勇之氣。與公正之心。誠可謂錚錚佼佼。其對我東洋人之盛意。則亦我東洋人所深爲感謝者也。

記者按格爾之言。誠可謂持平之論。然人種者。天然不能平之界限也。既有此不能平之界限。則弱肉強食。固爲勢所必至。優勝劣敗。亦復理所宜然。雖有平等博愛之公言。固未易實行於競爭劇烈之天演界中。況民族主義現方磅礴縱橫於世界。而黃人禍害實爲白人所深防而惡忌者乎。

二

彼白人日言世界沃腴之地。非愚昧民族所宜有。而開拓野蠻半化之土地。握收野蠻半化之富源。實爲開明民族之天職。彼日以世界主人翁自待。攘奪并吞。要不過自盡天職言之成理。莫之或非。彼格爾之論。亦止爲不識時勢之陳腐迂言而已。今日人種。黑櫻諸人。無可言者。其有可與白種爭衡之資格。惟我黃人而已。強者與弱者。遇以勢力爲道理。我黃人苟無勢力。則寧獨澳洲。可白亞洲。亦將可白寧復有道理之可恃。我黃人苟有勢力。則白澳洲又何嘗不可爲黃澳洲也。

○美洲印度人種之消失

慶應義塾學報

今日亞美利加最著之現象。莫如印度人種消失一事。其所謂消失者。固非滅絕之謂。蓋美洲印度人種。因白人之移住。蒙白人之感化。漸脫其固有之習俗。

失其本來之特性。而同化於白人之謂也。劣種與優種遇。其同化力有如是邪。

今日所稱爲亞美利加印度人。其最爲開化之種族有五。如 Cherokees, Creeks, Choctaws, Chickasaws, 及 Seminoles 是也。人數凡八萬五千。此實北美原住土民之餘種。當前世紀之初。挾強硬之抵抗力。以拒敵白人者。因此五種族也。敗北之後。退守密士失必河之西岸。自立一國。稍延殘喘者垂數十年。七十年前。美國之政治家。見此印度種人與白人爲隣。錯處於美國中央。謂於美國發達之前途。大有妨礙。日謀所以驅逐而排斥之。不知彼印種人。定居此地。即能自作憲法。僅三十年間。殆有白人之政治組織。試問白色之美人。果能以此短促之歲月。而能爲如斯之發達否耶。

印種人自移住而後。頗樂與白人相結合。故深感白

評論之評論

人之教化。以變其舊習。終得與白人婚。至今日則純粹之印度人。殆可屈指而數也。且南北戰爭而後。昔日多數之黑人。以奴隸爲生涯者。悉爲自由公民。與彼等錯伍雜處。於是兩者之間。交換人種的感化。而成一混合人種。故今日之印度人。已非復昔人之印人。而別成一不可名狀之民族。

彼印度人者。固強健之人種也。勤勉而耐勞。強毅而不屈。以完全之體魄。而吸文明之空氣。故勤守職業。研求藝術。壯往勇邁。百折不撓。而其尤所注意者。則尤在於教育。其學校皆建立於公有地。現就學於公立之小學校者。凡二萬七千餘人。授業時間。自午前七時至午後四時。就學年齡。則自六歲乃至十二歲。其教授之課程。非獨普通之學校教育。且授以各種之技術。一日之間。讀有字之書者半。讀無字之書者亦半。除在教室授業外。女子則授以割烹裁縫洗濯

批 評 門

及一切家政。男子則授以園藝農作畜牧之術。專以實用爲主。大有英國之風。

此外復有所謂練習學校者。其教授之科目。兼學問及技藝二事。入學之後。雖休日不許還鄉。二年至五年間。必令留校以畢其業。凡機器製造各藝術。則隨學者所好而習之。惟以養成實用科學者及技藝師爲目的。驟觀之。雖似卑劣。然彼固深知非此無以自存也。此種教育。既自根本上改製印人。於是古印人漸絕其跡。而新印人之受新教育者。接踵而來。他日與白人同負義務。同享幸福。彼等日夜冀望之。亞美利加都民。一將可償其素願矣。

記者按競爭生存之理。豈不然耶。彼印人醜劣之種耳。使其閉匿深山。不與白人相接近。則將蒙昧終古。必爲美人所逼滅。如紅夷之衰萎。而無復子遺。今以錯處美國中央之故。日受美人之文化。知

四

智識蒙陋。必不足以自存。則輸進文明。一洗其蠻之陋習。遂以寥寥十萬之衆。昔爲美人所痛疾。排斥之者。今乃翹然足以自立。而一切權利。且將與白人立於平等之地矣。以蠻陋之族。能容受他人之文化。猶尙如是。況乎文明素著之民族。顧乃蹙然憂其不能自立耶。

○新式之萬國通用語

太 陽 報

千八百八十七年。俄人查緬下氏所創述之伊士卑蘭語。萬國通用語。頗見賞於世。從前千八百七十九年。蕭萊氏曾作威拉科語。以爲萬國通用語。但贊成此語者極少。一則以刷印上須用特別之文字。一則須用一定之格式。一則以其動詞過於單簡之故。今伊士卑蘭語者。即出而代之者也。贊成伊士卑蘭語者。已達八千餘人。如法國學士會之會員。及歐洲大

陸之各大學教授。彼有名之德拉斯特及美拉二氏。皆表同情者也。法人路士巴倫曾論伊士卑蘭語曰。伊士卑蘭語者。使旅行者。修學者。商賈者。與各國人士交處。不藉繙譯之力。而能通彼此之意思者也。

其新式萬國語。雖以現在之言語爲之基礎。然以拉丁語爲之要質。所以於法蘭西。西班牙及意大利等國。比之在日耳曼及英國等。特博好評。巴倫氏更引用德拉斯特之意見曰。

威拉科語則甚繁雜。至伊士卑蘭語。則極簡單。欲學此語。則甚容易。余曾學其讀法書法。僅費二時。間。便即了解。效果若斯之大。將來不問何人。可使用萬國語。

美拉氏亦曰。

欲以一己之意。而製萬國通用之語。原非易事。余

評論之評論

久有志於此。然所創造。苟有所長。即有所短。伊士卑蘭語者。實爲現今萬國語之最優者也。

現法國巴黎某月報。既全用伊士卑蘭語。於倫敦「評論之評論」記者士德氏。亦口唱新式萬國語之不可少。於萬國亦有用伊士卑蘭文字而著書者。蓋伊士卑蘭語非威拉科之混淆綜錯。故易通行也。

記者按邇來諸國之理想家。咸謂天下萬國。必有聯合而成一世界公國之日。茲事體大。固非一二百年間。遽能見之實行。然輪船鐵道之交通。日益利便。則五洲諸國。皆有日相接近之勢。前年海牙府之萬國和平會議。已漸萌聯合之機。今萬國通用語。日有新製。倘漸加改良。信能切便於實用。則更促諸國之接近。而導其聯通結合之情矣。五洲大同之黃金世界。或者其期遂不遠乎。

批 評 門





評論之評論

(日本之部)

○滿洲朝鮮交換論

外交報時

俄國陸軍大臣游日本後。日俄協議之說。喧動一時。而滿韓交換之議。亦頗騰於日人之口。此戶水寬人評論此議之意見也。今節錄其大要於左。

世人所謂『滿韓交換論』者。謂以滿洲委之俄人。我不復干涉其事。而我則專於朝鮮擴張勢力。俄人亦不復阻撓。彼此協商。交易而退。既可使兩國利益。不至互相牽掣。兩敗俱傷。且日俄對抗之勢。一變而為和親。可保和平之局。其大旨固如是云云也。

以余觀之。則此論固大謬不然者也。何則。日本今日

評論之評論

固不可不張勢力於朝鮮。尤不可不植勢力於滿洲。滿洲苟無勢力。則雖得朝鮮。不能安寢也。

日本人口驟增。不能不行殖民政略。諸國多排斥黃人。則可容吾殖民者。惟有南美。然亦少數則可耳。若果移殖衆多之人口。則必至與彼土民相衝突。彼美國挾其門羅主義相干涉。吾必不能與爭。然則吾殖民最宜之地。無逾朝鮮與亞洲大陸。然朝鮮小國。僅能容吾數百萬之人耳。殖民者百年大計。豈容開此狹隘之規模。故滿洲之地。吾人所亟宜經營。然滿洲果入俄手。則果能容吾移民之殖產興業乎。是滿韓交換。自塞其國力伸張之路而已。昔日千島樺太之交換。已為天下笑。一誤豈容再誤耶。

且俄人既有滿洲。則必進略朝鮮。得隴望蜀。固俄人之常態。且我據朝鮮。不啻以利刃向滿洲之胃腹。彼俄人既有浦鹽斯德旅順及達爾尼。豈容我據朝鮮。

批 評 門

橫梗其兩地海上之聯絡。其席滿洲以略朝鮮。殆亦勢所必至。雖有協約。俄人視之。直一故紙而已。

且朝鮮者『事大主義』之國民也。日本今雖有勢力於朝鮮。而韓人心不忘俄。常欲楯俄以排日。俄人之野心勃勃。苟舉指搖自。以術數搖動朝鮮之人心。則日本之殖民。果遂能安然以殖產興業耶。吾故曰滿韓交換。是塞國力伸張之路。而大謬不然者也。

記者案、朝鮮者日本之門戶。而滿洲者又朝鮮之門戶。禦賊者必禦之。戶外使俄人據有滿洲。則朝鮮勢固岌岌。而臥榻之側。他人鼾睡。日本亦不能無實偪處此之憂。故欲固日本必謀朝鮮。欲謀朝鮮必爭滿洲。此必然之勢。後此之勝負。實決定於今日者也。然日俄各謀侵略。競伸張勢力於我北方。是猶兩虎跳擲於中庭。睽睽以爭攫吾肉。而我當國者。乃曰此外國與外國交涉。吾不過問。惟是

日何兩國之勢力消長。以定倚賴之計。烏乎事大主義。寧獨朝鮮人也歟哉。

（歐美之部）

○滿洲者俄國之一州也

時事評論

此六月間刊行於英國雜誌中。關於滿洲問題有力之論文也。今擇譯其一節如左。我國人覽之。其生如何之感情乎。

自名義上言之。則滿洲仍中國之滿洲。自事實言之。則滿洲直俄人之一州。與芬蘭毫無以異也。五年以前。滿洲不潔之村落。變為俄屬繁昌之市府。蒙人游牧之荒地。變為俄商貿易之市場。俄人公設浴場。廣通郵便。建築商店。凡俄人所至之地。必造庭園。開種植。拓市場。興商業。而中國之兵士。咸佩俄人之徽

章。中國之官吏。止供俄官之願使。舉滿洲之人。類皆化於俄人之風習。用其變體之俄語。受其迅速之裁判。俄幣通用於全洲。鐵道橫貫其腹地。而保護鐵路之俄兵。且永遠屯駐於其地。光緒二十八年之滿洲約款。且明定俄國正兵撤退而後。中國屯駐東三省之兵數。必先與俄國商定。不得擅自調兵。欲築鐵道於滿洲南方。亦必先待俄國之允許。觀此則滿洲之地。隸中隸俄。讀者可以自斷矣。夫以俄國之貧窘。而擲億萬之巨資。營千五百五十五哩之鐵路。以公其工商利益於諸國。俄人果能行此利他主義乎。彼其懷抱之野心。數年以前。實為諸國所共見。乃各國袖手旁觀。曾無一言之抗議。今日羽翼已成。勢力已厚。乃呼號以責其狡悍。則何益矣。

記者按。外人之謀人國也。亦多術矣。欲謀一地。則先調查其地勢。移殖以人民。經營其土地。收攬其

評論之評論

人心興諸種之事業。以握其利權。布鐵道於要害。以制其死命。然後以條約確定其利益。以政策攘奪其主權。不費一鏃。大事已集。而主者固猶熟視無覩。誠所謂亡人國而人不知之妙術也。今日密約之紛爭。撤兵之抗議。要皆不過表面之虛文。俄雖能曲意從我。而實權究握於何人之手。我國人其可不深思遠慮也。嗚呼。俄人野心。必非僅以滿洲能饜其欲。彼土耳其。斯坦。喀什。噶爾。蒙古。西藏。殆無不為彼所眈視。前車覆後車鑒。我國人其早為之所。勿使為滿洲之續也。

○列國競爭中國鐵道之近情

北京泰晤士通信員

北京泰晤士通信員。深慨英國勢力之不振。以深憂失意之語。報列國競爭之近情。其大意曰。俄人於中國政府保證之下。得正定—蘆漢鐵路幹

批 評 門

線經此)太原線路之敷設權矣。其線路雖狹軌而非廣軌。然可延長於太原以西。德人既專有山東鐵道。今又欲延長二線。一自德州至正定。接續膠濟線路。一自兗州至開封。接續比利時所欲新築之線路。已要求於北京政府矣。比利時則由有名技師路科之手。得開封至河南府之敷設權。且欲延長以及於漢中西安。此雖出於比人之手。然竊恐有立於其後而操縱之者也。

諸國各得所欲而去矣。回視吾英之地位。則不能不貽聘自失也。請略舉數事以證之。

(一)「北京信用聯合公司」自河南煤礦至剛河之鐵路。竣工者僅九十里。

(一)中英公司與北京信用聯合公司相結。要求信陽成都之線路。中國政府謂已許己國人。英國遂有「若借資本。當先向英借取」之請。中國尙未回答。

(一)中英公司於五年前已得信陽浦口之敷設

四

權。然至今尙未興工。頃盛宣懷告中英公司。謂六個月內。不實行約中之言。則一切權利。即當註銷。

(一)北京信用聯合公司。要求自山西礦山至浦口之敷設權。事本平允。然法國出而反對。謂此路若成。則盡奪蘆漢鐵路之利益云。

由此觀之。以揚子江為勢力圈之英國。其勢力日縮。苟非得山西至揚子江之線路。則雖有豐盛煤礦。無所用之。山西浦口線路之要求。苟為他國所阻。則是中國政府。明背一八九八年總理衙門與英使之誓約。及去年慶王致英使之公文也。英國其可默忍耶。記者按。列強以鐵道政略。行其侵略。其勢力視鐵道之長短為伸縮。故萬手攬奪。爭先恐後。務不使有尺寸之遺。我政府於己國商民。不昔百端欺凌。致失其信用。而不敢與官交涉。而今日之請承礦路者。猶且多方挑剔。多方阻撓。廣田自荒。寧拱手奉之外人。以自亡其國。肉食者固當別有肺腸。



評論之評論

○銀行與鐵道之侵略

日本週報

俄羅斯創立中俄銀行。布設東清鐵道。約投五億萬圓之資本於滿洲之中。五億萬圓。數固不少。然由此資本以獲此結果。是不啻以豚蹄而獲滿車也。

亞腓律士的氏近刊「十九世紀之雜誌」有云。俄國於三倍英國本島之富饒地土。掌握其生計之大權。而以己國資本。直接開發其富源。今滿洲之住民。殆自信為俄羅斯人。棄其本國之龍旗。而戴仰於俄國鷲旗之下。非獨占領其地之生計權。且以此五億萬圓。別購千哩之鐵道。建設二大都府。再得滿洲全部

評論之評論

之鑛山採掘權。

士的氏謂此實為俄人侵略之前例。俄國既以此政策侵略波斯。蓋銀行鐵道者。比其他侵略之手段。事半功倍。最為得計。將來欲膨脹其國。而占領他國者。不可不於所欲領之土地。布設鐵道。開建銀行。以銀行鐵道行其侵略。實為生計上之得策。既如士的之言。夫侵略云者。奪他人之所有物之謂。自德義上言之。則以開拓文明為口實。然以銀行鐵道為侵略。與藉攻城野戰而侵略。其孰是孰非。吾人頗難下判語也。

關東清鐵道之中俄條約。為保護鐵道公司之財產。附以任命警察官之權利。於是鐵道公司。任俄國之將校兵士。以當警察之任。稱為鐵道警備隊。鐵道之財政。則為中俄銀行所掌握。中俄銀行。每歲詳其財政之狀況。報告俄國之大藏大臣。而聽其指揮。合觀

批 評 門

前後。是俄國之占領滿洲之事業。至今日可謂完成矣。此等政策。異於從前之侵畧手段者。只流血稍少耳。然俄國於鐵道沿途。每一哩間。必駐屯軍隊。其實與從前之侵畧手段。初無以異。於他國土地。而植樹權利得如此其堅牢不拔者。殆未之見也。日英美三國宣言。非德義上之問題。乃事實上之問題也。徒詰俄國之占領滿洲如何。不知俄國之占領滿洲。非在一時。乃在長久。以外交手段之不能排斥俄國。固有明徵矣。以干戈而排除俄國。固非不能。然俄國既盡握兵器上之便宜。欲以兵力擊退之。談何容易。即能擊退俄國。而滿洲之通商。固仍須十數倍于戰事之費用也。雖然。若非擊退俄國。則俄國掌握滿洲。於可以欺瞞各國之條件。雖或承諾。然此後滿洲。遂為俄國侵畧

之發源地矣。嗚呼。滿洲問題。果如何終其局乎。大統領路繼卑爾有言。非欲射擊。則勿以鎗相向。美國實未有射擊之決心也。

記者按。俄人承彼得大帝之遺志。常懷席捲歐亞之野心。既不得志於西方。遂萃全力以求東出。乘老朽帝國之酣睡。僅以數年之日力。五億萬圓之資本。不費一兵。不折一鏃。遂囊括數萬里膏腴之地。納之懷中。北方之根據既堅。淳蓄數年。將決黃河以南注。波瀾壯闊。寧復能禦以堤防。蓋滿洲之問題。非俄人侵畧之成功。實俄人侵畧之發源地。列國嫉視俄人。固亦譁言排斥。然排斥之道。非兵力財力無所藉手。與其費財力兵力以排斥俄人。勝負尚在不可知之數。則何若以此財力兵力。注之膏腴萬里。放棄無主之神州。烏乎。俄國鐵路之發展。列強贊同此政策。俄人行以強橫。故成功較

捷。然列國之布畫已定。亦固各有滿洲在其掌握。而無所讓於俄人也。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東西諸國。固皆引滿待發矣。爲衆矢之的者。其將何以待之。

○俄美之帝國主義

日本週報

俄國之南下。固屬可恐。而美國之膨脹。尤爲可駭。俄國之帝國主義。其中尙有不健全之分子。至美國之帝國主義。所謂乘十九世紀之大勢。以共和主義與統一主義調和而出。而得二十世紀風潮之真髓。其將來之勢力。殆未可量也。

美國採用帝國主義以來。視其各殖民地之成績。於菲律賓雖未覩成效。然以百折不撓之精神。併力經營。不待數年。必將大效。若至古巴則成效卓著。據精通古巴事情之海軍大佐康那之言。謂古巴於衛生

及教育制度。頗達健全之域。是島黃熱之病。勢本猖獗。今已滅絕。學校教員之數。約四千四百餘人。學生之數。則約十五萬人。仍日增無已。

千九百〇二年四月。古巴財政之餘額。實六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一弗。〇八仙。今年四月。增至二百六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弗十五仙。康那又曰。古巴之政府。實精勤正直。節儉才畧之代表。大統領瑪爾瑪雖大與有力。然苟非得美國之保護扶植。曷克臻此耶。

帝國主義之種類雖多。帝國主義。雖爲二十世紀之大勢。然妄以膨脹爲乘此大勢者。實爲危險。考之往昔。則有埃及巴比倫波斯等帝國。亞歷山大之帝國。該撒之帝國。拿破崙之帝國。帝國主義。本極平常。欲據此主義以膨脹者。多不善終。不轉瞬間。便即消滅。古來如許帝國。旋起旋滅之故。實由只以國家之威力。壓伏繁雜之人種。而統治廣漠之領土。被壓服者。

批 評 門

必有反動之一日。然國家之壓力。亦必有薄弱之一日。故一有反動。便即崩潰。今俄國之帝國主義。非類是耶。以無教育之國民。及未開之產業。爲其基礎。以強硬兵力。借金政策。而擴張領土。欲不蹈埃及巴比倫波斯之覆轍。其可得耶。

至美國之帝國主義。則以生計之膨脹。征服之膨脹。爲之基礎。且加以民族之膨脹。既有紀律。復有實力。更能統一。調和共和主義與統一主義。而不事壓制。專據建設主義。而逐漸擴張。俄國之南下。今爲燃眉之急。固不待言。然他日永久之大敵。其爲俄爲美。今日固未可豫決也。

記者案。帝國主義之風潮。軒然突湧於十九世紀之末業。斯固時勢所不得不然者也。歐洲諸國民力之充實。實業之膨脹。彪紉而不能自己。求一尾閭而洩之。遂油集於國無主權人無實力之土地。

四

斯又事理之所必然者也。美國波盪於此風潮。遂易其百年來門羅主義。而務張國力於他洲。乃者既縣菲律賓。以通道於東亞。挾其膨脹之民族。漫天捲地而來。不擴領土於亞洲。其勢力何所宣洩。若夫俄人內政俶擾。民智幼稚。務肆其侵畧之雄心。以實行十九世紀以前之舊帝國主義。其於時勢。或有不適。然彼踞形勝之地勢。驅堅悍之民族。以逞其累世相傳國民一致之野心。其卒蹈該撒拿破侖諸人不能善終之覆轍與否。吾未敢知。然以斯拉夫民族之獷悍堅忍。奔突以肆其蹂躪。所謂革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噫。帝國主義之盛行。國於東亞者。且有戒心。況地無主權。人無實力。而饒饒沃富之土。最適於尾閭之宣洩。而又適當諸國國力集注之衝者耶。前狼後虎。咄咄逼人。我國民不速謀自立。竊恐括茫禹域。更無我黃人立足之場也。



(本國之部)

○美國禁約問題

美國禁華工之約。至明年四月滿期再換。於是海外各報館。孳孳研究此問題。以求我國所以對之之法。其最痛切者。則檀香山「新中國報」之「擬抵制禁例策」一篇也。茲全錄如下。

千八百九十四年。禁約續行。其禁約之提綱。則曰。限禁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其未來者。則限禁之。既來者。則慘毒之。保護二字。欺人語耳。立言巧妙。故墮其術中而不悟也。又禁約第二款。有現時之例。嗣後所定之例。兩語。禁約第三款。有遵守美

評論之評論

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一語。皆所以推翻兩國公權。而實行自立私例。以故手段毒之又毒。心思密之又密。而沙展之六十一款禁例。出巴太連量人之機器。查冊紙拘人之虎差。愈出愈妙。愈妙愈多。所謂兩國之約者。如是如是。所謂保護二字者。如是如是。來日方長。能無痛哭嗚呼。讀沙展禁例六十一章。而不動心不變色者。決非人也。謂之曰禽獸可也。西人之恒言曰。不自由以生毋寧死。董仲舒之言曰。受大辱以生毋寧死。不自由孰有重于限禁者。受大辱孰有大于量人者。吾見至小之國如高麗。其人之來往自由也。不辱也。已亡之國如印度。其人之來往自由也。不辱也。獨至我華人于萬國平等之中。別有所謂限制之例。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遠涉重洋。四方糊口。賣田售產。以爲遊費。乃至而不得登岸者。有之。居而下令逐客者。有之。豈

批評門

上帝造人。獨于黃帝子孫。應受此慘毒者乎。

彼之禁我者。工黨也。曰奪彼之工也。曰華人傭工。賤也。曰華人不潔也。奪彼之工者。豈獨我華人。工價之賤者。豈獨我華人。身體不潔者。豈獨我華人。我華人之忠信勤儉。彼皆不言。而故挑剔一二細故。以爲口實。吾見數事之中。惟工價廉賤。于彼爲奪利。然而日人工價又何如。高麗人之工價又何如。彼皆不禁之。而惟專心致志。以與我族挑戰。此無他。不過我華人不知合羣。不知抵制。直受之而不報耳。

今禁約將滿。言駁例者。又紛然而起。譁然而叫矣。吾以爲吾國弱。不能調水師戰艦。以臨金山。以攻檀香山。以集于彼國各口岸。僅持公理。以爲形勝之地。恃口舌。以爲砲艦之資。則前任公使伍廷芳氏。固絕妙口才。熟習外交。爭之甚力。與金山府尹

某氏。幾至用武。而卒亦無效。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以重大之事。而僅責備于公使一人。我國既弱。不能爲助。而我國民亦袖手旁觀。不發一策。不建一謀。其稍知義務者。則曰吾將以彼之苛待我者。告之我公使。公使自能爲我救護。殊不知能識公理者。已非限禁華工之花旗人。能恃口舌者。亦非祖國衰弱之清公使。公理無勢。口舌無力。競爭世界。徒講道理。斷不可以動人也。吾見小孩子淘氣。爲人毆擊。歸而哭告于父母。婉轉嬌啼。使毆之擊之者。亦爲小孩。則父母亦可爲其解紛。亦可爲其禦敵。使所遇者而爲強漢。爲癩人。則亦何能爲力。吾以爲華人。而不思駁除禁約。則已。倘亦有是心也。則必合大羣。建奇策。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助我公使。舍其舊而新。是謀。然後可以濟大事。

今之所謂駁例者。吾知之矣。彼其意以爲禁約受虧。故苛例百出。今縱未能盡除。宜去其太甚者。而存其稍輕者。慰情聊勝于無。即鄙人之初意。亦若是已矣。然條約中所謂以最優之國相待。固久矣。視爲隨例之文章。而別見于他款者。則又子矛子盾。大相逕庭。然則此等條約。無勢力以護持之。則有約與無約等耳。即幸而駁除淘汰畧盡。而以自爲刀俎之美人。而視我魚肉之中國。不旋踵而別出一途。以相難其事。愈酷其毒。亦愈甚。我華人。又將何以處此。矧無理可言。今日之花旗人。有不能言。今日之中國人。其必不能得志者乎。駁例者固極天下之有心人也。而皆知吾國之弱。不能遽然廢約。遷就其詞。而曰駁之云爾。庸詎知惟國弱之故。則愈不能駁。且無所用其駁。遷就其詞者。盍反而思之。然則今日聽此約之續行乎。曰烏乎可。

評論之評論

我有國民。而我自禁其出境。如今日之日本政府。所謂權自我操也。我不自禁。而人禁我。且組織慘毒之例法。以禁我主權何在。國體何在。有心人所爲。痛哭而流涕也。藉曰華人不知主權。不爭國體。惟試問禁例已行以來。華僑之財產喪失者幾何。華人之生命傷害者幾何。工黨鼓其無滋他族滅此朝食之蠻氣。無端而寸地可之警告來。無端而望淺拿之惡耗至。無端而查冊無端而毒打紛紛。擾擾倉倉皇皇。昨日今朝。眼內心頭。亦旣飽嘗之。而飢聞之矣。禁約何物。此而續行。又何事不可行。吾今正言以告我華僑同胞曰。禁例不能廢。而必廢之。廢之之道將奈何。曰抵制之。夫美國強國也。中國弱國也。船不堅。砲不利。何從而抵制。曰美人之禁。華人也。亦以其敢爲而已矣。太平洋之海軍。未調鋼快砲之準頭。未施以一紙空文。而百數十。

批評門

萬○之○華○旅○將○死○而○二○十○行○省○之○政○府○被○縛○外○交○受○其○害○生○計○蒙○其○災○則○亦○曰○敢○為○之○而○已○矣○然○則○我○行○我○法○則○此○抵○制○之○術○為○今○日○獨○一○無○二○之○法○門○抵○制○之○術○奈○何○曰○辦○貨○者○不○辦○美○人○之○貨○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為○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宗○旨○而○備○力○于○碼○頭○者○惟○美○貨○則○不○起○買○賣○于○市○上○者○于○美○貨○則○有○禁○為○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政○策○何○為○不○辦○美○貨○曰○中○國○者○固○地○大○人○衆○萬○國○之○銷○貨○場○也○各○國○皆○有○製○造○品○大○率○自○出○之○而○自○用○之○而○并○以○銷○流○于○人○國○然○甲○固○自○出○之○而○自○用○之○乙○亦○自○出○之○而○自○用○之○則○兩○相○抵○制○兩○相○平○均○而○甲○乙○互○通○之○貨○物○寡○惟○中○國○則○不○然○中○國○祇○有○天○然○產○物○(指○未○經○製○造○者)而○無○人○工○造○物○(指○已○經○製○造○者)內○力○不○足○外○力○斯○侵○故○遂○為○萬○國○之○商○戰○所○必○爭○而○挾○其○地○大○人○衆○之○好○原○因○更○為

四
外○人○銷○貨○之○好○市○面○往○者○歐○人○固○嘗○併○力○以○爭○非○洲○矣○既○已○得○之○如○獲○石○田○于○是○移○其○爭○點○以○爭○中○國○以○素○守○們○羅○主○義○之○美○人○亦○一○變○至○道○奪○檀○山○攘○古○巴○掠○小○呂○宋○其○所○以○然○者○以○人○皆○憂○貧○彼○獨○患○富○內○力○既○漲○侵○奪○及○人○也○檀○香○山○者○太○平○洋○之○孔○道○也○奪○之○以○為○水○師○第○二○根○據○地○而○保○護○商○業○之○政○策○行○小○呂○宋○者○中○國○東○南○之○門○戶○也○掠○之○以○為○窺○伺○鄰○室○之○好○局○面○而○推○廣○商○務○之○佈○置○巧○今○者○請○開○滿○洲○為○貿○易○場○矣○又○請○開○北○京○為○通○商○地○矣○汲○汲○遑○遑○不○可○終○日○美○人○之○心○萬○國○之○所○共○見○者○也○夫○以○彼○之○急○于○銷○貨○于○我○而○復○慘○以○限○禁○于○我○因○利○乘○便○禁○辦○美○貨○吾○知○不○數○月○而○美○之○商○業○病○商○業○所○售○者○商○品○也○因○是○而○商○品○不○銷○則○商○品○病○商○品○何○自○出○出○于○製○造○各○大○工○廠○也○于○是○而○工○廠○病○仰○給○于○工○廠○之○千○數○百○萬○人○皆○工○黨○也○又○于

是而工黨亦病美例凡傭工于製造者爲工黨即傭工于會計貿易者亦爲工黨商業不暢商品滯銷則工廠倒閉而凡百工黨于何謀生乎是以間接而用其權力者也且惟中國無製造品故由此地而之他地者往往代人轉運售甲之貨物于乙凡外埠之華商皆是也若此等事是人取其八九而我分其一二終歲代勞爲他人作嫁衣裳者何其盛歟今惟抵制之術行則並此而亦禁絕吾知影響于美人生計界其事非小而因商業而牽動

中貨至美值銀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	二〇、六三六、五三五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	一七、一三五、〇二八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	二〇、五四五、八二九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二三、〇二三、〇〇四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	二〇、四〇三、八六二

于工人其結果乃亦同其一病彼工黨以爲我無如彼何而恣其慘毒手段者必始顧不及此也夫美人講求商務此十年中孜孜不已近又推廣航業新造之高麗西伯利亞蒙古滿洲諸商船而皆以東亞之地名名之船重加大冠于環球其欲以商業而亡我國更不待言使非行此抵制之術則我國民且鼾睡不醒也今將中美十年來之商業比較列表如下

美貨至中值銀

三、九〇〇、四五七
五、八六五、四二六
三、六〇三、八四〇
六、九三二、九三三
一、一、九三三、四三三

評論之評論

批 評 門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

二〇、五二六、四三六

九、九九五、八九四

一千八百九十九年

一八、六一九、二六八

一四、四九三、四四〇

一千九百年

二六、八九六、九二六

一五、二五九、一六七

一千九百零一年

一八、二〇三、七〇六

一〇、四〇五、八三四

一千九百零二年

二一、〇五五、八三〇

二四、七三二、九〇六

由此觀之。則十年之中國。其無進步竟若此。而十年之美國。乃由三兆元之數。而達至二十四兆元以上。凡十年間。商業之推廣于中國者。共計八倍有奇。而其餘由他國他埠。間接而至中國者。尙不在此數內。且美貨之至中國。則銷于中國人。中貨。至于美國。並非銷與美國人。實寓美之華人自用。其國之貨而已。是中國不得為商務。本無所有。而美人則剝我膚。而吸我髓。我將死矣。此術一行。而繼之以自創製造。則抵制之事。必能行之愈久而愈效。而美人之生計界。必為我擾。行將自困。而至。

于死。我華商凡有國民之責任者。何樂而不為此。何為不用美物。曰生計界之競爭也。以辦貨者為輪艦。而以所銷之貨者。為兵械。有辦貨者。無銷貨者。則其貨必不通流。而辦貨者亦少。今日中國商人。買人之貨而賣于人。此所謂辦貨家者。舉國之商皆是也。外國以其新奇淫巧之貨。易我資財。剝我膚而吸我髓。我國民之生計受其害。其所以然者。固由我國工鈍物劣。不足以供民用。以為抵制之具。而外貨之來。判厥罪狀。則辦貨者罪之四。而用貨者罪之六。何也。無用之使之去。斷無辦之使。

之。來。其。理。甚。易。見。也。今。擬。抵。制。之。術。如。前。之。說。則。既。曰。不。辦。美。貨。矣。然。華。人。不。辦。之。來。而。美。人。或。辦。之。至。至。則。美。貨。大。銷。華。人。樂。用。則。失。利。在。華。商。而。得。利。在。美。人。美。貨。之。銷。流。如。故。貨。廠。之。製。造。如。故。工。人。之。衣。食。亦。如。故。將。所。謂。抵。制。之。法。不。亦。有。名。無。實。重。為。各。國。所。謔。笑。哉。且。如。英。法。德。日。諸。國。之。商。轉。運。以。謀。利。其。辦。美。貨。而。至。中。國。者。亦。不。少。也。不。于。用。物。嚴。其。禁。正。如。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終。未。有。達。其。目。的。之。一。日。然。則。不。用。美。物。正。以。補。前。說。之。不。足。而。益。收。抵。制。之。全。功。若。夫。翻。然。悔。改。求。其。本。原。工。藝。由。此。而。發。達。焉。出。產。由。此。而。漲。進。焉。則。如。天。之。福。舉。國。之。所。屬。望。吾。人。之。所。企。禱。者。也。不。辦。其。貨。不。用。其。物。其。宗。旨。既。為。公。衆。所。同。認。則。抵。制。之。法。思。過。半。矣。然。而。所。以。行。此。宗。旨。者。則。有。政。策。政。策。既。定。則。以。最。多。人。最。廣。土。之。中。國。舉。而。

評論之評論

措。之。亦。自。易。易。夫。貨。之。來。也。最。初。一。步。則。莫。如。碼。頭。不。為。起。貨。則。貨。何。自。來。貨。之。去。也。最。顯。之。地。則。莫。如。市。上。嚴。禁。賣。貨。則。貨。何。自。去。對。外。對。內。以。行。此。抵。制。之。目。的。條。理。而。舉。之。熱。誠。以。行。之。則。我。之。計。成。而。我。之。事。立。今。試。執。一。人。而。語。之。曰。美。貨。不。能。至。中。國。聞。者。必。笑。之。以。為。商。約。已。定。談。何。容。易。然。貨。無。脚。不。能。行。重。洋。萬。里。輕。舟。一。葉。既。已。抵。岸。行。將。脫。手。殊。不。知。此。雷。池。一。步。遠。于。重。洋。而。險。于。輕。舟。何。也。貨。之。得。上。岸。與。否。其。權。力。操。之。在。我。也。夫。商。約。許。其。通。商。定。其。稅。則。如。斯。而。已。矣。至。于。售。貨。之。多。寡。起。貨。之。負。担。彼。政。府。固。無。過。問。之。權。我。政。府。無。干。涉。之。理。吾。聞。香。港。之。起。貨。者。其。名。曰。咕。厘。有。行。者。也。行。有。行。所。有。行。長。會。議。于。行。所。總。制。于。行。長。一。唱。而。百。和。一。令。而。百。從。其。事。易。辦。即。不。爾。而。限。期。若。干。畧。

批評門

與彌補。省力得財。人所樂就。况乎美貨不至。而中國爲萬國之銷貨場。若德若英若法若日本。抵隙尋釁。其誰不樂以其國之貨來。而替代美人銷貨者。當斯時也。中國之銷貨。有定額。斯他國之來貨。無缺數。其足以爲咄。厘計。備力生財。則一也。若曰美人以重值僱工。代其起貨。華人無公共心。必樂爲之用。則我抵制之術敗。然重值僱工。則利已歸我矣。而貨之銷流。與否。不可知。我之不用美物。其風潮已極。行于國內。加以工值愈重。則成本愈大。而貨價愈昂。美貨更不易銷。而華人誰復樂用。若曰。商人爲銷貨計。勉強賤售。不計虧折。然僱備既糜。重價售物。又復折本。其受我抵制之術。所苦可知矣。行于香港者如此。行于各通商口岸者皆如此。則美貨何自來。若夫物自外來。人多樂用。此又爲中國人最卑下

之特質也。失利失權。未必不由于此。合實行抵制之術。則美貨宜禁用。然用與不用。存乎其人。而華人性質。大率東家失火。西家坐視。火不燒身。不肯往救者。使美貨禁用之例。既行。其中保無有姦商。蠹僧。私售居奇。不顧公義之所在。而從中漁利者。買者不察。價廉貨美。即樂于用。是美貨之銷流。如故也。吾以爲用物必購于市。而售某類貨。必有某類之行頭。今唯有速聯行頭。嚴立行約。各自爲治。倘猶慮其作姦犯科也。則每行派若干人。以監督之所派之人。先由各行頭公認。監督以每五日彙報一次。其彙報之式。則按年月日。分刊一冊。若某街某號。有無私賣美貨。照格填寫。違者則以背行約論。請于其行頭。而處置之。若猶慮內地之人。不知若者爲美貨。若者非美貨。則當照列其貨之字號。商標。以中西文。暨刊印成書。頒發內地。講求

演說雷厲風行。則人人明白。人人禁用。抵制之術。不脛而走。夫美之工黨。于既禁華工之來。又復日。日倡言。不用東亞之物。以爲酬答資本家之政策。凡此等事。日有所聞。月有所見。然則我華人。反其道而行之。亦不爲過也。

或者曰。美人既吃大虧。其事必不干休。駁之曰。爭權奪利之事。何國蔑有。活動之人。尙禁之不使入。美境聽人左之右之。不能自行之貨物。安知不能使之不入中國境。且並非使之不入中國境也。我不辦不用之耳。天下未有強制人必辦其貨必用其貨者。彼美人雖屬強權。我並非違背條約。彼又如我何哉。且美人之所以不禁日人。不禁高麗人。而必禁我中國人者。以中國人之可欺耳。今明示以不可欺之莫大勢力。因病發藥。美人亦當爽然自失也。

評論之評論

或又曰。彼挾我政府。以干預我民間。則我抵制之事亦不行。駁之曰。我輩行此事。正所以助我政府之大力。而更換平和之約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政府之覆答美人者。不患無詞。且欲推廣商務于十八行省之歐洲強國。正當利用吾民抵制美人之術。以行其漁人得利之心。仗義執言。必不乏人。而美人又何說之辭。

或又曰。此事有礙于我外交官。行之無利而有害。駁之曰。官者代表一國之平和者也。此事爲我民自行官自官。而民自民。美人不能以野蠻手段施于我外交界上。且禁限華人愈出愈酷。華人來者少而去者多。美境已無華人之足跡。則公使之代表。可有可無。而派駐之領事。則更可以不用也。吾今又正告于我華僑同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今日換約之期。急矣。我輩當肯萬險抱一意以。

批評門

貫徹始終。決意興辦此事。而其要則先行籌款。次
 刊說帖于美國。立一總辦所。而以諸地爲分局。總
 辦所代表各分局辦事。派人歸國。歸國後擇一要
 區。人烟輻輳之地。又立一總辦所。而分派幹員。分
 赴國內諸商埠。美國總辦所與各分局通信報告。
 消息籌備款項。中國之總辦所與各商埠通信報
 告消息。興辦各事。于是乎無事不辦。我華人。不以
 禁例爲苦。而甘之如飴。乎則又何言。時乎。時乎。不
 再來。盍早爲之所矣。

此策而能行。豈不大善。但不知我中國工商社會。果
 有能結集此團體之能力乎。能各捐私利。而顧公益。
 若此乎。恐此論亦不過徒爲一篇好文字而已。噫。

○秘密結社之機關報紙

旅美華僑。其掛名三合會者過半。所謂義興公司。是
 也。向來雖有其名。而團體甚散。近歲內地一二志士。

出而鼓舞之感化之。近乃有大同日報之設立。實彼
 黨之機關報紙也。今摘錄其初刊時所題「大同日
 報緣起」一篇如下。

大同報何爲而作也。曰。中國數千年無會黨。以是
 數千年無政黨。羣桀萬雄起於盜賊。起於游牧。擁
 千萬無業之衆。鎗名城屠豪傑。乘時之疲弊。民之
 憔悴無力。抗拒彼能多殺人竊神器者。則自稱爲
 應天順人之王者。攘太祖高皇帝之尊號。以天下
 爲其私產矣。所謂從龍之彥。附鳳之英。大都迫於
 飢寒。窘於鄉里。鋌而走險。以謀衣食。一旦得志。大
 者王小者侯。羣以開國元勳相賀。分茅胙土。帶礪
 山河。爵祿世襲。罔替。彼亦視天下爲其主之私產
 矣。然而此開創之主。或得人。天下于孤兒寡婦之
 手。或盜據九鼎。於降將叛豎之手。物由盜來者。不
 能不虞盜去也。天下既定。盤據私產之心。愈固。欲

爲子孫萬世帝王之安愈深。思前慮後。中夜自驚。于是大封功臣。立之盟誓。以弭遠方離貳之心。而懼天下久安。後嗣闡弱。法律廢弛。草澤之士。難免有法吾之故。智起于盜賊。起于游牧。擁千百無業之衆。鏹名城屠豪傑。多殺人竊神器。取天下于吾子孫之手。而稱太祖高皇帝者。則不得不務爲強幹弱枝之謀。布其所謂從龍之彥。附鳳之英。之子孫。柴立于各省都會。日夜伺察降奴之舉。動使無敢異心。而後即安。又懼有陳涉吳廣其人者。聯盟結會於潛滋暗長之中。仰指天俯畫地。招聚壯士。議論朝政。腹誹心謗。幸天下有變。而以創大業。其所攘竊以傳子孫之私產。將不穩。於是思爲斷絕。人民報復之路。得國之初。首嚴立會結社之刑。俾人民各不相通。各不相結。聲氣各不相通。體志各不相結。人民雖極受暴虐。而欲訴諸干戈。決乎有。

評論之評論

所不能。蓋防之甚嚴。散之甚至。霸天下者之術。固日精如是。然而天下之事。固有出于霸天下者所料之外。防之愈嚴。散之愈至。而會黨之萌芽。遂發起于其間。日增月盛。乃至黨衆達於千餘萬人。之多。黨所布於二十行省之廣。黨朔經乎二百數十年之久。澎漲於南洋。蔓延於美澳。非墨而未有已也。此會黨何歟。豈非當世所稱爲義興公司者歟。義興公司。起于明亡之歲。而秦亡漢亡蜀亡晉亡。唐亡宋亡。未有會黨起焉。何也。以前此主中夏者。皆中國漢種。即或有如五胡之亂華。金元之盜夏。亦不過數十年而已。未能久奸天位。踐踏黃農之裔于裘氈之下也。明太祖傳檄四方曰。去氈酪之陋俗。復漢官之威儀。又曰。胡虜無百年之運。民族思想。畧見于斯。然及其末造。昏主失德。張李橫行。

批評

十二

外患遂鉅。滿洲部落。迺乘間而取中國。屠江淮。剪閩粵。漢人全部。受誅鋤而屈服。無復可延殘喘之地。而爲九世復仇之策。之豪傑。乃詭辭詭實。託于子虛烏有之事。以激其忠憤。以廣其流傳。以冀後世有大英雄起而推廣其意。變通其法。以合至大。至多。至久之會黨。一變而爲極有思想。極有組織。極有基柢之政黨。此非爲私一黨計也。實欲爲復興中國計。大同報者。實本斯意。以佈告我同胞。漢種者也。

泰東西名哲之言曰。凡欲興國強國者。必有會黨。必賴會黨。無會則無團體。無黨則無主義。室之無牆也。不可處也。器之無輪也。不可轉也。人之無羣也。不可立也。故其國之無會黨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國雖大必蹶。一蹶則不可以復振。是故愛國之士。莫不以創會立黨爲亟亟焉。夫會也者。所以

團衆體也。團衆人之財。以爲財。則財大。團衆人之力。以爲力。則力厚。團衆人之心。以爲心。則心廣。團衆人之才。以爲才。則才多。黨也者。所以樹主義也。樹激烈之義。則必思破壞。樹和平之義。則必思建設。樹競爭之義。則必思改進。樹國粹之義。則必思保存。國勢有異。政俗有異。故會有萬殊。黨有萬態。然而不論其會之如何。團體其黨之如何。主義而皆與其國家興亡盛衰之故。有大關係焉。非虛垂一會黨之名號。而絕無表見於天下者也。以視我義興則何如。

我義興何所表見於天下乎。不獨他人言之慚愧。即自己言之。亦覺汗顏無地也。夫焉有黨人數千。百萬之衆。會所二十餘省之廣。立黨二百數十年之久。其會黨如是之大。之衆。之長年。爲地球萬國所無。而竟無一可表見于天下者乎。豈不負此會

黨之美名。而辱先祖經營之苦心乎。此其故在於年久而忘宗旨。尤在於散處而不知聯絡。一言以蔽之曰。有會黨之基礎。無會黨之喉舌。既無喉舌。不獨會外人不齒之。即會內人亦無復齒之。於是遂成此不識不知。若夢若覺之會黨。而無所事事。此非獨我義興之罪也。亦時勢使之然也。使非生于今日。有數十國交迫於中土。携其文明而至。則會黨之名。不見重于世界。人將以會黨為畏途。而我祖先創造此會之苦心。必不著。民族思想。政治主義。亦徒託之于盟誓空言。而不視為要義。所謂數十世之仇人。將認為重生父母。舐他癰。吮他痔。不以為恥。反以博其一盼。以為榮者。咸以為天經地義之所在矣。幸也。當茲廿世紀湍急之潮流。政治界思想之發達。人有同情。民族界競爭之劇烈。國有成說。會黨之名。尤為明目張膽。橫行無忌。我

評論之評論

義興愛國愛種之宗旨。遂不復可以久匿而不彰。久隱而不發。於是大同日報出焉。大同報之宗旨有二。一曰改良義興本黨之組織。由私會而升為公會。由民黨而進為政黨。二曰聯合義興會外之各會。凡有志於救中國者。不論其會之大小。其黨之衆寡。皆聯絡之。以期收提携之益。嚮應之功。改良義興之方法甚多。此刻不能明言之。然他時必詳著一書。以餉吾四方之手足焉。夫吾義興昔者處於滿洲朝廷之下。潛踪匿影。屏氣隱息。切齒於國仇之莫報。痛恨於非種之必鋤。惟賴秘密之口說。得以此傳於彼。彼傳于他。輾轉相傳。延綿無已。倘一經春風之洩漏。緹騎立至。鷄犬不寧。欲羽毛之豐滿。以待高飛。其勢有所不可。固必隱隱隆

批評

隆焉。冥冥渺渺焉。深深沉沉焉。從事于相結之途。使其一入焉而無敢洩。即或偶洩焉。其人念手足之情。自己當之。不忍以累其黨。此誠立黨之苦心。經千萬人陶鑄而成。此特別之社會者也。前之立黨。既以秘密為第一義。今之欲善其黨。豈能違之。况夫今日者。雖世界會黨各相呈現之時。而各黨中一切機關之事。亦未能宣露於外。使人知而使人防。則本黨進取之方針。運動之妙法。關於全部得失利害禍福存亡。豈可違先祖之訓。而犯私洩軍事之條哉。雖然。當秘密者。秘密之是也。至如黨內之歷年多而積弊生。傳世久而遺訓失。時勢變而方針異。正宜大加改良進步。不能因循苟且。緣以為奸也。吾先祖立黨之宗旨。苟非與國種有關。則可任其腐敗。與緣以為奸者。借黨以欺人。託會以求富矣。尸位素餐。蠅營狗苟。醉生夢死。走肉行

尸。亦人羣腐敗之常耳。而不知如此行爲。不獨污我義興之聲名。即先祖愛國愛種之隱衷。亦將永沒而不傳于世矣。豈非大失先祖之遺意哉。故我義興不欲振興也則已。如欲振興也。舍改良安有望哉。夫以改良為至要之舉。則世界各國私會公會之歷史。不能不熟考而取法之。各國私會公會之歷史。吾雖不能盡詳之。然而其目的專向于國家。務使我所要求於國家者。必能達其所欲。而後已。則大略可知也。我義興何所求於朝廷。何所惡於朝廷。豈非以民族受制政治無權之故憤而為此舉乎。以此故而立會黨。黨中之人。即宜極力達其目的。使我義興會黨。有一日在于天地之間。勢必羣捨其性命。以掃無理之政府。羣拋其頭顱。以博立憲之光榮。萬不宜辜負此至大會黨之名。無所事事。與廢朽之物同科。夫日日為之。月月為

之。年年爲之。將必有達其目的之一日者。雖然。豈能一蹴而至哉。改良組織。實爲目前不可緩之要圖矣。(中畧)

雖然袖手旁觀。毫無舉動。人或不屑責之。以其二百年來。忘祖宗之遺訓。視盟誓若弁髦。借放馬以圖財。求口食之無缺。非有雄飛宇內之心。振興民族之志。故有衆數千餘萬。亦視之蟻螻蟲沙。大而無當。多而無用。毫不足以爲廟社之憂。故聽其自生自滅。自聚自散。自起自沒。曾無事焉震驚七粵。瞻言百里。引爲心腹之疾也。雖或有一二豪桀。憤蒼天之憤憤。奮赤手於元元。方欲披荆棘。翦蓬蒿。救斯世于水火。登斯民於衽席。而腐敗歷數代而來。混合爲下流之藪。黨內習于驕縱。不知節制之爲何。習于淫擄。不知軍法之爲何。習于平等。不知軍令之爲何。志所存者。祇在子女玉帛。享旦夕之

評論之評論

侯王富貴。豈知經營天下。宏遠規模。究內治以安人心。善外交以聯與國哉。即據有天下之半。良不以爲謀臣。韓彭爲大將。而內訌橫生。自相殘賊。蕭牆煽禍。長城忽傾。開隙以引人踐踏。啓穴以召水冲。決勢雖極盛。不旋踵而盡歸撲滅。天平人乎。豈非黨內之無紀律。無章程。無道德。有以致之乎。其非然者。則此或南方據州。彼或北方取縣。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聲氣不通。消息斷絕。人得制我。我莫制人。故年年歲歲。省省州州。莫不有橫池弄兵。無幾即殄滅以去。即有繼起者。相率蹈從前之敗轍而已。未見其能有所悟。改絃而更張之也。其逃於海外者。或以頭顱之聲價。見重於社會。相與贈金帛。供揮霍。預商業。不數年而有富翁之資格。平時叱咤風雲。慷慨悲歌之氣。日即消亡。反以捐官銜。進洋籍爲狐兔三窟之計。義與先祖所傳復中

批評門

國漢種民權之遺意。更不知置于無何有之鄉矣。豈復顧念而保守之哉。南洋數十百島。我會黨中人。大率陷於此弊。有財者既相率而爲官以圖洗滌。一爲官則骨化神移。多置驕妻美妾。多買良田美宅。多役僮僕奴婢。汲汲顧影。祇願快活以了此生。以償前此之辛苦。不復有大志。其無財者更無論矣。

若夫居於美洲者。見鄉里親戚。相携而來。重載而去。咸動發財之想。亦復棄犁鋤。別妻子。借貸數百金。收拾行囊。迢迢以往金山。平居目未見烽火之事。身不親戰爭之役。心不動河山之感。非有所觸犯當世之文網。不得已而亡命者。故其情不憤。其譴不熱。浸假而投義興。亦不知爲其大會黨。與國家有關係有影響之爲何故。我乃從而託足焉。於是貿貿然而入。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問其何

爲。不能明者。祇託以我宗旨固秘密焉耳。其能稍言其益。亦謂各埠多吾黨人。逢處無虞餓卒焉耳。或能略通文字。據秘傳之冊子。述一二十大言。謂吾黨果有大志焉耳。然而何嘗見其爲一二十大事。于吾黨前途有益。于國家前途有關係有影響。足以爲世人之注目者乎。則亦所謂空垂老大會黨之名。以聽當世之譏罵而已。浸假此三種人者。又升爲頭目矣。訛以傳訛。謬以傳謬。終日蜷伏暗陬。高臥烟室。燈光如粟。氣蒸若霧。隆隆作聲。隱隱有影。不知是晝是夜。不知是人間非人間。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若終身焉。有詰之以何時舉事者。則曰有天意在。待真主出。天下自然太平矣。嗟乎。以此若人。若鬼。若生。若死。子孫闐塞於海外。外奉義興之名。而隱壞義興之實。先祖茹苦含辛。締造之業。掃地以盡。而無復知爲何物者。此真陳近南

先生灑淚九原含冤莫訴者也。以此之故。黨內之宗旨日闇沒。黨內之智識日低下。黨內之人才日消滅。黨內之氣魄日懦弱。黨內之財力日耗蝕。于渺冥之地。率美洲義興數萬人。無復齒及當世之事。發憤以經營之者。不獨中國內地。音問不相往來。南洋各島。消息不相通郵。即同洲之近。除建醮勸捐以外。無一事而商榷焉。則即同黨有經營大事。于異地者。亦袖手旁觀。聽其成敗。如秦越人之視肥瘠矣。况其胸懷之隘。見識之短。尙何知聯絡會外大會黨爲第一要圖也乎。夫終日高臥。終年飽食。以待天意之至。真主之生。不辦一事而徒虛望。此天下至愚極庸之流之所爲也。苟俄而天意至矣。真主生矣。試問一事不辦。又何以待之。夫天意與非天意。真主與非真主。事本渺茫。誰能辨之。吾以爲天意之至。真主之生。則莫如今日無理政。

評論之評論

府之罪狀。大表著於國民之心目。中鬻土地。殺賢臣。逞淫威。縱燕樂。抽剝民之脂膏。以代擔賠款。而猶忍爲中飽。以供土木遊觀賞賜優伶之用。國民皆危而已。獨安國民皆哀而已。獨樂國土盡亡而已。獨存於是乎。國民發憤而各會黨生焉。各會黨生而又有特大會黨起焉。是吾祖先二百餘年求一同聲同氣之會黨而不可得者。今則各處皆有。昔則獨任其難者。今則有人分任。是一物而二人共負也。夫昔之獨任其難。猶或爲之。豈今日有人分任而竟從卸責乎。

若其甘從卸責。一事不辦也。則請散黨衆。去會名。無爲聚此數千餘萬之人。游忽隱沒。低首下心。息跋行。偷生苟活。于此光天化日之下。如魍魎。如魍魎。伏山林而不敢入都市。如虎豹熊羆。遊昏夜而不敢遊白晝。如豬衣逃犯。霧宿而風餐。如誤國。

批評

人天踰而地躡矣。古語有之曰。抱大辱以生者。不如死。天下大辱。孰過於有黨數千餘萬之衆。黨人布於海內外之廣。黨朔經於數百年之久。而猶一事不辦者乎。豈其心非欲一事不辦。特非其時則不爲乎。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而猶以爲不可爲乎。我義興其不甘卸責也。則請聯黨外之黨。聯會外之會。又於各會黨中。而聯其勢力。至大人才最衆。章程最善。財力最厚。大會黨與之並聯。聯慶方軌。齊駕登崑崙之山。馳大陸之野。上世界之大舞台。鼓中原之大政。海國事既定。憲法既立。則我義興者。將與某會黨爲兩大政黨。並立于二萬方里之禹域。垂天地而不朽。如英吉利之保守自由。美利堅之力怕步近點文敬勒。日本之自由進步。皆以兩大政黨主持一國之政柄。此退而彼進。此朝而彼野。互相提携。互相連掣。政策不同。而愛。

國之雄心。則同若是乎。我義興者。昂首伸眉于天地之間。抵掌舉足于政壇之上。揚光飛榮于歷代之中。以視昔之囚首喪面。蛇行鳥伏。崎嶇於山谷之涯。飄泊於海天之表。足不得踏中原之土。身不得列國民之格。望神州而隕涕。對黃種而傷心。吾之士也。任人踐之而已。無與焉。吾之毛也。任人食之而已。無與焉。有牛馬之壓制。無猿鶴之樂趣。陷蝮螭之生涯。任雞犬之烹割。不獨不能與泰西諸政黨公會同垂名聲于世界。且匪黨匪會之目。時加誣枉于鄉閭。並私會民黨之名。亦斬而不與。畏月驚霜。荆天棘地者。不亦有天淵之別哉。於斯時也。可以對吾祖先在天之靈。與日月爭光矣。雖然。豈易事哉。豈易事哉。

天下至樂之境。無不經過一至苦之境。而能享其福者。天下至安之境。無不經過一至危之境。而能達。

其極者。今以我老大腐敗散漫之會黨。而欲與至大至盛之大會黨。並駕方軌。以握中國之政權。此非我會黨不能驟得。即某大會黨。亦豈能驟得也哉。然而古今中外。偉人傑士。動天驚地之事業。莫不由於希望而來。有希望之心。而後心雄氣壯。奮勇無前。行萬里者。雖不能跬步即至也。行行不已。終必有至之之時。越高嶺者。雖不能凌空而上也。仰攀不已。終必有登極之日。倘使我義興兄弟。齊心希望。進爲政黨。與至大至盛之某會黨。方軌並駕。以握中國之政權。今日不得。望之明日。今年不得。望之明年。今世不得。望之後世。務使希望爲政黨之心。彌久而彌堅。彌苦而彌銳。雖經千萬困阨之境。遇而會不爲少挫。其向前之志氣。少阻其奮往之精神。則雖不敢謂其必爲政黨。而循是以往。而不退縮。終必有進爲政黨之一日。蓋天下之事。

評論之評論

有希望則必有作爲。作爲之或成或敗。初無一定之局。然敢作敢爲。偶敗也不以爲憂。偶成也不以爲喜。即大敗大成。亦不足以攬其胸而奪其氣。黨之壁壘。既固。黨之道德。既新。黨之根基。既大。夫然後乘時勢之多艱。起而平其難。乘國政之墮壞。起而濂其弊。雖欲不爲大政黨。參政權。而揚政海之波瀾也。豈可得耶。豈可得耶。吾義興兄弟。其以余言爲是耶。非耶。以余言爲是而從之乎。抑以余言爲非而攻之乎。從之攻之。余不得而知之。然余之心。所望於義興者。則在於斯。今者爲大同日報開宗明義之日。猶不能不大聲疾呼。以敬告我同人也。

大同者。春秋所謂太平世也。春秋之義。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遠近若一。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今中國之局。

批評門

據亂世也。所謂內其國而外諸夏。正其時矣。曷取乎大同。曰君子之用心。則以大同爲歸。君子之行。事則以據亂世爲用。今列國由帝國主義而升爲民族主義。漸由民族主義而變爲社會主義。似亦去大同世不遠矣。

其國家之政體。無論爲君主爲民主。莫不由專制而改爲立憲。取多數人之幸福。國中有不得其所者。蓋亦其少數矣。雖不敢謂其可列于春秋之所謂太平世。而于升平世之景象。則亦漸近矣。雖近世各國社會之風潮。貧富遠絕。資本家與勞工之衝突。時見於報端。一國之權。幾操於數大公司。生計盡爲所攬。貧人無以立足。而社會主義。起於其間。其影響達於全球。足以鼓舞萬國國家之清聽。異日若採其議而爲之。以劑大地人民生活之平。則各國人民。無生計懸絕之患。有各能自養之安。

禮運所謂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養。壯有所用。鰥寡孤獨者皆有所歸。夜戶不閉而天下大同者。於歐美諸文明國見之矣。乃還而觀我中國則何如。

中國漢人。無政治之權。無國統之系。二百五十年於茲矣。國亡之日。即吾義興公司創始之一大紀念日也。吾義興公司。既因國亡而起。今又偃蹇蹂躪於無理政府之下。呻吟哀籲。屢動干戈。而冀其有所悟。改革政治。以免陷人民於不平之境。卒遭斬刈。無有白其苦衷者。微論執民族政治之義論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斷不能容異族之加乎吾上。即以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義論之。亦豈能聽其妄爲。彼今日鬻吾土。明日鬻吾民。日夜荒淫。徒工媚外。所行之事。無不顛倒糊塗。失權辱國。令人心灰氣結。又以民爲奴隸牛馬。盜其土地以自養。

不能守仍不還之。竟以贈諸外人。抽剝萬端。善政無一。每經一大變。則腐敗愈甚。壓制愈精。乃至以其祖宗所謂發祥之地。拱手送諸俄人。宇下以求自庇。則吾漢種所居之本部十八行省。求其不分割持贈。以購保險。延其子孫帝王之業。如越南故事者。又烏可得哉。夫彼不過長白山下之一部落耳。本無國也。借吾漢人之國以爲國耳。既借吾漢人之國以爲國。以生以養。以安以樂。應念如何保守之。乃不保守之。反背漢人之德。而以爲仇。欲倚外力。以制吾國民之死命。則即國土所有權。更國民所當發憤者也。以此數大問題。我義興方汲汲。籌對付之策。如何而後可以爭回國土。使其不轉贈於他姓。如何而後可以整頓國政。使其不貽害於蒼生。民族主義。尙不暇及。何論於社會主義。大同理想。哉。曰。吾明知不能驟致大同。而實欲立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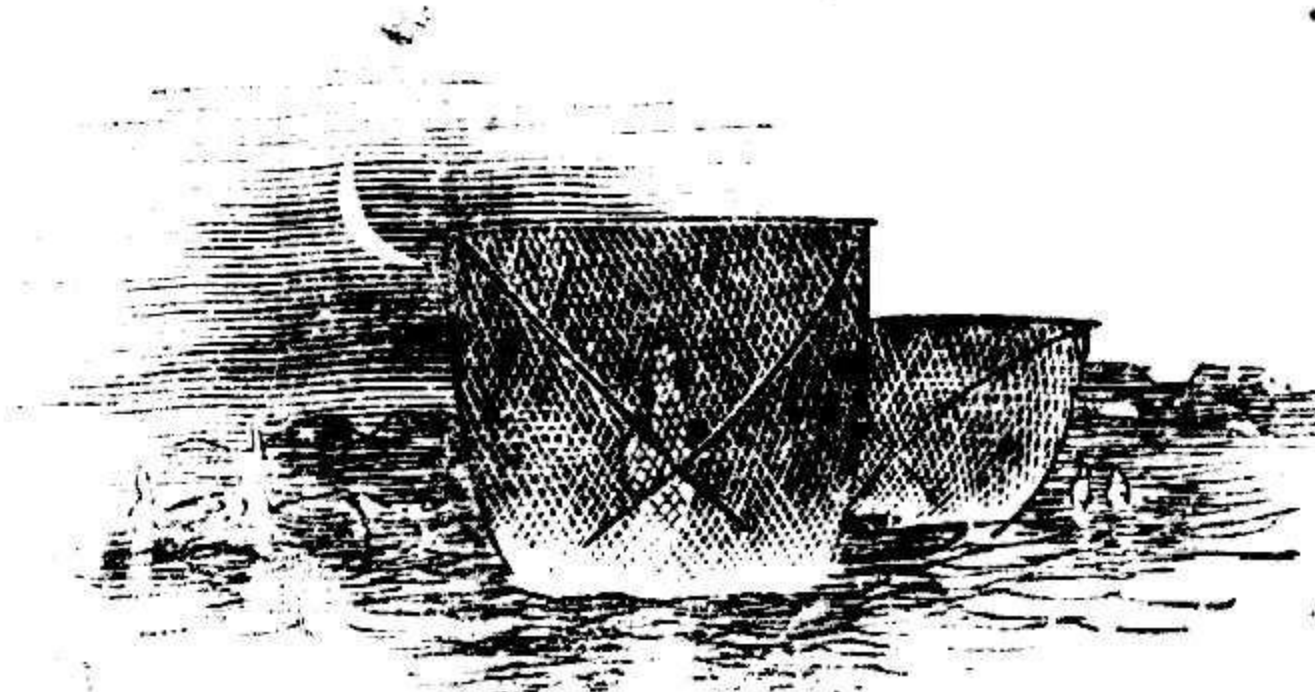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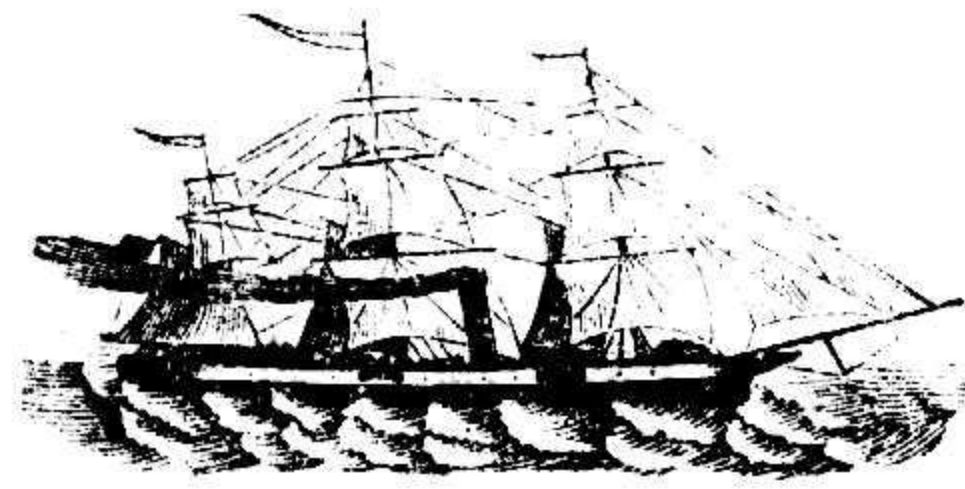
評論之評論

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改專制政體。而爲立憲政體。中國有立憲政體。社會風潮。自然洶湧而至。以中國賢聖所傳天下學。大同學之種子。久經灌溉。豈憂其不繁生耶。迫朝廷改專制。爲立憲。其法何在。曰。在改良義興公司組織。由私會進公會。由民黨進政黨。改義興爲公會。政黨其法何在。曰。在開大同日報。大同主義者。使吾義興兄弟。放開眼界。放大心胸。知泰東西政黨公會之有。大名譽大榮光。並天地而不朽。與日月而並壽。可欽可慕。可儀可法。而不徒以私會民黨。自甘蝮伏。沒世而無聞也。吾義興兄弟。有念先祖臥薪嘗膽。茹苦含辛。創立本會黨之宗旨者乎。庶幾漢種有吐氣之時。民權有出現之日也。吾甚樂與言之。乃首先述大同日報緣起。以見吾志。

該黨而有此機關報。該黨進步之一徵證也。但區區

批評門

一、機關報。其於該黨前途所能收之結果何如。則非吾所能知也。請懸以俟其後。



評論之評論

(歐美之部)

○斯賓塞逝

英國大儒斯賓塞之逝也。全球各國報紙皆揭其肖像。叙其履歷。以表敬慕而志哀悼。其論其學說之價值者尤夥。今擇譯一二。

美國波士頓之德蘭士格立報云。

女皇維多利亞時代中。英國之思想界生一大革命。其主動力之人有四。曰達爾文。曰蓋達爾。(按此人為大宗教家發明耶穌教理之新學說)曰赫胥黎。曰斯賓塞。此四君子者。皆於人生之大理。舉一切舊思想而打破之。對於舊來之現象而為之下新解釋新標準。此四氏者或以物理學名。或

評論之評論

以神學名。或以社會學名。而皆能取人類之起源。及目的而發明之。使全世界之思想及形勢皆為之一變。功洵偉矣。而四氏之中。尤當推斯賓塞為第一。蓋斯氏如哥倫布舉全地球之土地而悉覓得之。斯氏實集羣說之大成者也。

美國紐約太陽報云

斯氏之功。不徒在能集大成。而在能創新見。何也。彼當達爾文「種源論」出世之前數年。既已發明進化之原理。而應用之以解釋人類心性之發達。又使治道德學。得據生物學上之學理。以研究人間道德的及社會的性質。蓋進化論之始創者。惟斯氏。進化論之弘布者。亦惟斯氏也。斯氏者。自由思想家之模範也。彼其著述。一出世。而前此之學說之制裁。半被打破。而至今猶未能得究竟之歸結。斯氏之思想。實過渡時代之思想。

批評門

也。雖然斯氏決非破壞家。彼蓋欲據生物學爲基礎。而建設一新道德新社會於其上者也。而惜乎其大業之未竟也。雖然此非斯氏之力有不逮。實今之時勢尙未至耳。其業雖未竟。然其爲萬古不朽之業。則盡人所同認也。或又以彼爲宗教之敵。吾謂不然。彼蓋欲建設宗教之人也。

紐約晚報云

凡學說之勢力有二。一曰其影響直接而廣者。二曰其影響間接而深者。斯賓塞之勢力當屬於何種乎。如彼達爾文者。其影響雖大。但以廣言。則遠不逮斯賓塞。達爾文之學說。足以動專門名家之學者。且既受其學而知其意。則無不用其方法。以思想之起點。此其所長也。雖然其說與普通一般之社會。尙隔一層。今試任舉會受尋常教育之十人於此。其人雖或皆知達爾文主義。然直接以讀

其書者殆甚稀也。斯賓塞則反是。雖非專門家。無不能讀其書。故斯氏之影響於學界實較達氏爲尤鉅也。

前此之哲學者。不過東鱗西爪。發明學理於一二。至斯賓塞乃舉一切宇宙人生之事物。網羅而組織之。雖其論非無多少之缺點。至其願望之宏大。判斷之銳利。其氣魄固空絕前後矣。世之論者。或以彼爲近世之阿里士多德。吾則謂以比笛卡兒更爲近之。

○世界之圖書

德國柏林巴布力西亞報。嘗調查現在全世界出版書籍之數。爲表如下。

(國)	(名)	(年次)	(書籍)
德	國	一九〇二	二六、九〇六
日	本	一八九九	二一、二五五

土 耳 其	西 班 牙 及 葡 國	丁 抹	瑞 士	瑞 典	羅 馬 尼 亞	比 利 時	荷 蘭	奧 匈	英 國	印 度	美 國	意 國	法 國	俄 國
一八九〇	一八九七	一九〇一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一	一九〇一	一八九九	一九〇二	一八九一	一九〇二	一九〇〇	一九〇二	一八九五
九四六	一、二〇〇	一、二四九	一、五〇〇	一、六八三	一、七三九	二、六八八	二、八三七	五、〇〇〇	七、三八一	七、七〇〇	七、八三三	九、九七五	一三、一九九	一七、八九五

評論之評論

又叢報及定期出版之書類種數表如下。

印 度	美 國	意 國	法 國	俄 國	日 本	德 國	(國 名)	(年 次)	(種 數)	阿 士 蘭	埃 及	智 利	加 拿 大	那 威	阿 根 廷
一八九九	一九〇〇	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	一九〇〇	一八九九	一九〇二				一八九九	一八九八	一八九一	一八九三	一九〇一	一八八六
一、〇〇〇	二二、〇〇〇	二、七五七	六、六八一	一、〇〇〇	九七八	八、〇四九				一四六	一六〇	三八五	四四九	五四〇	七一六

批評門

英	國	一九〇二	四、九四三
埃	及	一九〇三	一二〇
智	利	一八九六	三二〇
加	拿	一八九三	九〇〇
那	威	一九〇〇	四五〇
阿	根	一八八六	七二六
土	耳	一八九二	三〇〇
西	班	一九〇〇	一、四三〇
丁	抹	一八九六	二三〇
瑞	士	一九〇二	一、〇〇五
瑞	典	一八九六	三五〇
羅	馬	一九〇一	三二〇
比	利	一八九九	九五六
荷	蘭	一八九八	九八〇
埃	甸	一九〇一	二、九五八

亞	非	利	加	諸	國	一八九二	一九〇
澳	洲	一九〇三	一、〇〇〇				
巴	西	一九〇二	三〇〇				
布	加	利	亞	一八九七	八九		
中	國	一九〇二	二八				
芬	蘭	一九〇一	二〇三				
希	臘	一八九五	一三一				
墨	西	哥	一八九二	三〇七			
波	斯	一八九二	一二				
塞	爾	維	亞	一八九七	七八		
西	伯	利	亞	一八九三	二四		

又將各種書籍部分之。則其率如左。

(書 籍) (比較 率)

法律及社會學 二五、四二

文 學 二〇、四六

應用科學	一二、一八
歷史地理	一一、四四
神學宗教	一〇、〇〇
雜書	九、〇〇
言語學	四、〇八
自然科學	三、四四
美術	二、六二
哲學	一、三六

右出版各書。則德意志為最多。次則法、意、英、美、荷蘭。然其出自創撰者。則英為巨擘。云。又德國教育書最多。法國歷史書最多。意大利宗教書最多。

又以人口百萬出版部數之比較率計之。則

德國	三五四
法國	三四四
瑞士	三三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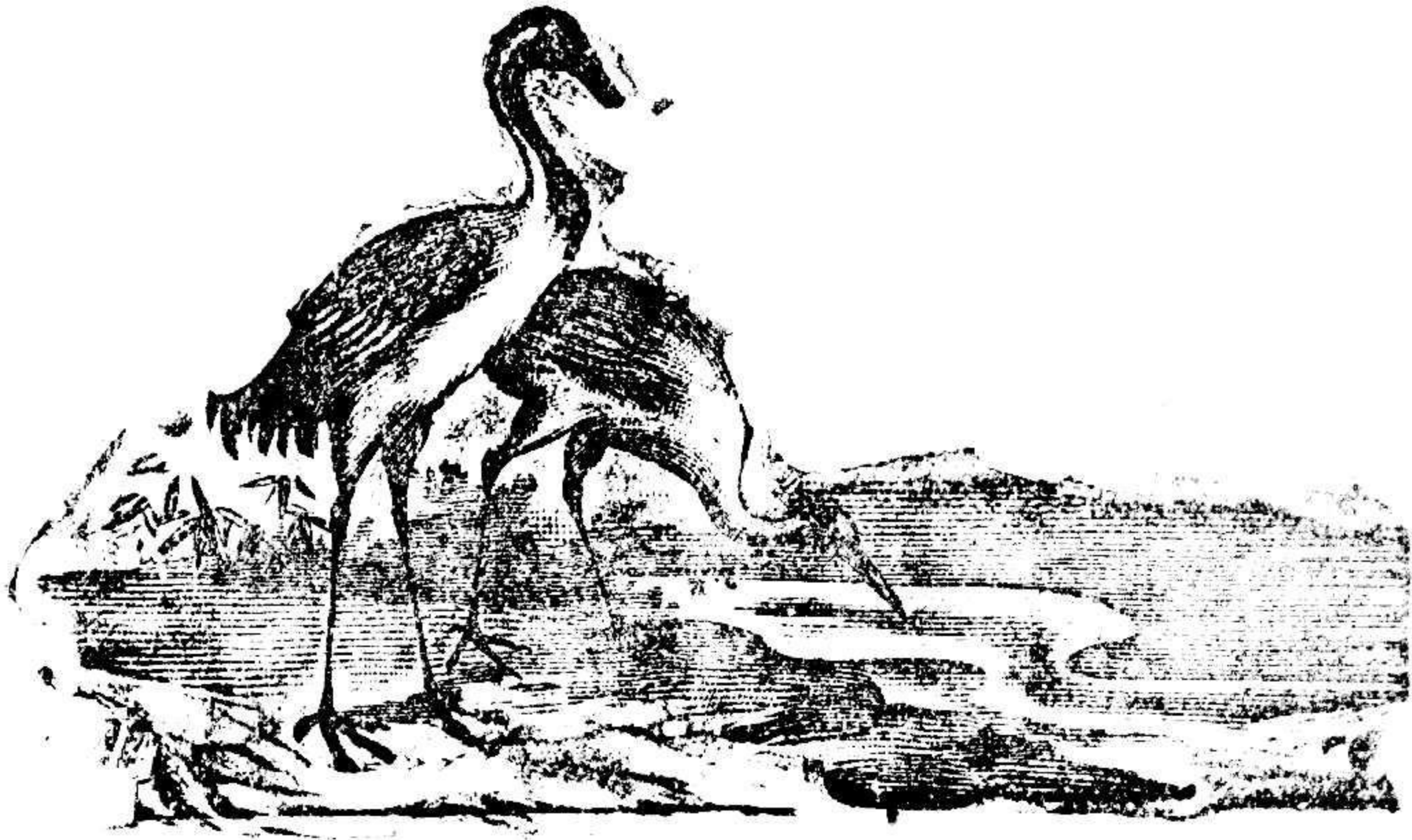
評論之評論

比利時	三三七
意大利	三〇九
瑞典	三〇〇
那威	二六二
英國	一七五
俄國	八五
美國	八一
西班牙	六六

自印刷術發明以來。全世界出版書籍。皆為突飛之進步。我中國其可以興矣。



圖
冊



評論之論評



(本國之部)

○論俄羅斯致敗之由

(上海時報)

日俄之役。各報館莫不吮筆伸紙論其原因結果。至其最精確最痛切且為吾國人大棒大喝有雷霆萬鈞之力者莫如上海新出之時報時報者蓋以鉅力欲組織一完全之大日報館為我國報界開一新局面聞其主筆網羅一時知名之士其訪事徧於各行省以及歐美若此等文其亦不愧大報館之名譽也已乃全錄之。

日俄之役。俄羅斯屢戰屢敗。赫赫積威掃地以盡。尋聞之士。瞠目相語。以為大怪。是未審時代之趨勢而

評論之評論

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大例。有未瑩耳。歷觀全地。球近五十年來之兵事。其在兩專制國或兩自由國。相遇則勝負之數。蓋未可定。若夫專制國與自由國。相遇則專制國未有能支者也。其一驗諸普法之役。其二驗諸美西之役。(法蘭西西班牙等諸拉丁民族國雖號稱有憲法。然不能舉立憲之實。仍含專制舊性質也)其三驗諸中日之役。並此而四矣。夫戰勝者非恃戰也。而恃所以為戰。所以為戰者非將帥勇敢之謂。非軍隊強大之謂。非器械精良之謂。非訓練精熟之謂。非餉源充實之謂。非地勢形便之謂。所以為戰者。獨無二。則人人皆自為戰。而非為他人戰。是已欲人人自為戰。而非為他人戰。非立憲自由國勢所不能。夫戰之目的。不出二端。一曰國家之進取。二曰國家之自衛。故不戰則已。戰則未有不為全國之利害所關者也。而在立憲自由之國。則國也者。

批評門

君與民共有之。在專制之國。則國也者。惟君主及其私人專有之。凡人於非已所有之物。必不肯出死力以爭其利害。此情之常也。故法儒孟德斯鳩有言。專制國無愛國者。若有之。則惟君主一人耳。此誠按諸論理而切當者也。故在自由國。全國人皆自為戰。而在專制國。則自為戰者。只有君主及其百數十之私人。而其他皆為他人戰者也。記曰。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夫以一君主與百數十私人而與彼全國之億兆衆相遇。則孰為衆而孰為寡。孰為強而孰為弱耶。就使彼君主與百數十私人咸躬前敵。冒矢石。猶且孤立蹙蹙。在軍隊全體中。渺若太倉之一粟。而況乎其並不能乃悉以己之利害委諸全無關係之野人之手。夫豈待交綏而後知勝負所由分也。今請先論俄國。彼有俄國者。為誰氏乎。以全俄人民析分之。若波蘭人。若芬蘭人。則俄之先帝。其社

稷而俘之者也。若猶太人。則其所虐殺者也。凡此皆俄之仇也。若亞洲及西伯利亞各人種。亦以兵力略其地而奴畜之者也。其德意志人種。則流寓者也。其與俄國應有最切密之關係者。當為其本族之斯拉夫人。又皆呻吟於重重壓制之下。日日結秘密黨。而與朝廷為難者也。故全國中視俄羅斯為已所固有之物者。惟俄皇耳。次則其驕泰橫暴貪黷腐敗怯懦之貴族耳。還觀諸日本人。皆曰。帝國者吾之帝國也。政府者吾之政府也。議會者吾之議會也。君主王公之稱。其帝國政府議會也。以是語。販夫嫠婦之稱。其帝國政府議會也。亦以是語。人人之在國家。皆具足圓滿持法律上之「所有權」。故以戰博我之名譽。而非博他人之名譽。以戰購我之幸福。而非購他人之幸福。以戰捍我之思難。而非捍他人之思難。以戰答我之祖宗。而非答他人之祖宗。以戰貽我之子

孫而非貽他人之子孫。日本之國情蓋若是也。

以此次兩造戰爭之動機論之。彼俄國何爲而戰爭。即以其侵略之野心而已。且其野心所自發更非由殖民政略所不得。然而反以亂機徧伏於內。直借此以洩之於外也。否則爲其貪財利之心所驅也。如部舍富賴沙夫所立朝鮮礦產森林公司。俄皇及諸貴族皆就投資本是也。否則爲一二私人功名心所驅也。如亞力斯夫之釀成戰禍是也。凡此者皆發於在上者之私慾。於民何與。於兵何與。兵與民皆不欲戰。而不能不戰。以不欲戰者。戰既不知戰之於我有何利益。而膏膏焉矣。不欲戰者。而驅之使不能不戰。則但知戰之於我有直接之苦痛。而間焉矣。若日本不然。爲自衛而戰。蓋深察俄人侵略之大勢。知不出數年。有俄將無日也。爲復仇而戰。自干涉遠遼以來。吞聲飲恨。無一日而忘前恥也。此其所以戰之大

評論之評論

原因也。而國中之政客論客。復從而張大其詞。曰爲義俠而戰。急隣國之難也。曰爲文明而戰。摧專制之魔也。若此者。其果爲內容之真情與否。所不敢知。然其論固深入於全國之人心矣。故俄之戰也。由俄皇及一二嬖人。密勿討論。決定之。然後命之於國人。日之戰也。其全國人於演說於報紙。鼓譟戰爭。要求戰爭者。已將一年。即其不能言不能又者。亦無日不夢戰爭。憶戰爭。幻攝戰爭。歌舞戰爭。日日責政府以異懦以遲緩者也。故一聞開戰。全國人無不以手加額。欣喜滿足者。夫爲日本以從事于戰者。寧僅此區區數十號之軍艦。十餘萬之將卒乎。彼其全國之政黨。無一非戰鬥員也。平日雖盡力以反對政府。今則事事協贊。而爲其後援也。彼其全國之文學家。無一非戰鬥員也。以筆以舌。歌頌軍隊之威德。以鼓舞全國奉公敵愾之念。且用種種方法。以援贊政府也。

批評門

彼其全國之貴族無一非戰鬥員也。競取其千年祖傳之寶金以充軍用也。彼其全國之實業家無一非戰鬥員也。當軍事公債之募集而應募者且過原額數倍也。彼其在海外之民無一非戰鬥員也。一聞開戰。棄其職業。遠歸以乞服軍役。而每月捐軍需動數十萬也。彼其全國之勞働家無一非戰鬥員也。每月勤儉積貯。節縮食以獻於國家而助兵費也。彼其全國之婦女無一非戰鬥員也。勗夫以從軍。教子以必死。競縫軍衣以贈軍人。而直接從事看護者更無論也。彼其全國之兒童無一非戰鬥員也。並其父母所給果餌之費亦貯蓄之而投諸軍用也。質而言之。則其直接之戰鬥員雖僅十餘萬人。若其間接之戰鬥員則全國四千萬衆皆是也。還觀俄國。則除軍隊之外無一有從事於戰者矣。而軍隊又皆不欲戰。而驅之戰者。然則俄國之真可稱為戰鬥員者在內不。

過彼極少數之貴族在外。不過彼極少數之將校。充其量不過千人止矣。夫以千人而鬥四千萬人。安所往而不敗也。嗚呼。日本何以如是。而俄國何以如是。嗚呼。嗚呼。可以思矣。抑專制與自由之得失。又豈徒在戰役而已。其與戰役相緣而起之影響。更有不可不留意者。日本今勝。故其國人皆舞蹈歡欣。無待言也。脫不幸而敗。吾知其必舉國切齒。日以新膏膺奮。奮其國亡與亡之熱心。而莫以肯自外肯自逸也。今觀俄國挫動數次。而國中之和聞紙以為當然者。出口一隊。而虛無黨幸災樂禍。歌頌日本者。且所在皆是也。即溫和派不欲明言。而亦莫不責政府之失計。競倡棄遼東。棄西伯利之論也。此猶曰託諸空言者。若乃據近日西電。則俄人之謀暴動者。各地蠢蠢。而密持暴裂彈以事其君相者。且一夕數驚也。凡此皆不以國之敗為戚。且

以爲樂。謂是乃千載一時之機也。嗚呼。以何因緣。而至於此。夫政府既爲一己之私慾。而驅民于死地。則民之怨政府。失計也。誰曰不宜。夫孰使汝不謀及庶人。而卸其責于大衆也。既已攬責任於一己。則有困難。誰能與汝分憂。有失敗。誰能與汝分過也。天下之操術之拙。未有過此也。疇昔以赫赫之威。魚肉其民。則民之伺其間隙。而欲復仇也。誰曰不宜。蓄怨積怒。吞聲飲恨者。既已累世。易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夫孰不欲攘臂而圖一雪也。天下處境之危。未有過此也。故使此次之戰。而更支一年以外。而俄人之敗。一如今日也。吾恐其國內之大變。大警。更有使俄君臣。肝食者。甚則彼得之鬼。從茲餒而而芸芸貴族。欲求爲乞食王孫。而不可得也。嗟夫。吾一不解俄之君臣。何以不善自謀。至于若是。以是爲樂耶。博浪之椎。日伺其旁。左右近習。皆爲敵國。稱孤道寡。窮而無

評論之評論

告行食不安。夢魂俱顛。亦何樂之與。有以是爲尊榮耶。若英國若德國若日本之君主之貴族。何嘗不感德巍巍。萬方崇拜。錦衣肉食。恣其所好。千秋萬歲。與天無極。又豈專制國之君臣所能望也。嗚呼。俄之君臣。若稍知自爲計者。將何擇焉。與俄同政體之國。其君臣若稍知自爲計者。將何擇焉。要之世界進化之運。及于二十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復容專制政體存立之餘。立憲自由主義。所向無敵。遇者死當者壞。苟頑然不知變計者。有歸于劣敗淘汰之數而已。天將假手于日本。取全地球最大之專制魔王。國而懲創之。曰彼強有力者之末運。猶且若此。而他更何論焉。英人亨利那曼氏之論。茲役曰。俄之敗。俄之福也。蓋謂其大夢將從此驚醒。而面目當以一新也。吾亦以爲我國之當道者。若能鑒于俄人。所以致敗之由。則俄之敗。其又中國之福也。而不然者。當今

批評門

日帝國主義盛行時代。凡國于天地間者。無論何時。皆不能不與各國為有形無形之戰。若以公等百數十人而戰他人之全國人。其有幸乎。况更以公等百數十人而戰五六國之全國人。更其有幸乎。我四萬萬人祖宗之血產。我四萬萬人子孫之口食。皆斷送于公等之手。吾儕之不幸。無待言也。而公等以是受責於四萬萬人。以是結怨于四萬萬人。其亦何一日之能安也。吾黨固甚反對激烈暴動主義者也。雖然公等當思此等主義。非國民好之。而公等自造之。嗚呼。解鈴還須繫鈴人。今復將解之耶。抑將更結之耶。是亦在公等耳。吾黨苟非反對激烈暴動主義也。則亦如俄國中之幸災樂禍者。流方欣喜之不暇。而豈復為公等垂涕而道也。要之二十世紀全地球中。既不容有專制政體之存立。則我中國一片大地中。自不容有專制政體之存立。而所以絕此專制之跡者。

其途有三。一曰我君我相自絕。二曰民間起而共絕之。三曰國亡而政體一切無所附也。其出于第一途。則全國之福也。其出于第二途。則國民或有幸。而公等必無幸也。其出于第三途。則民質變為沙蟲。公等亦變為猿猴。其吉凶去取之間。宜何擇焉。先哲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為錯。又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俄乎。俄乎。吾其鑑乎。

○廣東之將來 (香港商報)

今中國數富省。動曰廣東。廣東頃香港商報有一「廣東之將來」一篇。據其所言。則廣東生計界之前途。其亦慘澹極矣。廣東如此。而猶以富聞。則他省更豈堪問矣。因擇錄之。使謀國者知所省焉。

廣東今以富聞於全國。雖然廣東果富乎。每歲錢糧。地丁京餉。協餉。賠款。報効等項。須解出省外者。共一千二百餘萬兩。而本省行政費。尚不計也。官吏之

橐而來捆載而去者尚不計也。吾廣東人血汗所產之貨。殖口每歲流出廣東以外者。最少總在二千萬元。兩有奇。微論廣東而非富也。即果富焉。而此年年歲。歲無窮已之腹削固已不堪矣。夫以國際通商論之。使甲國歲輸二千萬於乙丙等國。而在乙丙等國。無道以取償。不及十年。其洞可立而待也。然在通商之事。則其現象斷未有若是者。何也。所出之金錢。必將有所易也。惟出焉而無所易。則其勢乃足以自窮。今日之中國。其各省之交涉。隱然若異國也。外省之人。輦財以奉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無以爲償也。沃省之人。分財以濟瘠省。瘠省無以爲償也。何也。以生計學理言之。彼所出之金錢之結局。用之於消費的。而非用之於生產的。也是廣東常處於幣給之地位。而各省常處於金幣消費之地位。若是者。其何以能久也。抑廣東之以富得名也。果何自乎。廣東之礦產。在

評論之評論

十八省之中。比較的少數。且未有一焉。曾經開採者。也。廣東之農產物。則穀食一項。且不能自養。而尚須仰給於安南暹羅緬甸。其絲茶兩項。雖稍有之。而爲數甚微。遠不逮長江流域諸省也。其製造品。則草蓆爆竹葵扇麻袋粗紙爲大宗。（據日本外務省通商局之報告）皆渺小之物。而不足齒數者也。然則廣東天然之富。無一焉。足以自豪明矣。而近數十年來。生計界之現象。反若稍優於他省者。何也。則有二故。其一因通商初開。香港爲歐亞美澳四洲交通之孔道。而西人初至。情形未熟。各事多不能不假手於我國人。因藉轉運媒介之微勞。以博什一之利。而交趾支那及海峽殖民地一帶。華人居彼地。民數之大多數。其地新闢。天產饒富。而吾粵人實食其利。其二則粵人作工。餬口於美洲澳洲檀香山菲律賓南非洲及太平洋羣島者。總數殆將百萬。其庸率高於內地數倍。今略計之。則

批評門

(地)	(人數)	(每人平均歲入)	(每人匯返國者平均約)	(總數)
美國	光緒十年 約三十萬人 同二十年 約二十萬人 同三十年 約十萬人	七百元	百元	三千萬元 二千萬元 一千萬元
澳洲	光緒二十年 約十二萬人 光緒三十年 約五萬人	同	同	千二百萬元 五百萬元
檀香山	現在 約二萬五千人	同	同	二百五十萬元
菲律賓	現在(專粵人) 約五萬人	四百元	五十元	二百五十萬元
中美及南美	現在 約十萬人	同	同	五百萬元
加拿大	現在 約二萬人	六百元	八十元	一百六十萬元
墨西哥	現在 約萬人	七百元	百元	一百萬元
其他諸地	約十萬人	六百元	八十元	八百萬元

(右表未計南洋英荷屬島及暹越緬諸地)

由是觀之。則吾粵勞働者。劬瘁於外。其每歲所積累。以贖歸本國者。總額殆不下三千餘萬。而南洋一帶。尚不在此數。合計殆將四五千萬。而十年以前。且倍之焉。此吾粵所以於國際貿易。雖輸出差負。而不爲病。而每歲雖輦鉅萬。以供給他省。而小民生計程度。猶爲各省冠者。皆此之由。

此過去及現時之情狀爲然也。雖然機勢所趨。已有江河日下之慨。疇昔香港華商。握南洋羣島及西江流域。閩江流域。商務總額之強半者。今則西人諸事。益習熟。循優勝劣敗之原則。以進行。而我商日以不競矣。又不徒商家爲然也。即如洋行買辦一宗。亦爲粵人挽回利權之一道。乃今者英美諸新聞紙。言東方商務者。競倡廢買辦之議。現彼中各大學及實業學校。無不有中國言語文字之一科。及此等人才。養

評論之評論

成。則其待於我中國人之事。益少矣。吾恐十年以後。而吾粵人向者藉轉運媒介之微勞。以博什一利者。且並此而絕。至於海外勞働者之所歲入。則自美國倡議禁華工。而往美之路絕。古巴歸美後。而古巴之路絕。檀香山歸美後。而檀香山之路絕。一千九百年。澳洲聯邦成。當局者主持白澳洲之政策。而往澳之路絕。南非洲入於英殖民。大臣張伯倫主拒華工。而往非之路絕。菲律賓見併於美。而往菲律賓之路絕。加拿大自今年增稅一千元。而往加拿大之路絕。凡吾粵民前此所視爲尾閭。以調劑於萬一者。今皆無復望所餘者。惟南洋羣島及中美洲南美洲數處。則皆瘠苦未開之地。其庸率與吾內地不相上下者也。計現在有禁例之地。每歲匯歸總額約三千萬。既禁之後。則有歸無往。每年當遞減十之一。不過十年。便減至盡。夫十年以後。吾粵商人之地位。勢必漸墮。蕪

九

批評門

既已如前此所預言而此海外特別輸入之三千餘萬復歸烏有全省總殖歲流出於外者無有已時而所入遞減於今日倍蓰不知我父兄子弟何以堪之又豈惟他日爲然耳即在現今夫既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生計學公例凡歲殖用以爲母財者多則日以富用以爲支費者多則日以貧一私人有然一國家有然一地方亦有然蓋既以所餘斥之以爲母財轉爲貨復轉母一社會生利之民皆利賴之而不然者移生利之財以從其不生利者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此乃社會自滅之道而前賢斯密亞丹輩言之詳矣今試問吾粵之人其從事於生利者幾何其從事於分利者幾何吾粵歲入之總殖其用之爲母財者幾何其擲之於無用之支費者幾何姑勿舉他事即以賭博一端論之吾粵以賭國聞於天下略計全粵私人之總歲入大抵投之於種種

賭具者殆三分之一而未有已昧者不察或以爲賭而負者廣東人攘其所負者亦廣東人楚弓楚得其錢幣總流通於廣東之社會除每歲納餉若干萬外未嘗外流是賭雖病私人而未必有傷全體也噫何爲其然何爲其然使廣東而無賭也則他種財源勿論即以海外輸入之三千萬計之斥之以爲母財則今年三千萬之母明年或可得千數百萬之子歲歲而孳殖之則吾粵之富率可以蒸蒸日上今以擲諸于賭賭而負者無論也即攘其所負者亦不過供狎邪宴飲之資投之於不可復之地蓋古未有賭客而以賭之所得爲母財者也夫每歲由藩庫由善後局由鹽局由釐局由海關以解出於本省之外者爲數既千二百餘萬兩凡此者既皆其不復之財矣而復有賭之大魔土以蝕之而此外豪奢之浪費者尙不與焉若是乎吾粵人之總歲殖其得爲母財者殆

不○及○十○之○一○若○之○何○民○不○窮○且○匱○也○夫○吾○粵○以○多○盜○
 甲○天○下○豈○吾○民○生○而○盜○者○亦○豈○其○以○盜○為○樂○者○毋○亦○
 生○計○界○之○現○狀○迫○之○使○不○得○不○然○也○母○財○銷○亡○則○興○
 業○日○寡○興○業○寡○則○勞○力○者○無○所○得○庸○凍○餒○且○隨○其○後○
 不○盜○將○安○適○也○吾○觀○於○廣○東○社○會○之○狀○態○而○不○禁○寒○
 心○矣○

生○計○家○之○公○言○又○曰○察○一○國○財○富○之○消○長○莫○若○觀○勞○
 力○者○所○受○之○庸○(即○工○錢)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論○
 者○或○據○此○例○謂○吾○廣○東○數○年○來○之○庸○率○增○加○於○前○者○
 殆○將○一○倍○此○即○吾○生○計○界○進○步○之○徵○吾○子○之○言○得○無○
 過○乎○應○之○曰○此○又○別○有○其○原○因○結○果○者○存○未○可○以○一○
 概○論○也○夫○謂○庸○率○優○則○國○富○必○增○者○謂○必○興○業○者○
 多○然○後○庸○率○優○必○母○財○裕○而○後○興○業○衆○也○斯○固○然○也○
 然○今○者○廣○東○興○業○雖○漸○衆○而○興○業○之○母○財○大○半○非○出○
 自○我○而○出○自○人○即○如○粵○漢○鐵○路○之○工○程○及○香○港○之○飲○

評論之評論

工○等○是○其○證○也○外○人○紛○紛○興○辦○各○種○實○業○於○我○內○地○
 求○傭○者○之○數○驟○增○而○道○路○不○通○內○地○之○傭○未○能○遽○出○
 以○劑○其○供○率○於○是○庸○率○驟○漲○焉○雖○然○母○財○既○出○自○人○
 則○其○贏○利○自○必○亦○入○於○人○手○我○所○得○者○僅○小○部○分○之○
 庸○而○其○大○部○分○之○贏○則○捆○載○以○溢○出○於○海○外○矣○吾○人○
 欲○求○贏○而○不○得○則○中○產○耗○虧○民○生○日○敝○向○之○挾○小○
 資○本○以○求○贏○者○今○後○則○無○可○復○望○勢○將○自○降○以○乞○為○
 傭○於○人○何○也○吾○以○渺○小○之○母○財○且○不○嫻○於○懋○遷○之○舉○
 理○勢○固○不○得○與○外○資○之○強○有○力○者○競○也○故○凡○社○會○不○
 自○進○步○而○驟○然○遇○有○外○人○之○資○本○入○而○經○營○之○者○則○
 其○初○時○得○外○資○之○流○通○灌○潤○其○土○民○之○生○計○程○度○必○
 驟○增○活○氣○雖○然○此○不○過○曇○花○一○現○之○幻○象○不○移○時○而○
 苦○痛○隨○其○後○矣○昔○印○度○及○其○餘○野蠻人所居之地當○
 歐○美○人○初○入○時○皆○嘗○經○過○此○現○象○者○也○然○則○傭○率○之○
 優○進○不○足○為○吾○粵○人○喜○者○其○一○也○又○傭○率○之○加○復○有○

批評門

一因。則近年銀價之。下落。是也。凡不解學理之人。動言某年某年。物價騰貴。就生計學者論之。則非物價之騰而易中之物之價之落而已。吾粵所用以為易中者何物。則銀是也。疇昔銀之價值。常往來於二十餘換至三十換之間。近年以來。乃落至四十換以外。此其對於金價之。下落也。以生計學者所考據。近一世紀以來。金價之對於物價。既已著著下落。而銀價之對於金價。下落又倍蓰焉。此所以物價之騰踊。使父老聞而播舌也。物價騰則庸率不能不隨之而騰。蓋生計學公例。凡受傭於人者。其庸率之最低點。必使所得者有餘於二人之自養（即可以養兩人也）。然後其事乃可長。吾粵普通之庸率。優於曩時。皆坐是而已。然以此為牛計。程度進步之徵焉。不得也。傭者之所求。非在銀。而在其銀所易得之貨。吾向者日受庸二毫。而可以易粟一斗。今者日受庸三毫。而尚

不能易粟一斗。然則雖多此一毫。而我未嘗絲毫食其利也。然則庸率之優。適不足為吾粵人喜者。又其一也。嗟夫。即果以推因。觀吾粵多盜之一特色。而知其造之者。必有自來矣。即因以推果。觀吾粵多賭之一特色。而知其演之者。未有所終極矣。今已如此。而況於十年以後之總歲。殖有遞減。而無指償者耶。案原論尚未續完。想此後更有痛切之論及匡救之策。今先節錄其大略如此。

十二

（歐美之部）

○日俄戰爭與其結果

（英國世界公報）

日俄戰役。泰西各國多表同情於日本。而英美其尤甚也。頃者英國倫敦之世界公報。有最著名之主筆亨利那曼氏著一論。獨反其說。亨氏者前曾著俄羅斯國情一書。喚起英人敵俄之心不少。今次為此言。

於英美將來之輿論或當有影響。故日人亟亟辨之。蓋不得已也。

亨利氏劈頭第一論曰

滿洲問題非日本之事件而我等之事件且全世界之事件也

因論英美兩國宜以此意公告於日本。其第二節頌揚美外部約翰海氏之手段。謂其不發一彈。不動一艦。而定支那門戶開放之政策。謂英國外交家如有海氏其人者。則英國在東方所得權利。必優於今日數倍云。其意皆欲以激動英國。當道使之爲干涉日本之手段也。

其第三節乃以極危悚之詞論日俄戰爭之結果。其言曰。

日之勝俄實世界一新時代之開幕也。近世史上西方景教人種被破於亞細亞人種。此役其嚆矢

評論之評論

也。此次之勝能使泰西人民對於泰東人民之威。信忽墜於地。而彼泰東人民者。畫然自開一新時代。彼等（指泰東人民）知其多年之不正暴虐終可以不滅也。於是印度之各市場。如支那全土之各省府州縣。中亞細亞各處之天幕。乃至如阿富汗。如暹羅。如菲律賓。如亞刺伯。如埃及。如土耳其。其時皆對於泰西人民。憎惡之惡念。及其希望暴動之狂病。皆將沸騰澎湃。而不可遏。全亞洲人之視線皆注於日本。而日本之視線先注於支那。日既勝俄。則將來必於支那獨占無上之威力。所以改造支那者。一惟其意所欲爲。若政治。若法律。若教育。若財政。皆藉日本之指導。而漸以發達。至如海陸兩軍。則更在日本主權之下。而建設之支配。之不待論也。此時我泰西諸國。或有所猜忌。而欲尼之。則日本必有辭矣。曰「公等曷昔勸我日本

批評門

使採用泰西文明思想而令者必欲遏止支那勿使進步其理何由。如是則我無以為難也。自茲以往則振古以來未曾有之驚恐將盤旋於我輩之頭上矣。

此亨利氏危言悚論之大略也。雖其言或未必盡驗。而要之日本人戰勝後對於中國之處置與夫泰西人不欲我中國文明進步之實情皆可以窺見之。此論者不啻歐人病曠中之供狀將其心中之秘密和盤托出也。

亨利氏復以犀利之筆申其說曰。

日俄戰爭所爭者實支那全國之支配權。此不可不深察也。若朝鮮問題若滿洲問題皆第二問題而非第一問題也。皆間接問題而非直接問題也。此戰爭之真目的在得支配北京政府之勢力而得此勢力者即將來泰東之主人翁而亞細亞全洲之司令官也。支那如一牝鹿而日俄如二牡焉。

十四

牡之賭死以爭為欲得牝也。彼支那之末運其必終落於勝利者之手無可疑矣。而其結果之關係於人類文明之消長有不能測其所屆者。吾以為此次戰爭其影響之重大無與比倫。有之則惟十三四紀間各人種侵略之前事耳。（按其意殆指北狄之侵略羅馬帝國）夫拿破侖之野心可謂大矣。然使其野心果獲就而歐洲文明人之勢力終不以此為消長也。若此次日本之野心而獲就乎。則西洋之文明將緣之以受大打擊而人類亦蒙大不幸。嗚呼。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

此等議論實沈痛之言。亦奇闢之言也。日本各新聞紙乃斷斷焉從而辨之曰。日俄之戰。立憲國與專制國之戰也。文明國與野蠻國之戰也。日本之勝利。是實盎格魯撒遜主義之勝利。是又不啻盎格魯撒遜人種之勝利也。云云。其言頗有可笑者。日人又辨自

其於中國決無一毫野心。不過欲在朝鮮得有特權。云爾。雖然野心之有無非惟日本人自知之。而事勢所必至有最淺而易見者。世界亦固自有公論也。而亨利氏所謂二牡爭一牝之喻。則誠無以易矣。不知吾國人聞此。其知羞否耶。其知懼否耶。

亨利氏乃復論英國之利害曰。

英日同盟以陰爲俄敵。是英國自陷於至危極險之地位也。今者德國竭其全力以擠英國於難地。以吾料之。俄國若數敗之後。必將棄旅順。棄海參。歲而退。嬰負隅於黑龍江畔。一面使日本軍陷於艱難。必一面運其外交巧妙之手段。以苦英國。蓋英國現時舉國之新聞。無大無小。皆無不袒日而排俄。此在現時爲日本造多數之援。而在將來爲本國樹多數之敵者也。一旦泰西人深察大勢之所向。恍然自懼。則推原禍始。其敵愾心乃必將並。

評論之評論

集於我英矣。俄人乘此機會而利用之。則英之危。不可思議也。其機會維何。則俄人自滿洲退出後。嬰守一隅。使日本不能堪。長期之戰爭勢必不得不請列國之仲裁。以求媾和。至於彼時而與亞細亞國結同盟者。始受其報矣。

此等意見。雖不免有所偏激。然亦泰西輿論反動之暗潮也。今日俄之役。留心時局者。咸注目焉。欲一知其結局之何如。與夫各國之意見何在。若亨利氏此文。固必有一讀之價值者也。

亨利於其篇末更爲豫言曰。

此次之戰。實俄國之大幸福也。自茲以往。俄之君臣懲前。後則千年積弊之內政。必由茲而改革。全國無盡藏之富源。必由茲而發達云云。

此亦中日戰爭時西人評論中國之言也。姑懸之以俟其驗否。

批評門

○法憂日本

(法國亞細亞協會雜誌)

日俄開戰以後。法國政治界一大問題惹起。蓋對其東洋領土之安南。籌防禦之策是也。海軍卿沛爾泰。以此事蒙舉國人之非難者。屢如西電之所報。蓋皆以他日當極東有事之時。法國於東京沿岸之根據地。所有法國極東之艦隊。薄弱。不能與強大之日本艦隊。殖民地之防禦。在危殆可憂之中也。頃法國亞細亞協會雜誌。有霍西拉 *Mieng-ta* 之關於印度支那(即安南)論文一篇。法國人憂日本之心。於此大可見矣。其言如下。

日俄戰爭者。法國政治家間之宿題也。關印度支那防備之事。於此而依輿論之向背可決。今殖民地之守備。務保持其內地。對外來之敵。其力能抵抗與否。是不可不注意者也。夫日本。矚目於印度。

那者久矣。此蓋非誇張之言。幾多之日本軍人。屢稱其觀察之任務。而來印度支那。依其嚴密之報道。日本已以三箇軍隊。為對法國之準備。其中二隊者。緩急有事。直可發自臺灣。其一隊。以神戶為本營。而聽命。夫吾人於下所關條約之後。提議俄國與法國協力。一擊之下。使新進之海軍力(謂日本)破壞。以除後患。雖不肯贊為此事。而今也。其海軍力之壓迫。乍及於吾人。日俄戰爭。吾人對日本而抱危險之心。決不因之而消失。則進而防備印度支那。講秩序。而且有效之方法。實可謂現時至急之事。且也。吾人不獨對印度支那之沿岸。不可不備。日本人之襲擊。而於日本人欲誘以為與暹羅國之方面。其警戒。尤不可稍怠也。

嘗數年前。吾人所想不到之難問題。今也突起。而告吾人以不可忘。當日者。誰乎歐洲人者。於一萬米

十六

突外之一國。與交海戰。而有爲是攷察者乎。然今日者。其勢果如何。彼日本者。依其海軍力之擴大。實有睥睨印度支那之勢。他日使印度支那瀕於危殆者。其爲日本也無疑。雖吾人於歐洲。有強盛遠過於日本之海軍在。然當一朝有事。於一隊航行極東之間。日本已早得掌握制海權。况乎法國於極東。未有可爲艦船大修繕之船渠。因之不得不求香港與長崎。且歐洲之法國艦隊。航行極東。非容易之事。若法日開戰之時。英國守嚴正中立之規。法國艦隊。可供給煤炭之地。惟阿非利加洲之炭朴齊港而已。而自炭朴齊達西貢。路程杳遠。故爲法國計者。迄待本國之來。援而足。支敵使防禦其上。陸之軍隊。不可不編成。然以現勢攷之。防備之力。頗脆弱。而不足副吾人之望。印度支那之北西及北東者。雖以無強敵。而可無虞。獨東南海岸二千米突一帶之地。防備不可不

評論之評論

備。印度支那之防備。一惟恃海軍之力。而據今日之現況。雖謂之全無海軍云者。無不可。何言之。乞試一攷今日編制之艦隊。

支那海及東京灣。法國之海軍。可區別爲四分艦隊。

一 極東艦隊

二 豫備艦隊（西貢）

三 游擊艦隊（西貢）

四 安南東京海防艦隊

第一艦隊者。以二等裝甲巡洋艦二隻。三等裝甲巡洋艦一隻。巡洋艦三隻。及砲艦數隻而成。砲艦者。概木製。而速力不出七八海里。殆不堪戰鬥。其中惟修朴勒助之砲艦。以鐵製。若得保有十海里以上之速力。則稍可供爲水雷防禦艦之用而已。

以上諸艦。中將一人。少將一人。率之。常分派游弋於支那海各處。然是等諸艦。當戰爭時。於支那海。未有

批評門

可受集合給養一定之根據地。假令各艦得一所集中。亦全非日本艦隊之敵。一旦遭遇敵人不能不避其銳鋒。而週避於印度支那沿岸之港內。然縱令週避。是等諸港之內。而可給養軍艦之需品。其中如煤炭者。全無亦不能盡海上警備之任。遂相率而不可不遁匿於西貢。然西貢港亦乏軍員之給養品。而有待於本國之供給。由是而艦隊全屏退而被封鎖於一港之內。是皆當然之結果也。

屬第二豫備艦隊之中。稍可用者。惟一朴力富艦而已。其他雖有路陀達部爾（鋼鐵艦八千噸）及阿棚（裝甲巡洋艦六千噸）與士幾芝克與阿西退隆（共裝甲砲艦千二百噸）之四艦。以體型噸數欠一致。是等諸艦。費無益之金五十四萬二千法而已。路陀達部爾。有新式巨口徑之大砲八門。速力走十四海里以上。能搭乘兵員七百。稍堪足用。至阿棚號者。

十八

老朽不堪用之船。凡是等諸艦。待本國援隊之到着以前。無支持日本艦隊之力。空潛匿於西貢河底。惟自供港口閉塞之用而已。然則當乘為豫備艦隊。年糜巨費之恣。而於唐凱爾克港設防備。編制十數隻之水雷艇及水雷驅逐艦。以為一游擊隊。養成其有十分防禦之力者。策之上者也。

第三游擊隊者。以水雷驅逐艇太古號（從支那分捕修繕者）第三號第五號及號外之一等水雷艇三隻。三等水雷艇三隻。其他海防砲艦二隻而成。三等水雷艇者。皆在清法戰爭時。所捕獲而得於清國之船。而俱朽敗不堪用。

第四安南東京警備艦隊者。以小巡洋艦凱聲號（千二百噸速力十四海里）報知艦一隻。海防砲艦二隻而成。報知艦者木製。而戰鬥不堪用。砲艦亦一步不能出阿倫河口之覽艦也。

以上所述。可察知法國極東艦隊編成之實況。雖有若干之噸數可計。而以之抗敵國強大之艦隊。不啻以卵投石。豈非可寒心之事乎。夫印度支那之法國艦隊。既無警備之力。亦不能勝防禦之任。敵以微力。一小艦隊。封鎖西貢軍港。於南北皆得隨意上陸。又若安南之一要港坡路台域。以毫無防禦工事之地點。敵直可進而據有其地。以到安南僅二千米。突有根據地之日本艦隊。自印度支那之海岸襲來。其小形艦及水雷艇。到處得占據河川港澳。陸兵使上陸。以惱各處之人民及守備兵。坡路台域一為敵所占。有於安南海岸南北交通之路。全被遮斷。其中可為交戰地域。敵於其接近處。作為根據地者。則敵軍得至大之便利。由是觀之。坡路台域防備之事。舉全力而使充實之方法。今日不可不急講也。

夫吾人嗷嗷於印度支那海防之事。非以之對日本。

評論之評論

及其他諸國。而企劃攻擊之事也。吾人之目的。惟在保持印度支那沿岸之安全。及東京灣之侵襲。於萬一之時。不使敵得上陸而已。惟印度支那之海防。編成應變的防禦 Defense mobile 之法。即各處配置應變的防禦隊。緩急有事之時。容易且迅速。得為互相救援之事。恰如常山之蛇勢。如此者。敵左顧右盼。其勢易分而不恣其意於沿岸各處。配置應變的防禦隊於南北各以一處。設為本部於其中間。選定一海軍之根據地。而應變的防禦隊之本部者。於南方置西貢於北方置阿倫以中間之坡路台域。定為海軍之根據地。要在得保南北連絡之勢。夫坡路台域。港者於軍事上及商業上。共占重要之地位。此固依最近之研究。人人之所不疑者也。

今也舉法國上下。皆留意於印度支那之海防問題。而二千餘萬法之支出。亦從而議決。而以供西貢軍

批評門

港之設備。與要砦之築造為主。夫西貢本居重要之地點。一為敵所占據。則印度支那遂危。故不可不務為設備完全之計。若要砦之築造。於海防上之效力頗弱。史上之例證。歷歷而在。以吾人所見。投築造要砦之費用。移而為應變的防禦隊之費。最為得策。或謂如此。則費用不能不再加增。然吾人確信此築造要砦。固容易而且有效者也。印度支那海防之問題。實為現時法國國勢消長之問題。何則。於極東關係。法國勢力之影響甚大故也。夫法國之於印度支那。既投二十億法之巨資。幾多經營之結果。今日得見六億法之通商。然則欲維持此領土。而更為必要海防之設備。豈尚須遲疑者乎（以上見日本外交時報）

觀霍西拉 *Kiang-lia* 之言。法國杞憂東方之事。可見一斑。又西三月四日。法國代議院豫算委員會。審查法國海軍之現況。副議長吉恩露演說之意畧如

下。『日俄之戰局線。縱一時定有制限。然處日本之位置。有不能不求於國外之要素。而法領交趾支那。為極東全部產米之要地。若戰局擴張。或戰爭終了之時。此印度支那者。實為日本慾望之目的物。萬一受攻擊之時。我法國果能防禦否也。是今日之首先當知者』云云。觀此而法國對極東防備之事。其意益決矣。

按法國與俄國同干涉清日戰爭之役。而逼日本之返還遼東。其時眼中固尚無日本也。然自逼返遼東之役以後。日本之海軍力逐年大增。今遂至與俄國開戰。而俄國海軍大敗。極東之制海權。幾盡為日本所握。法國於此。遂有戒心。夫以俄國極東之海軍。其優勢遠過於法國。而開戰以來。不出數月。已為日本海軍之所掃蕩。而垂盡。然則法國以今日區區之海軍。而欲保持安南。其內憂而以為危也。固宜若安南

一。失則法國於極東之勢力全已掃地而法國之命運亦將同紅日之西沈而與西班牙諸國等矣。故自日俄開戰以來法國大注意於其極東領土之安南。遂有法暹之約。如西歷二月十日法國外務卿特爾格思與在巴黎之暹羅公使調印。其條約主要之項列左。

- (一) 暹羅承認為法國所保護之民。已登錄者專屬於法國之裁判管轄權。
- (二) 從來紛議之九達領並克嘉派齊領被包含湄江右岸浪露臘盤領。暹羅國拋棄其宗主權。
- (三) 大湖之北東蒲寨。暹羅間之國境。依千九百二年十月七日既定之條約第一條。孟古刺地爾後可歸屬法國。更大湖以南迄至於海之境界。以條約協定。

評論之評論

- (四) 暹羅國於從來既定之中立地帶。不得建設堡寨。
- (五) 暹羅於巴掌蓬又西薩峰及鮮刺浦之地。除法國士官所指揮之土人警察隊以外。不得駐屯其他之軍隊。
- (六) 湄江平行道路及鐵道敷設。可與各般之便宜於印度支那。
- (七) 從巴掌蓬至東蒲寨鐵道敷設權。及巴掌蓬河改良工事之特權。讓與法國。
- (八) 暹羅司法省顧問官。以正式之認許。任用法國人。
- 其關係法暹之條約略如此。蓋無非為鞏固其安南地位計也。又英法之新協約亦於近日告成。其條約中之事。非獨關於摩洛哥及馬達加斯加島諸地之利害。而於暹羅尤甚。注重。豈與英人協定。則法於安

批評門

南○可○無○西○顧○之○憂○而○得○專○用○其○力○以○防○其○東○南○北○英○法○之○條○約○茲○舉○其○關○係○東○亞○者○如○左○

暹羅之領土保全而湄南河之西英國湄南河之

東法國兩國之優勢範圍各得認定

觀○法○國○於○茲○數○月○之○內○其○汲○汲○經○營○安○南○之○事○若○此○而○進○而○不○已○為○狡○兔○營○三○窟○之○計○必○北○進○而○侵○中○國○之○土○地○以○防○固○其○封○疆○而○擴○張○其○勢○力○此○皆○日○俄○開○戰○後○所○牽○連○而○起○之○波○瀾○也○我○中○國○尚○能○不○翹○首○南○顧○而○仍○晏○然○長○臥○以○為○無○事○乎○夫○以○法○人○眼○中○視○之○關○係○安○南○之○事○者○四○國○曰○英○曰○日○本○曰○中○國○曰○暹○羅○英○大○而○強○且○同○在○歐○洲○之○國○也○可○與○和○不○可○與○敵○故○有○事○乎○協○商○日○本○小○而○強○新○進○而○屬○亞○洲○之○國○也○不○能○不○與○之○為○敵○而○不○欲○與○之○和○故○有○事○乎○防○禦○暹○羅○小○國○也○可○以○力○制○之○與○之○訂○條○約○而○已○足○中○國○大○而○弱○之○國○也○不○侵○其○土○地○而○何○以○益○安○南○乎○古○人○有○言○

得○隴○望○蜀○既○得○隴○必○欲○得○蜀○者○此○自○然○之○勢○法○之○經○營○安○南○其○以○中○國○為○蜀○而○有○駸○駸○北○向○之○心○是○固○勢○之○所○必○至○者○此○在○昧○於○時○勢○之○人○觀○之○幾○若○與○日○俄○之○戰○毫○不○相○涉○而○不○知○其○機○勢○固○由○此○而○起○而○連○為○一○貫○者○也○嗚○呼○國○不○自○強○則○事○故○之○環○生○其○變○化○豈○人○之○所○及○料○乎○

